

05th 新北市
文學獎

早安主婦

第 5 屆 新 北 市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品 集

黃 金 組

舞臺劇本組

市長序

讓文學的泥土帶入國際

新北市文學獎一直是各路文壇好手和新秀互相角逐、展現自我的舞臺。在經年累月的深耕推廣下，吸引許多海內外創作者踴躍投稿，本次徵文投稿率再創新高，達到二千一百六十七件。

在評審團謹慎評比之下，歷經初審、決審，最終精挑出五十一件優秀得獎作品。除了原有的新詩、小說、散文、舞臺劇本等文類，今年還順應新趨勢，新增「職場文」及「繪本組」兩項目，使文學觸角延伸至更多元面向，更貼近民眾生活。為記錄下這些動人的文字，本屆的得獎作品亦付梓成書，期許藉此鼓勵更多新秀勇於創作，在新北的文學沃壤留下足跡。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作家莫言，曾自述其創作靈感多來自家鄉，而這位文學巨擘確實以他的創作，從家鄉走向世界。新北市坐擁沃土寶地，我們亦期許市民們可以執筆，將生活在海島上之種種記憶及生命軌跡寫成經典，從新北走向臺灣，進一步走向海外。

恭喜所有得獎者，因為有你們的筆耕，才有如此優秀的作品持續為新北文學獎注入活水，也誠摯地感謝為我們精選出優質作品的評審老師們。今後新北文學獎仍會承擔起繼往開來的文化使命，讓文學世代得以綿延不絕，一屆一屆地傳承下去。

新北市長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main characters, '朱' and '倫',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05th 新北市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目次

市長序

讓文學的泥土帶入國際

2

黃金組

第一名

寶姨

劉宏文

8

第二名

飛越年齡地景

曾元耀

31

第三名

晚霞

凌陳嘉德

36

佳作

有鬼

陳淑珍

138

六十想飛

莫劍蘭

146

水墨流金

張知禮

160

黃金組評審會議紀錄

168

舞臺劇本組

首獎

早安主婦

宋厚寬

入選

愛滋味

詹傑

獻給公廁的情詩

許天俠

舞臺劇本組評審會議紀錄

489

404 285 182



黃金組

劉宏文

馬祖人。從小聽炮聲、看大海、住石屋、聞魚腥。及長來臺，努力糾正馬祖口音，適應臺灣生活。六十初度，仍在追尋、探索；不斷否定、肯定。唯鄉音侃侃，如影隨形，再也壓制不住。



寶姨

一、東湧山

(一)

寶姨是岳母的手帕交。岳母有二位閨中好友，一位寶姨、另一位蓮姨。他們仨是人家齋（私塾）的同班，都是十歲，跟隨鄉紳林世隆先生讀《千字文》、《勸女文》、《幼學瓊林》等經書，朝夕相處，弦歌一堂，雖只有短短兩年，從此結下七十多年悠長而深厚的情誼。

「三年不見鑼鼓板，只見風浪爬上山」，岳母是這樣描述東湧山的。山即是島，島即是山，東湧人也習慣以山稱島。那時是民國二十五年，島上多是漁戶，沿著澳口搭寮

掛網，從密布拳石的海岸往上，久了，便走出一條蜿蜒小路，依山勢盤旋，兩邊零星開著餅店、肉舖、剃頭、金紙還有鴉片館。除了寥寥幾間瓦屋，幾乎都是矮門小窗、石牆茅頂的草房，從小路兩旁輻射蔓延，錯落分散在面對澳口的山腰上。

立春霧月，黃瓜魚從舟山群島向南迴遊，抵達附近的「橫山（亮島）」產卵。遊經之處，魚聲略略，「東湧黃魚乞（被）嘴害！」漁人聽聲辨位，下網撈捕；有的有，沒的沒，靠天吃飯，也攏集了百戶人家，十數艘烏槽、舢舨，以及兩艘往來內地與島上的大型福船——錨纜。

五月到七月產白鯧，九月以後海上發暴（起風），天氣轉寒，開始打椿固網，捕撈帶魚；鱸魚季在初春二、三月，水溫乍暖還寒，濃霧瀰漫，正是交配季節，引得丁香、鯷魚在近岸徘徊。漁獲撈起得趕鮮，於是錨纜起碇，雙帆飽張，運往福州、長樂一帶販售，回程載回杉木、青石、棉綢與五金百貨。

（二）

寶姨家的草房就在岳母家後面，隔幾層階座。草房不大只有一個落進，分內外兩室。進門一口大灶，一缸清水立在灶邊，方木桌旁有張小床，寶姨依爹增增叔日中無事，在

此囹圄。內室陰暗，日頭照不進，房桶（馬桶）放置門後角，女眷上桶畢，有隱隱屎尿味。泥地踩踏結實若鋪石板，一層烏亮。雞母領著一群雞仔在屋裡覓食，不時拉出稀稀黃屎。增增嬾拿起掃把追趕，一邊喝斥坐在門檻吃番薯飯的寶姨依弟：「不可坐門檻！」門檻很高，雞角仔騰飛才能越過。

民國二十八年，對日抗戰打了兩年，海上頗不寧靜，浮鷹、西洋海面時有海賊掠奪；烏艚、錨纜往來內地，都要拐彎抹角、閃閃躲躲。島上人馬駁雜，也不安穩。機動帆船載來百餘人，腳穿草屨打綁腿、揸步槍，刺刀亮晃晃，多操閩東口音，號稱「和平救國軍」，悍然登島，駐紮大王廟、魚寮與鹽倉。日本兵也來了四個，平日窩在燈塔，滴滴答答收發電報，偶而下山來南澳，家戶大門紛紛闔上，婦人小孩躲起來。日本仔吩咐保長陳天長創殺「河豚」，剖肚取腸，放血削片，蘸豉油生食，有如荒鬼。

彼時，岳母與寶姨、蓮姨已輟學在家。每逢大潮，水汨得很遠，海灘拳石裸露，一窟窟水窪有魚囤遊動。她們手挽竹籃、帶上螺鈎，到澳底「討汨」；撿粗螺、捉蟛蜞。粗螺連殼煮熟，勾出螺肉配番薯米；蟛蜞撒在地上斜爬奔逃，全番鴨追上一啄一隻，囫圇吞下，屁股厥起搖搖擺擺踱開。

有時相約到後山剉柴、折枯枝，挑回家生火煮飯。菅芒鋒利如刃，手上、臉上一絲

一絲微微的血痕。秋日菅花盛開，山坡白茫一片，風吹過輕輕搖動。她們躺在草垛聞著草木燥香，崖壁下海浪擊打礁岩，一波又一波，濺起白色的浪花。漁船來回拖網，她們依爹都在船上。更遠處一艘錨纜，高高擎起兩片大帆，向海的另一邊逐漸隱去。寶姨忽然出聲：「哪天也要搭錨纜，翻山過水，出洋看世界。」

寶姨白皙頰長，明眸皓齒，生雅俊（長得漂亮），是東湧山的美人。她平日穿水藍粗布偏襟衣，一排蠶狀布鈕從右肩一路扣到腰際，曲折有致，像一朵幽幽開在山澗的百合。她手巧心慧，將兩顆彎曲的帶殼花生，紮上一圈又一圈的白線，上半截包碎布，縫合，頂端插筷子，模樣非常像婦人纏足。寶姨兩手各擎一腳，扭捏搖擺的在飯桌上走動，童言童語一旁解說，像演戲一般，非常逗趣。

每日清晨，天濛濛亮，四方猶很寂靜。寶姨家的門伊呀打開，風吹入，海氣腥鹹。寶姨端出漆紅房桶，巍巍顫顫行到村外的糞池傾倒，空桶就著山溪刷洗。雞開始啼叫，早起的漁人戴草笠、穿油衣，褲管捲到膝蓋，小腿肚粗壯如礁石，倆倆合力扛著板罾，都要回眼看寶姨，一邊說：「款款真俊（真美）。」

(三)

部隊有位主任姓張，是「福清哥」，島上二號人物。他軍服筆挺，腰間掛手銃，人卻長得斯文，經常在村裡梭巡。從中路下到海岸，繞南澳一周，再一路往上游走。有時便停佇井邊，一旁定定瞅著寶姨打水、挑水。寶姨知曉有人在看，慌慌張張挑起水桶，扁擔彎彎，芋葉鋪在水面晃盪，身後的辮子隨著碎步輕輕擺動，赤足走過的地面有水滴滑落，深淺乾溼如少女的心。

張主任村裡巡過一遍，最後總落腳寶姨家。三不五時帶去麵粉、白米、布料，有時還有福州「美且有」的豬油糕。增增嬌喚叫，寶姨躲在內房，一聲不吭。一年過去，張主任與寶姨一家已很相熟，寶姨爹孀也隱約知道張主任心思。過年後不久，張主任託滿嬌姆前去說媒。增增叔掛慮，嫌張主任年齡太大。滿嬌姆就說：「儂做到主任，一定會冇年歲。張主任書讀得高，有地位，嘴講大寶英十幾歲，也不算大，有無嫁到好人家，才是考慮。」

增增嬌問寶姨，寶姨不肯。增增嬌便勸：「依命，妳要聽依孀嘴，張主任是大了幾歲；他人好，書讀得高，筭機關（任公職），有地位。」又講：「儂家在東湧山，一世人討海，生活受怪（難過）。妳還有兩只依妹，一只依弟，靠妳爹討海，有一頓沒一餐，

日子忤（不）好過。」寶姨不語。增增嬾又講：「張主任答應養我跟妳爹一世人，還要掏錢供依妹、依弟讀書。聽我嘴，依嬾三聽二在（叮嚀），不會害妳，這家庭就看妳頭涿下（點頭）。」講畢去牽寶姨的手，寶姨掙脫，奔回內房，門砰一聲關上，傳來嗚嗚的啼嘛聲（啜泣）。

（四）

民國三十三年，張主任備妥聘禮，米穀十擔、豬肉百斤、線麵十斤、銀元三十只，另有公雞、黃魚、綢緞、金手只（指環）、金耳墜、金掛鍊，迎娶寶姨。拜堂前一晚，岳母和蓮姨去了寶姨家，寶姨目汁漣漣，木木無表情。岳母說，我無錢給妳添箱，妳就收下這條領巾吧！三人抱頭，邊講邊涕，直到天光。那年寶姨未滿十六歲。

隔年正月十八，大王廟擺暝。新婚的張主任酬謝一只豬頭，二十來斤，豬嘴含一粒柑橘，雙眼眯眯抬頭向大王。供桌上香燭搖曳，炷香裊裊，金紙的灰燼火紅，一團團騰空遊走若游龍在天。大紅摺紙毛筆行楷飛舞，攤在豬頭頂，上書「敬獻白馬大王駕前。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弟子張蔚農叩首。」保長陳天長眼尖，一眼瞥見張主任寫在紅紙的生辰八字，怎麼還長我十二歲？暗暗告知胞妹鈺瑛，即我岳母，張主任足足大寶姨

二十二歲，岳母靜靜不言語。

不久，東湧山和平救國軍整編，張主任調派白犬島，帶著寶姨與增增嬭一家人搭船上任，增增叔不肯隨行，一人留在東湧山。那天，幾個兵仔跑上跑下，幫忙搬衣物家當。機帆船離岸吐出濃濃的黑煙，一隻鷗鳥從老鴨角穿出，劃過南澳天空，向鐵殼船逝去的方向緩緩飛去。

二、福州

(一)

民國三十六年，岳母十八歲，從東湧山返回潭頭老家，準備與沙堤的岳父成親。特地從甘墩街請師傅來家裡備辦全套嫁奩，有紅眠床、蚶櫥、鑲盆架、房前桌、提梁桶、鏡架、五斗櫃，整整忙了一個月。岳母有時偕同外婆往福州骹溜（玩耍），到「下南街」買結婚衣物，晚上就借宿東湧人「綿綿」在福州的住家。

一天，綿綿家突然有女子來訪，進門就喚：「鈺瑛！鈺瑛！」岳母抬頭，居然是寶姨！寶姨說：「我叔公綿綿講，妳們母女歇在此。」

東湧山一別三年，寶姨已經生了二個兒子，光彩亮麗一如往昔，眉宇間卻隱約閃現一抹風霜。寶姨說，她到白犬不久就生下長子，取名島雄，寓有稱雄白犬島之意。隔年，日本仔投降，和平救國軍再次整編，有人轉任公教，有人退伍散入民間，有人繼續留在部隊。張主任考量拖著一家老小多所不便，他亦不喜部隊兵馬倥傯，遂決心回福清老家。那時部隊與內地久無聯繫，局勢混沌，彼此猜測不信任；國民黨當他是漢奸，共產黨視他與國民黨同路。他們一家就在海上進進出出，晃蕩月餘，終於與軍統局友人搭上線，潛回福清。

寶姨哽咽：「鈺瑛，妳知道否，我在福清差一點給人打死！」目眶紅紅記記。

寶姨邊講邊涕，到了福清，才知張主任騙了她，也騙了她全家。他早已成親，兒子比寶姨還長一歲。寶姨心肝撕裂：「我怎阿做（怎麼辦）？我才十七歲，囡仔還這款嫩！」張主任悉心安撫，寶姨掩耳，滿腹不甘，想要與他拚命，你死我活總要討個交待。增增嬗也陪著流目汁，勸寶姨：「我囡（兒），妳命生這款，妳勿涕，日子還要過下去。」

寶姨逐漸平靜。這些年，張主任凡事依她、疼她，全家多虧他照顧，從未有過臉色；

島雄才三個月大，依孌、依妹、依弟還跟在身邊，都要靠他賺食。想到此，寶姨大悲，目汁簌簌如雨下。

(一一)

日子並不好過。張主任元配姓陳名細妹，娘家在福清大街開「金店」，財大勢大。她穿長衫戴珍珠耳墜，纏腳，三寸金蓮像粽子，皮膚烏黝黝。

寶姨在福清才幾天，元配偕她幾個兄弟，帶刀帶槍尋到張家，中指點點比向寶姨，劈頭就咒：「犬母貨！沒皮！無目珠嫁婿！皮這厚！無婿！給雷打！病吐死！」一句比一句狠毒，如鐵鎚擊耳。咒畢，一盆水潑過來。張主任躲在樓上不吭聲。

細妹大哥領頭，一陣人馬衝到樓上，大聲嚷：「張蔚農，婊子仔，站出來！你今旦討了此野毛（物）、犬母貨，有臉回福清住下，你當我妹是什毛（物）？」

張主任行出，面色慘白。大哥厲聲：「你聽清楚，現時有兩條路給你行，你目珠撥大一點。一條路死兩只人，一條死一只，你自家揀選。」

大哥指著張主任：「你若執意要討這只野毛，你行下踏斗（樓梯），我即刻打死你二人；你若改變心意，轉去我妹身邊，這裡有火槍，你就將此野毛當場槍斃，跟我轉回，

規規矩矩再做我陳家女婿（女婿）。嘎！你即刻決定。」

張主任木著臉，口中喃喃，不知囁嚅什麼。

此時，內房閃出一人，擋在大哥跟張主任之間。這人漢馬不懸（高），是個矮仔，講話慢慢聲：「人講，牛馬苦一世，人食快活飯！福清街頭街尾，底儂不知陳家財大業大？當初，也是你陳家看中我侄，聰明會讀書，人也生得平直，將你家細妹配給我侄做佬媽（老婆）。」

矮仔不疾不徐，氣勢懾人：「兩只人結婚過日子，本來無事。你家細妹嫌我侄沒錢，沒抱負，不願搬來我張家，不肯服侍佬官（公公）依娘（婆婆）。我侄不得已，千山萬水跟部隊去東湧山，當兵賺食討生活。你細妹嫌東湧山日子苦，不願跟去。你想想，我侄在東湧，沒親沒故，沒日沒暝，驚日本仔，又驚海上土匪，身邊總要有人作伴照顧。嫁雞隨雞，嫁犬隨犬，你細妹不屑來張家，又不肯去東湧山，三從四德你盡幾分？你有無錯？」

踏斗上有人嗡嗡私語：「此人是張蔚農三叔，年輕時去南洋做生意，走江湖，見過風浪，不知在哪裡拜師父，拳頭了得，十只大漢不能近身！」

矮仔環視眾人，不怒而威：「現在我侄討的寶英，人家不嫌做小，願喊你細妹一聲

大姐，你陳家有頭有面，會曉禮數，講什乜動刀動槍，講什乜一只兩只，嘎？」

矮仔聲音放低，若巨石沉水，一字一字吐出：「你今旦欲剖人，拍人命，先過我這關！」

言罷，倚（立）在踏斗中央，目珠金金，一手指著大哥，一手伸到褲腰內，好似要拔出手銃。一群人哆哆嗦嗦後退，無人出聲，無人向前。大哥悻悻下樓，細妹噙淚跟隨離去，嘴裡仍咒：「犬母貨！野乜！沒皮！」愈咒愈大聲。

（三）

經此巨變，寶姨頓覺自己已非昔日事事依賴張主任的癡氣少女。她憂心陳家絕不善罷甘休，矮仔三叔也勸他們避開是非，搬離福清。次日一早，寶姨一家即雇車奔福州，投靠以錨纜生意致富的叔公林守疊（綿綿），未滿周歲的長子島雄，委託依孀帶回沙堤老家餵養。

張主任在福州地頭生疏，謀職四處碰壁，寶姨開始變賣金飾支應家用。勉力湊本錢跟綿綿叔公合夥開「鹹行」，製售蝦油、豉油、鹹配（醃製雜魚）、酸菜等鹹貨。「鹹行」生意初時不惡，綿綿叔公找來外甥「雞屎林」幫忙。「雞屎林」有二心，漸漸把持內外，

說長道短，綿綿叔公心裡有了疙瘩，逐漸疏遠寶姨夫婦。合夥生意難成，遂結算分帳，除了賺得這兩年的吃食耗費，寶姨夫婦沒有分得一絲盈餘；而次子也在日日鹹魚鹹蝦的腥臭中，於蒼山租處出生，取名張蒼。

民國三十七年，共產黨部隊從浙贛翻山越嶺，經邵武、建陽、南平一路南下，福州局勢吃緊。張主任待過部隊，心裡明白，福州不是久留之地。乃透過在綏靖公署任職之舊識，到福州大橋頭輪船公司探問。寶姨再賣金掛鍊，仍然不足支付全家船費，忍痛留下增增嬌、長男島雄與兩個妹妹。年底，張主任偕寶姨，帶次男張蒼從臺江轉車至馬江碼頭，登上開往臺灣的輪船。

那天風大浪急，天氣濕冷，寶姨暈船，連黃膽汁都嘔出。輪船駛經東湧山，寶姨出艙眺望，山勢朦朧，虛虛實實看不真切。依爹還在島上，依孀跟長子還有妹妹在沙堤，此生是否能再團圓？輪船搖晃翻騰，駛向海天深處，東湧山漸行漸遠，世事悲涼，未來是吉是兇？寶姨目汁流滿面。

三、臺北

(一)

民國三十六年，岳父母在沙堤成婚，婚後決定回返東湧山討生活。又兩年，兩岸斷絕往來，國共隔海對峙，風聲鶴唳，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隨後孩子陸續出生，食指浩繁，種菜、打魚已不敷開銷，而此際東湧山駐軍爆增，遂決定經營雜貨舖，店名「引光」，賣菸酒文具、魚乾米粉，並為部隊縫製錦旗、遮光布簾、軍階名牌，孜孜營生。

蓮姨也於此時結婚，丈夫跑船，往來東湧與基隆，夫妻聚少離多。蓮姨婚後仍住東湧娘家，與哥嫂同食。有一年春季，依哥起五更早，出海捕撈丁香魚；蓮姨身體不適，睡過頭，未及煮早齋。依哥就怨：「妳做一只女界，睏不知醒，食不知飽！」蓮姨聽了大傷，就對丈夫講，就算食屎嘔尿，也要搬出。民國四十二年前後，蓮姨遷臺，定居基隆。小舅有時來臺批貨購物，就歇腳蓮姨處。

一天，岳母正在製作錦旗，勝家牌縫紉機踩得嘎拉響。保丁送來一只包裹，寄自中興新村省政府。岳母詫異，急急打開，是一件水藍色旗袍料，內附一信，居然是寶姨！信由張主任代筆，還附了一張照片，是當年在福州的合照。岳母回憶，那時寶姨似有預

感，日後終歸離散分飛，遂拉著岳母，還有她新婚的妹妹，小妹撒嬌跟來，一起到照相館拍照；寶姨還是明艷美麗，有如凝玉。

岳母能讀不能寫，閱罷來信，趕緊央求胞兄天長回函，並且寄去黃魚鯊、墨魚乾、丁香魚一大包，心裡歡喜終於有了寶姨消息。包裹寄出，如石沉大海，再無下文，又寫幾封寄出，仍無音訊；向人打聽，也莫知所以。岳母志忑，若有大事發生。

（二）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東湧島已更名東引島。岳母奉派南竿「鄉村保健員訓練班」，學習嬰兒接生與產後護理。結訓後順道赴臺，代表金馬婦女界歡迎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候船期間，縣府宿舍外忽聞人聲：「東引依姊，東引依姊，有人找妳。」小舅風塵僕僕，才從東引來，抱著雙眼包著紗布的阿泰哥，面色凝重。小舅說，阿泰與堂哥在南澳海邊撿到一顆未爆彈，漆成鮮豔的紅黃二色，小孩無知，攜回敲開探查；砲彈炸開，堂哥傷重不治，碎片嵌入阿泰目珠，東引衛生所囑咐緊急送南竿軍醫院。

岳母連傷心的時間都沒有，即刻趕送牛角軍醫院，醫師檢查後告知，馬祖設備不足，要後送臺灣。縣府火速協助辦理證件，岳母表兄，家住牛角的劉依清聞訊，連夜送來盤

纏一千兩百元。第二天，搭上載送「歡迎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的專艦，駛向基隆。阿泰哥很堅強，不哭不鬧，只偶而對岳母說：「依媽，天怎麼這麼烏？」

馬防部駐臺聯絡官李建軍已等在碼頭，當日安排入住臺北國軍英雄館，並在臺大醫院掛號。白馬大王保佑，阿泰哥右眼視力恢復五、六分，左眼仍模糊。岳母此時才想到整起爆炸事件，想到自己若未來南竿受訓，事情可能不會發生；想到天長依哥的長子這麼無緣人世，他才九歲；想到自己未盡母職，使得後輩受災受難。鼻頭一酸，目汁汨汨流滿面。

（三）

那天，岳母跟往常一樣在病房陪阿泰，等醫生診療，等護士換藥。門外突然傳來低低的女聲，以福州話輕喚：「鈺瑛，是鈺瑛嗎？我是寶英！」岳母回頭，剎那怔住，真是寶英！彷彿上天開啟了一道悲憫的光澤，不顧其他病人眼光，兩人抱頭嚶嚶而哭。原來小舅來基隆買漁具，歇腳蓮姨家，告知砲彈之事。蓮姨電告住臺北的寶姨，就近先來探望。

福州一別，至今十四年，寶姨與岳母已是三十二歲的婦人，各有坎坷與滄桑。寶姨

說，他們來臺後，先在雨港基隆賃屋，復生一子，取名張雨。張主任積極尋找鄉親舊識，拜託長官，終於在臺灣省政府謀得職位，一家人遷居臺北，住「安東街十九號」省府宿舍。此後又生兩個女兒，張娜與張萍。這段期間，張主任上班工作，她煮飯洗衣，雖不富裕，卻平穩安定。唯一掛慮的是，張主任夜間常無端咳嗽，一聲強過一聲，有時伴隨長長的嘆息，在暗夜裡分外清晰，寶姨心肝揪緊。

民國四十五年，臺灣省政府遷到南投中興新村，寶姨一家人入住新的省府宿舍，白牆紅瓦，獨門獨院，環境有些像張主任在福清的老家。一家人猶沉浸在遷居的興奮中，張主任卻於此際證實罹患肺結核，年底入醫院，就此往生。那年寶姨二十六歲。

從十六歲到二十六歲，從未經世事的天真少女，到拖著四個兒女的年輕少婦，寶姨與張主任結髮十年，人世的困厄與辛酸在濃縮精煉之後，有如鏡頭下慢拍快放的花朵，快速開展，快速萎謝；千難萬苦，一幕幕閃過，十年如一夢。

面對未來，寶姨孤單但未喪志。她必須保持明亮與澄徹，逆風頂浪，亦步亦趨。南投荒僻，語言又不通，她決定回到臺北，安東街十九號的宿舍仍在。她很清楚憑一己之力，無論如何無法養活四個兒女；於是接受撫卹，將三男張雨與長女張娜留在中興新村的育幼院，張倉、張萍帶在身邊。她去學裁縫，她自幼手巧，女紅極細緻，一個星期後

即在市場租屋設攤，幫人繡學號，改衣服。

寶姨說，那時每個星期育幼院會將孩子送到家裡團聚，但要自行送回。張雨八歲，已略懂母親心意，張娜才六歲，每次回育幼院都哭鬧不肯。她都搭週日晚上的火車，等孩子睡著後輕手輕腳抱起，車行中途，孩子在黑暗中醒來，驚覺哭鬧，拽寶姨頭髮，夜行車廂裡哭聲淒厲。寶姨說她不能心軟，她還要工作，還有很多很多衫褲等她修改縫補。

（四）

在臺大醫院治療一個月，阿泰哥右眼視力恢復到六成，左眼有改善，約三成。從此習慣頭傾一邊，眯著左眼，以右眼看人。寶姨牽著張萍，包三輪車來接阿泰哥出院，堅持住她家。她說：「我們親同姊妹，阿泰要回診換藥，不住我家住誰家？」

安東街宿舍是日式房子，住了七、八戶眷屬，浴廁、廚房共用。寶姨一家擠在閣樓，鋪榻榻米，非常狹隘，壁上書架猶留有張主任的藏書。寶姨掛一張布簾隔開內外，岳母跟阿泰哥住裡間，寶姨一家三口，加上週六返家的張雨、張娜五人，擠在外間。那時燒煤球，院子裡火星嗤呼飛出，煙霾嗆人，飯菜煮好端上窄仄的樓梯，攤在矮桌，眾人圍坐榻榻米。阿泰哥猶不適應視野，一粒花生撥弄半天挾不起來，張萍使用筷子掃打阿泰

哥，寶姨一巴掌打向張萍，張萍吼叫大哭。岳母無言。

那時，寶姨識得一位白犬遷臺的陳嬭，她曾在福州學洋裁，能做男子西裝與全套女裝，手藝精湛，寶姨便向陳嬭學藝。嬭嬭見寶姨孤苦，人又樸實可親，就與她合資在安東市場開女裝店。除了寶姨，店裡還有幾位學徒。中午一起吃自家帶來的便當，寶姨悄悄躲到樓上一角，默默獨食；她怕菜色寒儉，羞於示人。

寶姨善良，客人持衣物來改，若遇年老貧弱，她便不收錢；久之成習，除了訂做衣裳，一般零星修改都免費為之，如此日夜辛苦，所得僅夠餬口。有時生意忙，寶姨回家已很晚，洗完頭，一邊在電風扇旁吹乾，一邊還在趕工縫新衣的鈕扣，空氣裡氤氳水晶肥皂的清香。次日一早，寶姨又趕到市場，岳母便帶阿泰哥回診；或帶著張萍一起，四處走逛，最遠曾到圓山兒童樂園。

岳母說，寶姨一生都在剪裁，剪裁衣衫也剪裁自己。她幼時剪裁零頭碎布，縫製適合花生殼人偶的三寸金蓮鞋；年輕時用舊報紙打版，仔細畫出衣裳輪廓，剪裁適合人客身材腰線的衣衫。她們那一輩的人都是這樣，認定一個人，就把自己裁剪成適合他的樣子，適合夫家與娘家，適合她生活的社會。

(五)

一天，蓮姨從基隆搭車尋到安東街，將岳母拉到一邊，劈口就說：「妳是乞食養契弟，人家沒日沒暝，日子這麼艱難，每天做到三更，還要招呼妳。妳趕快收拾，跟我到基隆！」

後來的二個月，岳母帶著阿泰哥，來來去去，基隆住幾天，臺北住幾天。九月初，醫生說可以隔半年回院複診，此時岳母來臺已經三個月。除了依清表親給的一千兩百元，以及李建軍聯絡官向臺大醫院申請的免費醫療，所有在臺的吃食住宿，皆是寶姨與蓮姨患難支助。

岳母回憶，那時在臺北就醫，孤身一人領著阿泰哥，既陌生又惶恐，日日籠罩在傷心、自責與不安的心境中，還好有寶姨、蓮姨一旁扶持。少女時期在東湧山結下的情誼，跨過萬水千山，悠遠綿長，還是那樣芬芳與雋永。

四、板橋

民國六十八年，岳父母結束「引光」的生意，遷居板橋文化路，與寶姨一家的往來也更為頻繁。舉凡子女結婚、生日喜慶、年節拜賀，甚至家族聚會，都會看到寶姨的身影。她七十多歲仍一襲旗袍，依舊美麗優雅，依舊嫻靜端莊。

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大陸探親，逐漸允許大陸人士來臺探病、依親。增增嬸已過世多年，寶姨聯絡到留在長樂沙堤的長子島雄。多年不見，寶姨唏噓流淚，幾乎認不出眼前這位木訥靦腆，因長年粗重勞動而顯得黝黑蒼老的粗礪男子，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島雄說，他跟依嬭因為家屬在臺，不能上學，不能進單位，文革期間吃了不少苦頭。島雄終究不習慣在臺生活，不習慣住公寓，不習慣既是親人又覺生疏的互動，半年後又回到沙堤鄉下。

民國一〇〇年，寶姨離開人世，享年八十二歲。

岳母說，寶姨先走一步，她在那邊等著，終有一天她們姊妹會再見面。這次會輪到她輕喚：「寶英，寶英！我來了，我是鈺瑛！」她會再次聽到寶姨熟悉的笑聲，看到她美麗的身影。

評審評語

〈寶姨〉描寫一位堅強女性懷愴、顛簸，卻也總能隨遇而安的一生。文字平實有味，不僅寶姨的性情、身影躍然紙上，也鮮活地勾勒了帶有異域感的東引島。寶姨是大時代裡一位平凡女性，卻有著驚心動魄的人生，若未能被作者書寫下來，這些故事都將隨著她的逝去而埋葬。作者不僅記錄了一位可敬的女子，三位女性真摯的友誼，尤其令人動容。（宇文正）

得獎感言

說到〈寶姨〉，要從我的岳母談起。老人家常年茹素念佛，古道熱腸，馬祖、臺灣、福州許多親友都喜歡聽她說佛法、論因果，聽她講民國三十年前後，發生在馬祖、東引的許多故事；而那時國軍尚未駐守馬祖，人與事皆未歸類建置，一切猶待命名與指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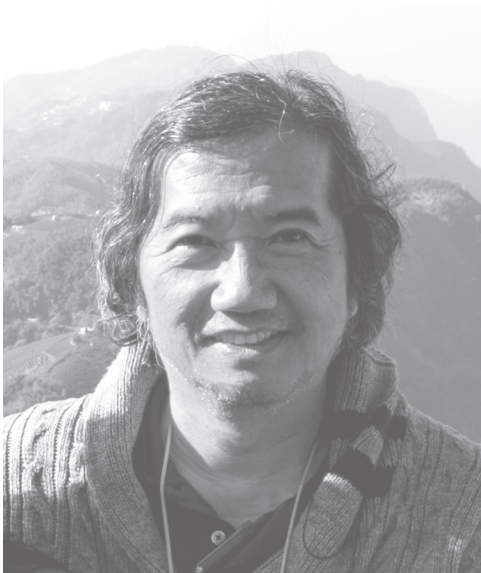
〈寶姨〉全文嘗試以福州語系的「馬祖話」書寫，尤其是對話部分，沿用許多馬祖方言，南蠻馱舌，不免詰屈聲牙，非常感謝評審對〈寶姨〉的肯定。

當然，最要感謝的還是故事的提供者，也是當事者，我的岳母陳鈺瑛女士。承她協助，我曾將〈寶姨〉全文以方言讀給她聽。她抿嘴閉眼，彷彿又回到與寶姨、蓮姨共同編織生命之網的起始之點，回到東湧山艱難卻又美好的時光。

黃金組 第二名

曾 元耀

一九五〇年生。嘉義人。畢業於海洋大學漁業系，一九八三年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曾做過遠洋拖網漁船水手、漁港魚貨搬運工、高雄阮綜合醫院外科醫師、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內科主任醫師、凱旋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現為鳳山信元內科精神科聯合診所副院長。五十五歲開始寫詩。曾獲臺北縣、桐花、新北市、夢花、花蓮、菊島、漂母杯、臺南等文學獎及其他各種文學獎。曾出版詩集《等待女人》。



飛越年齡地景

閉上老花眼睛

就能看見黑夜，看見滿天星星
最後一顆門牙掉下

ㄅ音也好，ㄆ聲也罷

從此不需發音練習

也不需緊守口風

而唇形經常保持多話的形態

約個合宜的時間

去醫院把失眠整型一下

使它更適合春天的節奏

慶幸自己還忘掉一些挫折
忘掉自己的影子越來越薄

努力站穩腳跟

傾聽拖曳的腳步聲

從年輕的一側

緩步走向另一側的遠方

不再理會多涵義的藥丸

也不再提領各種醫囑

就讓身體老得

只剩下血糖與膽固醇

習慣晝出夜伏
習慣在白日的空巢
慢慢熬煮老骨頭
沿著歲月的皺紋
開始尋找童年場景
然後，容一顆淚珠緩慢
跨過晨光，跨過時間
彼時就是我的寂靜、我的老年

評審評語

描述老人情境的詩容易濫情，或者俗媚地落入既定的表現手法。本詩不落俗，韻味十足。成熟而到位的語言技巧，精準不刻意的意象，寫意亦寫景，生動而活潑地把老年人的情境微妙地描摹而出。第二段與第四段最後兩行結尾尤其完美，也娓娓敘述出整首詩的質地。（劉克襄）

得獎感言

新北市是我的福地。從二〇〇九年第五屆臺北縣文學獎，至今年改制後第五屆新北市文學獎，前後七年，我在新北市共拿到四次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可說是全國參賽人數最多、水準最高、競爭最激烈的一個文學獎。我能有這樣的成績，實在是很奇妙而快樂的經驗。內人是中和人，新北市有我許多的感情與回憶，也許是這樣的因素，讓我在寫詩參賽時，增添不少動力與想像。謝謝內人院長簡秀英醫師一路上的支持、鼓勵。謝謝新北市文化局，謝謝評審！

凌陳 嘉德

不記得哪一年出生，只知道我生肖屬「老鼠」，所以應該是民國十三年，河南省汝南縣官庄鎮人。童年時，因抗戰，日本人打到我家鄉，我被蔣宋美齡所派勇敢的婦女搶救出來，送入戰時兒童保育院。被編入小學六年級。初中讀了一年，自修跳級考取同濟大學附屬高中，畢業後進入同濟大學醫學院，讀到四年級，又因內亂，從上海逃難到臺灣，失學至今。

在臺灣結婚生子，成為家庭主婦，教養子女五人，她們亦皆大學畢業，成家立業。

未能完成學業，是我最大的遺憾，我不願意浪費時間，參加各種課程：寫作班、合唱團、素描……。

我喜歡學習，我不要再停止學習！



晚霞

一、多采多姿的退休生涯

數年前的一個黃昏，靜坐在海濱別墅的陽臺上。癡望向海，我腦海中的思潮，也隨這海浪的起伏，盪漾迴旋；往昔的回憶，目前的感慨，波波衝擊著我。情緒陷於低落的我，猛抬頭，黃昏的彩霞耀眼。夕陽的紅光，伸射到藍色白雲的天空，博大輝煌；晚霞的豔麗，使我陶醉，令我省悟，要珍惜要把握這美好時光，讓老年生活，也能發射出美麗的光芒。

挺起胸膛，振奮起精神，抬起堅定的腳步，參加社會的活動。

首先我加入志工的行列，為社會服務。接觸到許多階層的愛心人士們，退休後願能

為社會再盡一份力量；令我驚羨並敬佩他們熱烈的愛心。

藉由歌唱聲樂班的參與，從發聲學起，激盪起快樂歌唱的慾望。為探尋歌唱的方法，圖書館音樂類的藏書，作為輔導；安靜豐盛的圖書館，是我經常享受音樂饗宴的教室，孜孜不倦的專心鑽研，豐富的音樂知識，給我多方指引，殷勤的學習，建立起信心，讓我在日日進步中。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雖已走入暮年的我，尚稱健康，用心勤學不懈怠，用堅強的毅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日日月月，終於給我獲得進階的成果。由此我感覺到，漸漸增強的記憶力，鬱煩的暮景心情已丟棄，踏進快樂群體生活，充滿了活力元素，像年輕人同樣享受愉快的學習。

續而激起加入多方面學習的興趣：古箏、電子琴、素描及健康食品的製作等，雖短期略知皮毛，也心滿意足。

現又勇於報名寫作入門班的教導，聆聽學養豐富資深的文學專家講解，真受益匪淺，尤其經汪老師詠黛的細心指導寫文章的要點，導正我學習寫作的正規方法與方向，使我萬分的感佩，更慶幸能遇見這麼難覓的教師，像一道強烈的光芒，指引著在黑暗中摸索寫作路途的我。

暮年的我雖學淺才疏，心雄手拙，但相信堅定不休的努力學習，會尋求到晚霞的光輝呈現。

二、嬰兒的奇蹟

◎家鄉的早晨集會

座落在華中大平原的河南省汝南縣官莊鎮，是我的家鄉，它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村的大城寨，有三丈餘高磚砌的城牆與下接四丈餘深的人工護城河圍繞，設有東西南北四面城門樓，鐵製的城門，是把守進出城要道的關卡。

官莊鎮是隔日一次交易市集城寨，交易市場設在市鎮中心十字街頭及向四方延伸的大街道兩旁；市場裡除買賣農產物與日用品外，也有各類飲食、小吃、飲茶、玩耍等五花八門的消費攤位，是個熱鬧非凡的市集。

集會時間由清早的晨光稀微時開始，分兩場次：黎明前是買賣燃料的早市，次場是生活必需品的交易商場。

趕早市的農民，在天色尚朦朧的早晨，挑著麥桿、高粱桿、木材及木炭等燃料到市集

來賣，必須在天亮前賣完，燃料市集清場，接續主要商場交易的市集，到中午稍後結束。

◎ 大難不死的嬰兒奇蹟

「哇哇……」嬰兒脆弱斷續的哭聲，由城牆下乾涸的護城河中傳到城門的大道上，劃破了黎明的靜寂，震驚著趕早進寨賣柴的農民，有善心的農民趕緊下河底抱上來至城門樓內，另多位農民跑去街上詢問，急詢得知是陳家昨夜丟棄的嬰兒，火速奔告；悲傷的父母親大為驚喜，一路不停的唸著「阿彌陀佛」的佛語，急急奔跑去城門抱回這個在半夜被誤認為死亡，而依當時習俗將夭折嬰兒丟棄護城河中的嬰兒，這死又復活的幸運嬰兒就是我。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農村仍是篤信佛教封建的農業社會。據說：被野狗吃掉的死嬰，會早早投胎。那乾涸的護城河河底，平日野狗聚集，是最好的丟棄場所。

僅數月小嬰兒的我，因患重病，久治不癒以為已失去小小生命，父母無奈丟放在有野狗出沒爭食的乾涸河床底。僥倖為黑夜的護佑，尚未被野狗發現，幸免於難，或許受寒夜冷露的刺激，被丟棄的嬰兒竟然甦醒哭了起來，又僥倖在拂曉微曦中，被趕早進城賣柴的農人及時救起，挽回了生命；大難不死，真是這嬰兒生命的奇蹟。

三、童年舊事

我是家中么女，和兄姊相差十幾歲，倍受全家的寵愛，童年完全浸浴在幸福的安樂窩裡。

緬懷不知愁滋味，朦朧茫茫的歡樂童年，如今再重溫數十年前的玩童歲月，仍似深深流水再度鮮活起來。

◎上學第一天看到同學挨打

我六歲那年九月秋季開學，我和兩個同齡鄰居玩伴，一同高興的入讀鎮上唯一的教會洋學堂。

第一天上課，就看到一位女同學挨打，老師拿一尺多長的戒尺木板，連續不停地打她的手心、手背、屁股，板子響聲和學生的哀叫聲，嚇得我三個孩童膽戰心驚，蜷縮在書桌後發抖；看到上學這麼可怕，放學回家的路上，三人一致的決議：「絕不再上學了！」

◎ 拒絕上學的處置——裹小腳

「不去上學」！母親用各種好言好語及利誘，勸我去上學，我堅守「三人之約」絕不為所動。最後母親只得用威脅強迫我聽從，她說：「如果不上學，第一件事就得裹小腳，在家學做針線，做一個大門不能出，二門不能邁的深閨大姑娘！」我抬頭看看已包成三寸金蓮，不願讀書正專心針黹的姊姊，不禁打了一個冷顫；母親繼續道：「這第二件事，就是從此沒有新衣穿！」想到同學挨打的慘狀，我仍鐵了心，不為所動。

抗拒了幾天，母親因我的執拗不從，果真拿來好幾尺長，兩寸寬的粗白布條，強抓著我的腳，只留大拇趾，另四趾皆被強壓彎曲在腳底下，用布條層層疊疊包纏成大拇趾為首的尖椎形，痛得我唉呀呀大叫大哭，拚力掙扎，累得母親滿頭大汗，還邊纏邊勸：「去上學，就不用受這痛苦了。」

等這纏足大事完成，我忍痛等到母親累得去休息之後，立刻用腳跟著地，腳尖朝上，一扭一拐地跳扭到大門外，近旁的小河邊，把裹腳布拿掉，丟進河溝裡，隨水流走。

母親只是嚇我，我拋掉纏腳布，她也莫可奈何。但是第二件要脅「沒有新衣穿」的制法，卻引起了效用。

◎妥協——回學堂

過新年時，鄰家孩童都穿新衣戴新帽，嘻嘻哈哈歡天喜地過新年，母親當真不替我做新衣服；我羞於穿舊衣出門拜年，躲在家裡暗自流淚，越想越不是味兒，穿新衣戴新帽的希望落空，這才屈服，終於讓頑強的決心崩潰，向母親妥協，願意去上學了。

春季開學時，我就乖乖穿上新衣上學去。自從上學後，在學校期間，可從沒有挨過板子；我才明白只要好好讀書，上課專心，就不會挨打。何況，讀書太有趣了，比家中玩樂、做針線活兒快樂有趣多多！而且還會獲得父母親更多的疼愛。

在教會小學讀了兩年，轉入鎮上新創立的中心小學。

◎家教的培養

父母親對我的教育，很注重品德的修為，還殷殷叮嚀：「要有慈悲心！」又諄諄教誨：「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書要用心讀、做事要循規蹈矩……」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快到家門口時，我高興地側身跳躍著跑進家門，父親看見訓斥：「女孩子不可以街上亂跳，走、跑要穩重，要像個讀書人的樣子。」從此我再也不敢像個野孩子般跑跑跳跳。在餐桌上的規矩必須遵守，餐後一定要把碗筷放整齊後，再有禮貌地離開。

「善不可失，惡不可長。」是父親要我牢記的一句話。

◎ 父親

父親是四兄弟中讀詩書最多的一個，遵行禮教甚嚴。他有一面嚴肅和善的臉，一副慈悲的心，常常救助苦難人。

在我六、七歲時，鄉村常被土匪搶掠，不論白天或夜晚，只要一說：「有土匪來了！」就急忙套馬車逃跑到別鄉躲土匪，逃東村跑西莊，像捉迷藏似地逃難幾天，等土匪被官軍打跑，本鄉平靜了再逃回家。

在這樣地逃難中，我父親不畏危險地常救助受難人，其中有兩次的善行，還被救助過的受難人，終生感恩的報答。

一位隣哥的父親，住在數十里的外鄉，被土匪綁票經過鄉鎮旁，他乘機偷跑到鎮內，我父冒險從追逐的匪徒手中把他搶救出來，他為報答救命之恩，將其幼子拜認我父為其義父。

另一位天福哥，是在十二、三歲時被土匪拉票，天福哥自己設法逃出匪手，經過我鎮，遇見我父，父親將他留養在家中月餘，待他知曉他的家鄉住址後，父親就派人送他

返鄉。數年後，鎮內來了一位年青小夥子，挑一擔禮物，四處尋訪他的救命恩人，他不知姓名、住址，只記得我父母及兒女的樣像，一直找尋至黃昏，才看到我父親，為感恩拜認父為乾爹。

這兩位乾哥哥，若來到我家，父母親待之如親生，他們也把我家當作是自己的家，每次來了，總要住上幾個月；因此與我們如同親手足，相親相愛，相處得很融洽又開懷。

◎ 古文的啟蒙

記得我讀小學四年級時，隣哥原在他的鄉村讀私塾。因他想讀官庄鎮上的洋學堂，就插班入六年級，而住在我家。放學回家後，他督促我做功課，還教我讀《古文觀止》。他教我書很嚴，講完一篇短文，如〈五柳先生傳〉、〈春夜宴桃李園序〉等，指定時日，一定要背熟；若是長篇文，就分段背，不會背，當日不能睡覺。

每次教我讀古文前，要背誦一詩句：「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要我記著勤奮讀書。年幼時記憶力強且持久，到如今我尚能片段記得一些古文。

古文的啟蒙，實要感謝隣哥給我幼年的強迫教導，讓我對文言文，先有了一些基礎認識。

四、苦難的少年期

◎離鄉逃亡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中國奮起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戰火猛烈，我軍不敵，節節敗退；戰區迅速擴大，淪陷區燒殺擄掠，更殘害兒童，百姓們驚慌懼怕，逃亡的路上擠滿了扶老攜幼的難民群。

抗日戰爭的次年，戰火燃燒到我的家鄉。懷有國家危亡圖存遠見的蔣夫人，蔣宋美齡女士號召愛國英勇的婦女們，到前線各戰區搶救兒童，送到大後方教養，以培育國家的幼苗。

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我，亦是被搶救出的一个難童。泣別了爹娘和親人，跟著難童逃亡的隊伍，悲愴地揮別了我童年生長的故鄉。

◎戰時兒童收容所——湖北漢口

整日的奔走，直到薄暮時光，才到達平漢鐵路旁的一個基督教堂，裡面已有從各戰區搶救出的數百難童，被安置暫住，次日再沿平漢鐵路送到漢口的戰時兒童收容所。

首次乘火車一天一夜的鐵路行，到了收容所，最初的幾天，很多孩童都處在昏眩中，仍感覺房子與地面在搖動，不敢任意走動，又不能適應新環境，更加吃不慣的飲食與各省不同的語言，困擾著各戰區來的難童們，只有飲泣的淚水，能釋放出想家又孤苦的心酸。在這收容所裡，隨處都可聽到嚶嚶地哭泣聲。

◎難童臨時避難處——湖北宜昌

未幾，漢口又瀕臨為戰區的邊緣，婦聯會急將難童分批輸送至湖北宜昌，市內的小學校正放暑假，就作為難童臨時避難處。

兩百人一批的分住各學校內，派住在華英中學的我們這一批，包含了來自安徽省和河南省籍的難童，由戰區逃來的數位老師帶領照顧，管理得像在學校般生活規律化，每日除三餐按時供應外，有演講訓話、教抗戰歌曲、團體運動及遊戲等。

經歷了陸路奔波，水路航行，逃亡時日的堆積，難童的哀傷，也逐漸湮沒在動盪的日月裡。安定的生活中，有了歡顏，偶爾觸發想家思念爹娘之情，只有暗自哭泣一陣，看到同伴歡笑嬉戲，思親的情緒，也就被沖淡消散，掀起了玩童的心，我也加入玩樂的群中。

當老師不在的休閒時光，兩省的兒童，因語言各異，溝通困難，常會因些小事，爭執不斷，或話語裡一句不合就動武，日久累積成仇，兩省的大個子男生就帶領同籍的小男生打群架。我對同鄉帶頭大哥的名字深印在憶中。

越月餘，劇烈的抗日戰線，又將漫延到宜昌，我們又被分批乘輪船經長江三峽，載送到大後方——四川重慶。

◎四川重慶的戰時兒童臨時保育院

重慶臨長江邊的一個偌大的廟宇，修改為戰時兒童臨時保育院，可容納難童約一千多人，每個房間一排地板上通鋪可住數十人，有數間教室可供讀書自修；也有善心醫師們義務地為難童醫療的醫務室；中間的大天井可供千人運動嬉戲場所；這裡是保育總會，為供給各地來重慶人員的臨時住宿處所。

往來於臨時保育院的人員，流動性非常頻繁，所有的人都是來保育總會等待分發的各院孩童，他們在此住宿也有安定感。

院長及數位老師帶領著院內臨時住宿人員，循著院內規定有秩序的規律化生活，像學校又如回到了家。

重慶由婦聯總會專設的戰時兒童保育總會，策劃難童的一切事宜。把各戰區送來的難童，每三百人一批分發至後方各地設立的「戰時兒童保育院」安居教養；分派各院一位院長及從幼稚園到小學的各級導師外，還有辦理院務的行政人員。

五、四川樂山戰時兒童保育院

◎樂山岷江岸的大佛寺

我是被分發的三百個兒童，去四川樂山的一批，由數位老師帶領，又乘輪船航向長江上游的岷江岸旁的樂山縣城；先被安置在江岸山頂的大佛寺暫居，等候城內靠江邊的萬壽宮改修為兒童保育院後，再遷往定居。

長期流動不停的搬遷，難於周全照顧眾多兒童的清潔衛生，擁擠在廟內各小房間裡兒童們的髮間，頭蝨相互傳染，迅速繁衍，為杜絕頭蝨的蔓延，老師下令不論男生女生都剃光了頭；大佛寺廟裡突然增加了三百個小出家人。

這一群小和尚、小尼姑住在前院，常會好奇地跑到後院觀看真和尚的生活動態。

後院裡住著上百位出家人，平日安靜得如無人居住，連吃飯時刻廣大的食堂，也是

安靜得默默無言進食；只有在唸經堂的大廳裡，盤腿打坐的和尚們發出音調平靜、有節奏的誦經聲。經多日觀看這麼超絕的寧靜景象後，也感化到前院的小童們，不再敢大聲喧嘩，學仿著後院的安靜，前院也漸漸輕聲輕語了。

◎樂山大渡河邊之萬壽宮

萬壽宮是一座廣袤的廟堂，四周圍皆建有房屋，中央一大天井廣場，其左、右、前面為二層樓房，後面是與二樓同高的大廳殿，經改建後，二樓為寢室，一樓及大殿改成各班教室與教師辦公室等小學校的必須設備室。

數週後，改建工程完成，我們三百個兒童告別了大佛寺，搬到全名為「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成都分會第一樂山兒童保育院」的萬壽宮內定居下來。

◎樂山萬壽宮之生活／兒童保育院小學時期

保育院內設有：六歲以內的幼稚園、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各一班。保育總會派來一位院長及各班級之導師，院長又請來多位管理老師。老師依年齡及成績，將三百個兒童分編入各班級，我是讀小學六年級，發給我們小學各班級的課本後，按一般小學制度正

式開學上課。下課後，大廣場就是院童自由玩耍的天堂。

保育院是我們的學校又是我們的家。老師們除了負有教師之責，還需肩負保育與教養如母親照顧的責任。

生活管理的老師，要照顧稚齡兒童的一切及全院兒童的衣、食、住宿等日常生活。

全院三百個兒童的衣服，不分男女，只有大小尺寸之別，同一式的白上衣與深藍色工裝褲。洗澡後，由老師把洗衣房洗淨的衣服，依兒童身材大小，選給院童換穿。

這不分你我的換穿衣的後果，弄得全院兒童都傳染上疥瘡，全身手腳都生滿了疥瘡的我們，痛癢難熬外，走路須成八字形，兩手十指分開不能握物，連醫生也無法迅速遏止疥瘡的猖獗傳染。我想起後來胸前掛一個兩寸直徑，約一公分寬的小竹環，始終不知何故何用？也許是年齡小，不會照顧自己，只好隨任疥瘡的擺布與肆虐吧！不曉得經過多久難熬痛苦日子，全院兒童竟然逃脫出疥瘡魔掌的蹂躪，也早已不復記憶。

我飽經苦難日子的磨練，思維成長許多，智慧也開竅了；知曉唯有讀書用功有了學識，才能有光明的前途；由這思路引導砥礪志氣，我讀書特別用功，又飽讀圖書館內藏書，充實我知識的田園。等考試成績發布，我獨占鰲頭第一名。

◎日機轟炸樂山縣城

民國三十八年夏季，我們六年級畢業班，由當時因抗戰遷校至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的幾位學生帶領到樂山近郊的蘇稽鎮，參加畢業生暑期訓練營月餘。

在鄉受訓期間，樂山城慘遭日機瘋狂轟炸，城內多處房倒屋塌，斷壁危樓，不忍目睹。改建為保育院僅一年的萬壽宮也被波及，院童逃跑倖免於難，但亦無法居住。縣府讓保育院遷至大渡河對岸的杜家祠堂。

六、樂山杜家祠堂

◎杜家祠堂的兒童保育院

杜家祠堂占地極廣，分隔成東西兩大院，西院有樹林及大廣場，東院也有兩個大院落及一花園，有多間房屋圍成的天井共兩個，眾多的房間有充分條件供一個小學校必須設備的各室，還有寬大的男女生寢室與數位老師的單獨宿舍；比萬壽宮大上好幾倍，寬敞又舒暢。尤其是東院的大廣場，是我們三百兒童早晚升降旗、運動、玩耍的遊樂場地。

雖然小學畢業，未能考入樂山中學就讀的本屆畢業生，只得留在保育院裡，重讀一

年的小學六年級。

◎保育院院童生活

搬住在杜家祠堂的樂山兒童保育院，全院兒童分為男女各有兩個分團隊及各有一分團長，要每週輪值當大隊長，負責每日招集全院師生升降旗、每餐前的集合整隊，聽老師訓話後，全體唱保育院院歌：

「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去了土地，我們失去了老家，我們的大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他的軍閥，我們要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見爸爸媽媽，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華。」繼後，老師教唱抗戰歌曲。這是三餐前的規律。

在唱院歌時，每餐桌的桌長先排隊進餐廳，盛好每桌八人的飯後，告知大隊長，隊伍才按序入餐廳，各就餐位後，大隊長喊口令：「開動！」嘩、嘩……一片碗筷聲響震全廳，歡樂又熱鬧。

課餘飯後，全院兒童的遊樂大廣場，成了各種各樣的雜技場，踢毽子、跳房子、跳繩、抓七石子、打彈珠等等。

女童的跳繩技術可稱一流，正、反進，單、雙足跳、牽手跳等花樣多多，令觀看者都樂得心花怒放，嘻哈笑鬧爭先恐後地跳進跳出，歡樂無比。

男童個個都是打彈珠高手，自己找各色的小石子兒，憑耐力磨石成珠，各色光亮直徑約一公分的圓彈珠多寡，是榮祿的代表，因為與打彈珠者拚輸贏，勝者可收取敗者的彈珠，都以擁有多量贏取的彈珠為傲。

各式各樣的玩樂遊戲，男女童都玩得汗水淋漓，盡情盡興。

保育院像一個大家庭，老師是父母，同學是手足，日夜相處一個屋簷下，領受著國家完全照顧保護與教養；讓院童能在無憂無慮的環境裡，漸漸茁壯起來。

◎薩鎮冰海軍上將

年老退休的中國第一批留學英國的海軍上將——薩鎮冰將軍，住在保育院近旁村院；他非常關懷疼愛難童，常到保育院來慰勉兒童，捐給衣物或食品，出錢出力，是幫助院童最熱心人士之一。

我的英文ABC還是由薩將軍啟蒙的；還記得每次去他家上課（共七位同學），他親手把英文單字、句子中文翻譯等都寫好七份，發給我們作為當日的課程，端正清晰的

字跡令人敬佩，自然地我們都會專心恭敬地學習，交的習作，也絕不敢馬虎。而且在上完課後，一定給我們吃過點心再回院。

他那微笑慈祥的面容，溫暖和藹可親的態度，像爺爺般款待我們。這段最甜美的往事，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院長——盧怡超先生，是薩將軍的外甥，是武漢大學法律系畢業生，新聘到任，他帶了數位武漢大學其他系的同學，皆係年輕有為、幹勁十足的愛國青年，共同來保育院扶助國家受難的幼苗，俾使能受到良好的教導，培養優良正直品格及維護院童強健體魄為宗旨，來保育院服務。

院長夫人孫爾柔醫師，也自願為院童的專任義務醫師，院童又喜獲，一位慈愛且溫柔的良醫照顧。

◎自食其力

保育院院方用地方富紳捐贈的土地，開闢為農場，讓院童們學習自食其力，不依靠他人，要學習自立自強。

盧院長及男老師們帶領大些的男童，耕耘、播種開闢出一大片欣欣向榮的農地，種

植了多種類別的蕃茄和蔬菜；院童經過學習鬆土、除蟲、拔草、灌溉等農事的操作歷練，不但心曠神怡，也身強力壯了。

收成時滿足得意洋洋的笑容，撒在參與耕種的院童臉蛋上。一群群的小蘿蔔頭院童，歡天喜地地在結實累累的紅豔蕃茄田裡，也幫忙收割，邊摘邊唱歌，有時也送入口嚐鮮，更幼小的在紅蕃茄掛滿的田埂間，嘻嘻哈哈地笑鬧著來回地奔跑。

鮮豔奪目的紅蕃茄，綠茸茸的蔬菜，抬入廚房是最新鮮的美味菜餚。這是由自己辛勞得來的成果，吃在嘴裡，甜蜜在心裡，也健壯了身體。

◎ 玩伴

院長交付我保管農具的任務，每天晚上要查點農具的齊全；所以每晚必須到農場，去尋回未歸位的鐮刀、鏟子等農具。

有天，一位男同學來幫我一起去尋找，一路上有說有笑，驅走了去找農具的無聊感；從此，有他日日的陪伴，也不再感覺尋找農具是件苦差事了。而往後在廣場踢毽子、跳繩等遊戲，他只和我一個人玩，日久就成了習慣性的玩伴。

日後，我離開保育院上初中，他考取空軍機校，也離開了保育院，各奔前程。

七、徒行西康省讀初中

◎喜訊

在樂山保育院第二次小學畢業，仍然無中學可讀，每日憂急悲嘆前途，該何去何從？唉！沒奈何！依舊是孤苦無援啊！

驀然，八月下旬，保育總會的一封公函：「成績優良的畢業保育生可報讀國立西康學生營初中部。選五位。」為「上中學」朝思暮想的，露出了一線救援曙光。

院長挑選了我和鄭潔及三位男同學，報讀學生營初中部。我狂喜得手舞足蹈。

◎走！上學去！

從四川樂山到西康省榮經縣有數百里，川康交界處又多高山峻嶺，院方僅發給我們五人只有六天的餐費及一張徒步路線圖。

有學校可讀，能夠繼續求學，是我們日日夜夜期盼的夢想，已使我們欣喜若狂，何況今日夢想成真，決心絕不畏任何艱難困苦，勇往直前走到學校。

三個強壯的男生，已長成十五、六歲模樣的高大身材，輪流挑著我們五人共有的兩

個小行李捲，帶著空手的我倆小女生，為實現繼續讀書的想望，興奮勇敢地跋涉長途。
「走！上學去！」

◎沿公路行

懷著歡喜滿足的心情，五人像出外遊玩般，嘻嘻哈哈跳躍著，行走在寬廣的川康公路上。

有學校可讀的興奮心情，就像身旁川流不息飛奔向前衝的汽車，邊行還不時哼唱英勇的抗戰進行曲。

從日出到日落，玩童的歡樂心情，隨著時間與距離保育院越來越遠的路程，體力消耗的影嚮，漸漸低落。疲乏取代了喜悅。

夕陽下，一所小學出現在眼前，我們進去向校長說明原由請讓借宿一晚，他很慈祥地答應我們的留宿。

第一天的行程我們竟然走了六十里。痠痛的雙腿疲憊的身軀，立即投向睡神懷抱，給我們好好的養息。

清晨溫馨的陽光，穿過窗戶來撫醒沉睡的我們，經過一夜休息，身體的疲累已消除

大半。謝過仁慈而好心的校長，旺盛讀書的心重新活躍起來，又勇往直前地跨上遠征求學之長途。

◎ 川康捷徑

依照地圖指示，走到公路旁的農村就進入歷來商旅行走的川康捷徑。

蜿蜒於綠油油的田園間大路，也有沿河岸伸展的土石小路；行間偶然會遇見三兩行旅者提供給我們路程資訊。

行行復行行，黃昏時分趕到一個市集上，循著地圖指示到借宿的學校，安放疲累的身軀，今日竟走了七十里！經過濃濃的酣睡，晨曦的清新氣息，注入休息後的身體，精神振奮，再次勇敢地踏上長遠路程。

仍然行走於鄉野泥土大道上，途中遇到的旅人給予我們五位少年的讚譽及鼓勵，驅走了疲憊，喚起奮發向上的勇氣。

這第三天走了八十里的捷徑小道，愈走愈勇，腿力也愈練愈強；想著目的地越來越近，兩年來的願望即將達成，疲累也銷蝕不了求學的堅定意志；身體的痠痛，只是實現願望的小插曲，只要睡足了覺，天明又是一尾活龍。

第四天清晨，飽足了精神的少年求學隊伍，又踏上長征之旅。一路都以雄壯激昂的歌聲互相打氣，減低了疲乏的感覺；與路途中萍水相逢的同行者互換經歷，搜尋更好的捷徑。

我們是一支出征求學的行軍隊伍，不怕苦不畏難朝向目標勇往直前。

◎ 渡河

夜幕張開時，我們走到直達河邊的大道盡頭，這河又寬又深，用涉水方式難以渡過，河邊盡是遼闊田野，矇矓月光中也看不見渡船，難道今夜就得在這荒野的河邊過夜？蹲踞在岸邊一籌莫展的我們，著急得都快要哭出來了。

忽然，聽見昏暗的河水中有搖槳的聲音，我們齊聲向河中央大喊，不久，小木船搖至岸邊，招呼上船；原來是河對岸船家，依稀聽到有呼喊聲，就特地搖船過來接我們渡河；真是上天垂憐，免除我們野外過夜的難關。

遠遠的村鎮有燈火閃爍，渡船抵達對岸時，我們就住在近河邊的小客棧中，五個人住一間兩坪大的客房，房內排成口字形的三張單人床，我倆女生共睡一床，另二床由三個男生分睡，房間雖小總強過露宿荒野！

回顧這一天的行程，跨入黑夜的門檻，體驗到無路可行膽戰心驚的經歷，驕傲著也有八十里的成績，足以安慰勞累的身體，何況已進入了西康境界，離夢想的學校也越來越近。

疲乏極了的五人，躺上床即入夢鄉。忽然被奇怪聲響驚醒，以為有賊，坐起身發覺已現曙光，五人商議後決定快快離開客棧，走上露水滿布的小道，繼續長征之路。

◎翻山越嶺

第五天行程進展，被體力透支，又沒有充分的睡眠情況下打了折扣，一路上走走停停，雖然被我們兩個女生拖累，但男生也可順機多些休息，增補體力。

今天多是在山路中行進，僅走了五十里。當一個小學校，出現在晚霞的紅光中時，欣喜的我們迅速投入了她的懷抱。

一夜好眠將昨夜的驚恐及白天的辛苦消弭殆盡，增添了充沛的精力。霧散拂曉中，愉快地走上這最後一天的求學路，是寸尺接近目的地了。

多山的西康，必須翻過一山又一嶺的慢慢行，累得氣喘吁吁，步履漸次緩慢，體力耗盡，然而未達目的地不能停步啊！

當爬到最後一座高山約五分之四處時，汗水早已濕透了衣衫，用盡了全身力氣，再也沒能力舉步，連一個階梯也上不去，我和鄭潔流著淚咬著牙試圖跨上石階梯，無奈何，兩腿已不聽使喚。

我倆不禁癱坐下來，放聲大哭，眼看夢想就在面前，卻連抬起一步的力氣都沒有，回想五天前興致勃勃地出發追尋夢想，如今卻在這高山中受阻，強烈的委屈又無助感侵襲而來。

已抵山頂的三位男同學，回頭看到我倆的苦狀，不顧自己的勞累，再回頭將我們又拖又拉又鼓勵的協助我們登上山頂。精疲力竭的五人躺在軟綿綿的山頂草原上，喜悅充滿心頭，流過淚的面頰，又展現出笑靨。

休息過後，長征的勇氣又在胸腔內膨脹，熱血沸騰，用力揮舉起雙手，堅毅地大喊：「走！」五人踏著約四十五度的下坡山路向著目的地行去。

◎到達山上的學校

沿著山間小徑，這支少年行軍隊伍又揚起了激昂的行軍歌聲。

隨著西下的陽光拉長了我們的身影時，抬頭望見半山腰上的學校，在夕陽下閃閃發

光，那是大廟宇屋頂上彩飾的反射金光，給了我們強烈鼓舞，它明示我們將要達成願望，我們像長了翅膀，加快腳步攀上這寬廣坡度不大的上山路。

掌燈時分，我們這支衝破萬難的少年長征軍，終於達成夢想，走進了想望中的學校——國立西康學生營。

校內的大哥哥大姊姊們，齊聚來熱烈地歡迎，知曉我們是步行數百里路走來求學的難童，都豎起了大拇指，更親切撫慰與擁抱，溫馨的感覺就像回到家，見到了親人。

路，雖有不同，只要有正確的方向，抱持著堅苦卓絕的精神，堅定的意志，有毅力，勇往向前，任何艱難都會被克服，任何事情都一定會成功。

八、國立西康學生營

◎學生營的創設與組織

據得知，學生營的創設是：在抗戰初期，南京失陷，幾位中央大學的教授夫婦結伴，帶領十多位學生，自南京逃難到後方，走走停停的逃亡路上，也不忘教授本職，邊在停留處時日裡教授隨行逃亡的學生，以免荒廢學業，澤潤著流亡的失學學生。

教授們的愛國心及於國家的青年，不願因國家的災難而荒廢了在學青年的教育。

長時日的逃亡路上行來，跟隨而來的逃難學生愈來愈多，遂就地組成流亡教育團體的學生營，在逃亡途中只要有喘息的時間與地區停留，就把握住機會講課。

經數月的逃亡，時走時停，抵達重慶時，學生營已儼然成為有規模的流亡教育團隊，隨又得到政府批准與補助，命令去西康榮經縣落地生根，正名為「國立西康學生營」。

學生營分設初級（初中部）、中級（高中部）、高級（大學部）三階段，每部二年，達到標準成績才能升級；初中與高中各三年的主科，皆縮簡為兩年讀完，由教授教課；沒有寒暑假，一切全為公費，它是學校也是家庭。

我五人進讀初級部上課。開學時，又添加別地招考來的三部門學生，學生營像一間正規的學校，只是只有三間大教室。

◎ 愛的教育

學生營的教授共有八位，是四對夫妻檔，皆為中央大學教授，他們都是深愛國家把满腔熱愛貢獻給同胞的人。

教授以其個別的專長，兼任初中、高中或大學先修班的老師，因此各科課程精深。

例如，初中的數學，從代數教起；博物是教高中的生物學，而博物的課文，教授是由博物認知再進入生物學的領域，講解清晰很容易明瞭；國文課更是中文教授的專長，由淺入深，學生很快產生入迷的興趣，主科課程都能引導學生專心研讀的習性。同學對課業的專注，是由老師摯誠的愛心教導引發。

教授們都有一副疼愛學生的慈心，像父母待子女般的教導，要注重品德行為，要好，好認真求知，同學要友愛互助等等；對學生總是慈祥又溫和的諄諄教誨，同學受如此愛的感召，和樂融融，真是一個快樂幸福的大家庭。

◎手腦並用

多山的西康，大山上的荒地廣大，學校要學生手腦並用，兼得強健身體，採用上午上課、下午上山開墾種植玉米。男女學生都一齊上山開墾荒地，種玉米、成熟時採收等，這山坡度有四十五度，它被開墾出的土地，是我們勞動健身的好地方，將各個學生都訓練得身強力壯。三餐中的早餐就是學生收穫的成果：玉米糕加豆漿，將學生滋養得健康健康。

◎與神仙共處

暫住西康雅安的學生營，遷往榮經縣雙江鎮的肉身娘娘廟宇內。廟的二樓大廳，供奉一位真實的肉身娘娘，端坐在大廳中央大神龕裡，顏面塗抹著金粉，身穿大紅鑲金線圖案的彩袍，雖年久色褪，依然香火不絕，是縣民敬仰中心，求財、求子、求治病。裹著白布的肉足穿著繡花鞋的三寸金蓮旁邊，放著約一尺直徑的圓缸，裝滿了神水，供朝拜者取去治病。

大廳兩旁廂房，就是我們的教室，老師學生們每天在神龕前來來往往，各行其是，互不侵犯，和平相處。

◎夷族同學

由於學校的體、智、育都頒列特優，教育部又另加收西康省屬漢化的夷族學生來讀初中部，以提昇民族融合，考取初中部的只有二十名，其中僅有一名女生。我們不分彼此的和和樂樂相處，他們也很適應。初中程度稍差，我們都誠懇的熱心扶助指導，他們也很虛心向學，很用功讀書，不久，我們都像一家的兄弟姐妹，玩在一塊了。

九、回保育院

◎ 離開學生營

享受這四育兼備的學生營內完全教育一年後，自覺學識、德行與健康都大有進步，更學會群體相處之道，學生營師生和樂的生活，真如一個大家庭，相親相愛，完美快樂。忽然教育部的公函，令學校改名為職業學校。與創校宗旨大不相同，教授們與不願讀職校的學生都離校他去。

我也和保育院來的同學，返回我們的家園——保育院，乘坐竹筏由水路回程，山間的小河流，不宜行船，因水淺湍急，淺灘處處，河水中大石擋道，流水路徑，迂迴彎曲，急流之水，像萬馬奔騰，浪花滾滾，驚險恐怖。只能用竹筏（用兩三丈、五六寸直徑的大竹桿編成一排，輕且能飄浮於水面）滑行。就是竹筏運行其上，也是險象環生。

竹筏上搭造有僅置一大竹床的小竹屋，供乘客居住，床有一半卻浸在竹筏上的水中，我們乘坐的竹筏，滑行到險灘急流之處時，讓我們嚇得噤若寒蟬，砰砰心跳，冷汗直流；雖然險象恐怖，高度危險，然而這卻是唯一的快速交通工具。

待竹筏衝過上游的山澗河流後，就漸漸進入又寬又深又平穩的河面，我們繃緊的心

弦也隨之放鬆，站在竹筏上瀏覽兩岸風光。竹筏直接將我們載乘到長江上游岷江岸的四川樂山。

回到樂山保育院，驚見相別一年的家，院長已易人，院童生活大不如前，院童們失去了歡笑，衣、食都成了問題。住了兩天後，含淚又再度與這些曾與我共度患難、共享過快樂的小夥伴們揮手道別，憂心地離開。

重慶的保育院總會，讓我們暫住重慶臨時保育院，等候分發學校。

◎ 志當存高遠

住在臨時保育院裡，生活雖然安定，但仍陷在無校可讀的困境中。我仔細思量，既然又受到失學煎熬的苦，不如奮發圖強，樹立一個遠大的志向——投考高中！

在學生營初級部，僅讀了一年初中，因沒有寒暑假，且只週休一日，上課時數超過一般初中，主要科目都由大學教授直接授課，課程精深又詳實，同學們均能確實瞭解，深切認識各科知識，主科皆如魚得水似的自由悠游其中，史、地、公民等雖沒有課堂上課，仍必須自己熟讀自習，才得以通過考試獲得學分。初二才修習的理化、幾何，雖然還沒有上過，我認為只要加強自學，同時以復習初一已學習過的科目為準備主力，應該

足以應付高中入學考試。就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試試又何妨！

在有規律的重慶臨時保育院又生活了一年，我除了利用白天自修外，晚上在老師熄燈後，就悄悄起身在牆邊路燈下苦讀。這堅韌不拔的心念，澎湃鼓動著年輕的心。「讀高中」是當時唯一的願望。

◎ 貴人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為了要參加高中入學考試，除了苦讀外，還得籌措報名費。但一個孤苦無依的難童，能向誰求援呢？只有向保育總會求助。因此，到位於重慶上清寺的保育總會，向管理老師索取報名費，但是老師總說我好高騖遠，只讀了一年初中就想去讀高中。要我安心等待分發，繼續初中二年級的學業。我不死心，然而往返幾趟都傷心的空手而返。在報名將要截止的前一天，又一次遭到拒絕，卻在保育院門口遇到貴人，鄭醫師——一位定期來保育院義務為院童做醫療服務的醫師，問清楚我的悲傷原由，不由分說資助了我的報名費，才得以踏出圓夢的第一步，及時完成報名手續。

另外，因我初中未畢業，不符合高中報考資格，當時保育院一位恩師，將我想考高中的心願告訴一位剛從戰區來的河南省信陽市女中校長，校長很贊同我的心願，為了能

讓我順利報名，就讓我使用她的一名學生名字（這姓名正巧與我姓名相差尾字），辦了一張臨時初中畢業證書，使我完成繼續讀書的心願，這些老師們除了是我當時生活依賴的父母，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貴人，讓我終生感激在心。

◎ 乾旱中的雨露

八月初，保育總會令我和幾位同年級的院童去永川縣洪瀘場，就讀國立第十五中學初中二年級。

但由於該校的轉學考試已過，校長無法應允入學。因此，總會又來函，通知不能入讀十五中的我們幾人，轉到位於永川縣城的國立第十六中學。

八月底，重慶保育院又送來另一批準備入讀十六中學的院童，其中有同學告訴我，聽說我考取了高中！這個「聽說」對我就像平地一聲雷，甘霖降在乾旱的田裡，霎時枯萎幼苗獲得生機。

一個月前的心願重新沸騰起來，我立即跑去縣立圖書館，尋找舊報紙，查看學校放榜名單。

當我用發抖的雙手找到發榜的那張過期的報紙，清楚感受到忐忑緊張的心跳，當見

到我的名字出現在錄取名單裡！喜極而泣的淚水滴濕了報紙，但是限期報到的日子驚醒了興奮至極的我，立刻奔回學校向老師報告。

但是回去重慶的路費從何而來？「樂」與「悲」在我心中起伏，想到去找目前被分發在十五中學就讀的樂山保育院同學們，是否能幫助我想出辦法去重慶。

◎ 前程天涯路獨行——獨奔洪瀘場

拂曉即起，獨自一人步行六十里路，從永川縣城走到永川縣洪瀘場的第十五中學尋求難友籌添路費。

為了前程，精神煥發，勇氣百倍，孤獨一人，因不識路途，邊走邊問，直到日落黃昏，才跨進十五中學的大門。

我的考取高中，令她們驚呼、雀躍，還去向校長炫耀。同是天涯淪落的保育院難童，她們為我高興，給我鼓勵，大家熱情的把僅有的零用錢拿出，湊齊了一百元。這是她們的伙食公費，每月結餘後，分發給每人的零用錢啊！我感激涕零，接受了這難能可貴的情誼與幫助。她們是圓高中夢的第二貴人。

在難友溫情友愛的氣氛中，我安心地沉睡了一夜。

黎明，我又單槍匹馬地走向來時路，這條返回縣城的六十里，是懷著感激，抱著希望與充滿歡欣的六十里路！

◎ 有志者事竟成

回到永川縣城，次晨向老師說明，辭別了十六中的同學們。又勇敢地獨奔前程，幸運的搭上黃牛汽車（載貨車夾載乘客）趕往重慶——臨時保育院的家。

我向保育院的老師尋找到錄取通知書。哎呀！距離報到日僅剩四天，遲了就取消入學資格。學校是在數百里外的四川省南溪縣，這遙遠的路程，我該如何如期及時報到呢？

趕緊去向保育總會報告我已考取高中，請求發給入學路費。婦聯保育總會的辦公人員一瞧，這不是兩個月前，天天來要報名費不給，好高騖遠的初中一年級小女生！竟然考取了高中！

她們看了錄取通知書，即刻發給我入學路費、一套衣服、一條小被褥及一件深藍色羅斯福斜紋布料八尺。我買了去南溪的船票，航向夢想成真的學校——同濟大學附設高中。

十、驚魂記

◎下錯船

在入學報到截止的前三天，登上航向長江上游的輪船，是另一次幸運的降臨。

穿上保育院送給我考取高中的獎品——女童軍服，勇敢的拎起行李，踩著堅定步伐，登上停在碼頭上的輪船，在經濟艙，排列著一長條通鋪地板上，我找到了一個空位，安定下來，愉快地懷抱希望，等待起航，航向我自己創造的人生目標。

船到南溪縣碼頭，太陽已偏西，我獨自上岸，一心想在天黑前趕到設在李莊鎮的學校。上岸後，找人問路，這時一群正在碼頭上的工人，齊聲告訴我，李莊鎮還未到，而剛才這班船會在李莊鎮停靠。嚇得我的魂跟著輪船開走的鳴聲飛去，急得我幾乎哭起來；有一個工人搶去我的行李，要帶我去街上找客棧住，明天再搭船去李莊鎮。

◎住棧驚魂

客棧櫃檯內，坐著一位穿童軍服的男學生，幫我登記了一個兩人房。就領著我走向坐落在天井右邊的小房間。小房間內橫排著兩張掛著深藍色土蚊帳的老式大木床，床面

前僅有約三尺寬的走道，沒有桌椅；一床面對著窗、一床面對著門。天井對面是客棧主人的住房。天井左邊的房內，有一位大姐正在紡紗機上紡線，這客棧的客房顯然都圍繞著天井。

我走過去商請她是否能陪伴我住一晚。她答：「塞（是），塞（是）。」我非常高興她答應了我的請求，因此放心的回房間，也因為害怕，連鞋也不敢脫就和衣躺在面門的一張床上，未扣房門，等候那位大姐來作伴。

迷迷糊糊中，看到房門被推開，有一個人直直走向我睡的床邊，在迷濛間，還在想：「不是請妳睡裡面的床嗎？」

突然，那個人重壓在我身上，剎那間驚醒了我，拚出全身的力氣，從床上縱跳起來，大喊：「有賊！」

從天井投射進濛濛月光下，瞧見一個穿短褲的男生，正匆匆跨過房門口那約一尺半高的門框，向天井逃去。

大驚失魂的我，雖盡力嘶喊，無奈太過驚恐而失聲，並沒有人聽到我的喊叫。驚慌又害怕的我急急跳下床來，逃到店主人居室門口，拍打叫喊。

「哪個？」久久房內出了聲。「我要睡在你們這裡！」我哭著哀求。

店主婦人點燈打開門，全身顫抖的我，像見了親人，立刻抱著她，哭訴有人進我房間，她安慰著我，並答應我可以睡在她房裡。隨即陪著我到屋內，取出行李，隨她進入她的住房。

房間深長，中間一通道分隔成三間臥房。當我經過第二間時，看到我苦等的那位大姐正在床上呼呼大睡，這才明白，因語言溝通不良，她根本就沒有答應我。店主人將我帶到第三間，讓我與奶奶睡一張床。

我捲曲在床的另一頭，因懼怕而狂跳的心，淚水止不住流下。終於聽見第一聲雞鳴，立即拿起行李，急急走出長長的通道，也不敢驚動店主道謝，直往前門跑，睡在前廳大方桌子上的男生抬起頭來看我，啊！就是昨夜裡那個人！我像見了鬼似的，迅速逃出客棧。

◎ 因受難而得救

黎明前的昏暗中，門外馬路上，人影幢幢地跑向江邊，得知是為了趕搭自南溪經李莊到宜賓，每天只有一班的輪船。我隨即加入奔跑人流中，終於趕上最後一艘接駁至大輪船的小木船，剛踏上大輪船，耳邊就響起開船的汽笛聲。

船抵李莊碼頭，下得船來，走到位於江邊的學校；看到學校老師，恍如見到親人般，

將一夜的驚嚇、孤單無助的遭遇向老師哭訴。

老師溫和地安撫，辦完報到手續後，帶我至女生宿舍，並囑咐同寢室同學照顧我才離去。

十一、國立同濟大學附設高級中學

◎金沙江畔的李莊鎮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後，戰局不斷惡化，戰區逐漸擴大。同濟大學追隨政府撤退，順應戰區的不同，逐步易地遷校至安全地區授課，歷經五度的輾轉搬遷至雲南昆明市，仍是租賃房屋授課；後又因日機一再侵擾，空襲頻仍，被迫停課。民國三十年二、三月間，經過艱苦的崎嶇山路，又最後一次遷校到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

長江上游金沙江畔的李莊鎮，背山面水，環境幽靜，地廣人稀。由於同濟大學遷此，繁榮了地方，同濟師生占了鎮民泰半；同時，近山邊還有遷來的中央研究院，小鎮成了學術水準超高的文化重鎮。

李莊街口的茶館內外，擺設的茶桌，每日桌無虛席，清一色是飲茶學生，而沒有高

談闊論的吵雜聲，輕聲細語的招呼偶而有之，大多是專注於厚厚書本，聚精會神的研讀或筆記課業。一杯茶錢，換來舒適的讀書氣氛，飲茶時間不限，茶館像是自修室，學生們趨之若鶩。

◎ 生活憶趣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我辦完報到註冊後，被分發至附中高一甲班，一班六十多位同學，女生僅有十二人。同濟大學係由德國人辦學，故附中的外文亦以德文為主，學校老師多為德籍或留德教授，德文文法複雜，除了各辭類的屬性依陰性、陽性、中性分類且不得混雜使用外，德文特有的「R」捲舌彈音，更是一大挑戰。因此，在校園隨時會聽到「得兒」、「得兒」的練習音，很是有趣。

民國三十年代，四川省民風雖處新舊交替世代，故女生仍未脫扭捏嬌柔之態，因為人少，下課時不敢留在教室，常躲回離教室不遠的寢室內，等下節鐘響後，跟在老師身後魚貫入座。

當男生全體起立向老師敬禮時，老師身後的女生們正好也接受了男同學的鞠躬禮；讓這群血氣方剛的男生們心有不甘，常找機會作弄我們。有一天，他們利用下課時間，

把纏繞了很多蜘蛛網的掃帚繫上繩子，放到教室門上。等老師進了門，用力拉扯繩子，那一堆掃帚全落在女生身上，這下子可讓他們樂了好久。

另外，男生們不知從哪裡找來老鼠、小鳥以及各種蟲類，趁上課前放在膽小女生的抽屜裡，就等著聽那女生的驚聲尖叫，這樣也能成為男生戲謔泉源。

◎ 寒暑假同學情誼

由於初中我只讀了一年，高中基礎所需之幾何、三角、理化等均未曾修習過，因此，我把課餘時間，泰半花在這些基礎課程上，由於我的執著努力不懈，總使我的成績單亮麗，這也是我努力後的安慰與鼓勵。

在同學之中，只有我是流亡學生，學校寒暑假時，我就無家可歸。記得高一的寒假，我在班上一位同學，位於宜賓縣城家中渡過，她父親是同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主任。年初一的早上，我在枕頭下發現放有壓歲錢的紅包，原來同學父母已將我視為子女中的一員，這個快樂寒假，我過得就像在自己家裡一般自在、舒適。

高二寒假，則有一位大塔鄉的張同學邀約我去過寒假，大塔鄉位在宜賓縣城一百一十里外的山中，必須乘坐滑竿、翻山越嶺才能到達。滑竿由兩人一組扛抬，躺臥

其中，行走在高山深谷之間，隨著崎嶇山路搖擺不定，上山時頭下腳上、下山時頭上腳下，我兩手緊握滑竿兩旁，深怕一個不小心，栽入深谷之中，緊張的無暇觀賞兩旁風景。

黃昏時，在一處平坦田園裡四合院停下滑竿。一群男女小孩圍攏上來，瞪著好奇大眼，同學為我推薦了她父母，並說這些孩童都是她的弟妹，算算共有十一位，還有一位在母親腹中。由於我與同學母親同姓，因此認為我為姪女，讓我稱她為「孃孃」，她視如親姪女般體貼照顧。農曆年時，同學偕我與一些較大的弟弟妹妹到居住在各山間的伯叔家拜年。印象裡二姑父家共有十兄弟與一小公妹。在另一座山裡拜訪了大伯父家，順道拜望了同住的兩位叔叔及姑姑。

新年期間都在各山間走親戚，熱鬧且歡樂，年輕的身體，在山間行走一點兒也不覺累，只有純真快樂感受到親情的愉悅。甚至在一位叔叔家吃到他獵獲的老虎肉呢！這真是一個充實、豐富、歡樂且難以忘懷的山中新年經歷。

高一暑假，在瀘州同學家，我倆帶著她的三個弟妹到長江沙灘邊玩水游泳，正好有艘輪船經過，掀起的巨浪一波波打向岸邊，將岸邊戲水的我們五個人，衝上岸又隨波滑回江水裡，五個不諳水性的青少年，趁著下一波沖回岸邊時拚命的往沙灘上跑，幸好輪船越行越遠，才脫離這場衝浪險。

◎ 投筆從戎

民國三十三年冬，抗日戰線逼近貴州獨山，危及大後方，國家面臨生死存亡關頭。全國大專、高中知識青年紛紛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風起雲湧，從軍熱潮如江水奔流。「沒有國，哪有家？」的悲壯呼聲，使同濟同學也不落人後，在紀念週會上舉辦從軍簽名，同仇敵愾熱血青年個個摩拳擦掌，年僅三十左右的留德柏林工業大學航空機械博士，廣受學生愛戴的楊寶琳教授，率先簽名，更掀起了青年從軍高潮，當時，「同濟一同共濟」的名號真是響徹雲霄。我們高三女生全體簽名，可惜入伍體檢沒有通過，而冷凝了花木蘭報國從軍的熱血。

◎ 抗戰勝利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我正為「同濟大學醫學院錄取名單」中的榜上有名而歡喜之際，街上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夾雜著「日本投降了！抗戰勝利了！」的呼喊。雙重的喜訊，令我立即加入街上狂歡的人潮中，隨著人潮，一路嘶吼：「抗戰勝利了！抗戰勝利了！」不知在街上繞了多少圈，多少時間，才在精疲力竭中回到宿舍。

拿出紙筆給家裡寫信，整箋中只有兩句話：「抗戰勝利了！我可以回家了！」

十二、青澀初戀

◎訪客

大學放榜，我即由高中部遷至大學部女生宿舍。

一天傍晚，同學來問：「客廳有名男生在找陳某某？我聽這名字與妳差一個字，來問問妳是否認識？」

「啊？」這是我未改名前的名字，會是誰來找我呢？

懷著疑惑步入客廳，見到一名高瘦英挺陌生青年，他說：「我是金魁山。」

「哦！」童年回憶頓時湧上心頭，當年我們隨著保育院逃難到湖北宜昌，住在華英中學校時，他是河南籍難童的女生仰慕者，因為他個頭大又是領導者，他敢說也敢帶領男生和安徽籍男生打群架，我們都知道這個名字。

從宜昌分別已六年再重逢，他已從少年長成青年，成熟英挺，互詢近況我們一下子就拉近了距離。

◎ 青春年歲

民國三十四年之後，國共內戰，國民黨與共產黨分別在各高等學校爭取學生精英，以拉攏學生吸引學生好感。

這位當年眾小女生眼中的英雄，被共產黨美言欺騙，成為共產黨職業學生。因此當中央政府情報人員追捕時，他躲入事先在床下挖好的坑洞裡，才躲過一劫。之後，好不容易逃到一戶農家，換了女裝，逃到河邊搭乘小木船，船划行了好幾天，到了宜賓，找到他的同村正在讀護校的小同鄉，從她那裡得知我的住處，而尋來宿舍找我幫助。看在同鄉且同學的情誼之下，我介紹他住在工學院男同學處，暫時安定下來。

因為是暑假，學校尚未開學，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敘舊、聊天，友誼逐漸深重，情竇初開少女墜入情網。李莊鎮上大街小巷、郊區、田野、江邊、茶館，在在留下我們足跡。

因為他本身資質很好，同濟附中辦理招生，他順利成為我的學弟，也有了安身之處。

◎ 離別

與他相處之後，漸漸發覺我倆對政治理念認同上有不小的分歧，雖相互吸引，但終

究無法跨越思想不一致的鴻溝，在理智決定下，我們和平結束了這段戰亂中發展出的情感。

對日抗戰勝利一年後，同濟大學復員上海原址，為了遷校準備，學校提早於五月底結束學期課程，我接受同班好友邀請與她返回家中等待復員船返校上課。因而與他分別，離開了李庄鎮。

十三、彩色繽紛的暑假

◎半年的暑假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底，提早放暑假，同濟大學各學院及附設學校開始打包所有校產、用具等準備復員搬遷回上海。

同濟的學生們各自紛飛，有家的回家，無家各自想法找去處，等待著搬遷日期。這暑假長時間的等待，幾乎半年。

無家可歸的我，自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成為一位大學新鮮人後的第一個暑假，像在大海裡隨波飄盪的孤舟，沒有了方向，無所依附。所幸，在驚慌中途，時遇有貴人護佑，

祝我平安度過這漂流時的浪潮。

這浪潮在陽光照耀下卻反射出彩色繽紛的光芒。

◎新鮮人的陽光

經歷艱苦奮鬥，終能達成願望，成為醫學院新鮮人的我，龐大價錢的書籍更是一大難關，我憂心終日。

醫學院裡有一位高我二年的同鄉學姊，她要升上後期，就把醫學院前期所需用的四大本圖文兼具的德文解剖學及人體生理學，這有人體全身骨骼標本，贈送給了我，為我解決了最大的困難。

同濟醫學院考試嚴謹，皆以口試測驗。教授寫出全本書的十數種不同試題，由同學抽出其中一題，盡自己所知的敘述解答，考驗學生的真才實學，於待評分，就是口試時的成績。

由於我有書籍可專心溫習，一年的成績讓我十分滿意，我沒有辜負學姐贈書好意，我開心地等待度過長長的暑假。

◎去同學家等待遷校

好友張燕邀我同返她家等候，我們帶著一堆行李，回到了在大塔鄉下的家。當他父母看到有一大包人體骨骼時，大為驚駭。

「這些是我們學醫必須認清的人體骨骼的構造及骨面神經、神經通路的實體。你看這些都是被觸摸得光滑，像玩具樣，要買到可是很貴的啊！」張燕向他父母解釋。

他們聽了無消去一些驚疑，仍存有些感感，不以為然默默認同。

快樂舒適地度過了半個月田園生活，怕誤了學校搬遷日期的消息，我遂與張燕商議，託付她住在城市中的叔父，請幫我謀一工作，以便就近打聽消息。

不日，叔父捎來已洽好在衛生院工作的消息，滿心興奮的我，別了好友及莊園親朋，趕往縣城就職。

◎家庭教師

到了衛生院，先被引見院長。啊哈！便是同濟醫學院的前輩！他說現在衛生院的醫生護士，幾乎都是同濟校友。近日同濟附設醫院準備搬遷，停止院務而放假，因此，這些放假中的醫生護士，被請來衛生院暫時服務，等待復員的船期。

當他知曉我是醫學院的學妹時，立刻改讓我擔任他兒子的家教，而不必去門診處作掛號員，並且讓我住進醫院的護士宿舍。

我的第一個學生，正讀小學五年級，他是一位很有禮貌很乖的小男孩，專心接受我的指導，也很聽話做功課。我倆的相隨，培養出似姐弟般的情誼，院長夫婦很放心也很欣慰。

擔任家教，院長給我很豐厚的待遇，他更替我將每月一半的薪資幫我儲存起來，以作為加添跟隨學校搬遷所需的旅費。

院長為我設想週到，使我這一段在衛生院的家教生活充實又溫馨，留下永遠甜美的回憶。

◎ 衛生院奇遇

衛生院的外科章主任，是我家中同班章道愷的父親，高一時我曾在她家度過一個幸福快樂的寒假，他待我如父般的疼愛。四年後，在衛生院相遇，他很高興我也是同濟醫學院的學生。

有時，他曾令我換穿手術外衣，隨他進入外科手術開刀房觀看手術過程，並像指導

見習學生般的解說，甚至還考問我有關開刀處的神經血管的名稱，這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讓我得以在暑假中仍不忘課堂上所學的解剖學。

我住在護士宿舍裡，遇到同房剛從同濟護校畢業的胡世純妹，也到衛生院任職。她原與我相識，和她住同室，她待我萬分親切，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白天我除了和家教的學生膩在一塊外，餘時皆是我和她、和歡樂融洽地相處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經四個月不分離的相伴，我倆的友誼親密如姊妹。

這個暑假，窩在全為同濟校友的宜賓衛生院，我好像漏網之魚重入大海，悠遊自得，幸福快樂又逍遙。

◎ 歸程

學校復員搬遷輪船的長笛，終於在九月來到宜賓碼頭響起。它吹散了在衛生院同船共度的同濟人，我沮喪地和有恩於我的師生、好友拜行，登上運送的輪船，向長江下游的繁華上海啟航。

輪船再度經過八年前我初識的三峽，往昔淒楚逃亡少年的我，如今已成長為茁壯的青年，在國家抗戰勝利的光環下，也攜帶了一縷像營火那樣的光亮，榮耀於長江流域的

航程上。

我們這一批同船的同學，飽覽那三峽壯麗景色，凝望著時而波濤洶湧、時而平靜溫和的三峽江水，不約而同的唱起：「江水向東流，它一去不回頭……」悲壯的歌聲，迴盪在險峻的三峽間，滾滾向東流的江面上。

十四、回家鄉

載送同濟大學校產及師生的復員輪船，抵達湖北武漢碼頭停靠時，熱切盼回家鄉的遊子——我，急忙離船上岸趕搭平漢鐵路的火車，直奔離別八年的故鄉——河南省。

◎ 回家的路途

火車穿過鄂豫交界的武勝關進入河南境界，停靠信陽站時，鐵道外一片闊別已久依然熟悉的鄉音，淚起思鄉情切的我，喜極的笑容上卻涕泗縱橫：「啊！我確實站到了故鄉的土地上。」

行駛了一天一夜的火車，抵達確山縣站，我下車步行於歸家的鄉村大道上，這是少

年逃難時曾經走過依舊是距離四十五里地的唯一黃土大道，也依舊是經牛、馬車車輪輾過留下條條黃泥深溝痕跡的大路，我懷著歸心似箭心情，踩踏著柔軟的黃土路，向我朝思暮想的家行進。

◎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回到由少年到青年日日想念了八年的家。我緊緊擁抱著已有老態的母親，忘了圍繞在旁的親人，樂極的眼淚浸濕了母親衣衫，激動地說不出話來。只緊抱著我思念的親愛的母親，好久好久！姊姊拉我坐下，抬起頭來，親人們也都是滿面帶淚的笑容，注視著我，那種深切入骨的親情，讓我們彼此在擁抱中，歡聚的淚水混融在一起。我真實地回到了家！

但是，再也見不到父親了，我凝望著父親的遺照，哀傷的思念，痛徹心扉，滿眶的淚模糊了我的眼，深切的回憶，耳邊彷彿響起臨別前夕，他對母親說的話：「孩子第一次出門，不要哭哭啼啼！」也淚流滿面的我，看到輕輕撫著我的父親眼裡也飽含著淚，他說完急轉身走回他的房裡。這個離別前夕的父親最後身影像，深植於我的腦海中。如今回到家了，只見遺照，含淚父親的身影再次鮮明地顯映眼前。

我在心裡哀悽地向父親哭訴：「爸爸，我回來了！卻見不到你了呀！」哥哥們因戰爭服役戰場，抗戰勝利了，仍舊杳如黃鶴，沒有一點信息。兩位姊姊在戰亂中，東藏西躲地逃過了戰禍，如今劫後餘生，生活尚可，她們的孩子们也入讀小學了。

◎ 重享母愛

返家前，我一直在思忖，帶何種禮物給鄉親為好？當憶起地處寒帶的家鄉，稀少嚐到南方的水果，由此在漢口市買了兩箱橘柑、柚及香蕉，給親戚們嚐嚐熱帶水果風味。

回到家鄉的日子，我幾乎寸步不離我日日想念的已蒼老了許多的慈母，仔細品嚐著有母陪伴的幸福滋味，我癡癡地望著她吃東西、開心的笑、說話的姿態，靜聽她細述往事，這一切慈母的舉止行動，樣樣皆令我陶醉。

回到家鄉時，漸漸接近冬季。夜間，母親還是像我童年時，抱著我的腳，給我溫暖。她給我做各種好吃的菜餚，讓我吃個夠，所有的時間，都像是在為我而用。

這全心全意的母愛情感，全部都投注在我身上，我也盡我所能以補填這離別八年中未能盡的孝道。我萬分珍惜當時所擁有歡聚的母愛與親情。

◎ 再次離母別鄉

無情的時間，冷酷地表現要再次離鄉背井的日期。熱情憨厚的三舅，推著人力單輪小車，伴著母親，送我走四十五里路的城中，搭火車到漢口乘船去上海。送子千里終須別，到城門口，我們互道保重再見時，均心知肚明，因再起的內戰緊急，「再見」有誰又知何年何月？再相聚談何容易！

為去上海讀書，事非得已，只能割捨親情，寄望於不知的未來團聚。再次分離的眼淚，簌簌不停的流在母女不捨的臉上。當我走出城外的路上，母親卻攀上城牆的頂端，我一步一回頭，愈走愈遠，淚水矇矓的眼，回過頭來還看到向我不停揮手的慈母身影。別了，我親愛的母親！別了，我生長的家鄉！

十五、上海同濟大學新址

經過數日陸路、水路輾轉長途奔波，終於抵達上海市，回到遷設在上海市常熟路的同濟大學醫學院。

院址本是中日戰爭時期，周渤海的私人住宅，宅院廣大，大操場、大游泳池、兩個

大花園，有四邊相連成環狀的五層樓建築，豪華廣闊，除有三間可容百人的大教室外，其他眾多房間，凡醫學院前期所需設備，樣樣俱全，分布在各層樓中，連院長寢居、各科教授及助教辦公室，和一部分學生寢室，也設在樓中。大廳、各科化驗室、解剖廳等是一樓的空間。

醫學院後期的教室等裝備，則另設於靜安寺路的中美醫院，它屬同濟醫學院附設的教學醫院，方便學生實際習作。同時，同濟附設的護士學校及其學生宿舍也都設在中美醫院內，全醫院內醫生及護士，皆為同濟的師生，上課實習皆方便。

大學的校本部及工學院，則遷至江灣其美路，江灣五角場做了同濟理學院的院址。

文法學院及附中，則為上海市四川路底的大型校區。

同濟大學各學院分遷完備後，終於讓學生坐進教室，結束了幾達半年的暑假期。

十六、醫學院生活點滴

◎ 回憶學校生活

有一束不肯休止的思緒，響亮地飛舞在我追憶的心弦上，撥弄著在學校往事的眠

曲。回憶在醫學院課堂上種種，有些讓我不禁會啞然失笑，重溫享有過去的樂趣。

回憶生命中一些曾經、人、事或名字，很鮮明帶著具體又熟悉的音容笑貌圖像，浮現在眼前，漸次整編出我確實擁有過的故事，令我感覺，這路究竟是我真實的經歷，不易忘記的一段課堂風光。

◎「靜」、「動」分明的解剖學教授

「人體解剖學」的兩位教授，一靜一動，各具特色，使學生們敬服。

上課鈴聲響起，這位嚴肅不多話的王教授，準時步上講臺，拿起各色粉筆，在大黑板上畫出當日應教該章節的人體解剖圖及註明各部位的學名，學生們靜靜地以老師所繪圖樣，複畫在自己簿子裡。

由於教授所繪之人體解剖圖，包括骨骼、肌肉、血管、神經等都彌細無遺，讓學生可一目了然，不需重複解說。不發一言的王教授下課又應著鈴聲走出這兩節安靜得如無人的教室。

能親自描繪出人體各部的解剖圖，的確會加深印象，增強記憶，這也是學醫的基礎。另一位解剖學方教授，聲音宏亮，眼神銳利，講課是詳瞻精審，令學生十分敬佩，

都會聚精會神地傾聽他講課，不敢旁鶩。

尤其害怕他的口試，個個都膽顫心驚地怕對說得不完全或錯誤時，他會毫不留情地斥責。不過，他很公平，寫了數十道題目，任學生自選抽一道，由自己抽中之題，論述關於此題目，僅就學所知的完全說給教授聽，你的論說就是你的成績。

◎幽默的生理化學教授

生化教授是由醫學院院長兼任，梁院長是留學德國又留學美國的生化雙博士，他可真有點「德」、「美」的特性。

講課時，他正經八百，非常機械化的嚴謹，但遇枯燥無味的部分，他會夾帶一些輕鬆活潑有趣的說詞，讓同學們聚精會神。

有如：德文「Zellulose」，意思是纖維質，他卻利用德文發音，說成中文的「賽路絲」小姐，以女性化解釋其義，使學生們能在笑聲中，輕易牢記該字的名及其作用。凡是課中難記的生化學名，他總會以別緻的言語，和有趣的故事，令學生便於熟記。

至今，若看到讀過的生化名詞，還會映現出梁教授的容顏，也對該名詞會心的一笑。

◎面帶笑容的生理學教授

人體生理學則是一位德籍的老教授，他若是微笑著走進教室，每個同學都會繃緊神經，像要發射的箭弦地緊張，因為他的笑容顯示著：「你們都準備好了嗎？」那這一節就是問答課，由他抽點同學站起答覆他的問題。若是答錯或答不出來，教授的笑容就消失了，那尷尬的滋味可真難受。

若老教授一本正經的進教室，那標準的德式莊嚴面孔站上講臺，學生們霎時心花怒放，彼此交互擠眼，心中響起：「安啦！」就連隨教授進室的助教，也面對芸芸眾生不禁莞爾。

◎嚴正的解剖實習課

「解剖學」一定要實際操作，才能真正確實認清人體的結構。

解剖大廳中，放著泡過「福馬林」濃烈藥味的二十多具「大體老師」。學生與指導老師，要待一整個下午作解剖實習。

我們學生俯在「大體老師」身上操刀，懷著虔敬的心，用解剖刀仔細的觀察人體皮下肌肉、血管、神經等實際結構情況，印證書本上或沉默教授手繪的圖解，實際操作，

加深記憶。

每個頭部以下，教授指定幾個解剖部位，以三人一組的學生操刀實習解剖，頭部太細緻，留最後由指導教授示範講解，故先用布蒙蓋。

正當在頸部解剖的女生，專心低頭操刀時，有調皮的男同學突然把蓋頭布拉開，這時女生嚇得驚叫逃開，解剖大廳內立刻響起一片得意的笑聲，引得指導教授大發雷霆，對兩方訓斥：「都是成年的大學生了，還這樣孩子氣！」接著訓話：「先解剖明瞭人體的正常結構，身為醫生的基礎知識，也是學醫科的基本歷程。這些大體老師以他們無私的捐贈身體，使我們得以探究人體的組織構造，供我們研究。我們該要以感謝的心看待，專注於探究，才能得以印證我們所學。」

聆聽指導教授的訓示後，全廳的玩忽氣氛，立刻轉換為安靜，各就各位，認真解剖，仔細探尋，專心研究人體的大廳。

十七、重逢

◎鐵皮屋宿舍

住在上海常熟路（舊名：善鐘路）一百弄堂內的私人住宅，宅院雖廣，仍不敵眾多學生住宿，校方在中央五層樓的兩旁花園內搭建臨時宿舍，女生寢室是一條長圓筒型鐵皮屋，室內溫度隨室外變換，冬冷夏熱，但住宿同學能體諒時艱，毫無怨言，待在這鐵皮屋裡，是權且安身之處。

鐵皮屋的兩邊鐵皮牆壁，每隔六尺就有四尺高六尺寬的大玻璃窗，可觀賞外景又光線充足，兩層床的前面各有一張供兩人自習的書桌。

◎重逢、憶兒時

天青氣爽的星期六下午，正在自習的我，忽有同學喊我說，有一名軍人外找。我望著窗外，校園的路上，一位身穿空軍軍服的英挺軍人，正茫然四處張望，認不出來訪者何人？滿懷疑惑，待相見道出姓名，原來是少年時在四川兒童保育院的玩伴，是當年常陪我一塊尋找、整理農具的矮胖小子凌允慶，事隔多年不見，如今長得高大又一身美軍服裝的裝備，顯得英挺威武，不復見當年頑皮模樣。

分別有七年了，各自生活的變化，當年不知世事的兒童，在這長遠隔離時空裡，已分別在各自成長歲月裡，堅守自己的理想，努力奮鬥，開創自己的前途。經歷多方的磨

練，塑造成健壯的衛國軍人，使我驚訝又佩服。

憶兒時同遊玩時，汗流滿面的髒汙容顏，喜愛說笑、調皮的花樣又多，許多男童都愛和他玩在一起，他很愛炫耀他口袋裡裝滿了贏來的彈珠，表示他是最強的勝利者。也會常因與別童話不投機，就互相扭打起來，那時的種種頑皮模樣，全映現於眼前，與面前這樣一位空軍健兒形象大非昔比；今日重逢，不禁令我刮目相看。

◎情誼的深耕

兒時的情感，是一種酵素，重逢後，發揮了它的膨脹作用，促進了感情的增長，歡愉的情緒充滿心胸。別後各自的境遇，有說不完的故事。

上海三年在學期間，所有的週末及放假日，我倆的足跡，踏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及各風景遊覽地。

真誠的關懷，綿綿地軟語，如溫暖的春風，吹拂兩顆單純炙熱的心。相伴日久，終使友情昇華到難分難捨的愛情。

十八、上海學潮

◎上海市學生示威遊行

民國三十七年，國共內戰愈戰愈烈，戰火已蔓延全國，國軍節節敗退。淪於戰區邊緣的地區，人心惶惶終日，不知何去何從？何處是安全地？

也被戰亂衝擊的上海市，卻即時掀起龐大的學潮，向政府示威。

綿延數里長的學生隊伍，遊行示威於各主要街道，高喊著反內戰的口號，在漫長的學生隊伍中，此起彼落接續不斷地吶喊：「我們不要內戰！」響徹上海市的天空。

若見到武裝警察阻擋行進，就有人立即領頭呼喊：「警察好，警察妙；警察警察呱呱叫！」這一串變質的喊叫聲，從隊首傳到隊尾，相互接應，聽在警察耳裡，震軟了他們執槍的手臂，只好投以微笑，無奈的讓大隊通過。因此示威遊行隊伍一路通行無阻，各街道遊行完畢，精疲力盡，就和平落幕，學生解散回家。

◎南京請願

因戰事不安定的上海，數月後，學生又發起罷課示威活動。

大多數學生也不知向政府請願什麼，聽說是要中央增加公費吧？也不知是「誰」下命令，要我們住在市區的醫學院學生，都要搬到江灣五角場的理學院去住！若是不去，多人異口同聲喊叫「妳是頑固份子……」等難以接受的字眼加諸身上，所以只有聽從。

我們住在理學院搬空桌椅的大教室裡打地舖，擠滿一室，很熱鬧又新鮮又好玩，罷課了，每天只有唱歌跳跳舞、聊天來打發不上課的時間，等待全上海各大專院校參加的學生到齊，再整隊伍，開去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

上海吳國楨市長，戴禮帽、握手杖、穿便服，溫文儒雅，輕車簡從的來到江灣同濟大學校本部及工學院，向聚集各校來的大專生，和善地好言相勸；但學生群起鼓譟，堅不接受勸導，有學生來取他的禮帽和手杖，使得誠意來訪的他，受辱而回。

次日，集結去南京請願的學生大隊，浩浩蕩蕩地排著整齊隊伍，還高呼口號向去火車站的大道挺進，欲乘火車前往南京中央政府請願：「停止內戰，增加公費！」

當隊伍走到江灣大道時，看到前方有武裝部隊，呈備戰陣式，步兵隊、砲兵隊、騎在戰馬上的騎兵隊，依行列式的陣式，橫排在大道上，靜候軍令。

這種威武作戰陣容，是為阻擋學生隊伍通行，經軍方向領隊者勸導，未發一槍一彈，

就消解了學生請願的氣燄，撤退解散，各自回校。

我這樣糊里糊塗地參與了不知何故的罷課學潮，也算是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戰亂時代裡，沒有缺席的一段插曲。

上海市處於戰亂的風雨飄搖中，人人惶惶終日，雖然恢復了上課，卻在課餘多了一個集體學跳歌舞的活動。

十九、隨軍撤退

◎內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政府收復了被日軍鐵蹄踐踏過的國土，逃亡在外的人們，歡欣地歸回瘡痍滿目的殘破家園，與離散的家人團聚。這舉國歡慶勝利的日子，僅只享有年餘的安寧，共軍就發動戰爭，在自己的國土上，中國人打中國人，爭奪政權，戰況的慘烈，不亞於對日抗戰。國軍剛收復的江山，未過二年，都已淪陷大半。

內戰的浴血戰場逐漸擴展，全國人民又落入戰爭的苦難中煎熬，在死亡線上掙扎。

家鄉將要淪為戰場的人們，又開始了逃亡潮。

◎ 跟隨軍隊撤退

上海轟轟烈烈的學運退潮後，內戰的烽火仍然不停地燃燒，蔓延全國，上海市已被戰火燒到眉睫之間，人人都預感到上海市的爭奪戰即將發生，極度的恐懼與不安，學校也無法正常上課，只得停課靜觀其變。

駐防在上海市郊大場鄉的空軍部隊，要撤退到臺灣，服役於該隊的男友凌兄，要我隨他一起走，將我以眷屬身份報准可搭乘該軍及軍眷的撤退船。

我未加考慮就匆忙離開學校，登上開往臺灣的艦艇，乘風破浪橫渡臺灣海峽，向臺灣航行。

承載數千人的艦艇，行駛途中，遭遇巨風，海浪滔天，偌大的艦身隨波濤起伏，一高一低上下搖擺搖盪中行駛，艙內睡臥的軍人和老少軍眷，都被搖得頭昏眼花，嘔吐不止，幾乎人手一杯或面盆的嘔吐穢物，腥臭熏天。船外風浪又大，不能走上甲板透透氣，艙內孩童的哭鬧及大人痛哭的呻吟，真令人心碎，也可忙苦了軍醫們累得汗水淋漓地滿艙來回急救。

歷經與惡浪搏鬥的船艦，四天後才抵達臺灣的基隆港。

◎軍眷的臨時住所

我們這一批扶老攜幼的人群中，有半百的長者，有牙牙學語的娃兒，也有哺乳的嬰孩，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少婦。軍方命撤退來臺的軍眷，安頓在新竹市東區樹林頭的軍用基地，暫且住宿在幾個大廠房裡。

每個廠房沿西邊牆打地鋪，由內排列到門口，相對中央空地是公共走道，大夥兒全在軍人大飯廳共餐。

軍眷來自全國各省，語言各異不易溝通；但同是天涯淪落人，能夠集聚一起共渡患難，大夥也就不分你我，彼此關懷照顧，和樂相處，成為沒有芥蒂、相互友愛的朋友。

◎暫居兵營

在這臨時棲息所生活了數天後，又分配到新竹市西區的兵營。這裡原是日軍統治臺灣時的軍隊營房，在兵營的廣場上有前後排列成數行，高於地面約三尺的基臺，每行基石上都建有前後排背壁共用日式木造房屋，又每排用木板分隔成十間，前後排的門外，

均有四尺寬的走廊，每間房門口的基石邊，還有三尺寬的階梯通到地面；每間房內有一整面靠牆的壁櫥，深約三尺，進門處留下約八尺長的空間，用三尺寬八尺長的厚木板分隔為上下兩層。

軍眷四家合住一間，和我同住的三家人都有嬰孩，他們大大小小共同於地板中央打地舖，我和凌兄分住在牆邊厚木板的上下層。這間就是我們四戶合住的家。

每排走廊上有頂簷，簷下靠壁就是各家廚房，吃飯時各種香味噴鼻，流涎不止。想起有一個少婦為讓木炭好起火燃燒，在炭爐下面的木板上，加上一點汽油，等了好久也沒有著火，她低下頭朝爐上察看，霎時，「轟」的一聲火焰帶濃煙衝上了她的臉，滿臉煙黑，像隻貓頭鷹，嚇得大家都以此為警惕，小心生火。

新居雖小又擁擠，總勝過數十家共住的大廠房，這也許有點「五十步笑百步」的自嘲；就因深知是逃難，實為在非常時期要有非常的想法。

軍方能安排數百人的軍眷，有了能暫時安全住所，已是盡力而為，大家都共體時艱，在國難時期沒有抱怨，共同度過苦難日子。

我們四個家因此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相互照應，親如兄弟姐妹。當他們知道我是才離開學校的學生時，對我很尊重，更加愛護我，都稱呼我「陳小姐」，讓孩童喊我「孃

孃」，至今已是祖母級的我，仍然「陳小姐」的改不了口。由這種稱謂語裡，總會喚起「同甘共苦」的淒苦回味。

◎ 返校

四家合住一間房的日子未及一月，忽然收到上海同學來電：「學校已復課，速回！」承蒙空軍大隊部隊批准我的申請，可乘搭空軍去上海的運輸機返校。

回到離開月餘的學校，又像是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已恢復正常上課，僅有少數教授及學生避難他方，我很興奮能回校上課。

上海市街上，也似乎恢復了平靜，還像往日流水般熙來攘往的人群，川流不息於街道，熱鬧如往昔，只是多了些難民、殘兵。

我深深體會到：「對曾失去過的，要更加珍惜！」我在上課聽講及課後的攻讀，極盡全力專心，不讓時間空空流走，把握分分秒秒汲取所學。

雖然學校遭遇到內戰的威脅，在如此不安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能勉強平靜地繼續讀了一學期，不為戰亂而浪費掉這數月的青春時光。尤其對我更覺珍貴。

二十、再次離校困住機場

◎戰亂中的上海市

從臺灣回上海復學，在校上課三個月後，戰事忽然緊急，上海市再一次受到影響，街道上難民越來越多，夾著敗退傷兵。當時流通的金元券價值瞬息萬變，銀行牌告一日數變，金子及銀元擠兌人潮塞滿各銀行。樣樣呈現出戰亂驚慌現象，民心惶恐不安，徬徨崎路不知何去何從？又能何為？

這慘烈內戰不停，及上海緊急慌亂情況，一直拖延至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初，上海市郊響起隆隆炮聲，戰爭已逼近上海，人人恐懼慌亂，扶老攜幼的逃難民眾成群結隊湧至尚未淪陷的城鎮，學校再也無法上課。

我在焦急中，見到了當時奉命守上海江灣機場的凌兄好友藍兄，他協助我向駐防長官申請，批准我以眷屬身分搭乘運輸機來臺。

我急回學校向平日關心我的醫學院院長梁博士拜別，記得是早晨七時左右，院長正在浴室刮鬍子，聽到我要去臺灣，非常高興，立刻洗去臉上肥皂泡，到書房寫了一封轉學介紹信，要我帶交給當時的臺大傅斯年校長，並一再叮囑：「一定要繼續把醫學院讀

到畢業。」梁院長與我同是河南人，平時每見到我，總是關心我的課業，他對我的關懷，令我終身難忘。

◎ 困居上海江灣機場

藍兄帶領我搬進江灣軍用機場，等待飛臺灣的空運機。飛機場裡清一色軍人，由於戰事緊急，運輸機頻繁載運換防的軍隊，無暇運送眷屬，於是暫留機場。並與軍人同住在軍營的大寢室裡，與軍人同在大飯廳用餐。

機場飛機起降頻繁，每個人都顯得嚴肅而緊張，只我一人整天待在寢室裡，除了按時吃飯睡覺外，無所事事也無從得知上海與學校的情況。

藍兄竟於兩日後調臺灣，又託另一好友葉兄照顧我，葉兄也十分細心體貼，介紹我與其他軍中弟兄認識，他們也都能體諒我的處境，盡量讓我方便，使我可以安心在軍營中等回臺灣的飛機。

我在江灣機場，一等就等了半個月。

二十一、根植臺灣

◎飛向臺灣

搭上最後一班自上海撤退的空運機，在機場外圍的高射炮轟擊中，運輸機技術高超的衝出，飛離了我生活三年的上海及接受栽培七年的同濟大學。

我從機窗俯瞰激戰中的大上海，心中祈禱：「別了，上海！別了，母校！但願你們在時代洪流中堅強地挺下去。」

飛機留戀地在上海市上空繞行一圈後，航向臺灣。平穩地進入臺灣海峽上空，我不再擔驚害怕，讓那些驚懼停留在記憶裡吧。我將展開新的生活。

◎鄭家民宅

飛機抵達位於臺灣西海岸邊的新竹軍用機場，早已候在機場等我的凌兄，接領我到機場附近一戶農家——他預先磋商好的鄭姓民宅借住。

鄭家宅院座落在機場周圍農田邊通往市區的道路旁。是標準的中國式庭院建築，對著庭院大門，正中是廳堂，左右兩排數間廂房，與大門口的圍牆銜接，庭院內有一座花

臺，花盆裡種植不同的觀賞植物，古色古香；院門外是一個大曬穀場。

我住右邊廂房中的一間，附有簡單浴廁的客房，很舒適、乾淨又方便。

◎鄭家情誼濃

鄭先生與他的雙親及美麗賢淑的妻子和當時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九歲兒子，同住在這棟偌大的宅院裡。

鄭先生在新竹市郵局服務，善良敦厚、待人親切，很有教養。平日在家不多話，是很威嚴的一家之主。

我與他初次見面閒談後，他憐惜我隻身來臺，尚在讀書的大學生，他除了讓我借住還堅持不收我房租。鄭先生很愛聽大陸上的風土人情及學校的故事。

他曾經說，對於高中畢業後不能讀大學是最氣憤的憾事。他說，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對想讀大學的臺籍學生有很嚴格的限制，除了醫學院，其它院系較難入讀。他為未能達成讀大學的心願，一直耿耿於懷。我猜想這也許是他鬱鬱寡歡的原因之一吧。

鄭太太很和靄，對我十分照顧，每日噓寒問暖外，還耐心教我做炊事與家事。而那九歲可愛男孩，總牽著媽媽的衣角，跟在身旁，仰著稚嫩的笑臉，若看到我倆因溝通不

良，又邊說邊帶表演猜彼此的意思時，就會充當翻譯。他當時才小學三年級，已會說會聽國語，成為我與他媽媽之間溝通的大功臣。

阿公年約七十，雖然很瘦但很硬朗強健，他經常穿著粗藍布農民裝，赤著腳、扛著鋤頭去田裡工作，且以此為樂。每當見到我時，總是一臉憨厚笑容，慈祥地招呼我，使我感受到如父親般的溫馨。

鄭家阿嬤更是可親可愛，她總急著想教會我閩南話，每天找時間拉著我，像教小孩兒般，不厭其煩地教、說帶糾正：「加甬（吃飯）、他冊（讀書）……」這情急老師和笨學生的滑稽畫面，總惹得不苟言笑的阿公呵呵大笑。

住在鄭家，蒙受鄭家全家真誠熱情的照顧，讓我有舒適又甜蜜的家庭生活，他們就像我最親愛家人，使我享有家的溫暖。

◎軍民一家親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與凌兄結婚。他也搬進這溫馨小窩，形成了「軍民一家親」的大家庭。原本寂靜的庭院，變成愉快熱鬧的樂園。

鄰居及孩童常來探望與遊玩，軍中夥伴們也把我們的家當作休閒時的快樂窩，經常

來家中飲茶、聊天，把年輕人的率真、直爽毫不保留地自然發洩，就像在自己家一般的自由自在輕鬆，也享受到有「家」的安樂。

每當這群離鄉背井的年輕軍人來到，歡樂氣氛就會瀰漫全屋、使室內氣氛膨脹鮮活起來；他們像小孩般天真的耍寶、跳舞、唱歌、講笑話等等，那些怪模怪樣的頑皮樣，經常逗得阿公阿嬤張開已掉落大半牙齒的嘴巴，呵呵笑個不停，大家都陶醉在這歡樂的情趣中。

而身體尚健來去自如的阿嬤，總不忘趁機教幾句閩南話，她的活潑生動、表情十足，用心地教這群生龍活虎般的小夥子們，這群年輕軍人也很有興致地好學，更升起了阿嬤的熱誠，尤其當調皮的年輕人故意弄出各種奇形怪狀的嘴形，強調發音的學習樣子，個個使勁鼓著嘴變換唇形，互相觀看，笑不可抑，滿屋樂趣盎然。

善心的阿嬤，認為大家學會了閩南話，就沒有地區隔閡，彼此可以暢其所言。

在鄭家借住這段日子，感受到鄭家人對我們的慈祥與無私的愛，對我恩深義重，使我永難忘懷。

◎水井邊的老師

鄭家宅院及鄰近地區 有自來水的設置，所需飲用及洗濯用水，皆需依賴鄭家宅院右旁的一口水井，大約三尺直徑的水井口，其邊緣築有約二尺半高的水泥磚牆，沿牆周圍鋪設五尺寬的水泥地面，其外緣建有淺水溝，通至鄭家宅院大門外的路旁汙泥大水溝。我一直在團體生活中長大的我，從未有在廚房烹飪的經驗。如今，我需自理烹調。我興沖沖的到井邊洗米。

水井旁很熱鬧，那是眾鄰居洗濯的聚集地。我也提水入鍋，怎麼洗了好多遍，米水仍然混濁？再用力搓揉，依然如此，急得我淚流不止。鄰居們奇怪問我為什麼邊洗米邊哭？我說：「這米總是洗不乾淨。」她們聽了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之後，這些鄰居太太們才知道我對家事一無所知，因此，教我如何洗米。尤其鄭太太常常教我煮飯、炒菜等烹飪的方法。

她們是一群指導我做家事的好老師，是善心又和藹的好鄰居，我和她們相處得很融洽且愉快。

◎逃生的鰲

憶起新婚新家庭的生活，新鮮事層出不窮，也豐富了許多生活上的新經驗。

有一天老公欣喜地買回一隻活鰲，他告訴我，把鰲放在有水的鍋中煮熟就可食了。於是，老公把鰲放在加滿了水的鍋內，蓋上鍋蓋，我打開汽油爐的開關，火焰剛燃起，未及一秒「砰咚」一聲，鰲與鍋一起翻落在地。剎時，鰲竟昂起頭來，迅速爬走！驚嚇得我不知道所措，老公也被驚呆了，回過神來，迅速拿起衣物，把熱醒了的鰲捉住，飛快地把牠丟入院門外的汙泥大溝渠。

鄰居聽到聲響，趕來詢問，徒呼負負，只見數條大漢踏入進黑汙的泥溝中尋找，摸索了很長一段的泥溝，終無所獲，那隻從死神手中脫逃的鰲已無影無蹤地逃之夭夭了。

◎飼養小鵝

悶熱的夏日黃昏，悠悠然的我正坐在院內乘涼，有一對淺黃色絨毛雛鵝，搖搖擺擺地走上我赤腳的足背臥睡，柔柔溫熱的感覺，好可愛的小東西，我不敢動腳，怕驚醒嚇跑了牠們。突然間我泛起了養鵝的念頭。

自住進鄭家後，兩個月來無所事事，無聊且落寞。次日，央人幫我買了一對雛鵝，

我就全心全意飼養鵝來。牠們成長地快速，令我驚喜又快樂，也成為我寂寥中的寄託。

三個月後，小鵝長成為成鵝，全身雪白，那扁長的嘴喙及腿足呈橘黃色，細細長長的脖子，靈活地帶領著小頭，上、下、左、右、前、後自由伸縮彎轉，長長地嘴巴呱呱叫起來，嘹亮震耳，走起路來，慢條斯理踱方步，那船樣的肥大身軀，張開兩旁扇樣寬大的翅膀，跑得快如飛。牠們悠游在池塘裡，雪白的羽毛，始終白淨可愛。

由於飼養鵝隻愉快的體驗，給我一個信念：「凡事有了決心，有目標，確實按照計劃實踐，心想事成，一定會成功。」

二十三、轉學夢碎

◎首次轉學——愚昧的等待

在鄭家安定住下後，得知先到臺北的同班好友熙的消息，我立刻趕去臺北，邀熙一同去拜見臺大傅斯年校長，呈交同濟大學醫院梁院長寫的介紹信，傅校長閱後很慈祥地告訴我：「現今逃來臺灣的學生太多，教育部頒令，須經轉學考試，才能插班註冊入學。」要我放心，好好準備考試。我就先回新竹，靜靜等待暑假的轉學考試日期。

等到八月底尚無消息，寫信問熙，沒想到她回說，信早已寄出。原來，收信地址她寫錯了，誤將「新竹北區」，寫成「竹北」，因此我沒能得知報考日期，而誤了考試。

我深痛焦急得立刻趕到臺北，再去拜見傅校長。他看見我就說：「妳怎麼沒有來報考呢？」他的關心，讓我好像見了親人一樣，熱淚狂流，向他泣訴未得知報考日期的緣由，他雖然也大表惋惜，但也只能勸我：「明年再考吧！」

辭別校長後，我又回新竹，要苦等一年啊！

◎二次轉學——粗心大意

次年，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我得知報考消息時，已是報名的最後一天。我馬上由新竹趕去臺北，至下午才到了臺大報名，必須繳交同式的兩張照片，隨即又趕到照相館補照，等匆忙報好名，天色已晚，也未詳看報名簡章說明，就回新竹。

待考試前半月，到臺北和熙一起去告訴傅校長，我們倆都報了名，他很欣慰又非常關心我們，他令秘書開車送我倆到臺大女生宿舍讓我倆暫住半個月，好專心在學校溫習功課，以應考試。

我深深感激傅校長，如此細心地善待後生晚輩，讓我見識到他能隨時隨地為人設想

的寬大胸懷。我敬佩他的偉大。

唯有時刻手不離書的埋頭苦讀，來回報傅校長的善意與希望。考試當天，先考國文，第二節是外文，給我倆的試卷是英文試卷，我起立問說：「我是考德文的呀？」監考老師解說，報名時須先填寫德文，才能有德文試卷，沒有註明，全以考英文為主。我無言以對，深自痛悔又羞愧的眼淚，簌簌地湧流在英文試卷上，幾至失聲痛哭，急急交出試卷走出試場去見校長，他很惋惜，雖覺我太粗心大意、又迷糊，也不便太多責備，再次溫和地鼓勵我說：「不要灰心，記取教訓，妳還年輕，明年再考也不遲。」

我處事太馬虎，不加思考及細心，失去求學的機會，又辜負了好心的校長，這深沉痛苦的內疚，啃蝕著我的心，日日月月都在悔恨中渡過。

◎三次轉學——求學的失敗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傅斯年校長驟然逝世的新聞，震撼得我像失了父母的孤兒，我禁不住地痛哭起來，他像父親般地給我照顧、給我安慰、給我鼓勵，是我復學最大的精神依靠啊！

次年的七月，臺大招考轉學生，我準備萬全地報了名，又順利通過「初試」，而且

是由應考的五十六位醫學院轉學生中，僅只錄取了八位中的一位。

接獲初試錄取的通知，滿懷信心興奮地，趕去臺大參與複試。考試後，我開心地踏著輕快地步伐回新竹等候佳音，那是已經失學兩年後，又能重獲再有求學讀書的等待呀！

九月，學校都要開學了，錄取通知書，卻像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同學轉來消息，臺大醫學院轉學插班生，經初試考取的八名中，複試只錄取了兩名。我名落孫山！

這求學的失望，椎心的悲傷，已不能再向那很關心我的、竟已於這考試前半驟然逝世的傅校長哭訴！這是命運嗎？

◎第四次轉學——錯誤的決定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臺大醫學院不招收插班生了，教育部頒布，來臺失學的醫學院學生，可報考國防醫學院插班生就讀。

我已輟學三年，要繼續讀書的夢想，似乎成了泡影，對已結婚的我，剛懷孕六個月餘，得此可復學的好消息，熱血沸騰，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趕到國防醫學院報名。

但填好報名單，完成報名手續後，坐在室內觀看環境，來來去去的盡是清一色穿軍服的男生，我低頭撫摸著大腹便便的肚子，羞澀之心，竟淹沒了求學之志，古舊思維的

我就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退出報名，黯然踱出想望讀書的學校大門。

◎第五次轉學——時機不巧無奈放棄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九日，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忽然收到教育部的公函，通知：「即日去國防醫學院，報考插班生！」我十分驚訝，插班轉學考試，不是都在暑期七月嗎？上天啊！再過六天，就是我第二個孩子的預產期呀！難道我真沒有再求學的命嗎？

想繼續讀書慾望的熱潮，雖仍然不減；但再堅強如鐵的意志、及再偌大的勇氣，也不敢於此時冒險，長途跋涉去臺北報考啊！

時機的不巧，唉！命運的拖弄！我只有放棄第五次轉學機會了！

◎第六次轉學——求學絕望

雖然失去了五次求學機會，我復學的意志仍堅如磐石，即使已是兩個孩子的熟齡媽媽，依舊熱切期望，完成醫學院的學業，實現濟世救人的理想。

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指令失學的醫學院學生，轉學插班報名的消息傳來，我決心摒棄一切障礙，任何事故都不能阻擋，我繼續求學、完成學業的宏願；精神煥發地奔去

臺北報名。

但是，沒想到晴天霹靂，心中燃燒著熊熊火焰，被無情的禁令澆熄，而且永遠不得復甦！教育部居然規定：「通知兩次都未去報考，失去轉學的資格。」

這殘酷打擊，使我永遠陷在失學深淵的苦痛煎熬中。這六次轉學的絕望，讓我徹底失學了！

轉學夢碎，失學之痛，痛徹心扉。如今已過了半世紀，回憶起這段轉學往事，依舊絞痛如昔。

為因立志學醫，刻苦用功讀書、歷經千辛萬苦，才進入的醫學院，卻因國內戰爭，被迫離校逃難，半途輟學，而墜入失學的深淵。

而今轉學挫折不斷，失學的劇痛撕裂著熱望的心；那年輕光彩、洋溢著活潑、明快青春旋律的日子，全都消失在等待轉學的幻境裡！年年做著轉學重讀的夢，次次的轉學失望，終於轉學夢碎。

二十四、空軍眷村

◎竹造眷村

新竹市西區三廠的廣大草坪上，新建了數十棟竹造房屋，分配給空軍第八大隊無眷舍的帶眷軍人居住，為竹造眷舍的空軍眷村。

這克難眷村是由數十位軍人，自願義務在有建造竹房經驗的技師帶領指導下，不到一年功夫完工的克難眷村。

用竹子建造的房屋，從屋頂及四周牆壁，皆用大型竹桿剖成兩半，削去竹內橫結，兩內面互相扣合，一正一反的排列連結成竹屋屋頂及牆壁的外層，中層用泥摻加稻草填平其凹凸面，如同牆壁之肌肉層，內層（室內）塗以白粉。竹屋表層有遮風避雨的功能，雨水絕不敢停滯，即刻順長溝流走。

每棟竹屋內部，用磚牆分隔為前後兩排，每排又隔成八個間格，完成了每棟有左、右、前、後共用的十六個房間。房間的外牆上有一門一窗，門前方約三公尺處，各建有完全以竹子建造不擋風可避雨的廚房，房內體積約高九尺、長七尺、寬四尺，留有一窗及可供進出的門。

每兩棟（前後四排）共有一間男女分開的竹屋廁所，及一個自來水公用約五尺深長方型的大蓄水池，水池露出地面，上築有高二尺、長八尺、寬五尺的水泥磚牆，上覆有鐵板蓋以維護清潔；水池四周鋪有三尺寬的水泥地面，是前後四排兩棟住戶取用水洗濯什物的集散地。

◎ 遷住眷村

民國四十年冬月，竹屋建造完工，我們拜辭了鄭先生家人，離別了鄭家宅院，遷住於竹屋中的一間，編為眷村的一戶。

每戶門前都有空曠草地，各自用竹籬圍成私人院落，可傲稱為有獨門獨院的竹子房眷村。

我家位在眷村外緣兩排中的一間，門前空地較大，我將竹籬內園地，闢為花園，種植了各季花卉，平時除讀書外，種花消磨時光。每當我佇立於園中欣賞，就會陶醉於這些姍紫嫣紅、花開花落的景致中，悠然忘我，怡情悅性的意境，自遣情懷。

冬去春來，夏別秋返，年復一年，八個新春的年輕歲月，都流逝在這竹房眷村裡。

◎ 眷村寫實

落戶於竹房眷村的軍人，皆係同屬空軍第八大隊，軍眷也因緣聚會，相交相識，像一個大家庭。

我家院門前大路旁的蓄水池周圍，從早到晚來此取水及洗濯衣物的人們，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來自於不同省籍，語言各異的軍眷，會聚於池邊，各自用鄉語交互學習，笑話百出，這水池邊是個充滿歡樂氣氛的聚會所，久而久之也自然形成眷村各路消息傳播總站。

我家隔壁的張太太，是一位最優秀的播報員，她短小精悍，做事俐落，剪短的髮型很有精神，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人非常專注，薄薄的嘴唇話多不累；幾乎全村的人她都認識，眷村裡裡外外大小瑣事，在她的新聞資料裡，都點滴不漏，實在令人佩服她到處採訪的精神，尤饒興味的是每件事發生的彌細始末，她都可以說得口沫橫飛，興致勃勃，興會淋漓。

她因見識廣，閱歷多，可加強她能說善道的本領；我是何其有幸，能夠近水樓臺先得月，因為住在她的隔壁，任何消息我總是首先得知。

有一個沒有月亮的夏晚，我聽到院外不遠處，人聲鼎沸，好像有人在爭吵打架；次

晨張太太得意洋洋地向我述說：「昨晚我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情，看到我最討厭的劉太太正在與廖太太打架，趁天黑不容易辨認，眾多勸架人拉扯之時，我就裝作拉架人走近劉太太，狠狠地捶打了她幾拳，洩了心頭之恨，當劉太太大喊著：『是誰在打我？』我就抽回拳頭，偷笑著鑽入黑壓壓的人群裡。」她邊笑邊說又生動地表演給我看，我哪敢勸導她的不是，只能附和著微笑，以免掃去她樂極的興致。

◎ 眷村摯友

冰肌玉骨的林太太，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少婦，與我住同一排，她是一位非常知禮、溫柔又愛助人的年輕女孩。她遇見鄰居，總是有禮貌地給予微笑打招呼，遇到調皮、行為不檢的孩童，她總是和善親切的教導，看到骯髒的幼童，在我門前水池旁幫他洗乾淨後，牽他回家。她的行為舉止，很使我敬愛與欽佩，我倆相識後，相談甚歡，志趣相投，友情增濃，她是我遷住眷村後一位很談得來的真誠摯友。

她是位意志堅強的人，當她讀初中將要畢業時，認識一位英俊帥氣的空軍軍人，純真少女初戀情懷，對他迷戀癡狂。但她出身新竹閩南望族，家人對於她所愛的這位底細不明的外省軍人，不同意他們交往，雖受著家人強烈的反對與阻擋，與他暗暗戀愛了數

個寒暑隔離歲月，及至長大成標梅之年後，不惜與家庭決裂、斷絕關係，在婦聯會的調解下，終於締結為一對令人稱羨的鴛鴦；這俊男美女新婚後不久，也住進克難眷村，與我為鄰。

她雖然是富家小姐出身，卻能安貧樂道。她品德優良，和軍眷一樣能吃苦耐勞，學習力又強，她還有位婆婆，她待婆至孝，不多言，對鄰居總是笑臉相迎，頗受鄰舍們的喜愛，與其他鄰居和睦相處，很得人緣。

我與近鄰的她聲氣相投，彼此尊重，互信互愛，是君子之交的知心好友。

◎與鄰友共伙

搬住眷村的第六年，有部分軍人要到南部受訓兩年，留下太太單挑家務事。

山東籍的楊太太住我家後排的邊間，每晨把搪盜痰盂內便溺的汙物，去公共廁所傾倒後，順便在我門前大蓄水池旁清洗完，就將它置放於我家院籬門旁，來和我聊天，習以為常。

每次她來時，皆是我三個孩子正在早餐，禮當請一同便飯，邊吃邊聊天，非常歡樂。一天，她提議她母女倆人來我家搭伙。她說：「反正你每日必煮三餐，多兩人只是

多加一些食材而已，也不會太麻煩。」我礙於她一再嬉皮笑臉、邊抱邊哄親暱的撒嬌，不得不答允。也許是一件助人的事吧，我總是當做在幫助她，解決炊事的煩惱。

每日三餐食材的籌備與燒煮，及五人餐後的清理，全由我一人負責，三個月後，我忙累得實在撐不下去了，但我還是隱忍著免傷友情。

隔壁張太太早已明眼洞悉我的痛苦，十分不屑她的作風，口傳耳語，吹進楊太太的耳中，她也看到我每日為三餐忙碌辛苦的情況，驚覺不能再依賴下去，才開口說不能再來共伙；這句話我已等了好長的時日，終於脫下了重擔，也免再苦熬下去，雖好開心，但不能喜形於色。就這樣我們仍然維持著良好的鄰居友誼。

二十五、飼養家禽

眷村裡有來自不同籍貫的軍眷，除了語言、風俗習慣各異外，也有多種專長的人才。自童年就在團體生活的我，對處理家務事，是十分無知的新鮮人，住進這人才濟濟的眷村裡，真是如魚得水，快樂活躍地悠遊於這豐富多彩的學習環境中。

鄰舍們都有飼養不同的家禽，既能給家人補充營養，又可添加家庭經濟的效益。

◎ 飼養北京鴨

想起我住在鄭家宅院時，有飼養鵝隻的經驗，就去買兩隻北京鴨，心想與鵝應屬同類，飼養方法我可是駕輕就熟的。

三個月後，就把也是淺黃色絨毛的小鴨，餵養成像船形的肥大身體；牠的頸及腿比鵝的頸、腿短小，全身雪白羽毛，也配著橘黃色的扁長嘴及短短的腿，寬大有蹼的腳，頭頂著肥大的紅色肉冠，非常耀眼美麗。牠們在我的花園裡休憩、玩耍，花朵上有彩色蝴蝶飛舞，使得這繽紛的花園更加生趣與美觀。

經我細心飼養的小鴨生長為成鴨後，每日清晨花園裡都散放了兩個大又白的鴨蛋，從不間歇，於是撿拾鴨蛋，是我天天旭日東升之前的第一件事。

鴨蛋是我家蛋白質營養品的供應者，日積月累數目過多，鄰居們都爭買去，吃不完多餘的蛋換成錢，對家庭經濟不無小補，這代價是給辛勞的我雙重的回饋。

◎ 飼養來亨雞

聽眾人說，來亨洋雞也是每日一個蛋的生產量。

我也就學著買來十八個來亨雞蛋，及一隻肥大會孵卵的土老母雞作為代母，十八個

蛋放在老母雞暖烘烘的腹下，牠似乎很得意，就安臥在放蛋的雞窩裡，享受孵小雞的樂趣；牠每天除了出窩二、三次覓食喝水外，日夜都安靜地坐臥在蛋上閉目養神。

經二十天後，小雞個個爭先恐後破殼而出，老母雞張開翅膀，擁抱護佑著這一堆像絨毛球樣的雛雞，當小雞兒「吱、吱」的叫不停時，牠就帶領小雞離窩、遊樂與教啄食。

我看到窩裡尚有一未破殼的蛋，迅即把它用軟布包好，放在我胸前衣內代母雞暖孵，免得蛋內的胎雞受寒，等母雞回窩時，再又放於牠腹下，如此細心照顧兩天後，這隻小雞啄破蛋殼。啊！十八個蛋變成十八隻小雞，我得意這完滿的成果。

土母雞帶領的十八隻小洋雞，迅速成長為純白的來亨雞群，我用細長竹桿搭造一個長方形高四尺、長五尺、寬三尺上覆以蓋的大雞籠，下面用竹桿以半寸間格排成的底板，座落在花園中的一角，做為雞群的生活園地，雞籠架高一尺的下面，便於清掃穢物。

白鰓鰓的成雞中，有著大摺疊的鮮紅色雞冠，又高又壯的是公雞，共有七隻，後被來到村裡的雞販收購去，而剩下的十一隻來亨母雞，一天一個蛋，從不間歇，蛋數的累積，讓我打從心底快樂，它不僅是提供我全家人的營養，也直接幫助了家庭的經濟。

飼養來亨雞帶給我辛勞的報酬率很可觀，但不及一年，雞蛋的生產量逐漸減少，我只得逐隻淘汰，進入肚腹，這也是牠們的剩餘價值。

◎飼養洋雞、洛島紅及澳洲黑種雞

眷村裡聰明能幹的人多多，能想出各種克服困難的方法。當時，飼養洋雞盛行；據說名為「洛島紅、澳洲黑」的洋雞，生長快速，三、四個月就長得又肥又壯，重量每隻可達四、五斤，鄰居們就風起雲湧地飼養起洋雞來，以補助家庭財務。

我家現有靜空了的大雞籠，也隨俗購買了這兩種洋雞，共有十多隻來飼養。四個月後，我的大雞籠，被養大後的雞隻擠滿，深咖啡色的「洛島紅」及黑亮發光的「澳洲黑」，在籠中擠來擠去，兩種色彩也映來影去，實令人驚豔。

每日清晨報時的高大公雞，「喔、喔」啼叫聲，此起彼落響徹全村，喚起村民養成聞雞啼早起工作的習慣，村民們都很勤儉務實。

當然，飼養牠們豐富了菜餚，營養了身體，充實了家庭經濟；也證實了刻苦耐勞、有恆心、有毅力，就能達到願望的成功。

◎飼養火雞

民國四十九年秋，先生受訓結業，調職臺中，我隨夫搬遷至臺中水湳機場旁新建的眷村。

雖是新建，兩戶之間的牆壁是採用稻草加竹籬的材質，戶與戶之間還可透過牆壁上的漏空相互通訊息，隔壁人家的作息均可相聞，每戶有一間臥室一個客廳一間廚房，兩戶之中共用一個院落，村子中間建有一個分間有門、男女分開的大公共廁所，每戶有自來水。

這個只有五十戶的小眷村，每一家客廳大門就面對著空軍機場的圍牆，後門隔著一條寬水溝與農家稻田相望。

我遷入這名叫「復華新村」的眷村後，首先將後門水溝的雜草清除，發現這水溝平日水流極少，因此用磚塊在水溝中央疊排出二尺寬的流水溝道，成為兩邊各有一公尺寬的平原，爽潔美觀。左右鄰居很讚賞，都也照樣改造了髒亂的後院。

朋友送了我兩隻剛孵出的小火雞，我又學會了火雞飼養法。火雞怕蚊咬，我做了一個蚊帳，罩在雞籠上。飼料用豆腐、蛋黃及蔥葉混拌餵食。牠們成長快速，三個月就長到七斤多、有特別細長的頸和腿，大紅多重皺褶的雞冠比頭耀眼。

牠們在水溝的兩岸活動，踱著極慢的步伐，不時會「咕、咕、咕」的高聲大叫，聲浪遠播。

當時是民國五十年，沒有冰箱，我宰殺了七斤重的大火雞，無法儲存，火雞肉厚又

多，我分請左鄰右舍共嚐火雞滋味，同樂樂，也增厚了同村的情誼。

有了飼養火雞的成功經驗，又激起再養火雞的衝動意念。去買了七隻小火雞，依經驗用貴族方式飼養，牠們也快速的成長，七隻高大的火雞，每天在水溝兩岸的平地上踱步、遊樂。有一天，我忽然聽到火雞全體的急叫聲，急忙跑近去看，兩隻田鼠正咬著已倒在地上火雞的腿，往稻田裡拖拉。

我這才發現，火雞似乎少了一隻，就趕到快成熟的稻田裡查看，赫然發現有一隻火雞殘骸。

此時正逢聖誕節前一週，我洞察到稻田的秘密及田鼠的行為後，正好有來村裡收購火雞的雞販，就將剩下的火雞賣掉四隻，留下一隻與鄰居家共享了一頓聖誕火雞大餐。

二十六、輔導教育

我這一生雖然沒有完成做醫師的志願，也做了數年的老師，不過我雖非國家教師檢定合格的老師，在那個尋求安定、白手起家的年代裡，也是桃李不少。

自稱為教師的我，是在正規學校教育外，從事輔助教育的工作，以幫助學生學習。

◎ 親職教育——從零歲開始

民國四十一年，當我懷孕時，閱讀了《零歲教育》這本書，我學到了一些專家的理論：「幼兒在三歲以前的腦細胞，是吸取各方面知識最旺盛的發育期，對培育與教養是很重要的訓練時機。」

因此，第一個女兒出生後，就用這個方法來試驗。

不論嬰兒醒時、吃奶或玩玩具，我隨時播放著輕柔溫雅有節奏的輕音樂。每晚睡覺前，講故事伴她入眠。一歲多時，隨女兒的興趣及新鮮感教她認方塊字，當她三歲時已能自己看童話書了。五歲讀幼稚園時，提早考上了新竹師範附小一年級；在大女兒三年級時，她已將學校圖書館的幼兒童話書看完大半。隨後因遷居臺中，轉學至臺中女師附小，每學期都是滿分的數學成績，非常亮麗。初中考入第一志願的臺中女中，因成績優異而獲直升中女高中部。畢業後進入臺大醫學院時，還收到高中畢業時的獎學金。

以後次第出生的四個女兒，我皆依循這零歲教育法來教導，因而每位孩子的智慧啟蒙，都有很好的開始。

二十多年後，我繼續依相同的方式來教導孫輩，長大後也都是學校的資優生。因此，我確認從零歲開始教育，是奠定一個人智庫的基礎，因為嬰幼兒的腦細胞，是栽植智慧

的根苗，有顯著的啟發效益。

◎ 私立文會補習班

民國五十一年時，認識一位開設補習班的班主任，他請我去他開設的「私立文會補習班」擔任代、數學的教師。當時補習班的學生，學經歷參差不一，有高中落榜者、有初中在校生等，他們的目的都期待加強數學。

其中有一位初中在校生最令我感動，輕聲要求我：「老師，妳可不可以早來十分鐘教我，因為我頭腦卡笨。」我感於他虛心求學的誠懇，就每次提早十分鐘為他個別指導。

在補習班教代、數學，學生及劉主任給我的嘉許，是我開心的回憶。

◎ 自設數學補習班

當時交通極為不便，我每天要趕搭公車往返補習班，耗在等公車的時間太多，下課後回到家往往已過十一點，在文會補習班教了一年後，考慮再三，辭去了教職，在家安心教導自己的女兒功課。

後來，一位眷村同鄉請我幫忙指導他唸初中的兒子代數，我指導他的次晚，家門口

突然聚集了十多位同齡的眷村初中生，要求我幫他們一起補習代數。經過家長們的請託，我在家中小客廳裡，掛起了一張中型黑板，十幾位學生擠在三張書桌前，開始了我擁擠的代數補習班生活。

上課兩週後，陸續要求加入的學生越來越多，只好在眷村旁覓得一間小屋，充做教室，正式開啟代數補習班。

眷村的孩子精明又調皮，記得一位高中落第的學生，第一天來上課，就先考我一題代數方程式，我在黑板上一步一階的寫明算式，並詳加解說後，他居然豎起大拇指誇讚說：「很棒嘛！」從此，他就對我心服，還另外帶來幾位同學進入補習班。

在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以前，尚未實施國民九年義務教育，初、高中都必須經考試入學。於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也會要求補習數學。因此，我將補習班分為兩班，星期一、三、五小學數學班，星期二、四、六初中代數班，使眷村想繼續讀書的子弟，有課外補習的機會。故而，我意外的對於眷村子弟求學奉獻了一己之力，讓子弟們有一些機會考取好的學校，也是我與家長們共同的期望。

這間簡陋的、沒有名字的補習班，讚揚的聲譽卻傳遍水湳機場周圍的眷村。

◎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班

民國五十三年，考取了臺中空軍第二供應區部軍僱人員，工作期間，臺中水滴空軍機場設置了「隨營補習教育班」兩班，一為高中班，專為服役而未在學的高中程度青年軍人而設，以高中各主科目課程為主，以便退役後可報考大學繼續學業。另一為初中班，則是為空軍機械學校士官班服役學生而設，課程以初中的國文、英文、理化及博物等科目。

高中班以臺中區各空軍部隊服役的空軍軍人為招收對象。來報名上課的軍人很多，皆為想繼續學業的青年。

也許是我的學經歷，長官令我教導初中班的博物學及高中班的生物學。

開始上課時，看到大教室內坐滿了精神抖擻又雄健的空軍軍人，我真夠緊張，但我極力鎮定，盡心把課文詳解。並使枯燥無味的生物學，例如將單細胞生物構造、組織及其種種運籌的生命現象，如何巧妙的演化到多細胞生物體的歷程，用假擬人物有趣的通俗故事，引起學生們的好奇，使學生對生物學產生了興趣。

他們凝神諦聽我的講課，課堂上鴉雀無聲，這種專一的景象融解了我的膽怯，漸漸我就輕鬆自然地講課了。

讓課文故事化的演繹下去，引起興趣，希望活化了課文，能帶給他們深切的瞭解又能增強記憶。

十五分鐘的下課休息時間，一批學生擁到講臺周圍，像一群大孩子般爭取提問，我感受到我的講課，有挑起共鳴的效應，也會有些生活上問題，像閒話家常似的熟稔。上課日子久了，下課的空檔，我們像熟諳的朋友聚會聊天，這十五分鐘的感情，就這樣建立了我和這些年輕軍人互信的橋樑及濃濃的友誼。以致他們退伍後，有機會來臺中時，順便也會到家中拜訪我這位擔任過他們隨營補習班的教官。

◎家庭教師

忙碌地生活了三年，白天上班、晚上補習班上課，家中又有五個孩子要照顧的日子。我的一位六年級補習學生家長——他是家私立醫院的院長，與我商議，請我白天在他醫院藥房工作，晚上另請我當他三個孩子的家教老師。

我一直未忘懷我的醫師夢，如今我可在醫院藥房工作，並且給我較軍僱員高的薪資，便應允了他的邀約。遂結束了補習班，也辭去了軍僱職，改行成為藥劑生及家教師兩份工作生涯。

家教實際是很艱巨的重責任務，要學生課業成績優良，也須注意學生的行為及習慣，若學生成績未達水準，我這個家教老師也會覺得不好意思。以上我所經的各式輔助教導的教育工作，總感覺零歲教育最優，是啟發智慧的基礎。

後記

夕陽的晚霞，光彩輝煌，令人陶醉，使我醒悟，暮年的我，如能讓老年的晚暮時光，也能放射出光采的晚霞，我又決定了一個嶄新的開始，隨即向著新目標前進。

現已九十二歲的我，再拿起這本回憶錄，再經歷一遍成長事跡：有困苦、有努力、有奮鬥、讓我再次振奮起精神，我還健康，而且我對各種學習用心不懈怠，有堅強的毅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又感受到漸漸增強的記憶力，丟棄那鬱鬱不樂的暮景心情。我深信，堅定不休地專心努力學習，終會尋求到晚霞的光輝，讓光芒呈現出來。

評審評語

九十二歲的老人，參加寫作班的研習，以小時以迄壯年的生涯為背景，敘述大時代下一個小人物的自我追尋和成長。從〈二、嬰兒的奇蹟〉開始，我讀到一個驚心的開始，一路精彩艱苦的人生歲月，每一個階段都有迷人的故事。作者一直未忘懷醫師的大夢，最終雖未達成，但這一勵志特別教人感動。（劉克襄）

得獎感言

得知我寫的〈晚霞〉文章得獎，使我歡欣又興奮！我一直想把我一生所經歷的重要事跡記錄下來，因為我的經歷是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成長，我想寫下來，我克服苦難、奮鬥的過程，希望能鼓勵年輕人不畏艱難、勇往直前，只要立定正確志向，終會「有志者事竟成」。

得了獎，也給我萬分鼓勵，我會更努力於寫作，我雖然老了，已經九十二歲，但心志雄大仍不停地想寫下去，寫我的回憶、寫有趣的事。這是我的夢想！

陳淑珍

我喜歡家政與烹飪；目前已過著退休生活，雖然現在遭遇人生小小的不如意，但我相信我仍會快樂地過每一天，再次非常謝謝老師們的鼓勵！



有鬼

在天色微亮的紛鬧早市，仰頭一呼吸，還能嗅到空氣中瀰漫著露水未乾的土腥氣，我一步一踱地踏足在市場攤位之間那不足回旋的走道上，看著婆婆媽媽們各個拎著菜籃，七嘴八張地論起今日的菜價，丈夫罹病後我話也隨之變少，常常買完菜後旋即返家構思午、晚餐的菜色；只是，每當販售佛像的阿喜瞧見我，都會喚我前去的攤位坐坐，偶爾阿喜還會送我幾付觀音玉珮，即使我要掏錢出來購買，她總會伸出手阻擋搖搖頭對我說：「就當是結緣吧！」

今天，阿喜又送了條項鍊給我，那是一條用紅繩綁起的觀音玉珮，觀音菩薩莊嚴肅穆、道貌凜然，我伸手將玉珮握於掌心，一股安然之氣透過雙手，流向心裡，我頓時寧了神、腦海中卻不禁想起丈夫罹患帕金森氏症後的日子；那大概是三年前小女兒出嫁後

不久，丈夫不時出現四肢顫抖與動作遲緩、不協調……等症狀，經診斷後確認為初期的帕金森氏症，原以為只要按醫生指示服藥，就能控制病情，沒料到服藥數月後，丈夫精神開始出現異常，言語功能逐漸喪失，我與兒女們才驚覺事態的嚴重。此刻的我就像是個划著獨木舟的漂流者，原以為歷經無數的狂風大浪、拉拔兒女長大後，就能抵達安享晚年的蓬萊仙島，孰不知在抵岸前，天空頓時颳起了強風，我都還來不及聽到自己無措的呼叫聲，一道高聳的海嘯，早已朝我席捲而來……

四十年來一帆風順的婚姻遭丈夫的病痛打亂了陣腳，我原本是位活躍在各大百貨公司縫紉機專櫃的家政老師，為了丈夫，我毅然辭去我最愛的裁縫教學工作，專心在家照料丈夫的生活起居。三年以來，丈夫腦細胞快速退化更併發憂鬱與恐慌症，發病時，他都會自顧自地轉頭向後，並以左拳擊起自己右側的肩胛骨，雙腳隨著頭轉的節奏不停地自轉，帕金森氏症已奪去丈夫自由的行動能力，我害怕他更就此失智，因此有段時間，我都帶著丈夫從亞東、國泰、馬偕甚至不惜南下中國醫藥學院，每日焦頭爛額地掛遍人們口中「名醫」的門診，好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有如木蘭詩裡的花木蘭，為了尋找醫治丈夫的解藥，馬不停蹄地從「東市買駿馬」，一路奔走到「北市買長鞭」。

某夜臨睡前，我提醒丈夫記得該吃藥時，他卻再次逕自地捶著自己的肩胛骨，我深

怕他一不小心受了傷，只能以雙手拉住丈夫，一向不善言語的他卻開口大罵了一連串三字經：等不堪入耳的髒話，我再也控制不了情緒，這幾年來徬徨失措的無助感瞬間爆發，我一逕地跌坐在地板上啜泣開來，丈夫卻仍舉著不協調的手捶著自己的背，我哭了好久後，丈夫才開口說起，這些日子以來，一直有「鬼」在他身後面搔著他；我回過神來，無奈地擦乾眼淚、四處張望，企圖釐清丈夫口中的鬼究竟在哪，眼見四面白牆的屋內空無一人，我隨即拉著丈夫走到鏡子前，告訴他：「看看鏡子，什麼東西都沒有啊！」丈夫在鏡子前端詳許久，才不發一語地將藥吞下。

就當作是丈夫罹病時老天順便開了他的天眼吧，於是隔日我上市場時，就在阿喜的攤位買了串佛珠給丈夫配戴。說也奇怪，爾後的日子裡，丈夫起床後都固定會呆坐在沙發上，端著遙控器、盯著螢幕裡的新聞頻道猛瞧，一幕幕社會事件、現場報導映在他那失焦的雙瞳裡，猶如電視機裡SNG連線記者的話語那般空洞，但至少佛珠鎮住了那個「鬼」，我欣喜丈夫不再傷害自己，因此每個月我都會固定到阿喜的攤位上購買新的佛像放置在家中與丈夫房間的各個角落。

今日買菜回家後，我順勢將阿喜送我的觀音玉珮掛在丈夫的脖子上，丈夫似乎頗有佛緣，他告訴我自從有了佛像後，那些髒東西已經不敢接近他了，儘管在外的兒女們都

堅持父親患有嚴重的幻想症，勸我早日將他送至安養院，但丈夫罹病後早與社會脫節了數載，安養院猶如一個小型社會，要他融入，談何容易？

和丈夫在家的日子，好似又回到三十多年前老大剛出生時的時光，每日買完菜後，倘若無須回診，我就會陪著丈夫看著電視，午飯做好後，我還得將食物切成剛好入口的大小，以利他吞食；午睡後，又得陪著他到公園散步，直到用完晚膳，還得忙著洗衣整理家務，每天在這二十多坪大的老公寓裡上演著一樣的戲碼，索性丈夫習慣早睡，通常晚間九點後，我就有自己的時間能夠上網，與從前學員或同事在臉書彼此鼓勵、打氣，這僅有的抒發管道，讓我搖身成為「老宅女」，好多時候，我都會用通訊軟體與友人聊到午夜。

只是今個兒午夜似乎無法讓人寧神，當我準備關燈就寢時，一陣劇烈的玻璃碎裂聲，「碰」的一響把我驚醒，我急忙地扯開身上的棉被起身前去丈夫的睡房，才一打開房門與電燈開關後，已瞧見石英地板上弄得滿地都是玻璃碎片；午夜剛過，我無奈地拿出掃帚，收拾起眼前的殘局，而一旁側坐在床緣的丈夫又將頭扭轉向後，又開始以左拳擊起自己右側的肩胛骨。待我用舊報紙將玻璃碎屑層層包裹後，丈夫終於開口，他說鬼又回來在窗外盯著他看了，他只是想拿起床頭的菩薩像鎮住鬼，卻一個不穩把玻璃佛像摔得稀巴爛。

我陪著丈夫坐在床邊，視線望出窗外卻見不著任何妖魔鬼怪，在幽暗的夜空裡只剩皎潔的明月獨領風騷，我的心情亦慢慢地鬆懈；突然，我向鋁窗下方，一團黑影盤據窗緣，走近一看，原來是麻雀在丈夫的窗臺築起了巢，我邀丈夫起身一同觀看巢內的雀鳥，丈夫就像個齒輪忘記上油的機器人，踩著蹣跚的顛簸步伐前來，我告訴他，這裡住著兩隻可愛的小鳥，怎麼會有鬼呢？丈夫嗯的一聲，隨即轉身回到床邊，翻起棉被再度就寢，看著蒼顏白髮的他，我的淚水卻潸潸地自眼角滑下。由於生活習慣差異，我與丈夫已分房近十年，但今夜，我卻只想靜靜地待在他身旁，守護著他；人總說，夫妻本是同林鳥。我卻想：「倘若哪天大限到來，丈夫還會認得我，同我一齊高飛嗎？」

我再次關上丈夫房間的燈，而窗外的兩隻麻雀似乎是被屋內忽明忽滅的燈光驚醒，啾啾地叫著——

評審評語

人生事，無法事事順遂，一旦面臨了，又該何以面對？〈有鬼〉記看護帕金森的丈夫，求病理的問診，也問未知的神祇。以丈夫被「鬼」糾纏，談他生理與心理的病。為文顯得高明的，是藉由生活的情節展演，道盡病人與家人之苦。彷彿不曾著力於主題，然而，生活種種即是主題。（吳鈞堯）

得獎感言

人一生下來，就得面對老、病、死，我把面對疾病的無奈感寫成了文章，投了稿，原本以為石沉大海，沒料到卻得了個佳作獎，其實我還是有點害羞，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寫作文學獎，除了感謝評審老師以外，也想鼓勵各位同學或年輕人，大家千萬要只好珍惜自己，不要揮霍自己的健康，更別去碰觸毒品或菸酒，我們要愛惜身邊的人，就得先學會愛自己，不是嗎？

莫劍蘭

一九五三年出生於臺中，就學成功國小、中女中六年、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畢業。以筆名「默見」從事文藝創作多年，曾獲得九歌兒童文學獎，著作《兩本日記》。近年關注親子教育，投身成長團體，美國豐收神學院基督城分校碩士畢業。曾任職貿易公司、關渡基督書院輔導室、華人教會幹事。育有二女，目前有三名孫子女，與夫婿旅居紐西蘭，熱愛旅遊、寫作。



六十想飛

家敏走了。

在捷運淡水線上，讀到這則消息，太震驚了，以致於手中的智慧型手機幾乎滑落在地。這支手機是家敏送我的六十歲生日禮物，她一直嫌我太落伍，資訊晚了三十年。反諷的是，我仍然用得不習慣，一丟月餘，看到這則消息，已不是新聞了，整整三個月後才得知。慌亂中，我急忙要找回失落的拼圖，手指的動作遠遠趕不上網路的瞬息光纖。在急駛的車廂內，尋覓著她生命中曾經的貧瘠與豐饒。

兩個月前，喪禮舉行過了，是基督教的儀式。「會不會很冷清？」訊息瞬間閃入：「不會，不會。充滿了鮮花和詩歌，溫馨而莊嚴。」我稍感安心。

家敏和我同住一個村子，她皮膚粉嫩白皙，從小被稱為「白妞」。相較於她的白，

天生蠟黃的我，就被叫成了「黑妞」。我和家敏相好，是愛她的名字有當時當代玉女紅星尤敏的敏字。我們還一同看了電影《星星·月亮·太陽》，私下交誼更深。晚餐飯後，我們一起爬上警察宿舍二樓，眺望極遠處鬧區裡新開張的遠東百貨閃亮的鮮紅霓虹燈，那個年代全新的警察宿舍仍未完工，所有的金屬門把都被不良少年偷拔了去，當成破銅爛鐵賣錢花用。初高中又同一學校，家敏前衛又新潮，從不把校規放在心上，髮際需耳垂上一公分，黑裙要膝蓋下十公分，她總有理由躲得過教官的抽查，例如不能剪髮是因為祖母新逝，這個理由她用了三年。

家敏極愛綠色，跟大自然有關。我們在秋割的季節裡，一同遊三地門、尖石鄉，山澗水藻，綠叢林、寶藍翠，仍餘留盛夏遼闊的深墨。我們一同上了六年中女中，墨綠更是朝夕的清一色，腦髓是千迴百轉的迷宮，那些日子就算風中行乞也等同億萬富豪。我們自比是野地百合花，也是撒在荊棘裡的種籽，想不到，這些煙塵繚繞的往事，也近四、五十年。

直到畢了業、出了社會，各自成了家，有各自要忙的生活圈子，我們才無法像從前如膠似漆般放縱的情懷。她愛介紹自己是敏捷的敏，可惜，她從來不是家事熟練者。偶爾會聽她說丈夫就常嫌她不會做家務，她會回槓：「不做家事？那兩個孩子是怎麼帶大

的？」我會勸說：「家敏，是不會！不是不做！」她仍無奈地搖頭：「唉，都一樣啦！」家敏是真的不會做家務，一個家堆積得像是資源回收場，方便的是，要什麼都有，且隨手可得。她在外頭，體面得像個貴婦人；在家，可以拿個塑膠杯盛水給客人喝，她家馬桶永遠有一圈黃漬污垢。認得家敏，習慣她，就習慣這一切。

四十歲那年，家敏選擇移民紐西蘭，拿到了身份，為了孩子前途，又遷徙澳洲。好的是，她每年必帶孩子回臺渡假，我們的見面不曾間斷。都四十好幾，她逛街仍看的是少淑女服飾，最好的理由是為女兒挑選衣物，買回來的若女兒不鍾意，她正好自己撿來穿，她的穿著永遠比我們年輕。

男主人就一直留守臺灣賺錢養家。從頭幾年的每年兩趟探親，家敏帶著兩個孩子興沖沖地去機場接丈夫，見他逍遙自在地提著一件手提行李出關，沒有一點鄉情食品的慰藉，不說孩子們洩氣到極點，家敏抱怨：「無謂那可以托運的三十公斤！」轉而變成一年一次探親，到兩年一次，直到家敏發覺有第三者入侵……或許，為時已晚？

人生猶如單行道，做了一種選擇只得往前，所以沒有對照組。如果，如果當初她沒有選擇移民，又會是什麼結果呢？

家敏敘述事情，喜歡鉅細靡遺的詳盡；但總被聽者潑冷水，沒耐心聽，常被打斷話

題，要求講重點。這種衝突，常發生在夫妻關係上。要家敏只講重點，不重視前因後果、來龍去脈，那麼，她寧可不講，免得破壞了故事的精彩，這點，我倆惺惺相惜，又都是電影迷，一向偏好家庭倫理劇情片。

在《天氣預報員》那片子裡，因為駱駝腳趾很緊壯，可以行走在燥熱的旱地沙漠，這一轉念，父親可以和胖胖的女兒快樂地逛街購物去。家敏為自己也有胖胖的女兒找到出口，在未成年之前，別讓自己面對成年人的困境。當預報員知道已然破碎的家庭無法復原時，準繩定向一點，在冰地練射擊，一射裂冰封的箭靶剎那，心有快感。是的，「沒有人能預測氣象，那只是風！」

家敏將孩子托管，回臺的時間增多。夫妻關係是她要經營的重點。可是，隱隱然感覺到，她常常使不上力。曾問她：「他對妳施暴過嗎？」「他曾作勢要把我架起來過肩摔，因為我批評了他的家人。」雖然是未完成式，就這麼一次，已夠她心寒。他與她說話的口氣，從來就不是商量的，都是命令式。家敏曾言，自己在心裡演練某些情節不下百來遍，她要在孩子長大之後，完完全全為自己而活。問題是，孩子要等到多大才算長大，她籌算起碼都上大學了吧？再往下，就訂在六十歲吧！她要離開這個男人，不為別的算是受夠了氣，該還給自己一點自由。

她想飛的念頭，卻在她老爸過世之後不得不接八十高齡的老母親來家裡住，而暫時打住。有一回，我們一起在商場裡吃東西，年邁的清潔女工打翻推車上待洗的杯盤，被值班經理叫到一旁訓話，家敏心不忍：「如果她是我的母親，情何以堪？這等年紀該含飴弄孫的……」她會想接年邁的母親同住是可以理解的。

要開口向男人做此要求，還得要先吃了豹子膽。男人不置可否，要她自己決定就好。並未特別刁難，卻讓她說話變得結結巴巴的。母親倒是豁達的人，問她沒有父親作伴，會否不適。「他都這麼高壽了，這幾年進進出出醫院，生活毫無品質。這樣反倒對他好！」

母親在空中閣樓養花種菜，要她開了窗子，聽她彈琴。家敏心惜孩子不彈的山葉鋼琴擱置，臨興起學琴打發時間。只不過是小朋友的拜爾初學，母親就欣賞得沉醉。不似男人，一進門必隨手關窗，說是防灰塵飄入屋，實則不想她反覆叮咛的琴聲擾鄰。凡她的事，他唱反調的多。有一回社區舉行長青健行，來了十九個人，家敏抱怨，其中九對夫妻檔，只她一人落單。丈夫嗤之以鼻：「我們不必曬恩愛。」他不參與家敏的朋友聚會，理由很好用：「我有亞斯伯格症，看了也不認得。」

家敏是在一次回澳洲渡長假，先是牙痛，國外看病奇貴無比，一直沒治好，才發覺

得了口腔癌，治療過程痛楚級數超出她所能忍耐的，她選擇放棄治療。也是在這個時候，她進入了教會，在她發炎潰爛的傷口逐漸結疤，認為是上帝醫治了她，因此信了主。當然，她的咽喉處仍清楚有一道縫合的傷口，以及彷彿曾經聲嘶力竭後的嗓音，記錄著她的病史。

她甚少提及，初到國外那幾年她得了極嚴重的憂鬱症。我們一同坐在山丘看夜景時，她淡淡地告訴我。家敏醫護的背景，看天上的繁星，就像培養皿在黑夜擁擠閃爍的綠光。我說，我得了飛蚊症。家敏輕笑，像幼年村子裡媽媽們以洗菜盆子抹了肥皂泡沫，將大門口路燈下群聚一叢叢繚繞的蚊蟲小蠅掃沾在盆中。

當然，家敏也不是一步就走到這裡的。幾年前，她婆婆的告別式後，想起當初，新婚所受到的精神迫害，仍感疲累。多年後，她領悟到：「是那種不肯原諒人的心，綁著自己，使自己覺得好累、好累！」她穿越過喧嘩俗世，也曾受困於荒漠，行走深山曠野中，穹蒼星宿間，飛奔如鷹颺的靈魂，與塵土齊揚。

以前，家敏覺得自己是爛命一條，不足為惜。有了信仰之後，認知到生命是造物主最精緻的創作，即珍視看待生命。是啊，九百壹拾億對受造基因，奧秘豈可以斗量海沙。手機的螢光幕跳出萬芳演唱會的屏幕：「背向世界，原來比較容易呼吸；好像背向

愛情，比較自在。」彷彿提醒著我，這些年家敏的吶喊。她自喻是：「康復的邊緣人格患者。」、「人格失常，一時失常！」、「妳已死了，因為妳的心已冷了。」是什麼樣的打擊，使她發出這般絕望的哭聲？「也許整個世界愚蠢無知，但我寧願身在其中，而不願回到那個沒有愛的囚籠裡。」、「私心盼望，能永遠活在童年裡。」、「若不回轉像小孩，斷不能進天國。」

有一回，她聽了江蕙的〈風吹風吹〉，自此迷上江蕙專輯。在歌者封麥的報導中，我彷彿瞥見坐首排熱淚盈眶，如癡如醉的家敏。

她最終進入了諮商室。因為三十年的婚姻角力，拉扯太劇，像省電裝置的燈泡，人還蹲在廁所內，一閃全黑；也像每隔固定時間，見室溫未達設定，即轟然作響的冷氣壓縮機，讓人誤以為驟雨龐然臨到。

輔導老師帶領她看了一部韓片《密陽》。很容易從女主角李申愛蒼白、震嚇的表情，看出她內心世界的崩潰瓦解，家敏說這是多震撼人的一刻！她彷彿在吶喊，他怎麼可以在她饒恕他之前，他搶先饒恕了她？她必定也經歷「無語問上帝」的心路歷程，祢怎麼可以在她還沒有饒恕他之前，先饒恕了他？比較兇手答語的平穩，幾近平安、寧靜，略帶微悅的容貌，蒼白震悸的申愛是徹徹底底被擊垮了。

家敏和教課老師，就這樣從電影的高潮處切入來探討「饒恕的藝術」。要成為一門藝術，可見饒恕的高難度。家敏告訴我，老師說：世上最苦的監獄是，一顆不饒恕的心。饒恕是不容易的，饒恕是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洗濯過程，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尤其是錯不在我，為何要我付出饒恕的行動？真是無稽之談！老師又說：原諒不等於健忘，原諒不等於和解，原諒不等於償還、抵銷所犯下的罪行。饒恕是一種靈命內在的醫治，使得心靈得以完全的釋放。

我還保留那一片長方的書籤，家敏送我的，印著一句心理學先驅威廉·詹姆士的話：「智慧的藝術，就在於知道什麼可以忽略；天才永遠知道可以不把什麼放在心上。」

我也記得，家敏的詮釋，所謂忽略，就是「放下」，饒恕是需要這種智慧的藝術。有時候，遺忘是令人釋懷而快樂的，傷害你的那個人，也許是無心，也許是故意和你過不去；但是，被傷了心而一直懷恨的人，卻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滿腔的恨意，只會一再而再地反覆被傷害。

「家敏，講是輕鬆；有幾個人能做到？」

「所以囉，有人講得很中肯：從上帝來的饒恕是恩典；從別人發出的饒恕是愛心；最難的是，從自己發出的饒恕是智慧。饒恕是釋放一個囚犯，那個囚犯就是自己。一個

籌算如何復仇的人，他的傷口不會癒合。」這些話，我是註記在筆記上的，所以記得牢。那一刻，我相信家敏是明白的。她的信仰告訴她，許多憂慮和恐懼，都是因為人與那永恆的力量失去聯繫。

家敏不用野獸般殺戮的方式，也不以論斷的方式面對丈夫的外遇；她選擇彰顯基督慈愛的靈。正如蚌以血肉和寂寞的砂石在殼內相磨為映襯什麼？在這場角力賽中，正如陰霾如霧的日子，一滴弧形水狀珍珠在窗玻璃凝聚，晶瑩閃爍、漸次滑落。

很多事情是年紀到了，就自然領悟，但卻有更多時候，是在不知不覺中就傷到最親愛的人。人總是先入為主的挑剔，多過鼓勵的欣賞。家敏就在進出心理諮商輔導室的過程中，狀況時好時壞。幾次與她見面，整個思緒都圍繞著那個人，姑且稱之為「加害者」吧，她念念不忘受害的經過，想藉著心中的怨恨把對方摒除於腦際之外，卻凸顯加害者對她的重要性。

有一個清晨，她夢見尿急，四處尋找廁所，卻總是在各大寺廟門口穿梭，廟內是陰森森的霓虹燈飾，每間寺廟前庭都植有百齡的老榕樹，榕樹根在地面上錯縱盤結，張牙舞爪般鼓起，她就驚醒了。去詢問諮商師，得到的答案是，若一些小罪，諸如亂發脾氣、嫉妒、驕傲等，不對付它，就會如老樹根一樣複雜盤繞，攻占滿人的心靈。

她很明確地知道，心結的轉折是在一次特會中，和一名外國導師碰面，她帶去的問題，是重述過無數次老舊的怨曲，她以為自己不會再哭了。這麼多年來，悖逆、受氣不說，給再多的愛，再多的溫柔，也枉然！

就在四十分鐘晤談結束時，導師為她禱告時，她閉著雙眼，在黑暗中出現了一個蹲坐地上的小男孩，那一大片的黑，是極深色澤的黑，占據畫面百分之九十，在暗黑的正中心點，很小很小很深很遠的一個受傷很深的小男孩，他的弱小和整片黑不成比例，幾乎要被大片的黑暗吞噬，但是那個受創很深的小男孩是在強光投射聚焦的光點中，相當清晰。她想到之前導師晤談時的分析，那個盼望了許久才誕生的早產嬰兒，父母加上姊姊，有十幾隻眼睛盯著他看，那是多麼大的一種壓力啊！心中憐惜、寬憫、包容、饒恕的心油然而生，淚水再也止不住地宣洩而下。

多年來，對這個小男孩的誤解、冤屈，就在那一刻隨著眼淚崩然洩下。多年來心的綑綁頃刻間鬆開了，雲散煙消了。那一天，她永遠記得那一天，出了諮商室，心情感到特別輕盈，她開著車子，像騰雲駕霧般行在雲端，輕飄飄的，絲毫沒有重量，這是一次很奇特的經歷，如棉絮浮游在空中。

正像飛在空中。她終於明白飛的感覺。

半年前，她開始覺得胃口不好，以為胃有問題，卻檢查不出所以然。三個月前，被查出胰臟有腫瘤，癌細胞轉移了，速度之快讓人措手不及。

家敏小我一歲，與我相約，當她滿六十歲生日那天，就要一起去地中海自由行。如今，她熬不過常人說的「逢九必凶」！還好，她必定不信這一套。

如果有天堂，我應可看見家敏她美麗的靈魂，正翱翔在蔚然的天際，那樣的自由，那樣的如花綻放，那樣的飄逸，無憂無慮，一直往神子耶穌那有釘痕的雙臂飛蟲……走過祭壇，那美好的仗已落幕，她正解甲赴筵，有翅膀像鴿子，飛去享安息之所。太陽的光芒，為她熾繡晶亮的絲綢……

至少家敏生前深信有天堂這麼一回事。家敏相信，我就相信。她雖走了，卻仍在不遠處。

評審評語

〈六十想飛〉這篇，作者以從容的筆觸，寫友情，寫寬恕，有深刻的思索，也有細節的驗證。文字典雅，一些電影、夢境的象徵，貼切、有韻味。有些地方宗教語言稍突兀；末尾家敏與諮商師晤談後，看見黑暗中的小男孩，意指她看見了前夫童年心靈的傷害，從而發自內心寬恕了他，此段由第三者寫來，顯得略為牽強，鋪陳不夠，但通篇仍不失為真情之作。（宇文正）

得獎感言

在南極邊緣寂靜的城鎮，回憶兒時景象，十分清晰。總是滿月夜色，伴有流螢、蛙鳴，還有薰香習習的涼風，山水依舊。

眷村建成國宅，不再有巷弄穿梭、串門耳語。留有一塊畸零地，仍綠蔭盎然、蟬聲唧唧，五穀灑遍一地、雀鳥啁啾不停。

比鄰新興一座教堂，悠揚傳來牧師講道：「看哪！天空的飛鳥、水中的游魚，不憂也不愁，上帝樣樣眷顧。」

師母賀絲最先瞥見我眉宇、眼眸間的鄉愁，曉以：有愛，隨處是家。生命歸零，得以窺知生命本質。正是！

歲月仍持續熱情地雕刻不同年代的樣貌。再次提起半鏽禿的筆，很感恩還能書寫。

黃金組 佳作

張 知禮

一九五〇年生。自外貿公司退休後，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志工、臺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觀展組組長。

文字及攝影作品散見於報章雜誌。曾獲第四屆 my tone 行動創作獎佳作、第六屆懷恩文學獎優勝等獎項。



水墨流金

白髮皤皤的母親從客廳櫥櫃裡取出好幾大卷尚未裝裱的水墨畫，那是她以前的國畫作品，她要我幫忙整理並挑選幾幅留作紀念。

母親六十三歲那年夏天，奶奶以九十高齡過世，身兼職業婦女的母親得以卸下長年照顧婆婆的擔子；她說我們六姐弟都已成年，父親也將他的退休生活安排得逍遙閒適，現在她想學點自己喜歡的事情，等過兩年退休後能夠有個寄託。母親想學水墨畫：「小時候，我爹練毛筆字時，要我在旁邊幫他磨墨，他怕我無聊，就拿幾張紙頭，讓我跟著學書法，我寫著寫著就開始亂畫，家裡養的花、鳥、魚，還有小貓小狗啊，看到什麼就畫什麼。我爹每次看到我的塗鴉，都誇說這丫頭有天份，將來一定是個大畫家！」

這段童年往事母親已述說過多次，再次追憶時，她仍眼底閃光，嘴角帶笑，讓我彷彿

佛看見半個世紀以前，一個紮著兩條麻花辮子的小女孩，依偎在慈父身旁，望向遙遠的雲天，她有一個美麗願景，正等著用彩筆去細細描繪。

母親在二十一歲時隨夫家從北京避難來到臺灣，從此不僅要侍奉公婆、教養六個兒女，後來還外出工作以改善家計。數十載光陰匆匆流逝，母親夢中的彩圖雖在柴米油鹽和案牘勞形中一點點褪色，然而她在為家人裁衣裳、織毛衣及做棉被套、繡桌巾等活計裡，用心設計花樣，展現創意，每件成品都獨具美感。母親摘下雲端的彩虹在日常生活裡鋪陳渲染，她從未放棄童年的夢想。

辦完奶奶的喪事，母親要我打聽到哪裡學畫比較方便，更希望能有個伴陪她一起學習。身為長女，我格外了解母親熱切渴盼的心情，不禁脫口而出：「我陪你！」卻又掩不住心虛：「媽，我只會亂畫。記得不，以前我的美術作業全靠妳幫忙才能交差的。」母親說：「當然記得，妳上初中的時候，美術老師看妳的作業畫得還不錯，就選妳代表班級參加學校的美術比賽，妳嚇壞了，我只好到學校去跟老師解釋道歉，還好老師沒有計較，另外選了別的同學，妳才逃過一劫。」聊起我昔日的糗事，母女倆笑成一團，我抹抹眼角，決心要陪母親圓夢：「好吧，人家是陪公子讀書，我就陪太后學畫吧。」

經過多方打聽，我得知位於館前路的中国青年服務社有水墨畫教學課程；母親的辦

公室就在附近，週六中午下班後步行十分鐘就可到達教室，下課後，她仍可照平時搭五路公車回永和住家；徵得母親同意後，當年暑假過後我們就開始正式上課，第一期的課程即是畫四君子：梅蘭菊竹。

學畫一段時日了，母親按照進度已經在練習畫菊，我的蘭花作業卻還沒有著落。一個禮拜天，我著急地跑回娘家請母親示範蘭花的畫法。我拿著一管毛筆有如舉著一把鋤頭般：「媽，為什麼妳的蘭葉能畫出老師所說的鳳眼，我畫的不是雞眼就是龍眼！」

「畫畫不能著急，先把心放安靜。來，我用宣紙畫一次給妳看。」

母親將我倆習畫的一疊報紙推到餐桌角落，再把一張宣紙展開鋪平在國畫專用的黑色墊布上，左手輕按宣紙邊緣，右手拿毛筆沾上墨汁及清水調勻後，從宣紙左下往右上畫出一條細長弧狀蘭葉，墨色較濃。第二筆從第一片蘭葉根部左側向上畫，再徐徐轉左下呈倒U形收尾，這一片葉子最長，墨色由濃漸淡。第三筆在前兩二片葉子根部的中央斜向更左再畫一小片蘭葉，由細轉粗再轉成葉尖收筆，這一片葉子墨色最淡，因為它的根部是穿過第二片葉子下方交叉而過，因此形成一個美麗的鳳眼。母親微笑地望著我：「這三筆是基本功，妳先練熟三筆一氣呵成，再添幾片葉子，最後加幾朵小花就是一幅小品素心蘭了。」

我蹙眉搖頭：「知易行難啊！」

「別皺眉頭，好好的鳳眼變成三角眼了！」母親靈機一動似的說：「幾個女兒只有妳的眼睛長得像我，來，妳當成是畫媽媽的眼睛試試。」年過六十的母親仍有一雙好看的鳳眼，望著她鼓勵的眼神，默想她剛才安靜專注的姿態，我摒氣凝神再試畫三筆。

「成功了，有漂亮的鳳眼了！」我像個孩子般興奮地雀躍起來。

這大概是我懂事以來首次肯定「鳳眼」的美麗。少女時，我曾向母親抱怨，為什麼弟妹們都像父親是大眼睛、雙眼皮，偏我這大姐生就一雙單眼皮？

母親說：「單眼皮有什麼不好？我們是古典美人丹鳳眼，中間圓，眼尾翹，有人還要把眼尾用眼線筆往上描呢。」

「可我還是要畫雙眼皮的眼線好不好！」愛美的我猶自不滿意嘀咕著。當時沒能體會出母親是在安慰我，真是年輕不懂事。

母親說：「妳回家以後照著這樣畫，就可以交功課了。」「好的，禮拜六見，這次上哪家館子呢？」我愉快地捲起畫稿步出娘家，口裡哼著小曲：「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啊！一晃眼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兩年，每週六中午下班後，我先與母親碰頭，

一起吃頓午飯再攜手去上課，我倆一邊吃飯一邊閒話家常，肚腹飽足之餘，一週的疲憊也得到抒解，因此每個週末上班時，想到與母親的午餐約會，我就會在內心輕唱起來；然而想到畫作業還沒有完成，又要交白卷時，不由得暗自慚愧。老師是位溫文儒雅約莫七十出頭的老先生，他經常為我打氣：「畫得好比畫得快要緊，下禮拜再交沒關係，媽媽倒是很勤快又畫得不錯哦。」母親聽得很開心，還不忘為年逾不惑的我說話：「她們年輕人事情多，時間不夠用。」老師語帶讚許地說：「我從學校退休以後教畫這麼些年，還是第一次看到母女檔來學畫，而且感情像好朋友一樣，真教人羨慕。」同學中有與母親差不多歲數的媽媽也頻頻頷首，母親只含蓄微笑，然我知曉她內心的那份欣慰。

母親退休以後，改到永和區國父紀念館的長青班繼續學畫，我也結束了兩年的「陪畫任務」。雖然學畫成績不佳，受了母親的影響，開始對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因此，每週六我便到歷史博物館去擔任志工，藉以親近及學習藝術文物。不需再為習畫作業傷腦筋，雖然鬆了一口氣卻有著莫名的悵然，這段母女倆每周的共學時光，是我婚後與母親難得獨處的親密時刻啊！

母親的水墨畫從最初只有墨分五彩的單色小品，逐步邁入大幅的彩墨畫作。大張的宣紙上掛著成串的紫藤，蝴蝶在其中翩遷飛舞，還有暗香疏影的老梅、悠遊在水草裡的

錦鯉、富麗吉祥的牡丹……後來更發展到山水風景，在在蘊含著母親十多年成長的筆痕墨跡，不僅贏得大家的讚歎，更令人感動的是她那份為了圓夢而堅持的學習精神，及向自我挑戰的毅力。

歲月不饒人，母親終究因連續兩年置換人工膝關節而停止了學畫，彼時她已接近八十高齡，畫作也積累成堆。雖因行動不便無法持續學畫略感沮喪，樂觀的母親倒自我寬慰說正可趁空整理畫作，去蕪存菁，經過篩選留下來的就給孩子當作紀念。購置新屋的大妹、裝修舊居的小弟及在國外的三妹，陸續挑選他們中意的畫作帶回家布置。我看著他們歡喜選畫的模樣，有一份難言的欣悅與感傷，我跟母親說不急著挑，我要等她再次提筆的新作。

我將紙卷一一緩緩展開，一張層巒疊嶂的山水畫，半山腰有一株點點紅花怒放的小樹，彷彿是母親攀越重重高山站在那裡，微笑地俯視她曾經努力行走過的蜿蜒小徑；如今，我也是花甲之年，我要陪著母親在人生旅途繼續欣賞沿路靜美的風景。

「怎麼不選畫在發呆？」母親的聲音打斷我的思緒。冬至剛過，北臺灣難得的午後冬陽從陽臺斜斜灑入客廳，展開的畫紙鋪上一層淡淡金光，讓我的雙眼有點模糊。母親，我在咀嚼與妳共度的那段私密時光，那美好的金色回憶已足夠我回味一輩子了……

評審評語

人的志趣發展，不只是個人的努力問題，而涉及相應的時代，允許個人盡情追求嗎？如果錯過，能夠重來？〈水墨流金〉記母女學畫，告訴我們人生可以從任何階段開始。文中「鳳眼」隱喻了生命的另一對眼睛，透過學習，得以更豐富。母女互動，重塑另一種天倫，很溫厚、溫暖。（吳鈞堯）

得獎感言

往事如潮水，湧上腦海激起浪花，往事如微風，拂過心湖吹起漣漪。以書寫捕捉稍縱即逝的浪花和漣漪，將真情留存在文字裡，歲月流逝，不再磋嘆。

感謝新北市文化局，感謝各位評審，讓我在邁入黃金年代時，獲此大禮。雖然老之將至，仍覺人生無限美好。

持之以恆，稻穗豐收

時間：一〇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三〇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記錄整理：李偉涵

會議開始，第五屆新北市文學獎總召集人向陽報告收件情形，本屆黃金組共收到五十八件來稿，由初審委員田新彬、李金蓮、高自芬選出十五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宇文正、吳鈞堯、劉克襄，互推劉克襄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宇文正：去年黃金組，我也是決審委員之一。與去年相較，今年作品的水準明顯提昇，讓我讀起來非常歡喜。這次的作品相當多元地呈現了長者面對生命的全貌，有大時代的故事，有退休的生活，有輕鬆的生活小品，也有詳細記述老人會遭遇到的各種病症，豐富、多面向地呈現了人老之後必須面對的種種問題，以及過程中必須承擔的外在、心靈變化的光景。這個組別相當值得推廣，今年也確實看到了成果與意義。

吳鈞堯：我的看法跟宇文正老師差不多。我們可以發現投稿黃金組的作者們有非常強烈的述說慾望，他們很希望在侷限的篇幅中讓自己的一生留下充實的紀錄，比如〈寶姨〉、〈飛越年齡地景〉、〈晚霞〉等，非常不容易。當然，有些作品很到位，有些則力度還不夠。雖然似乎力有未逮，但仍值得鼓勵這份創作的毅力與初心。如果沒有黃金組這個獎項的成立，或許就無法刺激這些素人作者的創作慾望，因此我也肯定這個獎項的創設意義。

劉克襄：去年黃金組參加比賽的人多半描述老年心境為多，一開始似乎窄化了創作範疇，但一如剛剛宇文正老師所提，黃金組截至今已舉辦兩屆，到了今年，美好的成

果已展現，這是必須肯定的。黃金組勢必該繼續辦下去，讓更多長者知道有這樣的獎項，鼓勵他們勇於將自己的人生故事寫下來。這就跟有機稻作一樣，必須持續下去，才能在未來看到更加飽和的友善稻穗，千萬不要半途而廢。有這兩年成績相信之後一定會更出色。尤其近年銀髮族人口越來越多，黃金組的開設將創造更多文學與文化的可能性，比如我這次就看到幾篇，很適合拍成電影，很高興這次黃金組如此豐收。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三票：〈寶姨〉、〈飛越年齡地景〉

兩票：〈有鬼〉、〈晚霞〉

一票：〈六十想飛〉、〈細讀病中的母親〉、〈花甲憶年少〉、〈一春無事為草忙〉、〈水墨流金〉

召集人劉克襄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預計選兩篇入圍第二輪投票。

一票的討論

〈六十想飛〉

宇文正：我滿喜歡這篇的，因此我想說服一下兩位評審。作者用一種從容的筆調書寫友情與寬恕，不但有的人生細節的驗證，亦有相當深刻的思索在裡面。而且文字典雅，情境烘托到位。其中放入一些電影、連續劇、韓劇的情節與象徵等引用時，選材上乍看有點俗，不過換個角度想，這也是貼近老年生活的一種方式。它不是文學菁英式的表現，卻很貼近一般長者的生活步調，結尾也處理得很有餘韻，因此我希望這篇可以入圍。

劉克襄：我沒有選這篇，因為和同類型的創作相比，比如〈寶姨〉、〈晚霞〉等篇，雖都是以長者回顧人生、懷念朋友為主題，但這篇稍稍弱了一點。現在透過宇文正老師的補充說明，便覺得這篇也值得入選。不過有一點令我困惑的是，最後結尾出現的小男孩，有什麼內涵的象徵意義嗎？

宇文正：我覺得這個小男孩就是敘事者的前夫。在與諮商師晤談後，夢境中她看到了小男孩童年的受創，感同身受，而寬恕了他。

劉克襄：若是這樣的話，我希望這部分在前面可以鋪陳一下。因為鋪陳不夠到位，

突然跳出這段情節，有點太突然。

吳鈞堯：這篇算是我心目中的第六、第七名。我跟劉克襄老師的感覺一樣，若這篇跟類似主題的〈寶姨〉相比，確實會覺得稍弱。然後剛剛提到的小男孩問題，我也覺得作者沒有詮釋完善，畢竟整篇都是寫實的筆法，到了結尾卻突然出現這種夢境般的抽象安排，而寫實與夢境之間的銜接點也脫了鉤，因此會讓人覺得突然。至於文字方面，若是以素人角度來看，算是有水準的。不過，文中有一段是談論寬恕，長者對人生風雨懷有寬恕，立意不錯，但是在某些部分似乎太為朋友說好話了，變得隱惡揚善，惡被正當化，不太好。而談到信仰的主題，也有點偏向作文式用語。

劉克襄：沒錯，裡面有一些宗教式的語句，有點刻意。

宇文正：確實，其實這篇適合宗教文學獎。

劉克襄：不過我同意讓這篇入圍。

吳鈞堯：我也是。

〈細讀病中的母親〉

吳鈞堯：這篇是我推薦的。在這次的新詩作品中，我只選了兩首詩，一首就是這篇，

另一首則是〈飛躍年齡地景〉，這兩首文字都算是較有水準的。

宇文正：但這首的母親形象有點刻板。

吳鈞堯：對，詮釋得太過精準，遐想的空間不夠，流於公式化。

劉克襄：我也覺得比較生硬，太過匠氣。相比之下，〈飛越年齡地景〉就比較有詩意和成熟度。

吳鈞堯：好的，那我就放棄這篇。

〈花甲憶年少〉

宇文正：這篇是我選進來的，不過論起其它作品，我會先放棄這篇。這篇主旨是幾個小學同學共赴老師的告別式，然後共同回憶起小時候的點點滴滴。因為其它作品大多在寫大時代的悲歡離合，而這篇單純以回憶老師為主題，算是較新鮮的題材，我也喜歡這位老師的形象，情感很真切。不過敗筆就是文中的標題，取得有點俗氣。我沒有很堅持要這篇入圍。

劉克襄：好的，那這篇也先淘汰。

〈一春無事為草忙〉

劉克襄：這篇是我選入的。這篇作者應該是退休之後，閒來在家中蒔花弄草，觀察植物生態，尤其對蕨類、昆蟲十分鑽研，我覺得很細膩、專業。相較其它篇章的初老心境與人生回顧，這篇則是利用觀察生活小事來填充退休生活，這倒也別出心裁。如果說要讓入選作品顯得多元一點，我會考慮這篇小品文，但若考量文學性的話，就另當別論。

吳鈞堯：劉克襄老師這麼說，也是一種看法。但是我覺得相對其它作品的宗旨而言，它就顯得比較單薄了。

宇文正：沒錯，有點單薄。如果要再選一篇獲得一票的進來，我支持〈水墨流金〉，那篇比較豐富。

劉克襄：好的，那就淘汰這篇。

〈水墨流金〉

吳鈞堯：這篇主旨是書寫主人翁在四十多歲時陪著她母親去學畫的過程。這篇的動人之處在於，老一輩的長者當年或許苦於生計與經濟壓力而身不由己，無法完成自己的

夢想、甚至是做自己，但是到了晚年，他們卻可以走出命運的曲折與困惑，依舊向自己完滿的人生目標走去，讓人感動。這也正符合黃金組的宗旨，讓長者們可以正向思考自己的人生，來彌補以前生命中的不完滿。

宇文正：我也覺得可以支持。

劉克襄：好的，這篇也進來。

兩票以上的討論

〈有鬼〉

吳鈞堯：我覺得這篇滿厲害的。故事主旨是丈夫生病了，太太照顧他的過程。它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作者沒有特別去運作什麼，就只是單純地寫出平常如何照顧丈夫、生活點滴與事件，就這樣順暢地娓娓道來，然而作者藉此平淡烘托出了一種韻味情境，渾然天成，自然而然。而結尾的象徵——因為身體病痛而懷疑有鬼的心靈，對比上窗外的一窩初生小鳥的巢的景觀，使其中的隱喻非常出色。

劉克襄：沒錯，這個結尾很好。文中還利用「項鍊」的元素串出一個故事來，讓故

事出現得較為合理，當然也讓全文更多了一點豐富的層次。我認為這篇稿子可以進來，不過這篇還不是最好的。

宇文正：我評價也不錯，但不是我心目中的前面名次。

〈寶姨〉

宇文正：這篇是我最喜歡的一篇。作者細膩地刻劃了寶姨的形象，也寫出了三位女性幾十年的手帕情誼，以及她們面對生活苦難的堅強與滄桑。文字平實，但是很有韻味。

劉克襄：有古典章回小說的味道，而且充滿迷人的異域氛圍，其中文中出現閩北的用語，非常特別。

宇文正：是的，而且大時代裡的友情很令人動容。

劉克襄：應該是真實故事，然後加以戲劇鋪陳化。

宇文正：整個形象、地景都非常真實。

吳鈞堯：尤其寶姨對家族的滲透性很強，作者透過寶姨，將家族的人情味與感情寫得非常透徹。

劉克襄：這篇如果拿來改編成電影，一定非常精彩。我給它分數很高。

吳鈞堯、宇文正：我們也是。

〈飛越年齡地景〉

劉克襄：這首詩很不錯。我起初還懷疑會不會是青壯派的老練詩人寫出來的，因為這首語言相當純熟，頗為到位。

吳鈞堯：不過能參加黃金組的，一定都有年紀的限制，這個倒是可以放心。我也覺得這首詩非常到位。

宇文正：是的，這首詩的文字非常成熟，雖然諧謔，但不會過頭，恰到好處。描繪老的形象很是別開生面，不會讓人覺得刻板老套。

吳鈞堯：我贊成。

劉克襄：對，尤其第三、四段那裡，讀起來都很有餘韻。

宇文正：這首詩在我心目中的分數也很高。

〈晚霞〉

劉克襄：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位作者已經九十二歲了！我幾乎是站起來、恭敬地

閱讀的。這是一部值得尊敬的自傳，雖然有點雜，但是這篇不但符合黃金組的徵文宗旨，更讓大時代的歷史補足了個人的碎片，非常有價值。我很希望這位直到九十二歲仍筆耕不輟的長者受到肯定，素人到了九十二歲還可以寫成一部書，一定要為她喝采。

宇文正：是的，雖然文章有點拉雜，但真的是是一幀難能可貴的大時代碎片，雖然沒有特別閃亮，但也有自己的光芒。主人翁學醫不成，但還是奉獻於教育，她依舊實現了自己的抱負，這樣坎坷一生的自傳，其中面對生命與自我的毅力，讓人感動。

吳鈞堯：不過有趣的是，愛情這一塊被她疏忽掉了。有點可惜。

宇文正：這裡免不了要說，齊邦媛老師了不起。

吳鈞堯：我也佩服這位作者的記憶能力，用詳盡與真實的細節充實這部自傳。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三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六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寶姨〉18分：宇文正6分，吳鈞堯6分，劉克襄6分

〈飛越年齡地景〉15分：宇文正5分，吳鈞堯5分，劉克襄5分

〈晚霞〉10分：宇文正4分，吳鈞堯2分，劉克襄4分

〈有鬼〉8分：宇文正1分，吳鈞堯4分，劉克襄3分

〈六十想飛〉6分：宇文正3分，吳鈞堯1分，劉克襄2分

〈水墨流金〉6分：宇文正2分，吳鈞堯3分，劉克襄1分

投票結果由〈寶姨〉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飛越年齡地景〉，第三名為〈晚霞〉。

〈有鬼〉、〈六十想飛〉、〈水墨流金〉同列佳作。



舞臺劇本組

宋 厚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畢業，主修導演，是一名全方位創作人才，專精於導演、表演、編劇、戲劇教學等領域。

二〇一三年成立臺北海鷗劇場，擔任編導與團長職務。推動「劇場史推動計畫」，專注於經典改編，尋找老故事的當代議題。並與國光劇團、阮劇團、啄木鳥合唱團與故事工廠等多個表演團體合作，尋求各式各樣創作的可能。



早安主婦

（本劇為廣播劇，亦可於現場演出）

真實世界中的人物

主婦（丁太太）

梁辰

先生

老頭

苦主

女人

廣播劇世界

〈夏卡爾的便條紙〉

小娟

導演

老人

〈情熱漢堡排〉

Roger

陳先生

陳金好

迷嫂們

〈我愛販賣機〉

安妮

小剛

最底層

老闆

小小梁辰、中學梁辰、大學梁辰

小學同學數名

S1 〈夏卡爾的便條紙〉

梁辰：一個依舊炎熱的七月午後，一家普通的社區圖書館，擠滿了看報紙的老人與放暑假的吹冷氣的小朋友。

小朋友嬉笑打鬧的聲音

小娟：全部給我安靜！

嬉鬧聲停

小娟：你們以為這裡是哪裡？要玩鬼抓人去底下的公園，這裡是讀書的地方，你！吃什麼零食啊？還有你，這裡的電腦不是給你打LOL的，要玩滾去網咖。天啊！你的冰淇淋為什麼沾到書上了？噁斃了媽的該死的小鬼全部給我get

out -

梁辰：小娟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她抱著滿滿的熱誠來到這裡工作。沒想到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阻止小朋友毀了圖書館。

晚安曲響起

梁辰：但九點之後的圖書館，沉默無聲，這時候小娟會整理還書，準備明天上架。她喜歡這份寧靜，只有她與成千上萬冊的書籍。

小娟：咦？這是什麼？

梁辰：還書裡有一本相當厚重的夏卡爾的畫冊。這是它第一次被借出，這讓她有些詫異，畢竟這是一間只有婦女新知或者漫畫會被外借的社區圖書館。

翻書頁的聲音

小娟：討厭！誰在書裡貼了這些東西啦？

梁辰：滿滿一張張黃色3M便條紙，大刺刺地貼在書頁裡。

小娟：畫什麼？好醜。

梁辰：便條紙上畫著各式姿態的火柴人，有的坐著、有的互相依偎、有的好像在吵架。好像一幕幕默劇。小娟本來想撕掉他們，現在卻不自覺的看呆了，她翻到了最後一頁，一張便條紙上面寫著——

導演、小娟：我可以認識你嗎？

小娟：嗯……呵呵……討厭啦，怎麼這樣？

梁辰：小娟沒有交過男朋友，有這種反應也是很正常的。

小娟：請不要再亂貼了好嗎？

梁辰：小娟也寫了一張便條紙，貼在「我可以認識你嗎」的旁邊。她開始好奇，誰借了夏卡爾？

S2

音樂進

梁辰：究竟那些便條紙是做什么用的？那神祕的借書人到底是誰呢？小娟與他又會開展出什麼樣的故事？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主婦：我是主婦。丈夫剛剛吻了我一下然後出門，但是我們沒什麼感情了。就這樣直殺主題好像太急。那我換個方式說：我外遇了，Yes！有趣了吧？事情的開始是這樣的。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幫老公做早餐，七點半老公出門，九點我婆婆會來串門子。在每天的七點半到九點，在這唯一的時候……我聽廣播——

開門的聲音

主婦：老公？你怎麼回來了？

先生：我忘了東西了，妳在幹嘛？我剛剛聽見妳自言自語？

主婦：沒有啊。你忘了什麼？

先生：文件。我走了。

關門的聲音

主婦：一個叫《早安主婦》的廣播節目。你們懂嗎？我愛死那個主持人了，他叫梁辰，他的聲音好迷人。大部分時候我根本沒在聽他講什麼，光是聲音就夠了，他迷人的聲線，他優雅的吐字，他……好吧！外遇是我想像的，我也就只敢想想而已。

S3 〈夏卡爾的便條紙〉之二

梁辰：我是梁辰，讓我們回到故事裡。幾天以後。夏卡爾的畫冊多了一張新的便條紙——

導演：請問妳是誰？

小娟：我是小娟，這些便條紙是做什麼的？

梁辰：小娟忍不住回應了。幾天後，便條紙帶來新訊息。

導演：小娟妳好。他們就只是一些紀錄，不好意思影響妳看書。

小娟：記錄什麼呢？我想知道。

導演：一些情節、一些畫面，我是一個說故事的人，看著夏卡爾的畫，常讓我有好多好多靈感。那些角色就會開始自己動了起來，我得把他們記錄下來。

小娟：很酷耶，你是作家嗎？

導演：我是個劇場導演。

梁辰：他們開始通信，用夏卡爾的便條紙。流通的速度比信更慢，毫無效率，常常女孩留了言後，過了四五天才有新的便條紙出現。畫冊一借一還，他們有整整一個禮拜的時差。

導演：夏卡爾的畫人物都飄在空中，像夢一樣，每一幅畫都是一個故事。妳呢？妳從夏卡爾的畫中探讀到什麼呢？

小娟：好帥氣喔！

S4

梁辰：小娟心裡開始描繪一個完美男子的形象，才華洋溢、憂鬱、眼光深邃的藝術家。終於有一天，小娟顫抖地寫下——

小娟：我們見個面吧！

梁辰：小娟從來沒看到是誰借了夏卡爾的畫冊，她甚至偷偷潛入借閱系統去調查，但是對方使用的是家庭卡，沒有個人資料……等等，家庭卡？難道對方是有婦之夫嗎？

導演：好！怎麼見面呢？

小娟：就這個月底，閉館前最後一刻請你帶著夏卡爾來吧！

梁辰：小娟到底能不能見到這位神秘的還書人呢？他們會產生真正的愛情嗎？還是只是小娟一個人的胡思亂想呢？《早安主婦》之〈夏卡爾的便條紙〉，下次再見。

主婦：我是主婦。現在正一邊揉捏著絞肉一邊聽radio。今天午餐我打算做漢堡排，

我的丈夫剛剛吻了我一下然後出門。我跟他是在婚姻介紹中心認識的。不是你想的那樣，我是那邊的員工，那時候每天有一堆歐吉桑跑來找老婆，到了之後抽號碼牌，叮咚、叮咚，每一聲叮咚都是一聲寂寞的呼喚。但是我很清楚，不是呼喚了就會有人理你。

叫號機的聲音

老頭：俺要找太太。

主婦：爺爺，你想找多大的女孩子？

老頭：是拔歲！

主婦：嗯……嗯……爺爺您八十歲了吧？你找個十八歲的有點兒……

老頭：俺要娶老婆。

主婦：當然這是爺爺您的意願我們會尊重啦，但是通常是拔歲的女生不會來我們這邊啦……

老頭：俺小夥子為啥不能娶是拔歲？

主婦：每天都有一兩個這樣需要人看著的爺爺跑來亂。這時候我們就會一邊嗯嗯好好然後趕快請走就沒事了。可接著來亂的可非常大條！他是帶著我老公來的。

先生：哎呀呀！這裡就是那間騙錢的婚姻介紹中心啊？

苦主：係啊！律師先生，告死他們！

主婦：先生請問有什麼事嗎？

先生：我是這位陳先生的法律顧問，我要控告你們婚姻介紹中心。

主婦：負責人現在不在……

先生：陳先生在你們這邊繳了十期會費，相親次數達四十九次，卻沒有一次成功，他要求退費時竟然還遭到拒絕。你們怎麼能欺騙一位才貌出眾、氣質不凡的成熟男人呢？

苦主：丟是伊，拒絕退錢的丟是伊啦！

主婦：嗯……先生，我們合約上都有清楚寫明我們會盡量安排機會，但最終結果……先生：我們主張這份合約無效！為了不再讓更多人受騙，我們打算將這件事公諸媒體！

苦主：騙錢啦你們！

主婦：等一下阿公！我想起來了，是我幫你安排了四十九次相親，四十九次耶！

先生：沒有成功一百次也是多餘的。

主婦：對……可是我們一直很努力幫你找對象，非常努力！但你的標準太高了，胸

圍要D，月入七萬……

先生：這樣一位才貌出眾、氣質不凡的成熟男人，怎樣的標準都不算高。我們今天來，是來宣戰的，法庭見！

主婦：這就是我跟老公第一次見面的場景。印象超差。最後我們竟然會結婚，實在很怪異。

S5 〈情熱漢堡排〉

梁辰：各位主婦們此刻正在準備午餐嗎？每天準備家人的三餐想必非常辛苦吧？梁辰我最喜歡吃漢堡牛排了。每次吃漢堡牛排，都是很快樂的時光，朋友聚會啦，或者去遊樂園玩，漢堡牛排真是一種代表歡樂的食物呢！今天的故事，

就是一段從料理衍生的一段激情旅程……

音樂進

陳金好，三十五歲，本名金好，陳是夫姓，二十一世紀冠夫姓的太太很少見。嫁給陳先生前，金好不會做菜，但按照陳家傳統，她必須會。婚後，陳金好很努力的學習下廚。她真的很認真。

人聲鼎沸

梁辰：陳金好正擠在世貿的廚具展中，四周都是人，短短的上衣掩不住她的好身材，三十五歲，正是盛放的一朵玫瑰，她的胸部幾乎要擠到前面人的背，可她還是拚命往前擠，她來到廚具展的真正目的並不是那些閃亮亮的器具，而是——

陳金好：借過借過，不要擋路啦，閃開啦——

迷嫂們：Roger - Roger - Roger -

陳金好：Roger 我愛你！

梁辰：為人 Roger。

Roger：各位朋友們，很高興大家今天來到世貿飛騰普的攤位，今天 Roger 要用這個很神奇的萬用煎鍋來做——漢堡牛排！

迷嫂們：啊——

Roger：大家不要以為漢堡牛排很難，其實只要有這個萬用煎鍋啊，就可以簡單、輕鬆——

迷嫂們：做料理。

梁辰：Roger，花美男廚師，去年開始頻繁的出現在電視螢光幕前，上遍各大美食節目，廣告代言身價上百萬。

Roger：首先準備牛絞肉與豬絞肉的比例是三比一，和上麵包粉。

迷嫂們：啊——

梁辰：陳金好是 Roger 的瘋狂粉絲，之前，陳金好鼓起勇氣寫信給 Roger……

陳金好：Roger 先生你好，我很喜歡你的料理節目，每集都有收看。因為你，改變了我對下廚的看法……

梁辰：巴拉巴拉巴拉……後面一千字省略。信的後面，陳金好詢問了漢堡牛排的做法，其實她已經會了，抱著不回信是正常的但回信就賺到了心情寄出去沒想到，Roger 回信了。

Roger：陳太太妳好，謝謝妳的支持，做菜就像小孩子玩泥土、堆沙堡，只要充滿玩性，就可以簡單、輕鬆、做料理——

梁辰：巴拉巴拉巴拉……後面一千字省略。總之Roger回覆了漢堡牛排的詳細食譜，那一陣子，陳金好做了一個月的漢堡牛排。

吱吱作響的聲音

Roger：各位你們看，有了這個飛騰普的萬用煎鍋，漢堡牛排怎麼樣都不會焦，你可以利用這時間去做鄭多燕、喝茶、聊天都可以。來我們翻面，吱吱作響。你們看肉汁都流出來了，這樣的色澤是最漂亮的。這樣我們的漢堡牛排就完成了，現在開放試吃！

迷嫂們：是我先來的！／是我先來的！／不要推啦妳！／排隊按順序好不好？

陳金好…我買了五個萬用煎鍋！讓我先！

Roger…哇！這位小姐真的是太令人感動了，來來來，Roger特別為妳留一塊，親自餵妳吃。

迷嫂們…喔嗚——

陳金好…Roger你好……我想跟你說……謝謝你的回信，你指導後的漢堡牛排，真的特別好吃呢！

Roger…嗯？妳是……

陳金好…幾個月前，我有寫信問你關於漢堡牛排的做法，因為你，我開始喜歡做菜。

Roger…喔喔！妳是陳太太對吧？

陳金好…你記得我？

Roger…當然……陳……金好？

陳金好…對！天啊我好感動……

Roger…因為你的名字很特別，我還以為你是個歐巴桑呢……原來這麼美麗。

陳金好…沒有啦……

Roger…你常常來我的活動吧？

陳金好：你對我有印象嗎？

Roger：當然！太有印象了，原來妳就是寫信給我的人啊。

陳金好：呵呵對啊。

梁辰：就在陳金好絞盡腦汁要延續話題時，Roger湊了過來，他們的距離只有一公分——

Roger：這是我的名片，以後有任何料理方面的問題，可以直接打電話問我。

梁辰：陳金好的耳朵被Roger吐出來的氣息給弄得又熱又癢，握著名片的手偷偷在發抖。她不知道自己是在怎麼擠開擁擠的人潮，她也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家的，甚至不記得陳先生看到了五個萬用煎鍋差點昏倒的樣子。她的耳邊迴盪著——

Roger：可以直接打電話問我可以直接打電話問我可以直接打電話問我……

來電答鈴聲

Roger：我是Roger，請問你是……

陳金好：嗯，不好意思，我是陳太太，前天在世貿買了五個鍋子的……

Roger：金好嗎？

陳金好：對……關於漢堡牛排，我還有些細節想請教……

Roger：妳等一下有事嗎？

陳金好：啊？

Roger：我正在錄節目，妳如果等一下沒事，我跟妳約兩點在電視臺外的starbucks好嗎？妳對漢堡牛排這麼有興趣，我就把秘訣告訴妳。

陳金好：這樣好嗎？

Roger：不好意思約這麼快，因為等一下又要錄影了，我要掛了，這樣，妳再line我跟我說吧？這是妳的手機嗎？

陳金好：嗯。

Roger：太好了，等妳了，先這樣，掰。

梁辰：陳金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簡直就是作夢，她……

陳金好：啊！哈哈啊天呀天呀怎麼辦哪？呵呵呵……

梁辰：陳金好的心情就像漢堡牛排在煎鍋上一樣吱吱作響，她換上誘人卻優雅的水

綠色洋裝，還刻意換了套內衣。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換內衣？可事後證明，這是一項正確的選擇。因為 Roger 跟陳金好都不是真的很在意漢堡牛排的秘訣。等到陳金好稍稍回過神，她發現自己已經躺在飯店的床上，就像一塊等待料理的漢堡肉排，等待 Roger 細心的料理。

Roger…喔……真是迷人的身體啊……

陳金好…Roger……不可以，人家有老公……啊……

梁辰…他們就像漢堡牛排，牛肉與豬肉三比一揉混在一起，細心的揉捏、裹粉、拍打，狠狠的撞擊，直到產生黏性，直到分不出你是牛肉還是豬肉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陳金好…歐——Roger——歐——Roger——

Roger…金好——金好——

陳金好…叫我陳太太！

Roger…陳太太——陳太太……

梁辰…當漢堡牛排碰到了滾燙的煎鍋，鮮紅的肉被火調教成了金黃。噴發的肉汁與綻放的油香，就像床上的 Roger 與金好。陳金好美夢成真，但是她該如何面對接

下來的一切？鍋子煎完，是要洗的，而不倫戀情就跟油煙四溢的鍋子一樣，很難處理。她還能回到平靜的婚姻生活嗎？Roger 究竟是真愛？還是不過一頓華麗的大餐？我是梁辰，《早安主婦》之〈情熱漢堡排〉我們下次再會。

主婦：我是主婦。就跟每天早晨一樣，我打開收音機，進行想像的外遇，梁辰的聲音還是一如往常的迷人。但這次我沒在聽。剛才，他出門後沒多久我就聽見他手機響了，唉呀，竟然忘記手機啊，這真的很嚴重，而且他說他今天要出差去日本，如果他上飛機沒帶手機就糟糕了啊。我趕快把手機接起來，然後啊……

女人：寶寶你到哪裡了？我已經準備好，趕快來接人家喔。

主婦：喂？

手機掛斷的聲音

主婦：喂？喂？

門打開的聲音

先生：我又忘記東西了……

主婦：手機在這裡。

先生：有人打給我嗎？

主婦：不知道耶。

先生：給我吧。

主婦：什麼東西？

先生：手機啊，我很趕，上高速公路前才想到趕快飆回來我要走了。

主婦：那個……剛才好像有人打給你。是個女生。

先生：誰啊？喔——是我們公司的實習生，沒大沒小的。不要理她。

主婦：她也要出差嗎？

先生：沒有沒有，我要走了，真的來不及了。晚上我會打電話回家，來 kiss bye。

主婦：掰。

門關上的聲音

主婦：然後我就坐在那繼續發呆，直到天黑。

S7

〈我愛販賣機〉

音樂進

安妮：救命啊！救命啊！

梁辰：安妮淒惶在深夜逃竄，她的鞋掉了、腳也扭了。救命啊！救命啊！她喊著，
可現在是凌晨兩點，學校又剛放寒假，沒有人呼應她的求救。

安妮：我剛才到底看到了什麼？

梁辰：安妮的身後，一個戴著米老鼠面具的變態，拿著一隻扳手，發狂追著她。

安妮：不要殺我……求求你。

梁辰：這個戴著米老鼠面具的傢伙，為何要追殺安妮呢？時間讓我們回到三個月前。

鐘聲響起

梁辰：安妮是大學的入學新生，從鄉下來到首都的她，一切新鮮無比。安妮很乖，很會讀書，才考得上這麼一間學校，大家都問啦，安妮妳考上大學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安妮：嗯……我想喝可樂。

梁辰：不是安妮沒喝過可樂，而是這間學校有唯一一臺透明的販賣機，當你投錢進去，會清楚看見一隻機器手臂慢慢從底部升上來，幫你把飲料送出來……就這樣。實在很普通。

安妮：哪有？他找錢給你的時候，會在他小小的顯示螢幕露出一個笑臉給你看。敲可愛。

梁辰：能理解她對販賣機的熱誠的，大概就是小剛了。有一天，安妮去投飲料……

安妮：我發現那個顯示螢幕的笑臉不見了，於是我就按著機臺上的電話打了過去。

小剛：妳好，請問是販賣機壞掉了嗎？

安妮：對，你怎麼知道？

小剛：這是十二號的專屬維修電話，它吃錢了嗎？

安妮：沒有啦……它的笑臉不見了。

小剛：哎呀！這真糟糕，我今天會過去修理。

安妮：你要來喔！

音樂進

梁辰：下午，安妮看到販賣機的身體被打開，有個人鑽進它裡面東弄弄西弄弄。

安妮：它還好嗎？

小剛：妳被吃錢了嗎？

安妮：沒有啊？早上是我打電話的。

小剛：喔，是妳呀，這種新機臺比較精密，有時候線路會鬆脫，稍微保養一下就好了。

安妮：它好了嗎？

小剛：好啦！我試給妳看。

梁辰：小剛把販賣機關上，投下零錢，機器手臂如常運作，找錢的笑臉依舊燦爛。

飲料機音效。飲料掉下來的聲音

小剛：喏，請妳。

安妮：哇！謝謝你。

開罐子的聲音

安妮：為什麼你一直問我被吃錢了嗎？

小剛：通常只有被吃錢的人才會打販賣機的電話，妳是第一個因為笑臉不見了報維修的人。

安妮：怎麼會？笑臉很重要吧？

小剛：對啊！超級重要的。

安妮：我可是因為這臺販賣機才選這間學校的。

小剛：啊？妳認真的嗎？

安妮：怎麼可能啦！就成績剛好到了。可是啊，我真的覺得這臺機器很有趣，看它拿飲料的整個過程，很舒服。

小剛：這臺機器對我來說，就像是我的孩子。

梁辰：小剛撫摸著販賣機，非常溫柔地說著。那一刻安妮心想哇真是溫柔的男人啊。

安妮一回身，兩人的眼神正巧對在一起。

小剛：要是這臺機器不乖，妳就再打電話給我吧。

梁辰：安妮整個大害羞，飛也似的逃走了。安妮想再見到小剛，幾個禮拜後，老天聽到安妮的聲音了。

修理機器的聲音

安妮：嗨！

小剛：嗨！嗯……

安妮：你可以叫我安妮。

小剛：我是小剛。我們上一次好像沒有介紹自己。

安妮：我上一次走太快了……它又壞掉囉？

小剛：對，這一次是真的壞掉，硬幣卡在裡面，有個東西卡著……出來了！這是什麼？

梁辰：小剛掐在手上的，是一根斷掉的髮夾。

安妮：好惡劣喔！誰這麼沒公德心啊？

小剛：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可惡！

安妮：你還好嗎？

小剛：在所有販賣機中，十二號是最特別的一臺。我最愛它……有人這樣對它，真的很過分。

安妮：沒關係啦！這樣好了，我幫你盯著，如果有人欺負它，我就飛踢！

小剛：我很奇怪嗎？

安妮：怎麼會？這是你的工作。我們一起保護它。

梁辰：但是，販賣機的命運似乎受到詛咒，一下子有人把口香糖黏在投幣口，一下

子找零口被三秒膠黏住，而且只要機器一出狀況，吃錢、找零有問題、拿錯商品，販賣機就會被踹被打。小剛越來越常來修理十二販賣機。但每次修好，過沒多久又出狀況。十二號漸漸從最特別的販賣機，變成最討人厭的機器。反倒是安妮跟小剛，因為一起照顧著它，越走越近囉。

小剛：我每次來都會看到妳。

安妮：有點巧。

小剛：我請你喝飲料？

安妮：不用啦……好啊。它還好嗎？

小剛：人家要買熱咖啡，結果它拿冰八寶粥給人家。

安妮：還不錯啊……不知道會買到什麼，滿有驚喜感的。

小剛：公司下學期要把它撤走了。

安妮：為什麼？

小剛：你們學校的破壞力太驚人了！光維修費用就爆表，公司覺得在這邊設點已經沒有意義了。

安妮：下學期？都已經要放寒假了，不就最近就要撤了？

小剛：嗯，所以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修理它了吧？

安妮：那十二號會去哪？

小剛：它維修成本太高了，雖然看起來很炫，但公司應該就回收，不會再用了吧？

小剛流淚

安妮：你在哭嗎？你真的在哭喔……不要哭啦……雖然我也很喜歡它，但也就是一

臺販賣機……

小剛：你在說什麼？它不只是一臺販賣機！它有自己的生命！它的手臂每一次動作都不一樣，找錢的笑臉……看起來一樣，但是妳用心看還是不一樣！

安妮：我覺得都一樣……那你之後會再來我們學校嗎？

小剛：我管他的我哪知道？我以為我們看待十二號的心情是一樣的！

安妮：你還會再來修理其它臺機器吧？

小剛：不會！沒有十二號我就不想當飲料機維修員，我做這份工作幹——什麼！

安妮：那我呢？我的笑臉、我每一次幫你遞工具，跟你要飲料，還有陪你修十二號

的心情你知道嗎？

小剛：妳在說什麼？我除了修販賣機，不想去管一個女大生在想什麼！

安妮：小剛你真是白癡！

槌機器的聲音

小剛：妳幹什麼？

安妮：什麼十二號的爛死了！

梁辰：安妮在奔跑中落下了一滴女大生的淚水，小剛怎麼不懂我的心呢？為什麼他

關心販賣機遠大於我呢？他難道不知道我跟他一起保護那臺蠢機器是因為

我……我……我……

安妮：我喜歡你啊——

梁辰：她的這份心意究竟能不能傳遞給小剛呢？深夜的校園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米老鼠變態又是從哪來的？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主婦：我是主婦。我正在站梁辰家門口。現在這個時間他應該在電臺錄《早安主婦》，所以不會出現。他一個人住，單身，沒有養寵物。行程規律，容易掌握。所以我在想，要怎麼進去。

發現了老公的事。我沒有怪他，但就氣！為什麼他可以這樣那樣？而我只能在廚房聽廣播想像自己跟主持人幹嘛的份？我不想想像了，我要做點什麼。本來只是好玩，就在電臺外面等等看，沒想到就給我等到了。本來我只是要拿一封信給他，跟他說我很喜歡他的節目，接著我就發現我在跟蹤他。本來想下個路口就掉頭，後來就跟到他家門口，可是信還在我手上。本來我只是想把信投在信箱裡，沒想到我現在打算破門而入？

電話嘟嘟聲

喂？鑰匙行嗎？不好意思，我剛才送我老公出門，不小心被困在家門外了，

我家廚房還在燒水啊，很急很急，你趕快來幫忙開門，不然就要完蛋了，我給你地址，快點來啦……嗚嗚嗚——

開鎖，門打開的聲音

我進來了。滿容易的。

S9 〈我愛販賣機〉之二

梁辰：寒假很快的就來了。學生像逃難似的紛紛背著行李回家，原本熱鬧的校園瞬間安靜不少。入夜之後，一個人影都不見，黑漆漆的校園，只剩下各個角落的販賣機亮著。

貓頭鷹的聲音

摳摳摳的腳步聲

梁辰：亮晃晃的十二號機前面，一個身影出現，輕輕摸著它透明的機身，然後她從頭上拔下一根髮夾，然後再把髮夾折斷，狠狠塞進小小的投幣口裡。

安妮：這樣，你就會來了把？

梁辰：那個人是安妮，接著她把嘴裡的口香糖吐出來，伸進找零口。就像之前幹過的那樣，把口香糖塞在機器裡面。是的，就是安妮，全都是安妮幹的。

安妮：這樣小剛就會來修理它，我就可以當面跟他把話說清楚了。

汽車的聲音

梁辰：遠遠的有一臺車開了過來，安妮嚇了一跳，趕緊躲到一旁。

汽車開門、關門聲

腳步聲

濁重的呼吸聲

梁辰：安妮聽見有人走了下來。帶著噁心的呼吸聲，那個人走到了販買機前。卻沒有聽見掏零錢投幣的聲音。而是一直站在那，噁心的呼吸著。安妮忍不住探出頭。

小剛：啊……嘶……

梁辰：一個帶著米老鼠面具的男人，一隻手不停撫摸著十二號，就好像愛撫情人那樣，另一隻手，則在他的下面，不停來回抽動。

安妮：這是怎麼回事？

梁辰：彷彿十二號是個細緻的女人，他從中獲得巨大的快感。一陣顫抖後，他拿出紙巾，細心擦拭著他的愛人。接著，他摸到安妮的髮夾。

安妮：啊！

梁辰：安妮嚇得立刻拔腿就跑！

急速的奔跑聲

梁辰：但是剛才這一幕太過震撼，安妮的腿又軟又麻。鞋掉了，腳也扭了。

S10

安妮：救命啊！救命啊！

梁辰：米老鼠的手上抄著一隻扳手，沉甸甸泛著光，安妮想像它要是打爆自己的頭，一定非常痛，可能會沾滿血、腦漿、頭皮跟頭髮之類的……

安妮：不要殺我……求求你。

小剛：安妮……

梁辰：這聲音非常熟悉……

安妮：小剛？你是小剛？

梁辰：米老鼠把面具摘了下來。竟然是那個平常溫柔的不得了的小剛。究竟小剛為什麼要殺安妮，剛才那人震撼的一幕，又有哪些內情呢？廣告之後即將揭曉！

主婦：我是主婦。我正在梁辰的家裡，他的家，擺滿各種古怪的東西，一臺可樂販賣機？誰家裡有販賣機呢？一本夏卡爾的畫冊丟在販賣機旁邊，一個油膩膩的煎鍋，桌上有吃到一半的漢堡牛排。牆上有百來張便條紙，寫一些我看不

懂的東西，應該都是廣播劇的素材吧？……電腦沒有關，一個打開的 word 檔，游標停在最後一行：「這三個月來十二號所受的傷，妳得一一償還……」下面都是空白的……這房子最奇怪的是床頭牆上，有一扇門，一開始我還以為真是一扇門，仔細一看原來是畫的，這樣在房裡又畫一扇門真的很怪異，好像門後有另一個世界。我走向它，門還畫了手把。可以開嗎？——唉呦，哈哈，怎麼可能嘛？

開門的聲音

奇異的音效

S11

〈我愛販賣機〉之三

安妮：不要殺我……求求你。

小剛：安妮……

安妮：小剛？你是小剛？

小剛：全都是妳幹的？

安妮：什麼你說什麼？

小剛：這個！

梁辰：小剛拿出那根斷掉的髮夾。

小剛：這三個月以來，破壞十二號的就是妳吧？

安妮：沒有啊，沒有！不是我。

小剛：妳這麼晚出現在這邊幹嘛？

安妮：我……你……那你這麼晚出現在這邊做什麼？

小剛：妳都看到了吧？

安妮：沒有我什麼都沒看到！

小剛：我來跟十二號告別。它都跟我說了，說妳是怎麼把髮夾塞進去，妳怎麼傷害

它。從第一次，那一根髮夾，我就懷疑是妳！我每次來都跟它說「再忍耐一下，我會想辦法」。然後每次妳都出現，像個囂張的兇手對我耀武揚威！

安妮：（哭）我想見你，我想說販賣機壞掉你就會出現了，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別的藉口見你，所以我才會……

小剛：道歉！

安妮：對不起！

小剛：這三個月來十二號所受的傷，妳得一一償還。

梁辰：小剛緩緩舉起扳手，就在這個時候——

門打開的聲音

梁辰：一個家庭主婦從教室的門口走出來了！

主婦：怎麼天黑了？這裡是哪裡啊？兩位，不好意思，請問這裡是哪裡？

梁辰：黑夜的校園裡怎麼會有家庭主婦呢？她環顧四周，感到非常狐疑。

小剛：呃……這裡是大學。

主婦：怪了，我怎麼會跑到大學來？奇怪，天黑了嗎？

梁辰：突如其來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誰呢？

主婦：你們有沒有聽到有人在講話？

小剛：誰，沒有啊？

安妮：不要理它了，快殺我！

小剛：這三個月來十二號所受的傷，妳得一一償還。

梁辰：小剛緩緩舉起扳手……

主婦：真的有啦！欸！很好笑耶，你們在幹嘛？排練喔？

梁辰：不要理她，節目還在繼續。

主婦：你看又來了。

安妮：阿姨！救命啊，這個變態要把我殺掉。

小剛：等等這跟我們的故事發展不一樣了，我要怎麼辦？

安妮：阿姨，救我，這個人說他聽得到販賣機說話，小心他的扳手。你千萬不要拿

扳手追過來！

主婦：你說誰是阿姨？

梁辰：小剛拿著扳手追了過去。

小剛：啊——血債血還！

梁辰：安妮拉著阿姨……不是，安妮拉著主婦，在黑夜的校園淒惶地逃命。

主婦：我想起來了！你們在演那個梁辰的廣播劇！他演那個變態喔……

安妮：救命啊！救命啊！

小剛：我要為十二號復仇！

梁辰：小剛把安妮……跟主婦再度逼入死角。

小剛：還沒……

梁辰：小剛還沒把安妮……跟主婦逼入死角。

主婦：這個聲音是梁辰嗎？

梁辰：你們不要跑到我這邊來！不要！

主婦：梁辰站在校園漆黑的樓梯口，前面立著一支麥克風，眼睛瞪得大大地看著我。

雖然我跟蹤他很多次，但是他第一次正眼看到我。

梁辰：讓我們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音樂進

小剛：我們還要繼續嗎？

安妮：怎麼繼續？故事全亂了。

主婦：你真的是梁辰嗎？

梁辰：是是我是，妳怎麼進來的？

小剛：故事亂了我們怎麼辦？我還得打爆她的頭。

安妮：旁白先生，我真的會被打爆嗎？這樣聽眾會抗議吧？

小剛：我會打爆妳，然後跟十二號永遠在一起。

安妮：我問他不是問你。

梁辰：兩位、兩位，故事暫時先告一個段落，你們先離開，讓我跟這位……

主婦：丁太太。

梁辰：丁太太說說話好嗎？

小剛：嘿！你已經有想出結局了吧？

梁辰：有有！我什麼時候讓大家失望？掰！

主婦：那兩個人離開了。他們說的是廣播劇嗎？我怎麼來到這裡的？我打開梁辰牆

上那扇畫出來的門……

梁辰：丁太太？丁太太？妳有聽見嗎？我問妳怎麼進來的？

主婦：我……從你房間的那個……門？

梁辰：妳闖進我家？我沒有客人，妳也不是我的客人，妳怎麼進去的？

主婦：我是你的粉絲。

梁辰：嗯哼又是一個瘋狂粉絲，我跟妳說妳闖禍妳知道嗎？

主婦：請原諒我不會再這樣子了，這封信，我一直不敢給你，請你一定：

梁辰：現在看什麼信？我們麻煩大了妳知道嗎？

主婦：我知道。

梁辰：我們麻煩在哪裡？說啊說說說？

主婦：嗯……

梁辰：妳看妳不知道嘛！

主婦：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梁辰：關鍵！關鍵！這裡是我的廣播劇。

主婦：廣播劇不都是在電臺跟播音員錄的嗎？

梁辰：那是別人家的，我的是玩真的！

主婦：難怪你的節目……很生動。

梁辰：當然！每一個人都活生生的。而且都是瘋子！

主婦：我竟然跑到你的腦子裡，簡直「全面啟動」。我可以參觀嗎？

梁辰：妳不能參觀，而且這不是我的腦子，妳最好乖乖的不要再影響大家了。

主婦：天啊！我可以近距離直接看你的每一齣戲，而且是用看的不是用聽的。

梁辰：妳有在聽嗎？

主婦：跟別人講一定都不會相信，我也可以幫忙編故事，我其實很有天分，我老公說……

梁辰：走吧！

主婦：幹嘛啦，不要抓我，好痛。

梁辰：我在救妳，妳已經知道太多，他們不會放過妳——妳剛剛是從這邊進來的吧。
走吧！不要再隨便亂跑了，再見。

門打開的聲音

梁辰：出不去了？

門開開關關的聲音

主婦：你不知道怎麼送我走嗎？

梁辰：完蛋了完蛋了，這樣故事都會亂掉，大家就會宰了我。

主婦：你說的大家到底是誰啊？

電梯叮的一聲

主婦：我們身旁的電梯突然打開了，有個老頭走了出來。

老人：旁白先生，我們夏卡爾這邊都在等結局喔，你很久沒有給我們新的進度了。

梁辰：是是，已經有結局了，保證讓大家意想不到。

老人：那麼……請跟我走吧——

主婦：唉唉唉，你不能丟下我不管吧，我不知道怎麼回去啊？

老人：這位是？

主婦：我是丁太太。

老人：喔？是夏卡爾的新角色嗎？我怎麼不知道？

梁辰：沒有沒有，不重要，就是一個龍套。不會影響到你的部分。喂！主婦，你等
一下絕對絕對不可以說一句話，發出一點聲音，做任何事。老老實實地待在我
我旁邊。

主婦：所以我可以跟囉？

梁辰：絕對不可以說話！

電梯關門的聲音

音樂進

S12

〈夏卡爾的便條紙〉之三

梁辰：各位聽眾，歡迎收聽今天的《早安主婦》，今天的廣播劇，要為大家放送甜
蜜浪漫的愛情劇〈夏卡爾的便條紙〉下集，上次提到，圖書館管理員小娟，
在一本夏卡爾的畫冊發現一張「我可以認識你嗎？」的便條紙，接著小娟與

神秘的導演發展一段不可思議的便條紙通信戀愛，今天，是他們相約見面的日子。

小娟：啦啦啦……

梁辰：小娟哼著歌，步履輕盈的為每一本書上架，她還特意畫了妝，等待那個從未見面的戀人。到底哪一個人是他呢？到底誰會來還那本夏卡爾呢？

時鐘滴答的聲音

梁辰：時間是晚上八點十五分，沒有人來還夏卡爾。

廣播：各位晚安，現在是晚上八點十五分，今天的借還書時間至晚上八點半，請要借還書的民眾把握時間。各位晚安……

梁辰：還書的時間越來越少，可沒有人拿書來還。小娟的屁股死死黏在椅子上，一點都不敢離開。這時突然有個人來到櫃臺……

屁孩：姐姐我要借這個。

梁辰：不是他！小娟萬分糾結的幫小朋友刷卡借書。

屁孩：謝謝姐姐。

梁辰：圖書館又進來一個人，是個年約八十歲的老先生，杵著拐杖，步伐緩慢地走了進來。也不是他。

小娟：爺爺，要還書嗎？我們借還書到八點半喔。

老人：沒事兒、沒事兒。

梁辰：爺爺不停地在圖書館裡左顧右盼，好像在找人似的。接著，他拿出一本……

夏卡爾畫冊。

小娟：怎麼會是他啊？這個老先生就是跟我傳了三個月紙條的神秘情人？

梁辰：小娟浪漫的幻想在一瞬間破滅，她下了一個決定，從此、立刻忘掉夏卡爾的便條紙，一秒抹煞！

時鐘滴答

梁辰：時間來到八點二十五分，老人持續呆站在門口，整間圖書館只剩老頭和小娟，每次他眼神飄到小娟那，她就裝忙。

小娟：爺爺，我們借還書只到八點半喔，你的書要不要先還？

老人：沒事兒、沒事兒。

梁辰：小娟只想把書趕快拿回來，然後把便條紙全部撕下來，最好丟到廟裡化掉。

時鐘滴答

梁辰：時間來到八點四十五分，小娟開始播撥放晚安曲。

費玉清：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梁辰：當老人聽到費玉清，好像突然觸動什麼開關一樣。他走到櫃臺——

老人：請問今天是不是有個小姐也在這邊等人？

小娟：我不知道耶。爺爺我們還書已經截止囉。

老人：沒事兒、沒事兒。

梁辰：時間來到八點五十九分，再過一分鐘這一切就要結束了。老人突然又走到櫃

臺——

老人：她大概不會來了。

梁辰：老人把夏卡爾打開，然後把便條紙一張一張撕下來，很仔細地把它們都收好。

畫冊變回先前的模樣，乾乾淨淨，沒有便條紙。

老人：還書。

小娟：今天的借還書已經截止了——

老人：我曉得，還有這張借書證，不要了。

梁辰：那是一張家庭卡，小娟感到有些抱歉。

老人：如果有人……有個女孩子來問這本書，問書上的紙條兒哪去了，就麻煩她打這支電話給我。

小娟：你等的人，今天沒來？

老人：不是我在等，是我孫子在等。

小娟：你孫子？

老人：我孫子病了，一直躺在家裡，這些日子都靠我幫他到這兒借書消遣。幾個月以前說交了個筆友，還是用這本畫冊通信，年輕人真想得出來。

小娟：你幫你孫子等筆友？

老人：我孫子上個禮拜……人走了。他一直一直叮嚀我說要幫他赴這個約，把這些

便條紙交給她。現在人沒來……算了，這借書卡也用不到了，不好意思麻煩妳處理了。

梁辰：老先生老淚縱橫，拿起手帕來一直擦。小娟則拚命壓抑自己龐大的罪惡感，現在怎麼樣也無法大喊我就是你孫子等的人啊！她只能默默地把家庭卡剪掉，把夏卡爾歸在書車上，跟往常一樣。

小娟：那……那些便條紙……

老人：怎麼？

小娟：沒事。如果有人來問，我一定替您轉達。

梁辰：小娟其實想說的是「把便條紙交給我吧」，但怎麼樣就是說不出口。老人走了，圖書館只剩下小娟跟成千上萬的書，她翻開那本潔白如新，沒有任何便條紙的夏卡爾畫冊，畫中人物一個個漂浮在空中，好輕盈，但小娟的懊悔與愧疚就跟這本畫冊一樣沉重。

音樂進

梁辰：廣播劇〈夏卡爾的便條紙〉就到這邊結束了……聽完這個故事您是不是也感到些許惆悵呢？

主婦：等等，沒了嗎？

梁辰：咳……要是小娟勇敢面對各種可能，可能結局依然令人感傷，但也不會有遺憾了吧？

主婦：就這樣結束也太奇怪了吧？

梁辰：不曉得各位聽眾有沒有與筆友見面的經驗呢？

主婦：而且病死是民國哪一年的老嘅啦？

梁辰：絕對、絕對不可以對我的故事有意見！

主婦：我剛剛躲在書櫃後面都看見了，小娟，妳沒有看見嗎？

小娟：旁白先生，這樣犯規啦！

主婦：剛才那個走出去的老頭，對，就是你，不要躲在門外了。

老人：噓……我走了，不在。

小娟：旁白先生，請問她哪來的？

梁辰：一個瘋狂粉絲。現在節目還在繼續，妳不可以這樣……

主婦：小娟，妳就這樣算了嗎？妳等這麼久，結果來一個老先生？

小娟：故事都這樣安排了我有什麼辦法？

主婦：聽起來妳也不是很滿意啊。

小娟：我沒有不滿意。

梁辰：你不滿意嗎？

主婦：老先生你滿意嗎？

老人：我不在！

主婦：各位聽眾，你們不在現場，只能聽主持人片面敘述，但我就在這間圖書館，

跟他們距離科學類、生物類兩個書櫃的距離，我都看見了。那個人明明就在

現場卻悶不吭聲。

梁辰：這個不可以說！

小娟：誰？這裡還有誰？

主婦：那個妳在等的人，他就在這裡。

小娟：人家已經過世了，妳不要開這種玩笑。

主婦：他就躲在這裡！

一堆書翻倒的聲音

導演：唉呦，不要這麼大力！

老人：哎呀孫子你沒事吧？

主婦：這個人從頭到尾就躲在旁邊看戲，一邊看還一邊擦眼淚。

小娟：你是？

導演：妳好，呃……嗨。

小娟：跟我用便條紙通信的，是你嗎？

導演：是我。

小娟：你從剛剛就在這裡？

導演：對。

小娟：你不是跟我約了……

導演：太美了，我完全看見妳的罪惡感，真是太真實的劇場性了，該怎麼說呢？

美——

打巴掌的聲音

小娟：要老娘啊？你以為我好騙啊？不自己出面派個老頭見筆友你什麼意思？還掰一個這麼爛的故事，病死？你他媽瓊瑤啊？

梁辰：故事不是這樣寫的！

小娟：旁白先生你結局不好好寫，把導演塞在後面看好戲是怎樣？

導演：小娟妳不要這樣，要怪就都怪我好了。

小娟：放手啦你。

導演：當我看到便條紙上寫著「我們見面吧」我的心狂跳不已。可我又害怕一切幻覺會破滅，一齣戲最害怕的就是幻覺破滅。所以我決定塑造一個更大的幻覺，包住妳我、包住整個夏卡爾，讓這份情感永遠不會破滅。

小娟：所以你就派你爺爺來要我？

導演：其實我也不是我爺爺，他是我請來的演員，一場演出費五千塊。

老人：什麼？我不是你爺爺？旁白先生，我真不是他爺爺？

梁辰：不是這樣……不該是這樣子。

S13

〈情熱漢堡排〉之二

急速奔跑的腳步聲

梁辰：呼呼呼，妳把一切都搞砸了！

主婦：他就躲在那邊啊。

梁辰：那個角色我還沒寫完就已經揉掉他了！

主婦：你揉掉的我覺得還比較有趣。

導演：總之妳表現的太好了，就讓我們繼續下去吧？好嗎？

小娟：Fuck you。

主婦：廣播劇〈夏卡爾的便條紙〉the end。《早安主婦》下次再會。

老人：我不是你爺爺？真的假的？

音樂進

梁辰：妳覺得現在很有趣嗎？

眾人的聲音「他們在哪？」、「把他們抓出來」、「該死的編劇亂寫一通」

主婦：他們為什麼在追你？

電梯叮的一聲

梁辰：進電梯再說。

電梯開門，關門

梁辰：像妳這種整天只會做家事，隨便給妳們一點愛恨情仇就哭哭笑笑的家庭主婦，怎麼可能想像七八個角色壓在妳身上，掐著喉嚨要妳把故事丟出來的壓力？

主婦：這是你的廣播劇，你應該好好管教你的角色吧？

梁辰：他們都是瘋子，在故事的世界裡死一個人是很正常的，死一個廣播劇主持人，沒有人會在乎。

主婦：呵呵呵，你是說，他們在追殺我？My God！

電梯叮的一聲

主婦：我們現在要去哪？

梁辰：找個地方躲起來先。

大賣場人聲吵雜

主婦：電梯的門打開，我們從安靜的圖書館，晃眼間來到人聲鼎沸的……嗯，這裡是哪裡？

梁辰：美食展。拜託你不要再替我旁白了。

Roger…哈囉！各位家庭主婦，做菜就像小孩子玩泥土、堆沙堡，只要充滿玩性，

就可以簡單、輕鬆——

迷嫂們：做料理——

主婦：〈情熱漢堡排〉？這裡是〈情熱漢堡排〉的故事嗎？

梁辰：對！對！我們快走，然後想個辦法把妳弄出去。

主婦：他是那個花美男主廚——

梁辰：Roger。

主婦：對！Roger！他們後來怎麼樣了？外遇被老公發現了嗎？

梁辰：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妳看那邊。

主婦：在Roger表演料理的後臺，站著個穿西裝、戴墨鏡的凶狠男人，正盯著臺上。

梁辰：他就是陳先生。

主婦：誰啊？

梁辰：陳金好的丈夫——

主婦：外遇被發現了？

梁辰：喂！妳要去哪裡？回來！

主婦：陳先生緊盯著Roger，就好像要直接衝上去毒打他一番。Roger一如往常親切

優雅地做菜，渾然不覺危險就在背後。

梁辰：妳在幹嘛？

主婦：我在幫你啊。Roger 做完料理，他終於發現陳先生，兩人眼睛直直盯著對方，一觸即發。接著，Roger 微笑了？

陳先生：都結束了吧？

Roger：讓你等這麼久，走吧。

主婦：他們穿越熱鬧的美食展人潮，陳先生與 Roger 兩人看起來竟然彼此熟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梁辰：好了不要跟了，我們快走……

主婦：你的角色一定沒想到你跟著別的角色走，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梁辰：這集我還沒寫好，陳先生那部分只是草稿……

主婦：走啦！我想知道後來怎麼樣了。

音樂進

主婦：陳先生與 Roger 坐上計程車，穿越熱鬧繁華的市中心，來到寧靜高級的住宅

地段。計程車在一棟豪宅前停了下來。

梁辰：那裡是陳先生與陳金好的家。

Roger：這裡……是你家？

陳先生：進去。

主婦：在豪華的客廳中，Roger 顯得有點緊張。

陳先生：喝點什麼？威士忌？

Roger：都可以啊……

開瓶倒酒聲

陳先生：我找你的時候嚇一跳吧？

Roger：我沒有想到是你。你太太好嗎？

陳先生：你說呢？

Roger：你們結婚……三年了吧？

陳先生：三年。很好的三年。你呢？好嗎？

Roger：老樣子。

主婦：陳先生一直在 Roger 身邊晃啊晃的，兩人好像有滿肚子的話但都不敢先開口。

陳先生：前一陣子我看到你了。

Roger：在哪裡？

陳先生：我太太買了你的鍋子，包裝盒上都是你的臉，那該死的笑容，騙了一堆家

庭主婦吧？

Roger：她們都自願被騙。

陳先生：我討厭那個假笑。

Roger：這個嗎？

主婦：Roger 露出他的招牌笑容，潔白的牙齒像大理石一樣透出光澤。陳先生的眼

睛瞪得好大，彷彿要噴出火。

酒杯破碎聲

主婦：陳先生一擁上前——竟然吻了 Roger ——

Kiss 聲

Roger：三年來你有想我嗎？

陳先生：每天都想。

Roger：那你為什麼要結婚？

陳先生：對不起。

Roger：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陳先生：我害怕、很怕。

主婦：呃，嗯……

梁辰：閃開！讓專業的來——陳先生像頭猛獸撕裂 Roger 的襯衫，露出過於白皙的背肌，他們糾纏著，好像要嗑掉對方。

東西匡啷的聲音

梁辰：兩人掃去桌上的雜物，陳先生把 Roger 強壓在桌上——
主婦：Roger 作勢抵抗了一下，但很快就屈服了。

Roger：你什麼都沒有說就消失了，然後我就收到你的喜帖。

陳先生：我媽媽逼著我去相親，我沒有辦法。

Roger：我看著喜帖上面的名字，陳世聰和金好……

陳先生：我忘不掉你。

Roger：我永遠忘不掉那個名字……金好，冠上夫姓，陳金好。超俗的。我發誓復仇。

梁辰：陳先生突然停止動作，Roger 拿出一隻手機。手機正是撥出狀態，聯絡人的

姓名……

主婦：陳金好。

門打開的聲音

梁辰：陳金好回來了，她就站在門外，手上拿著手機。一臉不敢相信地看著眼前紛
亂的景象。三個人非常安靜，誰都不願先開第一槍。

Roger…嗨！金好。

陳金好…你怎麼在這裡？

Roger…我跟你先生是老朋友，好巧。

陳金好…你們認識？

Roger…我跟世聰的交情很好，一直到三年前你們結婚，他就不太跟我這個老朋友聯絡了。

陳先生…你們怎麼認識？

陳金好…我是 Roger 的粉絲啊……這很意外嗎？

陳先生…粉絲哪會這麼熟？

陳金好…就……就很熟啊。

陳先生…Roger 你是故意的嗎？

Roger…你太太是個非常熱情的粉絲。尤其對於漢堡牛排，簡直狂熱。

梁辰…Roger 的手機，秀出了照片，那是陳金好跟他一起在飯店床上做「漢堡牛排」的精采畫面。

陳金好…Roger 你幹嘛？

陳先生：金好，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陳金好：對不起。

Roger：金好。

陳金好：啊？

Roger：不用對不起，妳老公喜歡男人。

梁辰：他把襯衫穿好，在一堆雜物中撿起了一幅相框，裡面是陳先生和陳金好蜜月時去普吉島，兩人在海灘笑得很燦爛的樣子。

Roger：人家一直都說「漢堡牛排」、「漢堡牛排」，其實裡面明明混雜三分之一的豬肉，可就這樣被大家給忽略了，好像豬肉那一部分完全不存在一樣。可怎麼能不存在呢？

陳金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Roger：結婚以前，妳老公一直跟我在一起，直到有天他丟下喜帖人就不見了。喜帖上寫著陳世聰與金好「永結同心」，紅底燙金的字體看起來噁心死了。他把我們的過去一下就斬斷。我以為再見不到他，直到那天妳提了五個鍋子來找我。陳金好，這麼俗的名字我怎麼可能忘記？寫在喜帖上的名字，

應該是我。

陳金好：Roger，那我們之間呢？

Roger：我騙妳的。

陳金好：他說的是真的嗎？世聰？

梁辰：陳先生一句話都說不出來。Roger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潔白的牙齒像大理

石一樣透出光澤，白得嚇人。

Roger：陳世聰，你以為像個異性戀結婚，假裝自己跟別人一樣就可以獲得幸福快樂，這真是世界級的笑話，你建立的家比我賣鍋子的微笑還假，陳太太，不好意思利用妳了，請不要討厭我……即使討厭我也不要討厭做菜吧。

梁辰：Roger帶著勝利的微笑，邁開步伐，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主婦：等一下！你這樣子陳太太也太可憐了吧？

梁辰：喂……突然一個……神秘女子跳了出來張開雙臂擋住Roger的去路。

陳金好：妳是？

主婦：我是……記者。身為一個公眾人物，剛才那些事情要是讓媒體知道了，大家一定很興奮。

陳先生：不要拍，我什麼都不知道。

Roger：妳想幹嘛？

主婦：我聽得出來你被拋棄了很可憐，可是拿自己的不幸來說嘴真是讓人看不順眼。這三年來我相信你也是很努力的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抓著張破喜帖的事一講再講？以你的條件不管是男人女人一定都很愛你，看看你有這麼多粉絲就知道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大家都有自己的陰影自己的債要還，憑什麼哭喪著臉？三年前他對你做什麼然後拿這件事當藉口去欺騙一個無辜的家庭主婦？你一路走來一定很辛苦我知道，可是當你選擇復仇之路只會讓自己往後的人生背負著更多東西你知道嗎？你不累嗎？

Roger：所以……妳想幹嘛？

主婦：我在，威脅你。

Roger：記者小姐，妳愛報就報，這麼有爆點的故事我還怕大家不知道。

主婦：耶？

陳先生：等等等，不可以，記者小姐，我們有事情好商量，這種事情一傳出去兩敗俱傷。

主婦：耶？

Roger：形象受損又怎樣？當我決定要復仇我就拋棄一切都不管了。妳需要素材嗎？

我手機裡一堆，超賣。

主婦：我……我才不要，走開啦。你不怕形象受損嗎？代言跟通告會全部沒有喔。

Roger：那跟我受的苦比起來一點都不重要，反正我只要稍微安靜個一年再復出，

像她這種家庭主婦還是會買我代言的鍋子！哈哈哈！

陳金好：少瞧不起家庭主婦！

梁辰：陳金好大吼一聲，所有人都驚呆了。

陳金好：現在是在演八點檔嗎？這麼糾葛是想怎樣？大家都在回溯往事那我也來——

我跟老公是相親結婚，跟他碰面時心臟一直跳，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當時覺得這大概就是真愛吧！後來才發現自己有換氣過度的毛病。總之結婚了但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幹嘛，那就試試看當個盡責的家庭主婦吧。老公常常晚上不回來，但是我也沒有交過別的男朋友，所以想說這大概是正常的，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原來我老公是Gay。後來遇到Roger以為美夢成真，結果也是個Gay。只能說自口活到三十幾歲還搞不清楚這麼多事情是自己的愚蠢。

主婦：陳太太妳不要這樣說，是他們——

陳金好：但再怎麼說詐欺別人的感情就是人渣是混蛋不可原諒，你們兩個都一樣，一個明明不喜歡女人硬是結婚，另一個明明喜歡男人，卻硬要誘惑別人老婆，把別的人生拿來摻攪和很有趣嗎？你們賠償得起嗎？陳世聰！

陳先生：是！

陳金好：我要跟你離婚，你因為性向而欺騙我的這三年，你的車子房子名下財產請準備好。

陳先生：這樣不對吧……

陳金好：Roger！這件事情會如你所願上遍各家媒體，同時，我會以陳先生律師的名義告你妨礙家庭、妨礙名譽，請求支付賠償費一共三億元。

Roger、陳先生……三億元？

主婦：等等？有點神展開了，妳是律師？

陳金好：跟他結婚之前，我是律師。

主婦：妳是律師？

陳先生：她是律師。

陳金好：不用重複第三遍。三億裡面包含陳先生給我的贍養費，以及這三年來當家庭主婦沒有工作的財產損失，另外，關於你代言的產品，因為負面新聞造成的損失，我也會代表廠商向你要求賠償，從廚具、產品、節目收益等等，我都很樂意替他們服務。整個官司至少纏訟五年以上，我很樂意像隻惡鬼糾纏著你，Roger相信我，不會有任何一個主婦想買你的鍋子。

Roger：記者小姐，這整件事其實沒什麼新聞性的其實。

主婦：哎呀，剛才所有的談話，我都不小心錄下來了。

陳金好：記者小姐，Roger的報導就麻煩妳囉。至於你們兩個，請讓開，我要準備晚飯了，畢竟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梁辰：陳金好，噢不，是金小姐帶著勝利的微笑，邁開步伐，抓起圍裙往廚房裡走去。兩個男人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是好，未來他們會遇到什麼可怕的麻煩，已經不是這個故事所要交代的了。《早安主婦》之〈情熱漢堡排〉感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次再會。

音樂進

主婦：怎麼辦？

梁辰：什麼怎麼辦？

主婦：我根本不是記者，我要怎麼幫金好公開消息？

梁辰：妳傻了？這只是廣播劇，故事能有個好結局就夠了。

主婦：我真的不用再做點什麼嗎？

梁辰：剛才妳突然衝出去嚇死我了。竟然還假裝自己是記者，滿會演的嘛！

主婦：我就知道我有天分！

梁辰：可是拜託妳在我想到辦法把妳踢出這個世界之前，不要再給我加戲了，OK？

主婦：我決定了！

梁辰：什麼？

主婦：我要跟你一起留在這個世界。

梁辰：妳傻了？

主婦：反正外面的世界沒什麼好玩的，不過全是一些令人傷心煩惱的事情，這裡每

件事都稀奇古怪但至少有點可循，而且你不覺得你當旁白真的是很好詐的一件事嗎？

梁辰：什麼奸詐妳說什麼？

主婦：你永遠在旁觀他們的人生，而不去淌渾水，你每天可以看盡人生百態，但是你超安全的，一點風險也不用負，不用傷心，不用生氣，不用擔心背叛……
梁辰：但是妳永遠跟他們無關。妳永遠站在黑暗的角落，看著他們的故事，永遠只有妳一個人。

主婦：反正我已經沒人要了，一個人無所謂。

梁辰：妳老公……

主婦：不可以說。

梁辰：妳常聽我廣播劇就知道男人沒什麼好東西——

主婦：（大哭）他怎麼可以這樣……我把青春都給他了……

梁辰：嗯……妳還好嗎？

主婦：不好啦！

梁辰：雖然我寫過很多主婦，但我從來沒有安慰過一個真正的主婦，她一股勁地把

我拉過去在我肩上痛哭。剛剛還嘻嘻哈哈，然後突然就崩潰了，這就是女人嗎？該說好可怕還是好可愛？我心底有種好奇怪的感覺。

主婦：總之你考慮一下，我是很有心要學習的，在你想辦法把我踢出去以前，為了要讓你的故事順利進行，最好訓練我，否則要是我把故事搞砸，就是你督導不力！

梁辰：妳的……頭髮哭亂了。

主婦：梁辰湊過來用手很溫柔地撫平我的頭髮，完全不像先前那樣壞，搞得我心底咚咚跳，畢竟是偶像耶。然後就地震了。

地震的聲音

主婦：你的廣播劇世界也會地震喔？

梁辰：不知道，我從來沒遇到過。

主婦：突然從四週竄出一堆人，團團把我跟梁辰圍住。

老人：逮到你們了！

梁辰：角色們一股腦的全出來了，他們抓住我跟主婦。

主婦：剛剛的角色全部都跑出來了！

老人：呵呵呵，往哪跑！旁白先生。

導演：把故事改回來！

安妮：還有我們的故事什麼時候才有進展啊？

Roger：陳金好為什麼是律師？她什麼時候變成律師的？

老人：各位角色，大家都是受害者，我知道你們都想討回自己的人生，但現在有件更可怕的危機出現了，這個世界要毀滅了。

角色們七嘴八舌

梁辰：你不能因為自己的戲改了就唬這麼大的爛啊。

老人：剛才的地震就是證據！旁白先生，你是不是要毀了這個世界，棄我們於不顧？

梁辰：怎麼可能？我哪有這個能耐？

老人：可是自從這位——

主婦：丁太太。

老人：丁太太突然冒出來，整個廣播劇世界就很不安定，每個故事都不按照原本的方向走了，都亂了。為什麼不把她趕走？

梁辰：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我不知道——

老人：藉口！該怎麼說這裡是你創造出來的世界，我們都是你不眠不休寫出來的角色，你竟然讓一個外行人在這裡亂搞還不心痛？

主婦：我弄的還不錯好嗎？

梁辰：噓……不要再激怒他們了。

主婦：你幹嘛這麼怕他們啊？

老人：旁白先生，你喜歡她對不對？

主婦：耶？

梁辰：我巴不得她趕快走，廣播劇就可以正常播放。

老人：你才幫她理個頭髮，世界就地震了。

主婦：真的是這樣嗎？

梁辰：沒有啦，真的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啊。

主婦：你喜歡我？

老人：如果不喜歡的話那殺掉也無所謂囉？

主婦：殺掉？

老人：反正廣播劇裡殺一個人不犯法。小剛，上！

小剛：為什麼是我？

老人：所有角色裡面你最變態，最適合痛下殺手，上！

主婦：一下子就要死人，這算什麼？

梁辰：不可以這樣隨便殺掉她，一點動機也沒有。

老人：動機就是因為愛！旁白先生你只要有了愛，這個因為寂寞而打造的世界就會

毀滅！小剛，上。

梁辰：我保證會好好完成所有人的故事！

主婦：什麼孤獨？什麼愛啊我都聽不懂？不要過來啊！變態走開！

小剛：不行啦！我做不到。

老人：為什麼？

小剛：她又沒有欺負十二號，我不想殺她。

老人：那 Roger，上！

Roger：我是廚師，才不要動手！

老人：那我們一擁而上，我數一二三，一、二、三！動啊你們？

小娟：你也沒動啊？

老人：可惡啊！旁白先生，世界就要毀滅了，你的廣播劇、你的收聽率！都不管了嗎？

地震的聲音

主婦：這世界真的要毀滅了嗎？

梁辰：我不知道。

導演：既然我們都無法處理，就把他們關到下面吧？

梁辰：不可以！

老人：行！就這麼做。

梁辰：我不要去下面，我不要下去！

老人：帶他們進電梯。

S15

主婦：下面有什麼啊？

電梯叮的一聲

老人：不要怨我們，旁白先生，這一切都是為了廣播劇。

梁辰：我不要下去！

音樂進

主婦：這裡是哪裡啊？梁辰你在哪裡？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啊？電梯開門那一剎那世界黑了，然後梁辰就不見了。只剩下我一個。這裡就是下面的世界嗎？好多扇門，用粉蠟筆畫出來的歪七扭八各式各樣的門。梁辰你在哪？

地震的聲音

主婦：啊——那個老人說地震都是因為梁辰喜歡我的關係，呵呵，其實我也不討厭他啦。哎呀，現在不是耍花癡的時候。梁辰你快出來啦！

門後傳來聲音

老闆：這個數字太難看了！

梁辰：真的很抱歉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老闆：時間？還有時間嗎？你看看你這什麼鬼樣子？

主婦：其中一道門傳來梁辰的聲音，我偷偷把門打開。裡頭是間辦公室。

開門的聲音

老闆：梁辰，你很紅，但那至少是十年前的事情了。現在還有誰在聽廣播劇？連國

軍電臺都不想播的東西你就知道有多過時。

梁辰：還是有些死忠的聽眾……

老闆：死忠的歐巴桑——你不能只靠她們啊？

主婦：歐巴桑？講我嗎？

老闆：請些人來節目聊聊天、打打屁不是很好嗎？不然就隨便放點流行歌，都比你

費時費工做廣播劇來的有收聽率。

梁辰：寫這些故事已經是我生活的全部了，要我聊天做訪談我實在……

東西鏗鏘匡啷的聲音

老闆：要不是你老爸當年託我照顧你，我早就把你轟出去了！你現在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走路、一個是改型態。別這麼死腦筋，廣播劇什麼的就算了，以你梁

辰在廣播界的知名度，要東山再起根本不是難事。你好好想想。

梁辰：我會好好想想。

關門的聲音

主婦：原來《早安主婦》根本做不下去了。難不成梁辰只剩我一個粉絲？

中學梁辰：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主婦：梁辰？等等，這一層到底是什麼故事？剛剛我才看到你在……

中學梁辰：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快要不能還書了。

主婦：不對，他不是我認識的梁辰，他看起來年輕多了，手上拿著一本夏卡爾畫冊，他打開另一扇門。

開門的聲音

廣播：各位晚安，現在是晚上八點十五分，今天的借還書時間至晚上八點半，請要借還書的民眾把握時間。各位晚安……

主婦：裡面是一間圖書館，年輕的梁辰站在那邊，眼睛盯著櫃臺工讀生，那個工讀生有點面熟。

小娟：你來還書的嗎？

中學梁辰：嗯……對……我……

小娟：借還書到八點半喔。

中學梁辰：我……等一下……

主婦：除非是瞎子不然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梁辰喜歡這個管理員。梁辰把夏卡爾畫冊打開，裡面貼了一張便條紙，上面寫著：「可以跟你做朋友嗎？」

中學梁辰：我來還書。

主婦：梁辰微微顫抖把書還了過去。管理員二話不說刷的一聲就把書抽走，打開內頁。我敢打賭她一定看到那張便條紙，但她只是把本子刷了條碼，什麼都沒

說——

中學梁辰：那個……

小娟：什麼？

中學梁辰：沒事。

主婦：梁辰默默地離開了。突然管理員叫住了他。

小娟：喔忘了跟你說……

中學梁辰：什麼事？

小娟：逾期一個禮拜囉。要七天以後才能借書。

關門的聲音

主婦：這是故事，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每一扇門後面會不會都藏著梁辰的一段心事？要拯救這個世界的秘密會不會就藏在其中一扇門後面？

開門的聲音。煎漢堡排的聲音

主婦：這裡是一間廚房，我看見梁辰圍著圍裙，一副很高興的樣子在做料理。

大學梁辰哼著歌。電話鈴響

大學梁辰：喂？Rosen？猜猜看我在做什麼？漢堡牛排，就上次你教我做的啊！你

有帶馬子吧？靠這個他們一定愛死我了！我跟你說……啊？改去唱歌？不是講好帶來我家我做菜給大家吃嗎？……在減肥？不要鬧了好不好都在弄了？……好啦好啦，在哪裡？等我喔！你們不可以自己先開始喔。沒事啦！OK。

電話嘩的一聲，然後是關火的聲音

大學梁辰：唉……這麼多漢堡牛排是要給誰吃啊？

關門的聲音

主婦：好像都不是什麼令人開心的回憶。難怪梁辰不願意下來這裡。

開門的聲音

主婦：這扇門的後面，是一座公園。

鳥叫蟲鳴

主婦：有一群小學生正圍著一臺紅色的販賣機，他們在搥它。

碰撞聲

小剛：（兒童聲）快給我吐出來！王八蛋臭雞蛋！

孩A：搞屁啊，吃我們錢。

孩B：出來出來！

小學梁辰：（兒童聲）喂！你們在做什麼？不要打我朋友！

小剛：什麼？這是一臺販賣機耶？

笑成一團

孩 A：他說販賣機是他朋友？

孩 B：梁辰你是阿達嗎？

小剛：你朋友吃我們錢，如果你們是朋友的話，就幫他還錢。

小學梁辰：我沒有錢啦……

小剛：那就不要多管閒事，走開。

小學梁辰：你們每天看到它就踹它當然會壞掉。

小剛：那又怎樣？你咬我啊？

孩 A：有夠白癡。

孩 B：哪有人說販賣機是自己朋友的？

小學梁辰：它是我朋友！

小剛：我就揍你朋友，哈哈。

碰撞聲，加嬉鬧聲

小學梁辰：不要打啊！

主婦：小梁辰衝了過去，四個小朋友扭打在一起。

孩A：啊，真的咬我！

孩B：走開啦。

小剛：智障、白癡。

主婦：小梁辰被打趴躺在地上，三個小朋友一哄而散。

小學梁辰：呼呼……我不會讓別人欺負你的。

飲料掉下來的聲音

主婦：不知道是巧合還是真的被小梁辰感動了。飲料機就這麼剛好的掉出一罐可樂。

小梁辰把可樂撿出來——

開罐喝飲料的聲音

小學梁辰：謝謝你，好朋友。

關門的聲音

主婦：這些門後都是梁辰曾經發生過的事吧？這些點滴都變成故事的素材，被藏在世界的最底層。

地震的聲音，這次特別大聲

主婦：這個世界真的要毀滅了嗎？如果真的毀滅了，那梁辰還寫得出東西嗎？我走到了底，這是最裡面的一扇門。

遠方傳來兒童的哭聲

主婦：梁辰是你嗎？你不要哭啊，你哭了誰帶我離開啊？梁辰你在裡面對不對？

門開的聲音

小小梁辰：阿姨妳是來陪我玩的嗎？

主婦：這是一間廁所。有個小朋友一樣縮在馬桶旁邊，一切很不對勁。

小小梁辰：陪我玩好嗎？

主婦：他流著眼淚掛著鼻涕，手上拿一隻粉蠟筆。這間廁所裡有很多門。畫出來的。

主婦：你是誰？

小小梁辰：我是梁辰。

主婦：你怎麼會在這裡？

小小梁辰：我被罰。

主婦：被誰罰？

小小梁辰：爸爸說我不乖亂講話，所以罰我關廁所。

主婦：這些門都是你畫的嗎？

小小梁辰：對啊。每個門打開都可以去不一樣的地方喔。

主婦：真的嗎？這個綠色的會去哪？

小小梁辰：這個綠色的打開以後，會有好好玩公園。

蟲鳴鳥叫戶外音，小孩嬉笑尖叫聲

小小梁辰：有盪鞦韆、爬高高、有一架會飛的飛機，還有世界上最長的大象溜滑梯。

大象叫聲

主婦：好神奇喔！那這個藍色的門後面是什麼呢？

小小梁辰：藍色門外是一個冰雪世界，每天都在下雪，那裡的人天天靠吃剉冰過活。

冰塊結冰的聲音

主婦：等不要再講了，門好像結冰了……那那個紅色的呢？

小小梁辰：那個門後住著一隻噴火龍，吼吼吼，有一萬度。

龍叫，恐龍踏地聲

主婦：停停停！你常常這樣畫門，然後編故事嗎？

小小梁辰：對啊，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喔。

主婦：那個黑色的門呢？

小小梁辰：我不要講那個。我就是講那個才被罰關廁所。

主婦：沒關係，你講，阿姨不罰你。

小小梁辰：在那一扇門後面，住著一個殺人魔。

主婦：等等，住著什麼？

小小梁辰：殺人魔，他最喜歡美麗女生的脖子。

主婦：這個故事有一點太……

小小梁辰：每天到了半夜，殺人魔就會走在路上，找獵物。

門「一歪」地打開。腳步聲

小小梁辰：有一天，我從房間的窗戶看到他，手上拿著一條又細又長的繩子，躲在電線桿後面，跟著一個阿姨。我想大叫。可是叔叔突然轉過來看到我，

他對我笑，比了一個噓，然後我就跟他一起噓。

噓聲

主婦：為什麼不去叫爸爸媽媽？

小小梁辰：因為我想知道然後呢？

主婦：然後呢？

小小梁辰：他的手很快，我看不見發生什麼事。

破門的聲音

主婦：啊！

小小梁辰：他勒著阿姨，我聽見尖叫聲，我很害怕，可是不曉得該怎麼辦，只能一直睜大眼睛看。

主婦：不要……再講了！

小小梁辰：然後我聽見他說——

殺人魔、小小梁辰：「真是美麗的脖子啊！」

小小梁辰：我很想叫警察，可是我動都動不了。阿姨的腳在路燈下一直踢一直踢。

主婦：救命啊……

小小梁辰：就在這個時候——

開門的聲音

梁辰：我——來——啦！

小小梁辰：超級英雄出現了，殺人魔回頭一看，正好來一記熱血直拳。揍得他頭暈眼花。

拳頭聲

殺人魔：啊……痛死我了！

小小梁辰：英雄右鉤拳左勾拳右鉤拳左勾拳，打得壞人無力招架。

揮拳聲

主婦：從我的角度看過去，梁辰像個英雄，奮不顧身地保護我，正跟虛構的反派角色打個你死我活，好 man。

小小梁辰：英雄狠狠 K 到殺人魔的肚子，他痛得滾倒在地上，看來要爬起來有點困難了。

殺人魔：啊！好痛啊——

梁辰：殺人魔，只要有我在的一天，街道的安寧就由我來守護！

小小梁辰：突然殺人魔手裡多出一隻小刀，抓著倒在地上的阿姨。

殺人魔：不要過來，再過來我就……

暗器音效

小小梁辰：英雄順手抄起一塊肥皂射向殺人魔，當場打中他的鼻子。
殺人魔：好痛啊，我流血了……我流血了。會死掉，救命啊——

跑步聲，尖叫聲，然後關門

梁辰：丁太太，妳沒事吧？

主婦：怎麼可能沒事？剛剛有人想殺我耶！我快無法呼吸了。

梁辰：好險只是皮肉傷。

小小梁辰：英雄再一次阻止了殺人魔的陰謀，世界又恢復和平……

主婦：到底怎麼回事？我差點被你的故事殺死？

小小梁辰：沒事的啦！超級英雄一定會在關鍵時刻出現，不要害怕。

主婦：這故事是真的假的？你真的看到了……

小小梁辰：噓。魔術師不會透露秘密。

主婦：梁辰，這是真的嗎？

梁辰：妳說呢？這間廁所是一切的源頭，我在這裡編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冒險。嘖

火龍、急凍世界，還有……

主婦：還有殺人狂！

梁辰：這樣我被關廁所時就比較不怕了。其實整個世界就是這間廁所的放大版，我從來沒有出去過。

主婦：你應該試著出去。

梁辰：我失敗了。失敗很多次，但我發現這樣沒什麼不好，我開始有能力創造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

陸陸續續開門的聲音

老人：所以就有了我們。活生生的角色。

小娟：旁白先生一個人打造了所有角色。

Roger：只有讓旁白先生保持他的孤獨，這個世界才能一直一直延續下去。

老人：但是妳突然闖進來了，一個瘋狂的粉絲。破壞了所有平衡。

小剛：妳搞亂所有事情，我跟我的十二號……

安妮：我們只好請妳出去。

老人：丁太太，我們才是《早安主婦》真正的核心，如果世界消失了，妳喜歡的故事將一個不剩，旁白先生會再也創造不出任何東西。

導演：梁辰，做個決定吧！

陳金好：你需要我們，對吧？

小娟：這些年來都是我們在陪你。

梁辰：嗯……我覺得……

主婦：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由他決定，應該由他決定！

小小梁辰：我？

小娟：他們兩個是同一個人！

主婦：這一切都是從小梁辰被關廁所開始的對吧！不管是大梁辰還是小梁辰都靠著編故事來讓自己好過一點，你看到現在他還被關在廁所裡，只能靠想像力讓自己不害怕。小梁辰，你想出去嗎？

小小梁辰：嗯……我不知道。

主婦：你根本就不應該因為講故事而被罰，雖然我差點被你的故事害死，但即使這

樣，你也被罰得夠久，可以出來了。

小小梁辰：真的嗎？

主婦：你不用再想像去公園玩了，你可以去真正的公園玩。

小小梁辰：那裡有全世界最長的大象溜滑梯嗎？

主婦：沒有，但你得溜真正的溜滑梯。

梁辰：這樣好嗎？

老人：你的廣播劇！想想你廣播劇！

主婦：梁辰！走吧。

梁辰：我失敗過很多次了！

主婦：那是因為你還沒遇到我！

梁辰：我……

小小梁辰：我想出去玩！

梁辰：我們走吧。

地震，崩塌聲

S15

主婦：其中一道門打開了。我牽起小梁辰的手，他好像很高興的樣子。但是大梁辰似乎不太敢動。所以我也牽起了他——

梁辰：這樣好嗎？

主婦：走吧！放心，我永遠都會是你的粉絲。

音樂進

梁辰：他牽起她的手，離開了那裡。一起邁向夕陽，消失在地平線的另一端——故事就到這邊，感謝各位《早安主婦》的聽眾朋友多年來的支持，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很期待未來有一天能在空中與大家相會。對了，這裡有一封很特別的聽眾來信，播出十多年來我都沒有唸過粉絲信，但今天是最後一集了，我想破個例：「梁辰先生，你好，我只是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主婦：我只是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我的生活很無聊，每天都一樣。但每次聽你的故

事，就覺得好像經歷了一次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渴望冒險。直到前一陣子我真的冒了一場大險，我才發現人的勇氣有時候藏得太裡面。要改變現實太困難，所以我們才著迷廣播劇的世界，但也許現實只要改變一咪咪就夠了，就好像我終於跟前夫提了離婚，搬離那個家，我開始嘗試著寫一點故事。梁辰，只要改變現實一點點，就很夠了。

梁辰：你永遠的粉絲敬上。這位永遠的粉絲，謝謝妳的鼓勵。我很喜歡這句改變一點點就夠了。如果妳沒有事的話，節目結束後，希望能在電臺後面的公園見妳一面，那邊有一座大象溜滑梯，我從小就很想去滑滑看，希望妳可以一起來玩。感謝多年來支持《早安主婦》的大家，謝謝你們。再會。

音樂進

劇終

評審評語

《早安主婦》是個很有趣的劇本，裡面包裹著層層疊疊的故事，而每個人物都非常突出。然而，這個劇本最大的成就在於它的形式：虛實交錯，媲美皮藍德羅之《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而一層之下還有底層的設計頗似電影《全面啟動》。

雖然如此，本劇的形式仍有獨創性，創造出一個獨特的想像世界。若有什麼建議，大概有兩點。小意見：有些文字不夠精確，例如他、她、它的混淆讓人覺得混亂。大意見：當真實世界的「主婦」闖進虛擬世界時，介於兩個世界的「梁辰」似乎被她支配了；亦即這個角色沒有道理的弱了。（紀蔚然）

得獎感言

今年年初，正是劇場工作清閒之日，苦尋兼職外，尋思賣文為生。電腦裡有幾篇多年前寫的幾些小故事，無人青睞，決心燴於一鼎，終成《早安主婦》。

久未從頭撰寫劇本，過程好似逃獄，拿著一支鐵湯匙挖隧道，不知何時可見天日，數度關閉 word 檔，大喊這什麼爛東西我不要寫了，但隔幾日又重新拿起湯匙，做那狼狽的苦差事。

這次寫作不避俗語、不諱通俗，那些讓人臉紅的臺詞，盡在自我笑罵中築打而成，雖彆扭如此，很希望將這份作品獻給對劇場陌生的觀眾，例如那些為家庭奉獻一生的主婦，讓他們在韓劇之外，能有新的選擇。

詹傑

二〇〇八年起，將創作軌道涉入影視暨舞臺劇編創領域，同時任職藝文記者、節目編企，持續報導並推廣表演藝術。劇作大量汲取歷史人文素材，並積極回望臺灣當代社會議題，期與民眾產生深切對話與共鳴。劇場作品有：《逆旅》、《寄居》、《萊拉》、《像我這樣的查某人》等，影像作品有：《刺蝟男孩》、《長不大的爸爸》、《降生十二星座》，並以《刺蝟男孩》獲第四十九屆金鐘獎最佳編劇。



愛滋味 The Taste of Love

場景

場上僅陳設簡單桌椅，透過多元組合，寫意地表達出不同場所。

當場景坐落於學校，背景聲不時可以聽見自遠方傳來，揮之不去，悶悶地、偶爾尖銳的工廠作業聲響。

角色

李思誠，輔導老師，四十二歲。

梅家玲，校長，與思誠同年。

小瑜，國三中輟復學生，十六歲。

楊毅傑，二十來歲的代課老師，教授數學。

偉軒，思誠男友，年紀比思誠小七、八歲。

註：毅傑和偉軒，由同一位演員扮演。

序場

（燈亮時，小瑜坐在中央位置，正念著一份悔過書的末尾，校長梅家玲、導師毅傑、輔導老師思誠隔著一定距離，圍繞小瑜坐著，眾人目光聚焦在小瑜身上。）

小瑜：我陳佩瑜，不但傷害同班同學，還說謊誣告老師，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後悔。我知道自己錯了，希望大家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可以繼續留下來讀書，我會跟大家一樣，當個努力用功的好學生……

（小瑜唸完悔過書，低著頭，沉默望向桌面。）

（校長家玲起身走了過去，拍拍小瑜，安慰著她。）

（毅傑遠離小瑜，走到一旁，思誠見狀，走近。）

思誠：辛苦了。

毅傑：不會。

思誠：這一切的事……挺不容易的。

毅傑：是呀，半大不小的孩子，願意承認自己錯了。

思誠：我是說你。

毅傑：我？

思誠：我聽說了那個女孩的事。每一科的老師聊到她都搖頭。

毅傑：是我的責任。雖然我只教他們這一年，但我是導師。

思誠：那些指控很嚴重。學校一定得採取行動。

毅傑：我明白。

思誠：可是每位老師聊起你都是講不完的誇獎。

毅傑：像是什麼？

思誠：優秀，幾乎完美。

毅傑：如果是，這些狀況就不會都發生在我班上。

思誠：……毅傑老師，我記得你教……

毅傑：數學。

思誠：可怕的科目！

毅傑：我研究所畢業時，寫的題目是機率。

思誠：可惜我從國小以後數學就沒好過。

毅傑：我很喜歡數學。數學精準、客觀，一點都不模糊。

思誠：就是這點討人厭！

毅傑：會嗎？

思誠：最近我連加法也開始討厭了。有些數字讓人特別敏感。

毅傑：像是……

思誠：四十二或四十三。如果有人問起，我希望最好可以無條件捨去。

毅傑：（恍然大悟）……其實你看起來一點都……

思誠：（打斷）看吧，有些數字就是特別敏感。

你可千萬別跟校長提到這兩個數字，她比我還敏感好多倍。

（兩人相視而笑。）

（思誠轉頭望向身後的家玲，她正和小瑜小聲交談著。）

毅傑：謝謝你。特地來幫我打氣。

思誠：我明白代課老師的壓力。

毅傑：你也當過代課老師？

思誠：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毅傑：現在呢？他考上正式老師了？

思誠：（搖頭）他……生病過世了。今年的事情。

毅傑：真是太可惜……

思誠：所以你要繼續堅持下去。

毅傑：我很感謝校長給我這個機會。

思誠：我想，你明年繼續留下來的機率很大。

毅傑：我也這麼希望。但很多家長和老師私底下都在講，這座學校很有可能要被整併。校長承受的，比我們都太多了。

（隱隱的工廠聲響傳來。）

思誠：放心。她撐得住。我和校長是老同學了。

毅傑：接下來呢？你會怎麼處理？

思誠：我會約那個女孩聊聊天，這是輔導老師的責任。

（思誠又回頭望向女孩。燈漸暗。）

第一場

（諮商室。思誠站著，出神望向某處，彷彿等待時間消逝。窗外不時傳來孩童嬉鬧聲，偶爾夾雜一陣來自遠方，鐵工廠的金屬敲打尖銳噪音。）

（校園鐘響，孩童聲遠去，天色轉暗，終至靜寂。）

（思誠看了看錶，收拾桌上東西，正要走時，家玲走進。她看上去非常疲倦。）

思誠：校長。

（家玲自顧自坐下，從包包拉鍊暗袋，拿出菸和打火機，正準備點，停下。）

家玲：我下班了。

思誠：真是該來的不來。

家玲：（抽起菸，笑）有我來看你，要偷笑啦。

（思誠不動聲色地鎖上門，轉身，忽然盯著家玲下半身看。）

（家玲順著思誠眼神，發現裙角好幾處髒汙，用力搓了一下，發現都已乾涸。）

思誠：妳穿淺色裙子看起來就像今天營養午餐的香蕉。過熟。

家玲：你如果整天去和那些敲牆、挖地板的工人混，能好看到哪。

思誠：我今天有從這裡觀察他們一下。還不錯！尤其天氣熱的時候。

家玲：顯然我們看的地方不一樣。

思誠：我都不知道妳被派來這裡當苦力。

家玲：我是來這裡打仗的。

思誠：所以替代用的校門口已經決定要開向哪邊了？

家玲：我今天去和附近工廠談，他們怎樣都不願意讓條路給我們。我連多替孩子們

著想這種話都說出口了。

思誠：沒用嗎？

家玲：我們的學生最近才把人家停在工廠門口的機車給燒了。

思誠：起碼證明這裡的學生和附近民眾互動頻繁。

家玲：幸好跑得快。監視器只拍到兩個女生的學生制服。

思誠：年輕真好。

家玲：年輕人才容易把自己的路堵死。人家現在不願意讓我們把校門開在那邊。

思誠：他們總會找到自己的方向，無論那條路是通往哪裡。

家玲：還沒等他們找到方向，我就先走投無路了。工廠老闆建議我，乾脆蓋一道圍牆把學校封起來，免得我們的學生又出去作怪。

思誠：聽說明年這間學校可能就不在了。

家玲：很可能。

思誠：那還整修什麼？

家玲：只要有我在的一天，這間學校就會繼續撐下去。無論遇到什麼狀況！

思誠：看來妳麻煩不少。

家玲：你是說哪一樣，我已經多到記不起來。我現在跑教育局報告，跟跑廚房一樣。

思誠：去的時候有化妝？

家玲：他們比較喜歡看我灰頭土臉的樣子。

思誠：可能是妳妝化得不好。

家玲：到我這年紀，化妝是為了對這世界有交代，也對我自己有交代。

思誠：（笑）玲，妳真是一點沒變。

家玲：怎麼沒變！超過四十歲還不結婚的女人，會越來越可怕的。

思誠：教育局現在應該管不到妳了，新聞最近每天都在報營養午餐貪汙的事。

家玲：爆一個、查一個，很快校長就會絕種。

思誠：……阿國學長的狀況，我想你比我清楚。

家玲：案子都還沒起訴，他就頂不住壓力了！

思誠：真不曉得，怎麼會走到這地步。

家玲：記者說他是畏罪自殺，要湮滅罪證。現在每個跟他有交情的人都閉嘴了。

思誠：我相信阿國學長的為人！他當校長那麼多年，生活一直不太富裕，不會去拿

那些錢。

家玲：人都死了，再多相信也沒用。

（停頓。思誠望著家玲，話到嘴邊又止住。）

家玲：那個女孩今天沒來找你？

思誠：你說小瑜？很少有人敢連續放我三次鴿子。

家玲：你明天去她班上看看。

思誠：那我明天先去總務處一趟，領條粗一點的繩子再去。

家玲：我沒在跟你開玩笑。

思誠：我也沒有。如果她自己不願意，來了也只是坐在這裡和我對看四十五分鐘。

你知道那種感覺有多差嗎？你會忽然覺得自己像是酒店坐檯的老小姐，還是整間店裡面最醜的那個。

（家玲總算笑了出來。）

家玲：像你這種滿嘴鬼話的輔導老師，總能弄點什麼辦法出來吧。

思誠：讓她轉校吧！

家玲：不行。

思誠：為什麼？她根本不屬於這個校區，為何要跑這麼遠來上學？

家玲：她就是被轉介到這裡來的。

思誠：現在證明這裡也不適合她。

家玲：我收了她，就要讓她在這裡畢業！

思誠：我還沒把她的資料全部看完，但這整間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不喜歡她，只有

毅傑老師站在她那邊。

家玲：她只是犯了點錯，沒必要趕她走。

思誠：她把同學關在廁所裡，脫了人家衣服，還潑了一整桶髒水。

家玲：她反省了，也寫了悔過書。

思誠：那個同學的媽媽怎麼辦？她還是家長會會長！

家玲：我會搞定家長會。

思誠：妳怎麼搞定？

家玲：我會負責！

思誠：妳怎麼負責？

家玲：你現在是在模仿那個媽媽嗎？

思誠：相信我，那個媽媽長得很苛薄。到最後，妳和那孩子，一定有一個得走人。

家玲：所以現在我不但沒有新校門，也留不住那個孩子。

（家玲望著思誠，投注諮詢目光。）

思誠：我沒有要趕她走的意思。

家玲：我相信她會改。

思誠：我也相信。但是對她來說，怎樣會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家玲：讓她把書好好唸完。

思誠：我同意。

家玲：讓她留下來，然後轉班。

思誠：（嘆氣）……妳要去哪裡找一個班級來收她？

家玲：我來想辦法。

思誠：既然妳都決定了，那我不插手。

家玲：不，你要幫我說服小瑜轉班。

思誠：難道她想留在原本的班級？

家玲：這是她唯一的要求。

思誠：今天在輔導會議上，你們就是在講這事？

家玲：我拒絕她了。

思誠：妳想她會乖乖照辦嗎？

家玲：被她霸凌過的同學還待在班上，還是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

思誠：應該不只這樣吧。她曾經指控楊老師對她有身體上的接觸，可是學校沒有召

開性評會調查這件事。

家玲：後來沒有成案。那女孩承認自己說謊。

思誠：就因為這樣撤案？

家玲：她指控楊老師的時間，楊老師正在辦公室和我一起討論班級事務。

思誠：這不是小事。

家玲：有我的擔保難道不夠？

思誠：好啦，我又沒有懷疑妳。所以我該拿這個孩子怎麼辦？

家玲：你只要讓她不要繼續惹事，轉班好好把書唸完。撐過這學期，他們就會全部

畢業，然後就交給別人煩惱了。

思誠：還真會為難我。

家玲：我是校長。我的工作就是為難你們。

（思誠伸伸懶腰。）

思誠：看看妳把我拉到什麼火坑來。

家玲：你能來這裡陪我，我很高興。

思誠：總算有點人話了。

家玲：我還以為你會拒絕這個職缺。我們這裡常常連代課老師都找不到。

思誠：我本來打算拒絕妳。我上 google map，發現要轉兩班公車才可以到，教學熱情馬上被澆熄一大半。

家玲：所以是什麼讓你改變心意？

思誠：想妳。

家玲：我寧願單身到死，也不會答應跟你在一起。

思誠：我是真想妳。

（停頓。）

家玲……你都好嗎？開學以後忙到現在，一直沒時間好好問你。

思誠：我準備好了，問吧。

家玲：你看起來很……

思誠：老！

家玲：疲倦！

思誠：老和疲倦是差不多的。

家玲：那就請個幾天假，休息一下。

思誠：不是那種累。

（停頓。）

家玲：我想，毅傑老師不適合你。

思誠：講到哪去。

家玲：你今天不是拉著他講了一陣子的話。

思誠：他讓我……想到偉軒。

家玲：那我判斷沒錯。你專吃嫩草！當年你還在當研究生助教的時候，就已經把偉軒拐走了。

思誠：今天待在這裡一整天：我感覺自己好像年輕了二十幾歲，又回到以前在政大附近租的無敵小小套房，就是潮濕又有霉味的那間。我和偉軒，兩個大男生手長腳長擠在一張小床上，早上起來的時候，身上常常全是天花板油漆剝落的白粉，好像在拍日劇《東京愛情故事》最後一集裡頭的雪景。

家玲：那你是哪一個？

思誠：我是鈴木保奈美。

家玲：骨董一樣的日劇女主角！我以前還剪過她那種瀏海……人好像到某個年紀以後，年輕時候的事記得特別清楚。

思誠：所以妳真的沒變。大一迎新宿營的時候，妳臉上妝就很濃了。

家玲：多久的事情，還拿出來講！

思誠：誰叫妳這麼久都不來大學同學會！那一大票老同學都說，妳現在是六年級最

年輕有為的校長，不屑跟我們這群廢材混了！

家玲：同學會?!我看作是姊姊會吧！有些人的女兒，都大得可以來噏我們學校。

思誠：如果妳是擔心這個，我們兩個單身代表，可以自己躲在角落划酒拳。

（停頓。兩人相視而笑。）

家玲：聽到偉軒的事我很難過，我還以為……

思誠：以為我們會結婚，然後生個女兒來這裡上學？

家玲：畢竟你們都在一起十幾年了。

思誠：每年都說要分。結果最後還是我照顧他，送他最後一程，也算有始有終。

家玲：怎麼會一個簡單肺炎，人就走了。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思誠：要死還不容易，活著才難。

家玲：我原本想打電話給你。

思誠：不用！知道的老同學，一個一個打電話來，我差點淹死在安慰裡。

家玲：看來參加同學會，多少還是有點用。

思誠：我們幾個死黨，決定以後每年都辦同學會，不然實在跟不上大家速度。才隔幾年，就已經有人結婚又離婚，然後又再婚，現在連孩子都蹦出來了。

家玲：你們這是見不得人好。

思誠：聽說他們已經分居了。我們有開賭盤，大家都押他們撐不到年底！

家玲：還真會挖苦人。

思誠：今年秀芬沒來，我們一下子少了兩個人。以前都是她和阿國學長一起出席。

家玲：自己的先生自殺，你要她怎麼面對？

思誠：我們也沒敢打給她，大夥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家玲：慢慢來吧。總要花點時間來接受。

思誠：別講得那麼輕鬆。我知道阿國學長對妳的意義，跟偉軒對我一樣。

家玲：哪裡一樣？我連他喪禮都沒去。我們就只是學長、學妹的關係。

（停頓。家玲點起另一根煙，深吸，吐出。）

思誠：當初大家都以為，妳和阿國學長最後會走到一塊。畢竟你們一起念書，一起

考試，一起當上校長。

家玲：真對不起，害你們的賭盤賠慘了。

思誠：學長和秀芬結婚後，你就幾乎沒再和我們這群老同學聯絡。

家玲：聯絡了，又能怎樣？跟你一樣淹死在安慰裡？

思誠：只是可惜你們就這樣斷了。

（家玲將手上的煙，用面紙捻熄。）

家玲：其實我們還有見過一次面。就在他死前幾天。

思誠：他來找妳談什麼？

家玲：沒談什麼。我們……約會，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樣，晚上約在公園見面，

蚊子多到不行。

思誠：就只是這樣？

家玲：像他這種老實人，連汽車旅館也沒去過，還能做什麼。我們就只是聊聊以前，

聊一起準備考試的時候，聊剛考上的那種開心，然後就沒了……我告訴他，

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一臺轉不停的電風扇，以為一直動，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甩開，結果停下來以後，才發現全身都是灰塵，讓人看了討厭。

思誠：起碼我不會。我不會討厭妳。

（停頓。）

家玲：老實說，我滿羨慕你的。

思誠：羨慕我什麼？

家玲：你和偉軒一起擁有過那麼多時間。

思誠：心理學家研究，熱烈的愛情最多只有兩年。

家玲：那過了兩年呢？

思誠：你會開始體會到不一樣的東西。

家玲：看來我是體會不到了。現在我只剩下這間學校。

思誠：學校一定可以在妳手上越變越好的。

家玲：有建商盯上這裡，附近的地價已經悄悄在漲！如果學校廢了，被整併，這些

家裡沒錢的孩子就會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

思誠：還不就是一座校門！大不了晚上我們搬水泥，摸黑去蓋。有我在。就算要燒黑心建商的機車，我也會拉著妳跑。保證不會被拍到。

（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思誠，我不是一個好校長，也許好多事我都做錯了。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
人不知道為了什麼在繼續奮戰。

（思誠給家玲一個擁抱。）

思誠：我會幫妳搞定那個女孩的。有我在，不怕。

家玲：（環抱住思誠）矯情。

思誠：我承認我是賤人。

（停頓。）

家玲：老頭。

思誠：這個世界上，除了偉軒，只有妳會這樣叫我。

家玲：（笑）老頭。

思誠：我在。

（燈漸暗。）

第二場

（黑暗中，遠處有聲音喊著「老頭」。）

（燈漸亮時，思誠佇在桌旁，向著聲音來處望去，年輕的偉軒走出。）

（偉軒手上提著一個外出旅行袋，此處象徵場景是兩人共有的賃居處。）

偉軒：老頭。

思誠：要出門？

偉軒：你媽不是要來住幾天。

思誠：那是後天。

偉軒：你也得花時間整理一下。

思誠：花不了多久。

偉軒：浴室和臥房我都弄好了。

思誠：不弄也沒關係，我媽知道你住這。

偉軒：她只知道我偶爾會來借住。用學弟的身分。

思誠：那就不用收啦。

偉軒：沒有哪個偶爾借住的人會有自己固定的毛巾和牙刷。

思誠：但她上次還問起你的工作狀況？

偉軒：她大概是希望我搬走吧。

思誠：那跟這有什麼關係。

偉軒：你把你媽想得太簡單。你是她生的，她比我還了解你。

思誠：了解我什麼？

偉軒：你不想讓她知道的地方。

思誠：（笑，試著緩和氣氛）那也沒有比你知道的多。不是嗎？

偉軒：（笑）我只知道你是龜毛處女座。而且還是個老處女。

思誠：所以你今天就走？

偉軒：反正這房子也需要一點時間，恢復成單身的樣子。

思誠：先吃過飯吧。不急。

偉軒：我找不到手機。

思誠：我今天弄了你喜歡的水煮蝦，等等就可以上桌。

偉軒：你有看到我手機嗎？

思誠：……沒有。我沒看到。

（偉軒想再發問時，思誠已轉身離去，可以隱約聽見場外的碗盤碰撞聲。）

（偉軒在桌旁坐下，臉色有些無奈。）

（場上突然輕聲傳來的 Bread 麵包合唱團的經典名曲〈If〉，偉軒聽著歌，臉上表

情十分懷念。）

（思誠回到場上，興味盎地望著偉軒。）

思誠：記得嗎？

偉軒：記得什麼？

思誠：喔……沒什麼。

偉軒：今天幹嘛弄這些菜？

思誠：慶祝你考完試。

偉軒：可是我沒考上。

思誠：只差一點了，分數比去年高。

偉軒：只差一點就是沒考上。

思誠：明年還有機會。

偉軒：明年我不會去考。

（停頓。）

思誠：那你要做什麼？

偉軒：當代課老師啊。

思誠：那一點保障也沒有。

偉軒：我喜歡。

思誠：難道你要代一輩子課。

偉軒：不會。想走的時候我就走。我不想被綁住。

思誠：你不是一直想當老師。

偉軒：難道我現在不是？

思誠：但我完全相信你有能力可以當上正式老師。

偉軒：之後呢？

思誠：什麼之後？

偉軒：我不希望有天我工作只是為了一份穩定薪水。

思誠：那只是一部分。

偉軒：那你呢？

思誠：我喜歡當老師。

偉軒：你媽比你更喜歡。

思誠：她跟我們討論的事沒關係。

偉軒：怎麼沒有？那就像你希望我考上正式老師一樣。

思誠：我只是希望你能有穩定的生活。

偉軒：問題是我不要。

（思誠要再發話時，口袋裡的手機響了。）

（兩人沉默。）

偉軒：把手機給我吧。

（思誠拿出手機，看了一眼螢幕，又秀給偉軒看。）

（手機鈴聲又響了幾聲，安靜。）

思誠：你今天去住他家？

偉軒：只有他有地方能收留我幾天。

思誠：喝酒遇到的？

偉軒：他是我朋友。

思誠：總還有其他人可以選吧。

偉軒：拜託。

思誠：還是我等等打個電話給小妹，問問看她家可不可以。

偉軒：不要這樣。

思誠：不然我出錢讓你去住旅館。

偉軒：你夠了沒！

（偉軒伸手要去搶手機，思誠退開。）

（電話又打來，思誠把電話按掉。）

思誠：他不是個好人。

偉軒：你根本不認識他。

思誠：跟他往來對你沒好處。

偉軒：我不是你學生。

思誠：不准再跟他聯絡。

偉軒：我可以自己判斷。

思誠：你能嗎？

（稍長的停頓。）

思誠：他給你吃搖頭丸？

偉軒：你偷看我手機！

思誠：你吃了嗎？

偉軒：……吃了。

（停頓。思誠竭力壓抑情緒。把手機重重砸在桌上。）

思誠：你瘋了嗎？那是毒品！

偉軒：我只試了一次。

思誠：一次也不行！如果被別人知道，你這輩子就毀了。

（停頓。）

偉軒：你曾經試著越過那條線嗎？

思誠：我沒蠢到做那種事。

偉軒：我說的是越過那條線，不那麼乖，不那麼保持在正常軌道裡，像走在一條線上，隨時會掉下去，嚇死人地清醒，然後紮紮實實感覺到自己活著。

思誠：相信我，如果必要，我會抓你去勒戒。

偉軒：那次用藥，是我這幾年裡最快樂的時候。

你知道嗎，我好像重新做回我自己！

思誠：能維持多久？你要當你自己，竟然還要靠毒品。

偉軒：對，因為我沒sus！我只能準時地每天去上班，裝得跟別人一樣，然後教學

生要勇敢愛自己、接受自己。下課回到辦公室我還是得乖乖的，當個努力向上，跟同性戀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代課老師。

思誠：接下來呢？你要去參加搖頭趴還是雜交派對？

偉軒：那是我的人生，我自己選擇。

思誠：如果跟報紙寫的一樣，你得病了。你就一輩子都甩不掉！

偉軒：那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思誠：難道你忘了那個我們認識的朋友，得了那種病，工作和男朋友都沒了，最後走投無路，連家也回不去。

偉軒：那你不就剛好可以擺脫我！

（停頓。）

思誠：把這句話收回去。

偉軒：你心裡頭一直這樣想，不是嗎？

思誠：難道你沒看到我為你做了那麼多。

偉軒：所以我更不能拖累你。

思誠：你他媽真不知好歹！

偉軒：現在你認識我了。

思誠：滾吧！（失控）——滾！

（偉軒伸手要拿桌上手機，卻被思誠一把搶過扔到地上。）

（兩人劍拔弩張地對望。）

（偉軒拿起旅行袋，走了幾步，又回頭。）

偉軒：這屋子太小，住不下我們兩個人。你的正常生活裡面沒有我。我走了，你就可以回去當個好老師、好老公、好爸爸，像你媽希望的那樣。如果最後都要分開，早點發生也好。

（停頓。）

思誠：你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偉軒：我們不會再有下一個週年紀念日了。

思誠：我們的感情呢？就這樣斷了？

偉軒：老頭……你連自己都無法愛，又怎麼能夠愛我？

（偉軒離去，燈暗。）

第三場

（諮商室。思誠和小瑜對坐在桌子兩端，沉默。）

（小瑜低頭玩著自己的指甲。）

（手機訊息聲響起，小瑜從身上口袋拿出查看，思誠走過去一把拿走。）

小瑜：那是我的手機。

思誠：妳不知道我有沒收別人手機的嗜好。

小瑜：還我。

思誠：妳可以拿著手機走人。但在我的地盤。（搖頭）

（小瑜站起身，從思誠手裡拿了手機，往門口走去。）

思誠：我送妳回班上。這節是楊老師的課。

小瑜：我不想回去。

思誠：我從課堂上把妳找來，也有義務把妳安全送回去。

（小瑜望著思誠，將手機放回桌上，又回到位子坐下。）

小瑜：我突然不想走了。繼續吧。反正只剩十幾分鐘。

(停頓)

思誠：我一直以為這裡收訊不太好。原來還是收得到簡訊。

小瑜……

思誠：剛剛那是簡訊嗎？還是別種通訊軟體？上次有學生問我帳號多少，我還以為他是在跟我要臉書。

小瑜……

思誠：我如果加你臉書好友，妳覺得呢？底下會不會有一堆妳朋友的奇怪留言，說，

哇，這個老師好噁心！

小瑜：你可以不用這個樣子。不用浪費時間。

思誠：我們剛剛已經浪費了半小時，現在才剛要開始。

小瑜：如果要寫什麼回饋單或是悔過書，我現在就可以開始。

思誠：寫什麼？

小瑜：看你啊。

思誠：我要妳寫什麼，妳就寫，那不是很假？

小瑜：也是。談一次就變乖小孩，不太可能。不然你給我一疊，時間到，我就交一張給你。

思誠：這有什麼不一樣？

小瑜：就我們兩個知道！我不會跟校長講，你也可以交差。而且我很會寫喔，寫這種東西只要抓到小竅門，一下子就可以寫得很感人。

思誠：那我應該建議你們班的國文老師，派妳去參加作文比賽。

小瑜：小心，說不定就給我拿了一座獎盃回來。

思誠：小心，等等一結束，我就去找你們國文老師。

小瑜：那我們來賭！那個老女人一定會笑著說好，她會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思誠：妳怎麼知道機會不會來？

小瑜：你以為她會真派我去？

思誠：我沒有理由懷疑她。

小瑜：我是壞學生欸！她很混，同一課連續教三遍，我就舉手問她是不是有老人癡呆？她氣得叫我滾出去。

思誠：難道班上同學沒有站在妳這邊？

小瑜：他們恨死我了。因為老師要開始認真上課！

思誠：妳是故意的吧！妳想溜出去，所以才拚命找老師麻煩。

小瑜：你不笨嘛！

思誠：這麼努力要讓老師和同學都討厭妳，好嗎？

小瑜：沒差！因為我是質數，獨一無二的質數！你知道那是什麼？

思誠：我不曉得妳這麼喜歡數學！

小瑜：質數只能被自己和一整除，所以它不需要任何多餘的人！

思誠：這樣不會太寂寞？

小瑜：不然你去找個討厭鬼和我作伴。

（停頓）

思誠：有天早上，媽媽氣急敗壞地跑小明房門前，邊敲邊喊，小明，今天第一天上學，你快遲到了，還不趕快起床！小明說，我才不要去上學，反正老師不喜歡我，同學也討厭我。媽媽嘆了一口氣說，這樣好嗎？你是校長欸，怎麼可

以不去參加開學典禮。

（小瑜笑了。）

小瑜：你不怕我去跟校長告狀。

思誠：我也知道妳故意逃課。

小瑜：（打量思誠）……你不錯喔！

思誠：妳也沒有那麼讓人頭痛。

小瑜：那是因為你很上道，我不會弄你。

思誠：雖然我沒辦法送妳去參加作文比賽，但在這裡，妳可以想講什麼就講。

小瑜：為什麼？因為這個破地方沒人會來偷聽？

思誠：因為在這裡，妳是在對自己說話。跟自己講話，最簡單，也最難，因為妳沒辦法撒謊。

（小瑜作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思誠從資料夾拿了一張單子，放到小瑜面前。小瑜看了後，笑。）

小瑜：所以今天我要寫什麼？小瑜答應輔導老師，以後都不會說謊。

思誠：那種事連我都做不到。

小瑜：那這要幹嘛？

思誠：讀書心得。我不是託班長把一本書轉交給妳。

小瑜：我沒看。

思誠：喜歡那個故事嗎？

小瑜：挺無聊的。

思誠：會嗎？我還滿喜歡《快樂王子》。

小瑜：你不覺得情節超噁！一座雕像要一隻笨鳥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扒下來，分送給可憐的人。

思誠：是燕子。

小瑜：有差嗎？反正他們最後都死了，全都被丟到垃圾堆去。

思誠：雖然最後快樂王子兩眼都瞎了，全身灰撲撲的，又醜又不值錢。可是那隻燕

子陪他到最後一刻。只有燕子聽見了，王子藏在心底的話。

小瑜：（拿起筆寫）講慢一點，我來不及抄。

思誠：那是我的感想。

小瑜：我的感想你不喜歡啊？

思誠：除了噁心以外沒有別的？

（停頓）

小瑜：要是你不值錢，就等著被一腳踢開！

思誠：妳不覺得妳會遇到像燕子一樣的朋友？

小瑜：你幾歲，還講這種話！怎麼出來社會混？

思誠：我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混了四十二年。

小瑜：那不一樣。你是老師。你只在學校混。

思誠：那妳在哪混？

小瑜：夜市。

思誠：逛夜市算日常休閒。

小瑜：我在夜市討生活。賣業績超好的胸罩。

思誠：妳還是學生。

小瑜：我滿十六歲了。

思誠：法律規定，滿十六歲以上的女學生，不可以晚上十點到凌晨六點從事夜間工作。

小瑜：法律不會付我每個月兩萬塊生活費。

思誠：這麼晚還待在外頭，妳家人會擔心。

小瑜：你是說我哪個家人？

我爸在跑路，我阿嬤老到連自己都不認得。我還得負責照顧她。

思誠：我看了前一個輔導老師留下的紀錄。寫說，妳告訴她說媽媽已經車禍過世。

小瑜：所以呢？

思誠：……如果妳需要，我可以幫妳問問看有什麼補助。

小瑜：不用了。我喜歡自己賺錢自己花。

思誠：夜市龍蛇混雜，對妳來說太危險。

小瑜：我在夜市學到的東西，比學校還多。

思誠：像什麼？

小瑜：看人臉色！你猜我主要客人都是哪些傢伙？

思誠：我不買胸罩。

小瑜：可是來買的很多是男人……他們其中一半是想要變成女孩，另一半是結了婚，想出來看看其他女孩。我都會趁他們經過的時候，整理攤子上的胸罩（向桌面傾身）。而且老闆都要我穿這麼短的短褲上班（在腿上比了比），冬天超冷的。

思誠：所以妳更應該換工作了。

小瑜：那怎麼可以，我前陣子才剛加薪。上個月收攤，老闆要我跟他回家，試一下新到貨的胸罩，結果你知道怎樣？我騙他我有用手機錄音，之後薪水就漲了，每個月多五千。

思誠：這就是妳學到的？

小瑜：如果你不值錢了，就會被一腳踢開。所以，隨時都要讓自己包裝良好。

思誠：《快樂王子》的作者大概沒想到，有人會這樣讀他的作品。

小瑜：我有上網查喔，他是 gay。

思誠：沒錯，但他是個好作家。

小瑜：你是 gay 嗎？

思誠：這重要嗎？

小瑜：所以你是囉。我看人很準。

思誠：我是或不是，跟我們的談話無關。

小瑜：所以在這裡，只有我需要誠實，你是大人，可以不用。

（沉默。兩人對望，彷彿較勁。）

思誠：我是個四十二歲的 gay。不過我暫時還不需要胸罩。哪天我改變心意了，一定請你幫忙。

小瑜：OK。成本價賣你。

（停頓）

思誠：時間不多了。妳知道我為什麼找妳來？

小瑜：我做壞事。和同學吵架。

思誠：有這麼單純就好。可以稍微再講詳細點嗎？

小瑜：我趁同學上廁所的時候，把她反鎖在裡面，還潑了她一桶水。水是從水溝撈上來的，裡頭有很多蚊子可愛的小孩，扭來扭去。那些小蟲子在牠身上爬呀爬的，嚇得她把自己身上衣服全脫了。

思誠：其他同學告訴我，妳們是好朋友。

小瑜：那是以前，現在我看她不爽。

思誠：因為妳看她不爽，就這樣整她。如果換成是妳在裡面？

小瑜：她才抓不到我。我比她聰明太多了。

思誠：妳知道這會有什麼後果？

小瑜：我道歉，而且寫了感人的悔過書。我願意被記過。

思誠：恐怕沒這麼簡單。她媽媽已經在家長會提出，要求校長把你輔導轉學。

小瑜：我不要。

思誠：那妳就不該闖禍。

小瑜：你要怎麼幫我？

思誠：是妳要怎麼幫妳自己。

（小瑜望著思誠，又裝出一副不以為意模樣。）

思誠：妳有兩個選擇。轉班，或者轉校。

小瑜：不行。我要留在原來班上。

思誠：這恐怕由不得妳。

小瑜：那我不要念了。如果我不念書在外面鬼混出了什麼事，全都是你們的錯。你們會內疚一輩子。

思誠：不要這麼有自信。妳走了，可能只有我會記得妳。

小瑜：（脫口而出）毅傑老師也會。

思誠：妳是說楊老師？

（小瑜沉默。）

思誠：那個同學媽媽指著楊老師的鼻子破口大罵，說他管教無方，才讓妳為所欲為。

小瑜：……我知道我錯了。

思誠：她媽媽很堅持，不准妳繼續留在班上。她女兒到現在還不敢來上學。

小瑜：那她還真是不了解自己小孩。

思誠：我去她家探望過她。她看上去還是非常……

小瑜：（搶話）她有告訴你她去燒工廠機車的事嗎？

思誠：栽贓她不會讓妳好過一點。

小瑜：栽贓？是我陪她去的！

思誠：她燒機車做什麼？

小瑜：好玩啊！當好孩子太久，會把人逼瘋的。

思誠：但校長說監視器只拍到學生制服。

小瑜：難道你要她說認出來是家長會長的孩子去作怪！

思誠：校長沒必要袒護她。

小瑜：校長是袒護自己。

思誠：所以是那女孩要妳保密，妳們才吵起來？

小瑜：當然不是。她只是想趕我走。

思誠：妳們不是好朋友嗎？

小瑜：她忌妒老師對我好。我走，她就可以獨占老師了。

思誠：那也沒必要傷害她。

小瑜：她偷拿我寫給老師的紙條，當大家的面，大聲唸出來。

思誠：什麼紙條？

小瑜：道歉用的……是我真心寫的。

思誠：為什麼妳需要道歉？

小瑜：……

思誠：是關於妳指控楊老師騷擾妳？

（較長的停頓。）

思誠：妳想跟我談談這件事嗎？

小瑜：我已經跟校長承認，一切都是我說謊編出來的。

（停頓。）

思誠：妳知道嗎？每回我遇到學生出狀況的時候，我都會先讓自己停下來，假裝我是他們，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我」到底做了些什麼。

小瑜：有用嗎？

思誠：非常管用。

小瑜：那我呢？變成我時候，你想到什麼？

思誠：說實在，我不太明白……「我」因為同學唸了我寫給老師的道歉紙條，所以氣得把她關在廁所裡教訓她，可是今天我又突然不想上楊老師的數學課。所以究竟「我」對楊老師有什麼感覺？為什麼要去說謊指控一個願意對我好的人老師，而且，還挑在自己生日那天？

（小瑜沉默。）

思誠：妳討厭楊老師？

小瑜：有時候。

思誠：為什麼？

小瑜：不為什麼。

思誠：十六歲的生日，過得不太開心？

小瑜：馬馬虎虎。就我爸從監獄裡面被放出來，我怕他偷我錢去吸毒，就帶著我的

小孩出門散步。喔，我的小孩是一條鬥魚，養在鍋子裡兩年了，牠很聰明，

每次我餵牠飼料的時候，牠都會先逆時針游兩圈，好像在說，媽媽媽媽，趕

快餵我，我快餓死了。

思誠：你們一起去了哪裡晃晃？

小瑜：就到處走走。

思誠：校長說，那天晚上楊老師和她一起留在學校討論事情。

小瑜：對……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過得很好，不需要任何人。

思誠：那妳手上那些疤是怎麼回事？

（思誠示意小瑜手臂、手背上那些用指甲掐出的、色澤深淺不一的疤痕。）

小瑜：（撫摸疤痕）這是我的日記。哭的時候，笑的時候，我都用力慶祝。

（稍長的停頓。思誠欲言又止。）

思誠：我最近把妳的資料全找出來，發現一個地址，是當初登記用來聯繫妳媽媽用的，我認得那個地方。那個機構，專門收容……愛滋病人。

小瑜：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思誠：我……

小瑜：時間到了。

（小瑜拿起桌上手機，要離去，被思誠擋住。）

思誠：我不是故意要挖妳隱私。

小瑜：我們家怎樣，他媽的干你屁事。

（小瑜瞪視思誠。）

思誠：我覺得妳需要幫助。

小瑜：真了不起。你希望我告訴你什麼？雖然我媽媽吸毒，是愛滋病患者，但我很健康，不會傳染給你的！

思誠：我知道什麼是愛滋病。

小瑜：當然，你是個四十二歲的老 gay！

（停頓。）

思誠：小瑜。有一些病，比它嚴重多了。

（稍長的停頓。）

思誠：妳喜歡妳自己嗎？在妳的心裡，妳沒辦法對自己撒謊。

（兩人對望。燈漸暗。）

第四場

（場中央有一盞懸吊的燈。）

（小瑜慢慢走向燈，提著一小袋水，嘴裡輕哼著「我的家庭真可愛」旋律。）
（不遠處，另一光源亮起，校長家玲坐在桌前，像是正在晤談某人。）

家玲：妳叫陳佩瑜。

小瑜：大家叫我小瑜。

家玲：從今天開始，妳就要來我們學校讀書了。

小瑜：謝謝。

家玲：我知道先前發生了一些事。把他們都忘了，好嗎？

小瑜：我沒關係。

家玲：既然來了，就在這裡把書唸完。

小瑜：謝謝。

家玲：這裡可能是最後能收留妳的地方。

小瑜：謝謝。

家玲：但妳要答應我，別跟其他人透露家裡的事。

小瑜：我知道。

家玲：這是為妳好。希望妳明白。

小瑜：（搶話）但念書是為了什麼？

家玲：什麼？

小瑜：告訴我，為什麼我一定得畢業？

家玲：把書念好。以後妳就可以選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小瑜：妳現在正在做妳想做的事嗎？

家玲：是，也不是。但起碼這是我選的。

小瑜：那妳告訴我，為什麼那些我不認識的人，要趕我走？為什麼他們一點都不認識我，就已經不喜歡我了？

家玲：有些事，長大妳就會明白。

小瑜：我知道喔。我阿嬤也是這樣告訴我。

家玲：家裡是她負責照顧妳？

小瑜：我負責照顧她。

家玲：辛苦妳了。

小瑜：不會。這很公平。雖然她老是打我，說我和我媽媽一樣髒，但還是把我養大了。

家玲：妳媽媽呢？

小瑜：我不認識她。這樣也好，那就算我看到任何東西，也無法想起她。

家玲：……我想告訴妳。我很高興，能夠把妳接來這。

小瑜：沒關係，我不會難過。因為我也當過媽媽。

（湊近看手上的水袋。）我養了一隻魚。牠和我一樣，叫做小瑜。

過我十六歲生日的時候，小瑜死了。我覺得自己忽然變成六十一歲。
原來這就是長大的感覺。

（校長家玲消失在黑暗裡。）

（小瑜將手上的水袋，掛在燈下。）

（場上閃爍粼粼水光，彷彿沉浸在水世界裡。）

小瑜：十六歲生日那天。我把小瑜放到水溝裡，讓牠被水沖走，去到別的地方。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牠。但是我用力把牠記住了。

（小瑜弄破水袋，讓自己慢慢被水淋濕。）

（場上響起雨聲。）

（另一處燈亮，柔和的居家燈光。毅傑現身，見到小瑜，一臉吃驚。）

毅傑：妳怎麼會渾身都淋溼了。

（毅傑拿來毛巾，連忙幫小瑜擦拭。）

小瑜：今天是我生日。

毅傑：生日快樂！老師粗心忘了，什麼都沒準備。

小瑜：老師，我可以跟你要一份禮物嗎？

毅傑：好啊，妳說！

小瑜：你可以喜歡我嗎？

（停頓。）

毅傑：……我去弄點吃的，不然妳要感冒了。

（毅傑轉身要走，卻被小瑜抱住。）

小瑜：只要一下下就好。你可以用力把我記住嗎？

（兩人停止動作。燈漸暗。）

第五場

（諮商室。思誠領著數學老師毅傑進入諮商室。桌上放了一支錄音筆。）

毅傑：我以為事情都告一段落。

思誠：差不多了。

毅傑：我能幫上什麼忙嗎？

思誠：就陪我聊聊吧。最近輔導室生意挺差的。

（毅傑客氣地笑了，打量四周，發現桌上的錄音筆，想。）

毅傑：我以為只有學生會來這裡。

思誠：諮商室不只服務學生，老師也是。

毅傑：小瑜的狀況還好嗎？

思誠：努力中。

毅傑：可惜不能讓她繼續留在我班上。

思誠：我明白。你也無能為力。

毅傑：那個家長的態度很硬。

思誠：她女兒來上學了？

毅傑：她媽媽堅持要等到小瑜離開，才讓她回來。

思誠：那個女同學自己的意思呢？

毅傑：她說很想念小瑜，願意原諒她。

思誠：真懂事。

毅傑：她是我們班班長。

（停頓。）

思誠：好孩子如果做壞事，我們會更驚訝。

毅傑：你是指……

思誠：這會是機率問題嗎？好孩子比較不容易犯錯。

毅傑：應該是每個人都一樣。怎麼突然聊起數學？

思誠：我還在想你的碩士論文題目。當初怎麼沒繼續往上念？

毅傑：本來想。可是暫時沒能力出國去。

思誠：做另一個選擇也會有不同收穫。

毅傑：看來當老師我不太拿手。

思誠：聽說你先前在另一間學校的教甄不太順利。

毅傑：我在那間學校代課兩年。一切都很好。我以為十拿九穩。

思誠：哪個地方出了錯？

毅傑：有人說看到我和女學生，放學以後單獨待在教室裡。

思誠：這能證明什麼？

毅傑：後來另外一個代課老師考上了。

那天放學他經過教室，還跟我打了招呼……我原本以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思誠：可惜人很複雜。沒辦法像數學一樣精準、純粹。

毅傑：這件事讓我學到很多。

（停頓。）

毅傑：你也懷疑過自己嗎？當老師這件事？

思誠：每天。

毅傑：怎麼會？

思誠：我們會告訴孩子怎樣當個好學生。可是沒人告訴我們該怎樣當個好老師。

毅傑：我還以為當輔導老師的人，都是充滿熱忱。

思誠：你沒聽過我們系上笑話？通常會去念心輔相關科系的人，都是心理有問題的

傢夥。念了四年，畢業以後，有些人好多了，有些人變成超級怪咖，然後他

們通通都變成輔導老師。

毅傑：所以你是哪種？

思誠：我是最慘的那種。以為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

毅傑：這樣不好嗎？

思誠：上任第一天我就去少年觀護所接一個懷孕的女孩回學校，才十四歲。男孩子跑了。我坐在那個女孩面前，看著她臉上一大片瘀青，不知道該怎麼辦。

（頓）那是被她老爸打的。她是故意做壞事被抓，因為被打得實在受不了。

毅傑：後來你怎麼幫她？

思誠：是她幫我。

她讓我看到我的自以為是。在某些人的生活裡，世界以不一樣的方式運作著。

你以為你可以理解，以為你可以變成她來想事情，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直到你真正變成了她。

（停頓。）

思誠：小瑜也教了我很多。

（思誠望著毅傑。）

思誠：你為小瑜做了這麼多，她卻回頭誣陷你。你一定很傷心！

毅傑：是我沒有拿捏好老師和學生的相處份際，讓她誤會了。

思誠：事情都過去了。校長跟我提過，你是清白的。

毅傑：事情爆發的那段期間，我請了假，在家好好檢討自己。

思誠：小瑜說她寫了道歉的紙條給你，結果讓她和同學吵了起來。

毅傑：她有跑來找我……可是我想，我們不太適合再私下見面。

思誠：我想這讓她很難過。雖然她努力隱藏。

（停頓。）

毅傑：你對學生很有一套。

思誠：從哪看出來？

毅傑：上一個輔導老師完全受不了小瑜。

思誠：我們確實聊得滿開心。

毅傑：怎麼做到的？

思誠：我們分享祕密……你可以和我談談你認識的小瑜嗎？校長特別拜託我，希望我起碼能說服她轉班。但我遇到瓶頸了。

（毅傑想，轉頭看桌上的錄音筆）

毅傑：如果講不清楚，會不會反而給你添麻煩。

思誠：只是參考用，又不是做筆錄，別擔心。

（思誠拿起錄音筆，對毅傑秀了秀裡頭沒有電池。）

思誠：這錄音筆是拿來記學生和我之間的談話，回頭我才好整理。

毅傑：小瑜對你講話的口氣好嗎？

思誠：我都想幫她準備漱口水了。

毅傑：你們都聊些什麼？

思誠：小事……聊她心裡的事。

（小瑜從暗處走出，彷彿是某次前來諮商室。）

（小瑜拿起桌上的錄音筆，好奇觀望。）

小瑜：在錄音？

思誠：對啊！如果對我再這樣沒大沒小，妳就完蛋了。

小瑜：（打開發現裡頭沒有電池）這招唬不住我的。

下次我買幾顆電池送你，你回家還可以繼續聽我怎樣對你不禮貌。

思誠：我的腦袋比錄音筆好。妳說什麼，全記在我腦海裡。

小瑜：那你放這個做什麼？

思誠：提醒我自己，多聽一點，少說話。

小瑜：今天要我分享什麼？

思誠：聊聊毅傑老師上課情形怎麼樣？

（停頓。）

毅傑：我們從哪開始？

思誠：上課吧！你的數學課受歡迎嗎？

毅傑：老實說，沒什麼人理我。

思誠：小瑜呢？

毅傑：她滿專心的。

小瑜：上課的時候，我根本聽不懂。

思誠：成績好嗎？

毅傑：不大行。

小瑜：每次考試我都超爛。

思誠：怎麼會？

毅傑：我也搞不清楚。但她上課的時候，都很認真望著黑板。

小瑜：我只是喜歡盯著數學老師看。

思誠：成績一直上不來，你找她聊過嗎？

毅傑：她的好勝心很強。我盡量鼓勵她。

小瑜：數學真是太難了。

毅傑：上課的時候，我會點她回答問題。

小瑜：老師從來不罵我。

毅傑：我會問，這個公式大家有印象嗎？

小瑜：不管他問什麼，我都會舉手。

毅傑：常常整個教室一片安靜。

小瑜：教室很安靜的時候，好像就只剩下我們兩個。

毅傑：只有她會回答我。

小瑜：他是唯一一個會聽我講話的老師。

毅傑：小瑜本性不壞。她是個……很特別的孩子。

（停頓。）

思誠：她媽媽生病的事，對她影響很大。

（毅傑沉默。）

思誠：我看到你去做家訪紀錄。那個地址。

毅傑：我去家訪的時候，小瑜的媽媽已經不在那。我答應校長，不跟其他人透露這件事。

思誠：小瑜告訴我，她很感謝你為她做的一切。

（停頓。）

小瑜：每天去夜市上班前，我會偷偷跑到老師家外頭，看看他們家的窗子，是不是亮的……只要是亮的，我就會覺得很安心。

思誠：妳覺得這種感覺是什麼？

小瑜：我喜歡毅傑老師。那是我自己的事。

思誠：那為什麼妳說楊老師刻意把妳帶去她家？

小瑜：我不知道。

思誠：妳知道說謊和傷害同學這兩件事，很可能會害妳離開學校。

小瑜：我闖的禍我自己負責。

思誠：如果我告訴妳，毅傑老師也贊成讓妳離開呢？

（停頓。）

思誠：你還記得自己十六歲生日嗎？

毅傑：（搖頭）這麼久的事了。

思誠：小瑜選了自己生日那天，指控你對她有身體接觸，就在你家。

毅傑：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她要撒謊。

思誠：我問她，老師對你這麼好，為什麼這樣做？

毅傑：是我沒能教好她。

思誠：反正也不重要了。如果小瑜不轉班，就得離開這裡。

毅傑：也許換個環境對她是好事。

思誠：可惜一直到最後，小瑜都沒有告訴我，究竟她指控你的那天晚上，去了哪？

過完十六歲生日，她好像迅速長大，寫了一份非常周全的悔過書，一點漏洞也沒有。

（停頓。）

（思誠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攤平在小瑜面前的桌上。）

思誠：這上面的內容是真的嗎？

小瑜：重要嗎？

思誠：對我來說是。

小瑜：（不看悔過書，背出其內容）……我辜負毅傑老師對我的付出，內心感到非常慚愧。我不值得老師對我這麼好……因為我指控老師對我做的每一件事，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假的……

（停頓。思誠凝望坐在椅子上倔強忍住難過情緒的小瑜。）

小瑜：……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被喜歡嗎？

（思誠慢慢轉頭，迎上毅傑的目光。）

思誠：最後，我還有一個疑問。毅傑老師，那天晚上你人在哪？

毅傑：我和校長那時候……

思誠：（打斷）那天校長不在學校，那時候她在……另一個地方……

所以你其實是和小瑜在一起。

你覺得有多少機率，我是正確的？

（毅傑望著思誠，沉默。）

（燈漸暗。）

第六場

（毅傑站在場上，一束光照出他的影子。）

（影子頂端，放置了一張空蕩椅子。）

（小瑜現身，坐到椅子上，一臉雀躍。）

小瑜：老師。

毅傑：今天怎麼會考成這樣。

小瑜：（笑）知道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毅傑：狡辯。

小瑜：六十一分挺好的。

毅傑：只比及格好一點。

小瑜：我是故意的。

毅傑：那下次妳可以故意考一百分嗎？

小瑜：老師，你沒發現？

毅傑：怎麼沒有。這些題目我們都複習過，妳竟然還會錯。

小瑜：六十一是質數喔！

毅傑：所以呢？

小瑜：在這個世界上，質數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它只能被它自己和一整除。

毅傑：對。這是我說過的話。

小瑜：下個月是我十六歲生日。

毅傑：十六不是質數。

小瑜：要等到我六十一歲，我都老了。

毅傑：如果只妳考十六分，我會揍妳。

小瑜：……我過生日，你可以送我一份禮物嗎？

（小瑜消失在黑暗中。）

毅傑：我很喜歡小瑜。她讓我覺得，我無所不能，可以幫助她克服一切障礙。

漸漸，不知道是從哪裡，事情開始一點一點變質。

直到那晚過後。我越過那條線，已經沒辦法踩下煞車。

（敲門聲入。小瑜從另一方向現身。）

毅傑……放學怎麼還不去？

小瑜：老師不下班嗎？

毅傑：還有事要忙。

小瑜：可是昨天我們也沒有補到課。

毅傑：我想……妳已經可以趕上同學了。

（停頓。）

小瑜：我等你。

毅傑：不用了。

小瑜：我就待在外面。

毅傑：等等會有其他老師經過。

小瑜：那就不要躲我！

（停頓。）

小瑜：我哪裡做錯了嗎？

毅傑：沒有。

小瑜：那為什麼不理我。

毅傑：妳多想了。

小瑜：那班長呢？她昨天來找你，你們聊了快一個小時。

毅傑：我們是在討論事情。

小瑜：她比我漂亮嗎？

毅傑：回去吧。

小瑜：如果我現在哭著跑出去，別人會怎麼想？

毅傑：夠了沒有！

小瑜：你沒辦法這麼容易把我甩開。

毅傑：妳到底在講什麼！

（停頓。）

小瑜：我什麼都做得出來！不要逼我！

毅傑：我不接受威脅！

小瑜：我不必威脅你。我只需要把事情說出來。

毅傑：說什麼？

小瑜：那天晚上，老師，你把我帶回去你家……

毅傑：誰會相信你說的謊？

小瑜：來試看看啊！

毅傑：……那天晚上我們沒見面……這才是事實。

（毅傑別過頭去，不看小瑜。）

小瑜：為什麼你不看著我！起碼你要看著我啊！

（停頓。）

小瑜：我有的東西不多。每一樣我都會牢牢抓住在手裡。

（小瑜離去，消失在黑暗裡。）

毅傑：那一刻，我只想把這個女孩趕走。我從來都不知道，我可以這樣充滿恨意。

（燈漸暗。）

第七場

（諮商室。家玲表情嚴肅、心煩意亂。）

（思誠進來時，兩人交換了片刻目光，氣氛冷淡。）

思誠：妳找我？

家玲：是。

思誠：我也正想找妳。

家玲：把門鎖上。

（思誠鎖上門，轉身，與家玲對望。靜默。）

家玲：什麼時候你才要告訴我偉軒的事。

思誠：妳是說哪一件？

家玲：不要跟我裝蒜。

（思誠沉默。）

家玲：我以為我們是朋友。

思誠：我們是，但很多事妳幫不上忙。

家玲：愛滋老師這個標題有多聳動，你知道嗎？那些記者瘋了一樣守在偉軒以前教書的學校，好像在抓一個逃犯。

思誠：醫院不該洩漏偉軒生病的事。

家玲：現在那個在醫院當護士的家長，跟英雄一樣。你知道這代表什麼？

（停頓。）

家玲：跟偉軒比較親近的學生，已經開始被學校專案輔導。他們甚至把偉軒用過的電腦交給警方，要調查他有沒有和誰……

思誠：為什麼不敢講？要調查他有沒有和別人上床、惡意散布愛滋病，或者是對學生下手。

家玲：這是犯罪！有五到十二年刑期！

思誠：他已經死了，沒有人能定他的罪。

家玲：事情不會到此為止。一堆教育團體跳出來。加上媒體和警察，偉軒會被他們生吞活剝。

（停頓。）

思誠：妳和偉軒認識也超過十年。

家玲：這不是我相不相信就可以解決的事。

思誠：偉軒是個好老師，不是壞人。

家玲：我沒說他是壞人。

（停頓。）

家玲：偉軒媽媽現在被逼得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你想她是什麼心情？

思誠：偉軒在醫院的時候，她就已經知道了。

家玲：什麼時候的事？

思誠：半年前。偉軒咳嗽咳了兩三個禮拜、發燒、體重少好幾公斤，我還想，怎麼

這次感冒這麼難好……送去醫院的時候已經晚了。

家玲：難道他沒有懷疑過自己生病的原因？

思誠：可能有，但他沒說出來。所以醫生一直以為是一般肺炎，怎樣都治不好。

家玲：他連你也沒有坦承？

思誠：有天醫生告訴我，說可能是肺囊蟲引起的，我才突然明白過來。

家玲：結果把命都送掉了。

思誠：偉軒媽媽一邊哭一邊還安慰我。她是少數知道我們在一起的人。

家玲：你有想過為什麼偉軒會染上這種病？

思誠：兩個人在一起，不見得不寂寞。我們都有自己的難題。

家玲：我一直以為你們很好。

（停頓。）

思誠：我們曾經分開過好一陣子。

有天他突然回來，話變得很少，我們又繼續生活在一起，可是不會做愛……

偶爾我會發現他一個人躲在浴室裡打手槍。

（兩人沉默。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那個爆料護士說，過世的男老師有個男朋友，可能也被感染了。

思誠：妳想憑記者的腦袋，多久會找到這裡。

家玲：……思誠，你要怎麼辦？

思誠：幫我做篩檢的那個醫護人員，問起我和偉軒的關係。

我說，他是我男朋友。這是我第一次跟陌生人承認我們的關係。

家玲：我不會讓你曝光的。

思誠：我不想逃了。

家玲：我已經通報教育局。他們會盡快安排你離開，可能到中南部的學校去。

（停頓。）

思誠：所以現在我和小瑜都變成妳的麻煩了。

家玲：關小瑜什麼事？

思誠：我知道小瑜的媽媽因為毒癮，染上愛滋。

家玲：……誰告訴你的？

思誠：所以妳也要把我藏起來，或是趕走嗎？

家玲：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思誠：為什麼？因為這也是學校的汙點？

家玲：不要那樣對我講話！

當初她家裡情況被發現，班上所有家長威脅要轉班，走投無路的時候，是我把她接來這裡！

思誠：所以妳要她安安靜靜，最好把自己都給忘了。

家玲：我是在保護她。

思誠：妳有想過她到底需要什麼嗎？

家玲：我要讓她把書好好念完。

思誠：然後呢？

家玲：那我希望我怎樣？

思誠：妳難道沒看到她手臂上那些疤痕？那是她在求救。

她不是壞孩子。她只是……非常孤單。

家玲：等她長大，她會明白這個世界沒那麼容易。

思誠：這些都只是漂亮藉口。

家玲：我盡力了。

思誠：但她還是必須離開這間學校，對吧？

家玲：我擋不住家長會的壓力。我很抱歉。

思誠：接下來呢？她會被趕去哪？某間中南部的學校？

家玲：我會盡我所能，找到一個適合她的地方。

思誠：不會有這種地方的。她快要放棄自己了。

家玲：這個時間點留下來未必對她好。

思誠：離開這裡，她的人生就會走偏到另一個地方。沒人可以把她拉回來。

家玲：我沒有太多的選擇。

（停頓。思誠極力克制怒氣。）

思誠：憑什麼一切都由她承擔。

家玲：你一開始不也贊成讓她換個環境。

思誠：是啊！光是她那樣欺負同學，她就應該走人！但她說的每一件事，真的全都是謊話嗎？

（兩人對望。沉默。）

思誠：我一直在等妳告訴我小瑜和毅傑老師的事！我以為妳會。我很失望。

家玲：我……

思誠：（打斷）你幫毅傑老師掩蓋真相。妳那天晚上根本不在學校。

別對我說謊。我會看不起妳。

（靜默。）

家玲：那是個錯誤，我察覺的時候已經晚了。

我找了小瑜來，她告訴我，她不是真心要指控毅傑老師。

我已經禁止他們再見面。

思誠：這應該要被通報處理。

家玲：我知道。

思誠：但妳沒有做。

家玲：對。

思誠：為什麼？

家玲：我不會為自己辯解的。

思誠：為了保下妳的學校？

家玲：我不能冒險。無論是小瑜家裡的狀況，或是毅傑老師這件事。

思誠：所以妳選擇犧牲小瑜。

家玲：對。

（靜默。）

思誠：妳知道為什麼我會確定妳那天晚上不在學校？

我打給秀芬，原本想問問她近況。

她告訴我，阿國學長自殺前的幾分鐘，打過電話給妳，但妳沒有接。

檢察官看到通訊紀錄，找妳去問話，就在那天晚上。

（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秀芬說了什麼？

思誠：沒說什麼。她只是告訴我這件事。非常平靜。

（家玲沉默。）

思誠：妳不知道那通電話是阿國學長打的？

家玲：我有看到。

思誠：為什麼沒有接？

家玲：接起來，能講什麼？

思誠：妳有沒有想過，也許阿國學長他……

家玲：（打斷）我們已經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結了婚，是別人的丈夫。死了也是。
這點是改變不了的。

（稍長的停頓。）

思誠：所以時間真是會改變一個人。

（思誠走開些，整理情緒，又轉身。）

思誠：妳知道嗎？每天早上我打開報紙，看見那些整版的社會新聞，都會想起我第一個經手的輔導個案！一個十四歲未婚懷孕、前途茫茫的女生！後來她就這樣消失，再也沒來上學……我什麼也做不了，因為我是個連自己也接受不了的窩囊廢，等著退休過著無聊安穩的生活，只會要她加油，努力念書，長大

後去開創自己的人生。媽的，這些屁話連我都不相信。

我已經躲了一輩子。我不要再小瑜跟我一樣。

我不會就這樣放過這件事！哪怕我會惹禍上身，我也不會讓小瑜聽你們的安排，乖乖被趕去其它學校。

當然，妳可以去舉報我！那妳就是個英雄了。

（停頓。）

家玲：你知道我不會。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思誠：現在我已經不敢那麼肯定了。

家玲：當初是什麼讓你答應來這間學校？

（停頓。）

思誠：因為妳的電話。

妳打來的時候，我正在醫院陪偉軒。那天是他最後一次醒著。

護士安慰我，說只要按時服藥，我跟正常人沒兩樣。

平均壽命只會差一歲。往後還有非常多的時間。

（停頓。兩人對望。）

思誠：我告訴她，我不怕死。我只是不想一個人活著。

（思誠積累的情緒和武裝，彷彿到此刻潰堤，再也止不住悲傷。）

（家玲溫柔擁抱思誠，像是哄著一個孩子。）

（燈漸暗。）

第八場

（家玲坐在一張椅子上。）

（傳來電話答錄機的聲音，接著阿國留言。）

阿國OS：家玲，是妳嗎？

我是文國。好久都沒看到妳。最近不忙的話，想跟妳見個面。

就約我們以前念書常去的那個小公園。

（傳來電話答錄機語音結束的聲響。靜默。）

家玲：再見面的時候，阿國瘦了很多，臉上有些皺紋，頭髮灰了，非常累。

快十年沒見，沒想到我還記得這些小地方。

他望著我，笑笑地說，胃痛的老毛病好些了嗎？

我沒告訴他，他打來說想見我的時候，我的胃痛就已經發作。

我們一起待在小公園裡，天色越來越暗。

像是昨天才剛剛考上校長一樣，高興地聊個沒完。

突然阿國手機響了。

他道著歉，走到一邊去接。

接起電話的時候，聲音非常溫柔。

對秀芬說，我等等就回去了。

講完電話，阿國轉過身來的時候，我已經站了起來。

我本來想問他，等等要不要去吃點什麼。

嘴巴裡頭跑出來的聲音卻說，以後還是不要見面好了。

我不知道，那次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他沒有生氣，或難過，就只是點點頭，抱歉地笑了笑。

之後過沒幾天，阿國就自殺了。

（家玲撥出手機，場上傳來電話另一頭的秀芬聲音。）

秀芬OS：喂，請問找誰？

家玲：……秀芬，我是家玲。

（停頓。）

秀芬OS：怎麼了嗎？

家玲：我剛剛去見了檢察官。他們問起文國的手機通訊記錄。

秀芬OS：他們有告訴我這件事。

家玲：其實文國平常不會和我私下聯絡。

秀芬OS：怎麼突然提這個？

家玲：我怕妳多想。

秀芬OS：沒關係，其實都不重要了。

家玲：……對啊，都不重要了。（頓）那……妳多保重……

（家玲準備掛上電話時，秀芬聲音又傳來。）

秀芬OS：文國有告訴妳，我們離婚了嗎？

家玲：我不知道。

秀芬OS：我一直叫他找個時間約妳出來走走。不曉得他做了沒。

家玲：有。我們見面了。像老朋友那樣。

秀芬OS：日子過真快。家玲。

家玲：是呀。

秀芬OS：照顧自己。

家玲：好。

（家玲掛上電話。）

家玲：掛上秀芬電話的時候，我忽然好想打給某個人講講話。只是通訊錄裡好幾個號碼，我找不到半個合適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思誠。想聽到他的聲音，再告訴我，我們年輕時一起做過的事。

（燈漸暗。）

第九場

（思誠待在諮商室裡，彷彿正在等待某人。）

（一陣急敲門，小瑜等不及便闖入。思誠看到小瑜，訝異。）

小瑜：你等一下要和誰見面？

思誠：現在還是上課時間，快回去。

小瑜：回答我！妳在等誰？

（停頓。）

思誠：我等一下和毅傑老師有約。

小瑜：找他做什麼？

思誠：妳不需要知道。

小瑜：我已經答應要轉學。事情就到這裡，好不好？

思誠：我不會讓妳走的。

小瑜：禍是我闖的，我自己承擔。

思誠：就算是妳闖了禍，也不該都算在妳頭上。

小瑜：我會害毅傑老師以後會沒辦法教書。我不想這樣！

思誠：他必須自己面對。

小瑜：為什麼妳就是不肯放過他？

（停頓。）

思誠：我已經從校長那，知道全部的事！

小瑜：你不知道……那不是全部！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躲我，才會故意說他侵犯我！

思誠：無論如何，他都不該踰越自己的本份。

小瑜：你可以幫我嗎？我願意答應你任何事！只要你把這件事壓下來。

思誠：我不會讓你曝光！

小瑜：我不要你保護！我願意離開這裡！

思誠：離開，妳要去哪？

小瑜：哪都行！

思誠：妳哪都去不了！妳會像顆球一樣，被其它學校踢來踢去！

小瑜：我可以不要念書。反正我也不喜歡。

思誠：妳可以不要念，妳甚至可以去做任何妳想做的事！但不是像現在這樣！

小瑜：不要對我說這些大道理！連我父母都不管我死活了，你是我誰？不要自以為

了解我。

思誠：有天妳會明白的……但要是我現在讓妳離開，就沒有人可以幫妳了。

小瑜：如果這些得靠犧牲毅傑老師才能換來，我不要！

思誠：你沒有犧牲任何人！

小瑜：我不要看到他難過……我喜歡他。

思誠：你才十六歲，說這些還太早。

小瑜：起碼我知道自己要什麼！我只要有一個人懂我、愛我就好了。

（停頓。）

小瑜：記得你跟我提過的那個故事嗎？

思誠：……《快樂王子》？

小瑜：從小到大每次生日，我都會覺得自己身上的肉被一塊塊割下來，因為沒有人

喜歡我。我就像那尊雕像，哪裡都去不了，只能一個人待著。我覺得自己……

又醜又髒。只有毅傑老師不嫌棄我。

他可以聽見我藏在心底的話。

那天是我自願的。我自己……脫了衣服。

我們喝了點酒，但我很清醒。所以……沒人強迫我……

（停頓。）

小瑜：思誠老師，但為了保住我心愛的東西，我會豁出去的！……請你原諒我。

（小瑜離去。）

（過了會，毅傑老師出現在門外。兩人對望，氣氛緊張。）

思誠：小瑜剛剛離開。

毅傑：我有看到她。

思誠：你知道她跑來找我說什麼嗎？

毅傑：我不曉得。

思誠：她說寧可自己轉學，也不願意傷害你。

毅傑：我很抱歉。

思誠：如果你早點這麼想，也許一切都會不一樣。可惜你選擇了最壞的方法處理這件事！趕她走，也沒辦法幫你掩蓋事實。

毅傑：我那時候嚇壞了，只想趕快脫身。

我願意努力去說服其他家長，讓小瑜能夠留下來。

思誠：這不夠。你必須坦承發生在你和小瑜之間的事，才是導致她一連串失序行為的原因。

（停頓。毅傑沉默。）

思誠：現在只有你能幫小瑜。

就像我說過的，我相信你努力要成為一個好老師。

毅傑：那為什麼不給我一個機會？

思誠：機會已經在你手上。

毅傑：如果說出來，我就翻不了身了！

思誠：說出來，你可以重新開始。

毅傑：說出來，大家會怎麼看我！

思誠：但你可以面對自己！否則你怎麼能心安呢？

毅傑：我可以負擔小瑜的生活費，讓她能夠繼續念書！

思誠：她需要的不是這個！

毅傑：不要逼我。

思誠：我沒有逼你。你可以決定該怎麼做。

毅傑：為什麼你就不能讓這件事過去！

思誠：那我會沒辦法面對我自己。

你不會希望是我去告發你，這樣對你更沒好處。

毅傑：你沒有證據。

思誠：我是沒有。

毅傑：小瑜會替我講話的。

思誠：我想她會。

毅傑：誰會相信你？

思誠：所有人！

（停頓。）

毅傑：如果他們知道你是個愛滋病感染者，那他們大概就不會聽你說了。

（停頓。思誠沉默。）

毅傑：你和電視上那個死掉的愛滋老師有關吧！他就是你說的那個代課老師！

新聞說他有個：很親密的室友，忽然不見蹤影。

思誠：你威脅不了我。

毅傑：如果我說出去呢？……我想你應該最能體會我的感受。

思誠：我和你不一樣。

毅傑：當然。一個有愛滋病的老師嚴重多了。

思誠：我沒什麼好隱瞞！

毅傑：那你為什麼躲來這間小學校？

思誠：我不需要跟你解釋。

毅傑：你可以自己跟記者解釋！

如果他們知道你在這裡的話！已經有好幾個跟那位愛滋老師上過床的人被找到了。

你想他們會怎樣寫你？

思誠：如果你繼續中傷他，我保證我一定揍到你爬不起來！

毅傑：我不想為難你。我的要求很簡單。

思誠：不管你怎麼講，我都不會妥協。

毅傑：就算你把我拉下來了，事情也不會改變！

一旦真相曝光，小瑜還是得走，還有你和校長，甚至是這間學校。

沒有人可以安全脫身。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維持現狀就好？

（停頓。思誠望著毅傑。）

思誠：小瑜說她在你身上，能夠找到她一直欠缺的東西。但其實你只愛你自己。但你說對了一件事。

我也是真心喜歡小瑜，我得努力為她做點什麼。

我不會再逃了。

（燈漸暗。）

第十場

（思誠拿著手機走入場上，見到偉軒穿著病人服裝，在桌旁坐著。）

思誠：怎麼不躺著？

偉軒：躺整天了。

偉軒：誰打來？

思誠：家玲。

偉軒：大學姐！她都好嗎？

思誠：怎樣都比你好。

偉軒：也是。

思誠：肺部還痛嗎？

偉軒：一點點。

思誠：護士說抗生素已經發揮效果。只要再多休息一陣子。

偉軒：學姊怎麼會突然打來？

思誠：想我吧。

偉軒：（笑）怎麼這抗生素有催吐效果！

（停頓。）

偉軒：你剛剛遇到感染科醫生嗎？

思誠：你是說是你的菜的那個熟男醫生。

偉軒：醜的那個！

思誠：醜的那個人好多了。

偉軒：報告出來了嗎？

思誠：肺部X光大概要等明天才能看。

偉軒：我是說你的檢驗報告。

（停頓。）

偉軒：他們不肯告訴我。說只有本人才能知道。

思誠：……沒事。結果是陰性，我沒問題。

偉軒：那太好了。

思誠：所以你要快好起來。

偉軒：就算好起來，我也不能回學校去。

思誠：我幫你請了假。

偉軒：他們沒多問？

思誠：幾個老師原本要來看你，我說你現在很怕細菌，龜毛得很！

偉軒：我的課呢？

思誠：總會有人帶的！他們說學生還在等你回去上《快樂王子》。

（偉軒笑了起來。）

思誠：國中英文課讀這個不會太深？

偉軒：一隻鳥和一尊雕像談戀愛！同志教育要從小做起！

思誠：國中生會有興趣聽這個？

偉軒：我答應他們讀完要請吃麥當勞！全家餐！

思誠：多元成家套餐嗎？

（停頓。）

偉軒：等我出院，就會搬走！

思誠：不行！家裡的MOD機上盒已經續約了。我一口氣繳了三年。而且你訂的頻道我又不看。

偉軒：（笑）幹嘛浪費錢！

（停頓。）

思誠：結婚吧。

偉軒：誰？

思誠：還有誰？我們結婚吧！

偉軒：什麼？

思誠：就那五個字啊！還什麼！

偉軒：爛死了！這是我聽過最差的求婚！

思誠：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會對你這樣講！不用比較！

偉軒：那我豈不是沒得選。

思誠：回家你就有一堆頻道可以轉來轉去。

偉軒：結了也沒用，誰承認！

思誠：我承認啊！你耽誤我這麼久，怎麼可以不給我一個交代！

偉軒：明年就十六年了！

思誠：可以辦四次奧運。

偉軒：好老。

思誠：你會繼續老下去的！

（照在偉軒身上的燈光開始一點點變暗。）

思誠：偉軒，我們的時代好快就過去了。

九一年，同志夜店 Funky 才剛開幕。

我們用劉文正、崔苔菁的歌曲，跳復古恰恰。

那年我們十八、九歲。

你混在人堆裡，那麼開心，一點憂愁也沒有。

（偉軒身上的燈光更暗了些。）

思誠：可惜我們沒有更多時間，去度過更多奧運！

醫生說你肺部組織被破壞得太嚴重，幫你打鎮定劑，做了氣切。

X光片上，你肺部一片白色。

我想像那個畫面，像是《東京愛情故事》最後一集裡頭的雪景。
最後一集了。

偉軒，你快要睡著了嗎？

（偉軒幾乎隱沒在黑暗裡。）

思誠：你還記不記得麵包合唱團的經典老歌〈If〉。

我們第一次見面，你教我唱的那首。

（輕聲唱起）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我老忘了下一句……

（黑暗裡傳來偉軒輕聲唱著〈E〉。）

思誠：軒，你睡著了嗎？

插管前，最後你有意識的時刻，你用手腕輕輕碰了碰我的臉。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能聽見你心裡的話。

我愛你。我也會努力愛我自己。

（燈漸暗。）

第十一場

（小瑜獨自一人安靜在諮商室裡坐著，凝望桌面，出神。）

（家玲姍姍來遲，見到小瑜，停下，若有所思。）

（小瑜見到校長，起身。）

家玲：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一時走不開。

（兩人在桌旁坐下。家玲望著小瑜。）

家玲：別擔心，新老師來了以後，妳可以繼續留在原來的班級。

小瑜：謝謝校長。

家玲：我和毅傑老師談過，妳的事不會有其他人知道。妳可以安心在這裡畢業。

小瑜：……毅傑老師會怎樣？

家玲：學校會召開性評會重新調查，最後應該會解聘他。

後續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這樣也好，一切都回到正常軌道上。

小瑜：但是思誠老師不在學校了。

家玲：他選擇站出來，公開自己的身分，讓這件事情有個了結。

小瑜：是我害了他。

家玲：他沒有怪妳。

小瑜：但如果不是我……

家玲：他告訴我，他很高興最後能遇見妳。尤其是生病以後。

妳讓他找回自己原本的樣子。

（停頓。家玲望向諮商室四處。）

家玲：明年學校要蓋新校舍了。這裡會全部拆掉。畢業以後，妳可以再回來看。

小瑜：……我不會忘記這裡的。

家玲：這學期結束以後，我跟你們一樣，也會從這裡畢業。

我想我也不會忘記這個地方。

小瑜：可惜我不能再聽到思誠老師對我嘮叨了。

（家玲拿出一支錄音筆，交給小瑜。）

家玲：這是他要留給妳的。最後一次，再聽他講講話吧。

（家玲離去。）

（小瑜望著錄音筆，猶豫，按下開關，傳來思誠的聲音。）

思誠OS：小瑜。聽到這段話的時候，希望妳已經平安無事。

妳大概會想，怎麼年紀大的人，這麼愛碎碎念。

一直沒機會告訴妳……

（思誠從暗處走出，在桌旁坐下，像是正在錄著音。）

思誠：第一次讀《快樂王子》的時候，我才十八歲。覺得這故事亂悲慘一把。

過了這麼久以後，為了妳，我重新再讀，忽然能夠多明白一點。

故事裡，每個人都以為快樂王子沒有煩惱，因為他這麼美好，總是笑著。

但他身體裡有一顆鉛做的心。這是他一個人的秘密。

雖然偶爾也會感到悲傷難過，可是他無法表達。

因為他只有一種表情，也只會那一種表情。

小燕子來了以後，告訴他這城市裡許多傷心的故事。

王子一點一點放棄身上那些不重要的東西。最後兩眼瞎了，全身又破又舊。什麼都沒有，只剩下身體裡那顆沉重的心。

快樂王子發現，原來這就是活著的感覺。

（燈光漸暗，乃至全黑，然思誠的聲音仍穿透夜幕而來。）

思誠：我很高興能夠遇見妳。讓我在心碎的時候，還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我相信，妳會繼續往前走。

難過的時候，聽聽心裡的話，它會告訴妳，該往何處去。

別忘了。妳是一隻，能夠帶給別人禮物的小燕子。

要學會愛你自己。

（思誠話語漸歇，僅剩啞啞的雜音隱隱作響，終至寂靜。）

劇終

評審評語

本劇以問題少女出發，透過輔導老師的面談過程，展現了現代社會的種種認同問題，而議題上不僅牽涉教育現場，也對同志議題與社會媒體現象，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本劇形式較屬傳統，而逐步漸進的對話過程，不但合理揭露了每個人秘密，也讓觀眾有足夠的空間去深入角色空間並建立同理心。

本劇的獲獎關鍵，在於作者有熟稔的寫作技巧，賦予不同角色鮮活的聲音，並將多元的主題，適當地分布在對話情境當中。就演出效果來說，本劇的可演性極大，可觸及的觀眾族群也有廣大的現實基礎。若要論及改進的空間，在於整體敘事節奏略為緩慢且平均，有些對話段落過長，之後若能隨著排練過程而所有修改，應能在演出上取得更大成功。（耿一偉）

得獎感言

來自波蘭的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說，劇場是人與人相遇的地方。寫劇本的時候，我腦海時常浮現這句話，想像那個存在我腦海裡的小小空間，人們推了門魚貫而入，坐定，乖巧地關上手機（中途也不拿出來偷滑幾下或偷看臉書），然後幕就揭開了。劇本《愛滋味》，感謝評審們的肯定，還有兩年寫作歷程以來，持續給予幫助的各界朋友。它仍在成長，正朝第三版前進，然後小小旅途的停靠站，將會是二〇一五年在水源劇場的創作社劇團公演。

期待在文字之外，我們於劇場裡再次相遇。

許 天俠

一九七七年生於臺北，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現任職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電影劇本作品《一〇一忠犬》曾獲新聞局九十七年度優良電影劇本獎佳作。



獻給公廁的情詩

劇情說明

上公廁，是都會生活奇妙的一環。

公眾場合的廁所裡，每天上演著人生的喜怒哀樂。

一般人待在公廁裡的時間很短，如廁完畢立刻離去，與公廁缺乏情感的互動。

特殊的人待在公廁裡的時間很長，外面的世界不好玩，待在公廁裡，執行不見容於社會的奇事，顯得特別安全、特別踏實。

也因為公廁的屏障，讓公廁變成人間的天堂與地獄。

在公廁裡，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秘密、成就彼此的慾望。

在公廁裡，也可以讓壞念頭氾濫成災，進行各種可怕的人性極限實驗。

在公廁裡，讓骯髒的排泄物離開肉身，十分簡單。

在公廁裡，讓本我、自我與超我和平共處，非常困難。

最喜歡待在公廁裡的人，都不是來上廁所的，他們有很多別的事情要處理。

謹以這個劇本，紀錄這些與公廁深刻互動的人、事、物，這是獻給公廁的情詩。

場景說明

全劇場景為一間公廁，一景到底。

公廁內分為「尿斗區」及「隔間區」。

「尿斗區」有尿斗七座，「隔間區」有馬桶隔間三間、工具間乙間。

全場景置於可旋轉基座上，以觀眾視角而言，有時尿斗區在前，馬桶隔間區在後，隔間區皆設有門板，門板闔上觀眾就看不到裡面情形。

但有時舞臺基座會一百八十度旋轉，將馬桶隔間區轉至前方、面向觀眾，隔間區內部情形便一目了然。

角色說明

全劇劇情彼此不甚連貫，無角色貫串頭尾。

每段在公廁內盡情生活的角色，都只在「該段」中賣力演出、全力以赴。

但導演可讓同批演員一人分飾多角，輪番扮演各場次之各行各業各年齡層人士。

第一首詩：來電五十

地點：公廁內

時間：深夜

說明：

以下為描寫方便，陳述角色相對位置時，將「尿斗區」七座尿斗予以編號，最靠近大門的是「1號尿斗」，隔壁緊鄰的是「2號尿斗」，編號由1至7依序往內遞增。而「馬桶隔間區」亦然，最靠近大門的是「1號隔間」，隔壁緊鄰的是「2號隔間」，編號由

1至3依序往內遞增。

△公廁內，暫時空無一人。

△數秒後，一位穿著桃紅色夾克、身形消瘦、滿面皺紋、髮色灰白的老人走入公廁，站在最裡面的「7號尿斗」。

△一位男子站在公廁大門，探頭進來觀望，隨即離去。

△又一位男子站在公廁大門，探頭進來觀望，隨即離去。

△一位身穿黑色西裝、手提公事包的男子進入，站在「3號尿斗」，仰著頭、邊尿邊張大嘴打呵欠，小解完畢後離去。

△大約經過一分多鐘，站在「7號尿斗」的白髮老人依然屹立不搖、佇立不動。

△一位剃著平頭、膚色黝黑、穿著緊身T恤、體形壯碩的年輕酷哥進入公廁，站到「5號尿斗」。

△數秒後，一位神情青澀、稚氣未脫、戴黑框眼鏡、穿著高中體育制服的青少年，站在公廁大門往內探頭探腦，觀察一會兒後隨即進入，走到平頭猛男的旁邊，站到「4號尿斗」。

△公廁門外又有一位皮膚白皙、雙眼水亮、髮長及肩、面貌俊秀的美型男子在探頭探腦，掃視現場狀況後進入。先是走到平頭猛男與白髮老人中間的「6號尿斗」附近，準備站定前，白髮老人轉頭、眼神不斷上下打量美型男，美型男面露驚色，緩緩移動到「3號尿斗」。

△稚氣高中生、美型男站在各自的尿斗前，眼神時而向前、時而悄悄望向平頭猛男。白髮老人則是大方地輪流掃視每一個人，並不時觀察掌握公廁門口的最新動態。

△平頭猛男不為所動，用視角餘光掠過左右男士後，眼神回歸直視前方。

△白髮老人移動位置，從「7號尿斗」移動到「6號尿斗」，緊鄰平頭猛男，並敞開褲檔、轉向平頭猛男大方展示，同時伸長脖子，猛窺平頭猛男的下半身。

△平頭猛男依舊紋風不動。

△此時，又一位民眾進入公廁，挺著大肥肚、頭髮蓬亂、腳穿拖鞋、衣著略顯汗黃，肩扛長柄雨傘，傘尖掛著塞滿生活雜物的大塑膠袋，貌似街友。其將雨傘及大包小包的雜物在地上後，站定於「2號尿斗」。

△站在「3號尿斗」的美型男疑似聞到異味，用手摀住口鼻。

△站在「2號尿斗」的蓬頭垢面大胖哥，眼神不時望向隔壁的美型男，右手不停在

褲檔附近抖動。（備註：從觀眾席的視角而言，尿斗區的演員下半身都被尿斗遮住，下半身的狀況觀眾看不到、只能猜測。）

△美型男先按兵不動，轉頭癡癡望著平頭猛男，但對方仍舊相應不理。

△蓬頭垢面大胖哥不只右手不停抖動、嘴裡還發出低微喘息聲，雙眼向美型男拚命行注目禮。

△美型男當機立斷，拉起拉鍊黯然退場，走出公廁前還不忘撥弄了一下自己秀麗無比的髮型。

△不慎把美型男逼退，蓬頭垢面大胖哥略微收斂自己的行為，停止發出低頻的喘息聲。

△尿斗區的民眾們，持續僵持不下。

△此時，門外走入一位身著袈裟、腦門發亮光禿的中年和尚，其面目慈藹、神色淡定，緩緩步入公廁內，選擇「3號尿斗」站定。

△站在「4號尿斗」的稚氣高中生始終不敢太大膽的左右張望，偶爾悄悄地用餘光偷瞄「3號尿斗」的光頭和尚，竟發現和尚正默默望著他，面露淺淺微笑。

△高中生愣住，站得更挺直，兩眼直視、不敢亂瞄。

△光頭和尚仍舊堅定地給予高中生溫暖而持續的笑容。

△高中生嚇傻了，弄不清楚現在是要情慾解放，還是要一心向佛。

△光頭和尚退離尿斗區，轉身邁向後方的馬桶隔間區，並選擇了「2號隔間」。進入隔間後未將門板闔上，反而透過半掩的門縫，繼續向外專注地凝視尿斗區的高中生。

△尿斗區的高中生回頭望向馬桶隔間，若有所思，但仍遲疑、按兵不動。

△站在「6號尿斗」的白髮老人，先發現高中生一直回頭打探，再轉頭看到和尚躲在馬桶隔間裡，門板半掩，白髮老人毫不猶豫快步湊過去，準備闖入和尚所在的隔間。

△光頭和尚被白髮老人作勢要開門進入的舉動嚇到，趕緊碰一聲將門板鎖上，白髮老人被擋在門外。

△高中生無法處理這尷尬的狀況，佯裝鎮定地拉起褲檔拉鍊，黯然離開公廁。

△白髮老人悻悻然站回「6號尿斗」。

△公廁內，美型男與高中生接連離去，場面略微空蕩。

△白髮老人偶爾盯著隔壁的平頭猛男，偶爾隔著平頭猛男遠眺「2號尿斗」的蓬頭

大胖哥；但大胖哥視白髮老人如無物，視線只停在平頭猛男身上。

△門外又走進一位面相斯文體面、氣質沉穩、外型挺拔、身穿橫紋 POLO 衫、戴著無框眼鏡的中年熟男，站在「1 號尿斗」。

△約莫半分鐘後，一位戴著墨鏡的中年男子在門口觀望，隨即走入公廁，站在「3 號尿斗」。

△又約莫半分鐘後，一位戴著運動鴨舌帽的青年步入公廁，站在「7 號尿斗」。

△連續三人加入後，剛剛才被蓬頭大胖哥逼退的美型男再度出現，先是在門口探頭探腦，眼看公廁內只剩「4 號尿斗」無人使用，美型男顧不得蓬頭大胖哥還在現場，硬著頭皮迅速卡位、成功歸隊。

△前幾分鐘才離開的高中生，也在門口觀望，但尿斗區七個尿斗竟都站滿了人，高中生欲走還留，索性就在公廁出入口倚牆佇立，一邊低頭玩智慧型手機、一邊欣賞公廁內的風景。

△一直站在「5 號尿斗」、已經維持十分鐘不動如山的平頭猛男，終於轉頭，眼神望向站在「1 號尿斗」的中年沉穩熟男。

△此時，一位年輕爸爸牽著一位小男孩走入公廁，發現尿斗區已經全部站滿人，又

瞧見牆角還站了一位高中生，無奈排在高中生後頭乾等。

△高中生其實沒在排隊，只是站在公廁裡湊熱鬧。但他不知怎麼跟眼前這對父子解釋，索性讓他們繼續等候。

△過了一分鐘的漫長等待，尿斗區竟然沒有人有尿完的跡象，男孩開始搓揉衣角，而小爸爸看手錶、不耐煩、下意識咳了一聲。

△站在「6號尿斗」的白髮老人轉頭，望著這位無助的小爸爸，伸手指了指後方的馬桶隔間。

△發現白髮老人的手勢，小爸爸意會過來，揮手稱謝，連忙帶孩子走向「1號隔間」，確定隔間內無人使用，急忙入內。

△終於，公廁裡傳來久違的，一串尿液灑落滴滴答答以及馬桶沖刷水流傾洩而出的嘩啦啦聲響。

△如廁完畢，小爸爸與男孩準備離去，經過佇立牆角的高中生身旁，小爸爸好心比出手勢、示意「換您了」，高中生揮手婉謝。臨去前，小爸爸再轉頭，望著尿斗區這群尿了好久都尿不完的人，滿臉狐疑地離去。

△置身「2號隔間」的光頭和尚悄悄打開門板，繼續透過半掩的門縫，觀察尿斗區

男人們的一舉一動。

△站在「1號尿斗」的中年沉穩熟男，眼神穿越了中間的大胖哥、墨鏡哥、美型男，對著「5號尿斗」平頭猛男，獻上友善且持續的注目禮。

△無論大胖哥、美型男如何伸長脖子、眨眼擠眉努力攔阻，中年沉穩熟男與平頭猛男仍舊四目交接，仿若時空凝結。

△平頭猛男拉起拉鍊，轉身走進「3號坐式馬桶隔間」，並將門板半掩未闔上。

△站在「6號尿斗」的白髮老人見機不可失，也想跟著走進「3號馬桶隔間」，平頭猛男立刻把門關上，白髮老人再度被擋在門外。

△白髮老人無奈，站回「6號尿斗」，持續佇立、觀望、等待。

△平頭猛男隱身的「3號馬桶隔間」內，突然傳出手機鈴聲，才響一聲就被迅速接起。

平頭猛男：（在隔間裡講手機，觀眾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喂……嗯……我才剛到誠品……正在買書……今天要找的書很多……大概……大概再一個多小時才回去……嗯……掰。

△站在尿斗區的大胖哥與白髮老人，聽到猛男鬼扯自己在買書，止不住嘴角上揚、

不停竊笑。

△從「3號馬桶隔間」傳出來的手機對話停止後，公廁內持續無聲，尿斗區的一排男士們不動如山。

△白髮老人決定打破寂靜，開始嚷嚷。

白髮老人：好啦，攞係自己人，麥假仙啦！

△白髮老人說完轉身往大門方向移動，大夥兒以為他要步出公廁，誰知他走到牆邊，率性地把牆上的電燈開關通通按掉，公廁內陷入一片黑暗。

美型男：（黑暗中發言，觀眾其實看不到發話者）喂，誰啊……

白髮老人：（黑暗中發言，同上）噓，卡細聲……

△公廁現場伸手不見五指，黑暗中流瀉出人員輕緩走動、衣物摩擦、口水吞嚥、低沉喘息等多重聲響。此般此起彼落、好不熱鬧的情況維持了一分多鐘。

墨鏡哥：（黑暗中發言）歹勢，我無愛暗眠摸ㄟ感覺！

△公廁內電燈突然全亮，墨鏡哥站在開關旁，強勢中斷歡樂的時光。

白髮老人：（對墨鏡哥怒斥）你戴烏仁目鏡講驚黑，幹！

△白髮老人將上衣塞進褲檔，收起拉鍊、猛搖頭。

白髮老人：來去，真無意思……

△白髮老人悻悻然離開公廁。

△蓬頭垢面大胖哥也扛起黑色長柄傘，再把裝滿生活雜物的塑膠袋吊掛在傘尖，晃悠悠地蹣跚離去。

△公廁內，由先前熄燈到再次恢復照明後，現場人員相對位置經過一番大風吹。運動鴨舌帽男、墨鏡哥、美型男、高中生，還有從馬桶隔間跑出來的光頭和尚，正想重新洗牌、再次卡位，卻發現暗燈前，與平頭猛男眉來眼去的中年沉穩熟男，無端消失了！

△「1號」與「2號」馬桶隔間的門，呈現敞開狀態；而暗燈前，平頭男躲進的「3號隔間」門板，依舊緊閉。

△光頭和尚想走回「2號馬桶隔間」，墨鏡哥卻不禮貌地推開他、搶先快步閃入，隨即將門板闔起；同時，運動鴨舌帽男也快步離開公廁。

△搶輸馬桶隔間的光頭和尚，面對突如其來的鳩占鵲巢，仍保持神色淡然自若，一邊梳整略微移位的袈裟，一邊緩步向外移動退離。

△美型男、高中生見此回合盛況已過，各自黯然離去。

△公廁內，尿斗區重新歸零，空無一人。

△此時，「尿斗區在前、馬桶隔間在後」的舞臺結構，底盤順時針一百八十度轉動，將馬桶隔間轉到舞臺前方、面向觀眾席；像是剖面圖一般，觀眾可以清楚看到馬桶隔間區每一格的內部狀況。

△「3號座式馬桶隔間」內，平頭猛男隔著衣服撫摸中年沉穩熟男的身體，一路從頸後、肩胛、胸膛、腰腹向下滑動。

△「2號蹲式馬桶隔間」內，墨鏡哥耳朵緊貼著牆壁，悄悄聽著「3號隔間」傳出的聲響。

△「3號隔間」內，中年沉穩熟男右手不安份地磨擦平頭猛男的褲襠，同時解開自己腰帶、褪下褲子，壓下平頭猛男的肩膀，示意平頭猛男轉坐到馬桶上。（備註：座式馬桶隔間內，從觀眾視角而言，角色下半身區域會被馬桶擋住。）

△狹小的空間內，兩人一站、一坐。坐在馬桶上的平頭猛男，靜靜為中年熟男服務；中年熟男閉眼倚牆而立、神情沉醉、沒一會兒開始發出低微的喘息聲。

△平頭猛男想觀察中年熟男陶醉、興奮的表情，抬頭一瞧，卻發現「2號隔間」墨鏡哥竟趴在2號與3號隔間的牆縫上，手裡拿著攝影機對著他們狂拍猛錄。

△平頭猛男驚叫起身，中年熟男睜開雙眼、喝斥墨鏡哥。

中年熟男：喂！你搞什麼！

△墨鏡哥不為所動持續記錄，中年熟男趕緊穿上褲子、踩在馬桶上奮力奪取攝影機，墨鏡哥熟練地側身閃躲、持續拍攝。中年熟男氣憤難平、攀上隔板高牆，上半身企圖橫越到墨鏡哥的隔間阻止拍攝，整個人卻不慎卡在牆頂與天花板的縫隙裡、動彈不得。

△平頭猛男決定分徑合擊，準備從外部對墨鏡哥展開攻勢。怎料他一打開隔間門板，門外竟站了鴨舌帽男（備註：前面占著尿斗不如廁的角色之一。）手中也拿著機器錄影存證，旁邊還站了一位婦女、一位男童及一位女孩。

△門外的婦女、男童、女孩，一起望著中年熟男被卡在馬桶隔間的天花板上。

女孩：爸，你怎麼會在這？趕快下來啊！

△「第一首詩：來電五十」結束，燈暗。

第二首詩：惠我良多

地點：公廁內

時間：白天

△公廁內，每一座尿斗以及馬桶旁邊，各跪著一對大人及孩童。地板上擺滿鐵刷、海綿、抹布、塑膠圓刷等清潔用具，四周站了許多人圍觀。

△一位中年男子在公廁一角，用大聲公發號施令。

中年男子：各位親愛的會友，清洗尿斗及馬桶只能沖兩次水，洗刷前沖一次、洗刷完沖一次，清掃過程中只有半桶水可以使用，請不要浪費水。

△現場大小學員聚精會神聆聽。

中年男子：首先，先用海綿把馬桶內的水全部吸乾。

△大家傻住，不知所措。

中年男子：請不要裝傻，用手，用你的手拿起海綿，伸到馬桶裡面，開始吸水！

△現場大小學員議論紛紛，只差一點就相擁而泣，痛苦又勉強地把手伸進馬桶及尿

斗裡，擦拭壁面的水漬。

中年男子：很好！接著再用菜瓜布或者砂網，慢慢把所有馬桶跟尿斗深處死角裡，

那些快要變成化石、鐘乳石的污垢給刮乾淨！

△現場大小學員一陣譁然！

中年男子：快點！刷到馬桶像全新的，乾淨到你敢摸它、舔它、給它一個吻，我們今天才會離開！

△大小學員尖叫、含淚，雙手認命地朝向尿斗及馬桶更深處伸進去，有些人幾乎把臉給埋了下去。

中年男子：非常好！我們希望透過清掃，小朋友可以磨練心志、成為謙虛的人、成為懂得惜福的人、成為容易感動的人！好——趁著先鋒部隊努力與污垢奮戰的同時，我們其他人向馬桶與尿斗們敬禮，感謝它們對我們人類的付出與貢獻！

△公廁內其他人整齊劃一地向馬桶與尿斗行鞠躬禮。

中年男子：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好——最後我們大家一起齊唱〈感恩的心〉，預備，一起來！

△眾人對著尿斗與馬桶，高聲齊唱。

眾人：感恩的心，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現場民眾情緒，隨歌聲持續高亢沸騰。

△「第二首詩：惠我良多」結束，燈光漸收。

第三首詩：陰陽路

地點：公廁內

時間：多重時態

第三之一段落

△深夜，公廁內，兩名男子走入。一位面目槁灰、身材乾癟，一位理著平頭、膚黑、體型肥胖，兩人一起在尿斗區如廁。

乾癟男：（瞧著黑胖男）你都出來半年了，怎麼還揹他們發的帆布袋？

黑胖男：（肩揹綠白條紋的帆布袋）還滿好用的，懶得再買！等有賺錢再說吧！

△乾癟男一邊小解、一邊打呵欠、流眼淚、流鼻水。

乾癟男：還說找無頭路，你揹這個帆布袋去應徵，誰敢錄取你？

黑胖男：我這流行耶……大尾的攏揹這款！

△乾癟男小解完畢，繼續打呵欠、流眼淚、鼻水直流。

黑胖男：你演八點檔喔，目屎流成這樣。

乾癟男：我凍未條了，打管先。

△乾癟男走進「3號馬桶隔間」，門板未完全闔上。

△黑胖男小解完畢，隨即跟入馬桶隔間。

△乾癟男從背包裡拿出針筒、藥水罐以及一小包白色粉末袋。

乾癟男：（在背包內翻找）幹，湯匙勒？

黑胖男：（恥笑對方）哈，用你放尿的手來代替湯匙！

乾癟男：幹！怎麼會沒帶……算了，直接倒在袋子裡。

黑胖男：你這袋白粉至少可以用三次，太浪費啦。

乾癟男：恁杯凍未條，不管了。

△乾癆男將白色粉末袋封口打開，將藥水倒入混合溶解，用針筒吸取汁液後，針頭插入手臂靜脈血管，先回抽針頭看見血液回流，確認針頭在血管內，再將藥物整個注射進血管。

△黑胖男默默旁觀。

△乾癆男注射完畢後閉目倚牆而立，精神狀況由緊繃轉為放鬆，先前不停流眼淚、流鼻水的情況停止。

黑胖男：幹！馬桶裡有金魚耶！

乾癆男：（仍倚牆閉目養神）……你戒毒太久，產生幻覺喔。

黑胖男：真的啦，你來看。

△黑胖男盯著馬桶驚呼，乾癆男張開眼睛湊過去瞧。

乾癆男：夭壽喔，馬桶裡怎麼會有金魚？

△兩人盯著馬桶，安靜地凝視。

黑胖男：到底是咱有幻覺？還是真有魚啊？

乾癆男：我才剛吃一針，你問我……最不准。

△黑胖男把手伸到馬桶裡猛撈，濺起水花。

黑胖男：幹！真正有影！

乾癆男：這魚有夠可憐耶……馬桶一沖水牠不就死了了！你把牠撈起來，我直接給牠一針送牠上天堂好了。

黑胖男：你那針給牠，不如送我。

乾癆男：好啦！不能害你啦！

黑胖男：唉，我老母過身，囡仔破病，完全沒錢處理，又找無頭路攏睡不著，你讓我茫一下也好。

乾癆男：你老母過身，阮不是有借錢乎你，你莫煩惱啦。

黑胖男：你讓我茫一下啦。

乾癆男：不行啦！跟你一起放出來的，死了好幾個，你們太久沒打，會受不了。

△兩人爭奪一陣，黑胖男搶過乾癆男手中的粉末袋與針頭。

黑胖男：（伸手）藥水給我啦。

乾癆男：不想管你了！

△黑胖男將藥水倒入白粉袋，溶解袋裡的殘渣，用針頭抽乾汁液，捲起衣袖正要找血管，動作稍停。

黑胖男：（喃喃自語）不能讓太太發現。

△黑胖男突然脫下外褲與內褲，一屁股坐到馬桶上。

乾癆男：你要幹嘛……你要放尿喔？馬桶裡有金魚耶！

黑胖男：我要打下面啦！

△黑胖男將針頭插入鼠蹊部附近的靜脈，將針筒內的汁液全部注入身體裡。

△黑胖男受到刺激，雙眼緊閉、五官擠成一團，神情陷入昏沉。

乾癆男：有爽沒？

△黑胖男手搗胸口，表情痛苦、開始呈現企圖呼吸卻換不到氣的衰竭狀況，全身癱

軟、倒向乾癆男。

乾癆男：（向前攙扶）喂……你幹嘛……不能昏過去，快醒來！

△乾癆男一直拍打黑胖男臉頰，並動手猛力搖動他的身體。

△黑胖男持續昏厥、毫無反應。

乾癆男：幹！阿母啊……妳不能逗陣把小胖接走啊！

△乾癆男怎麼樣都弄不醒黑胖男，緊抱著他，將黑胖男拖出隔間外、平放到尿斗區的走道上。乾癆男手足無措，要人工呼吸也不是，要搥打對方胸口也不是；一陣

手忙腳亂中，索性開始對黑胖男施行 CPR，但姿勢也不正確，亂弄一通。

△尿斗區原本有兩名男子想進來上廁所，但看到黑胖男呈現昏迷狀態，大家都不想惹事，索性不尿、直接退出公廁。

△乾癟男施行 CPR 一分多鐘，黑胖男仍舊沒有恢復呼吸、心跳。乾癟男試圖拖行黑胖男離開公廁，但兩人體型相去太遠，完全拖不動。

△乾癟男決定放棄，趕緊將針筒、藥水罐、粉末袋撿起，並揩起黑胖男的帆布袋向外逃逸，留下黑胖男一個人，橫屍在公廁的地上。

△燈暗，舞臺基座轉動。

第三之二段落

△燈光再度亮起時，換成「馬桶隔間區剖面」面向觀眾。

△深夜，左、中、右三間馬桶隔間內皆無人如廁。

△數秒後，一位年輕女子神色匆忙走入中央的馬桶隔間，隨即將門緊急關上。

△女子身披白色外套、肩揹時尚名媛包，內搭米色洋裝、短裙，裙擺沾有血跡。

△女子用手按住肚腹、身體微蹲、表情痛苦。

△女子神情略顯穩定後，從超大名媛包內取出一個渾身是血的嬰兒，嬰兒的臍帶還連在胎盤上，奄奄一息。

△女子四處張望，先把身上的白色外套脫掉，用外套將嬰兒包裹起來。再從大名媛包內拿出皺巴巴的量販店大型塑膠袋，將嬰兒整著包進塑膠袋裡，並將袋子打上死結。

△女子抱著那一大包塑膠袋，手腳顫抖，四處觀察，最後腳踩垃圾桶踏板，垃圾桶蓋向上掀開，女子將嬰兒扔進垃圾桶內。

△嬰兒體積太大，垃圾桶蓋無法闔上，女子用力擠壓、扭折一番，最後順利闔上垃圾桶蓋。

△女子癱坐在馬桶上，拿出手機對著垃圾桶拍照。第一張沒有閃光燈，女子低頭滑動手機螢幕，隨即開啟閃光燈設定，對著垃圾桶再拍一張照片。

△女子接著拿出衛生紙擦拭裙襠血漬，但徒勞無功、血痕依舊，隨後再度搥起名媛包離去。

△燈暗，舞臺基座轉動。

第三之三段落

△燈光再度亮起時，「尿斗區」再度面向觀眾。

△白天，尿斗區走道上，本場次第一段吸毒往生的黑胖男仍舊躺在地上，膚色已經發紫、發腫、鼻孔流血，屍體四週已經圍起警方的封鎖線。

△公廁內，站著兩名身著制服的檢警人員，以及一名中年男子，彼此對話。

檢警A：我們在現場沒有發現毒品及器具，但根據經驗，這麼年輕的人在公廁裡暴斃，又沒有明顯外傷，因為吸毒過量而死亡的機率非常高。

△中年男雙手抱胸、沉默聆聽。

檢警B：死者身上沒有證件，我們清查區內的毒品人口，懷疑這個男屍可能就是你弟，理平頭、身材肥胖，都跟你弟的特徵相似，所以請您來認屍。

△中年男子站著觀察地上的屍體。

檢警A：你可以蹲到他旁邊確認。

△中年男子靠近屍體，神情哀戚。屍體已經發臭、發腫、發黑，蚊蠅滿天。中年男

子仔細端詳，長嘆一口氣。

中年男……死死ㄟ好，卡嚟攔糟踢人。

檢警A：是你弟嗎？

△中年男子瞧了檢警一眼，默默點頭。

檢警A：你們最後一次聯絡是什麼時候？

中年男：唉……大家都可以鬆一口氣了。

檢警B：你們最近有碰面嗎？

中年男：你莫問了啦，他就是我弟啦！

檢警B：你真的確定？

中年男：幹！我百分之百確定可不可以！你若打電話來跟我說，他被殺、被搶、被

車撞死，我還會懷疑一下，但你說他是吸毒死掉，那一定就是他啦！

檢警：（尷尬）那請你簽名一下，屍體就讓你們家屬領走。

中年男：（搖頭長嘆）唉。

△中年男子無奈地在警方的表格上簽名。

△葬儀社的人早已等在旁邊，聽到家屬領屍，立刻湊上來向中年男子遞上名片、價

目表。

中年男：（看都不看）最便宜方法就好了，下午就送去火葬。

葬儀社人員：欸……兼顧人情，我們還是建議有個簡單儀式。

中年男：（望著醺臭難辨的屍體）唉……好啦好啦。

△葬儀社人員拿起手機，在一旁開始聯繫。

△檢警的手機來電鈴聲突然響起。

檢警A：（講手機）喂……是……公園公廁這具男屍，家屬已經確認了。什麼？一

位楊小姐怎麼樣？……他老公下落不明，想來認屍？你等一下……（轉頭

問中年男子）你弟有太太嗎？

中年男：我不知道，之前是沒有。

檢警A：（繼續講手機）喂，那位楊小姐的老公姓什麼？……姓廖，姓廖就不對啦，

公廁這具男屍姓詹，跟她說已經有人認了，屍體家屬要領走了，不用過來……什麼再等一下，都要扛去殯儀館了，叫她好好管一下自己的老公，不要來鬧啦！……好……就這樣……掰！（掛電話）

△公廁內出現更多葬儀社人員，都戴著手套，圍著屍體鞠躬、默禱、嘴裡念念有詞。

行禮如儀後，準備搬動屍體。

葬儀社人員：大家扶好，一、二、三。

檢警B：我們聯絡你來認屍後，你有打電話試圖聯繫你弟嗎？

中年男：沒有，我沒有他的電話，他每隔一陣子都會打公共電話來要錢，我們沒有辦法主動聯繫他。

△此時，中年男子的手機突然響起。

中年男：（接起手機）喂……（睜大眼睛）阿弟啊……你不要嚇我……我……我會幫你辦好後事，你一路好走。……什麼……你還要借錢……我多燒一點給你嘛……你不要怨我，是你自己吸毒死掉的……什麼……你現在巷口的自助餐要約我吃飯……你……究竟在哪裡啊？！

△葬儀社人員把黑胖男的屍體整個扛起來向外移動，快走出公廁門口時，聽到此般通話內容，大家都嚇傻了，渾身發毛。

中年男：（繼續講手機）……阿弟啊……你沒死？你只是需要錢週轉？你不知自己死掉了啦……你不要怨念這麼深……求你放過我們大家吧！（中年男子軟腳癱坐在地上）

△檢警A聽不下去，趕緊叫檢警B去攙扶中年男子。

檢警B：詹先生，你鎮定一點，不要緊張，你弟真的沒死啦！我們應該是烏龍一場！

（不停搖晃中年男子，想把他弄清醒一點）

檢警A：哭么！家屬認錯屍了！快把屍體放回來！

△已經走到公廁門口的葬儀社人員，又把黑胖男的屍體扛回原處放下。

檢警B：趕快通知剛才那位楊太太來認屍吧！他的老公真的在這裡！

△燈暗。

第三之四之一段落

△舞臺基座旋轉，轉至馬桶隔間區面向觀眾，此時「3號坐式馬桶隔間」頂燈亮起。

△隔間裡，一位滿面皺紋的老人，頭髮已掉光、兩頰凹陷，身著素色病人服，手腕戴有住院手環。

△老人從背包裡，取出數十個大大小小的藥罐，打開瓶蓋，將上千顆藥丸全數倒進馬桶，然後按下沖水閥，跟藥丸說再見。

△老人再捧出一個塑膠袋，悉心將袋裡的物品倒入馬桶內，流出來的竟是好幾隻亮紅色的小金魚，一個個撲通撲通地墜落水中。

△老人靜靜望著小金魚在馬桶裡游動，並準備按下馬桶沖水閥送小金魚上西天。但

老人躊躇、猶豫，最後決定放小金魚一條生路。

△老人從褲子口袋掏出一封信，審慎地轉放在上衣襯衫的口袋裡，繼而將童軍繩繞過馬桶隔間門板上倒鉤，把繩子繞成圈圈、用力試拉，繩未斷、倒鉤未斷。

△老人將自己的頭伸進繩圈內，先蹲站在門板倒鉤下方，然後身體向下放鬆、轉成跪姿。

△老人身體前傾、繩圈向後拉扯。老人面露痛苦、但努力壓抑不去掙扎，最後吊掛在門板上，再也沒有動靜。

△老人身處的馬桶隔間門板被打上遺書投影，是一張手寫的字跡：「我，找到了戰勝病魔最好的方法。」

△老人身處的「3號坐式馬桶隔間」，頂燈熄滅。

第三之四之二段落

△畫面左邊的「1號蹲式馬桶隔間」，頂燈亮起。

△一位中年男子穿著西裝褲及POLO衫，率性地坐在廁所隔間地上，拿出一張紙條擺在腳邊。

△中年男子從手提包裡拿出寬版透明膠帶，先掐住膠帶一端封住嘴巴，然後不斷拉長膠帶繞黏自己的頭，從嘴巴到鼻子全部被封黏起來，只剩下眼睛外露。

△中年男子再從手提包裡拿出一氧化碳鋼瓶，瓶口接有長管，先放在一旁。再從手提包裡拿出三個塑膠袋，先拿一個反套住自己的頭並且打結，然後在已無法目視情況下，熟練地再追加套上第二層塑膠袋、第三層塑膠袋。

△全部勒脖打結後，中年男子摸找一氧化碳鋼瓶軟管，隨即將軟管伸入套頭的三層塑膠袋內，並且轉開鋼瓶的減壓閥。完成一切程序，一氧化碳靜謐地持續噴吐，男子雙手癱地，安然倚著公廁門板，再也沒有動靜。

△中年男子身處的「1號蹲式馬桶隔間」門板被打上遺書投影，手寫字跡：「大陸經商二十年心血最後一無所有，對不起拖累臺灣的家人。死後就沒有絕路了，只有坦途。」

△中年男子身處的「2號馬桶隔間」，頂燈熄滅。

第三之四之三段落

△舞臺中央的「1號蹲式馬桶隔間」，頂燈亮起。

△馬桶隔間內，一位理著三分頭、穿著迷彩服的阿兵哥坐在隔間地板上。

△阿兵哥從背包裡拿一封信，放在腳邊。再從背包裡拿出一把水果刀，朝左手動脈狠狠地割下去。

△阿兵哥的手腕開始淌血，他將手腕放在蹲式馬桶的邊緣，讓血液順勢流入馬桶內。

△阿兵哥表情痛楚，倚牆閉眼，靜靜地等著血液流乾。

△阿兵哥身處的「2號馬桶隔間」門板出現遺書投影，也是手寫的字跡：「部隊學長無法無天、天天欺凌學弟，原諒我先走了，只有化為厲鬼，才能向學長們索命！」

△時間分秒流逝，此時，阿兵哥身旁的垃圾桶開始晃動，垃圾桶蓋反覆撐開又闔上。

△阿兵哥嚇到，盯著垃圾桶發愣、捧著失血的手腕瑟縮到角落。

△垃圾桶裡的物品持續晃動，並從桶裡傳出微弱的嬰兒哭聲。

△阿兵哥瞪大眼睛、伸腿踹踢垃圾桶。

△垃圾桶裡傳出的嬰兒哭聲更大了。

△阿兵哥掀開垃圾桶蓋、將桶裡的物品拉出來，左手割腕的動脈血液持續流淌。阿兵哥虛弱地解開垃圾袋，發現裡面包著一個剛出生的嬰兒，臍帶還連在胎盤上、

沾滿血跡。

△阿兵哥吃驚不已，緊緊摟住孱弱的嬰兒，用衣袖擦拭他的臉龐，但嬰兒額頭溫度十分燒燙。阿兵哥右手捧著嬰兒想站起來，下意識地用已被切開的左手腕去撐地，手腕撕裂的劇痛讓他跌跪在地上蜷曲顫抖。但他仍咬牙起身，並且撿起放在腳邊的遺書、塞入口袋。

△阿兵哥抱著嬰兒打開「2號隔間」門板，向外衝出去求救。

△舞臺左右兩邊的1號及3號馬桶隔間內，欠債難還及久病厭世的兩具冰冷屍體，繼續靜靜地倒臥或吊掛在其內，持續安歇。

△「第三首詩：陰陽路」結束，燈暗。

第四首詩：姊姊妹妹站起來

場景：公廁

時間：白天

△公廁內十分熱鬧，有五、六位記者及攝影大哥圍成半圓形，正進行聯合採訪，活動發言人背後有人舉著標語「解放空間」、「攻占男廁」、「姊姊妹妹站起來！」。

發言人：（手持擴音器發言）國內的公廁規劃對女生太不友善，數量長期不足，每次找到廁所都要大排長龍，排到了又發現環境髒亂。穿高跟鞋遇到蹲式馬桶，蹲久了會頭暈、膝蓋疼痛，而且冬天屁股超冷，還要擔心會滴到圍巾、裙子或大衣。坐式馬桶也一樣糟，沒人敢坐，蹲在上面沒踩穩，還會挫屎掉下來。如果在郊外爬山、露營更恐怖，只能憋尿憋到天荒地老；若真的忍不住，蹲在草叢裡尿尿，屁股還會被蚋、虻、蚊、蚋圍攻！但我們發現國外女性山友都站著尿尿，經詢問才知道她們早就開發出「立可尿」隨身小導管。

△受訪者拿出一個三角外型的器具，給記者拍攝。

發言人：姊妹們只需要採取微微彎腰的姿勢，要把這個導管貼緊女性的陰唇，在上端稍微施壓，尿液就不會漏出，等於代替男性陰莖功能，女生只要撥開內褲，外褲也不必全脫，就可以使用像男廁這種小尿斗站著尿尿，而且跟男性小便的秒數差不多，清潔、方便、快速。再也不用只是為了小便，每

一個女生曠日廢時搶隔間、脫裙子、脫內褲、半蹲、排泄，讓大家排隊排到天荒地老、浪費生命！

△記者紛紛貼近拍攝「立可尿」導管外觀，以及女性站尿使用示意圖。

發言人：好了！為了讓媒體朋友一同體會這個本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見證我們女生也可以站著尿尿、身體解放的這一刻，我們現在要示範七位女生同時在十秒內小便完畢的歷史奇蹟！

△七位女性工作人員站到尿斗區的七座尿斗前，微微扯開外褲及內褲，將導管放入自己的胯下，準備就緒。

發言人：好，倒數五、四、三、二、一！

△七位女生瞬間同時發射尿液，嘩啦啦的尿水聲在公廁內共振迴盪。

△「第四首詩：姊姊妹妹站起來」結束，燈暗。

第五首詩：身高 145cm

場景：公廁內

時間：多重時態

△公廁內，馬桶隔間區面向觀眾。

△起初，三間馬桶隔間內都沒有有人。

△右邊的「3號馬桶隔間」上方燈亮，門板被打開，一位身高大約一百四十五公分的中年男性，硬拉一位身高約一六五的上班族女性進入，並把門板鎖上。

△進入隔間的男性因為身材矮小，猛看像是尚在發育中的國小學生，但仔細端詳臉部可辨識約三十五至四十歲之間、戴金框眼鏡，神情害羞內向、略顯愣呆（以下簡稱中年矮哥）。

△中年矮哥挾持女上班族，右手持美工刀抵在對方臉上，左手不安分地搓揉對方的胸部，且一路順勢往下撫摸。

△正當中年矮哥想更進一步湊上去親吻女上班族時，女上班族從背包裡取出防狼噴

霧劑，對著中年矮哥的臉猛力狂噴。

△中年矮哥雙眼灼痛、雙手抱頭哀嚎，女上班族趁隙逃出廁所隔間。

△「3號馬桶隔間」燈暗。

△緊接著換成中間「2號馬桶隔間」燈亮。

△「2號馬桶隔間」，身高一百四十五公分的中年矮哥再次出現，手持水果刀、強拉一位身高約一百六十公分、穿制服的女高中生進入公廁，並將門鎖上。

△中年矮哥持水果刀抵住女高中生的臉龐，左手貪婪地搓揉對方的胸部。

△中年矮哥的手才剛撫摸女高中生的左胸，才正要朝右胸移動時，女高中生一把抓住中年矮哥持刀的右手，將其用力反轉、揪扭，水果刀應聲落地。女高中生再憑身高優勢，用手肘反轉扣壓中年矮哥的右臂及肩膀，並趁矮哥跌倒時、順勢推他去撞牆壁。

△矮哥撞牆後已經雙膝跪地、眼冒金星，女高中生再補上一腳飛踢，矮哥的眼鏡當場砸碎一地。

△女學生拍拍身上的灰塵，開門，從容離開馬桶隔間。

△「2號馬桶隔間」上方燈暗。

△再換「1號馬桶隔間」上方燈亮。

△中年矮哥手持西瓜刀，挾持一位身高跟他相去不遠的國小女學生，強行押入公廁隔間。

△中年矮哥右手持西瓜刀抵住對方的脖子，左手則不安分地上下其手。

△女學生戴著眼鏡，看起來聰明伶俐；她不但沒有反抗，反而把手搭上中年矮哥的腰際。

△中年矮哥對於女學童的完美配合略顯吃驚，手裡的西瓜刀不再死抵著對方，並且向前湊近一步，想更貼近女童的身體。

△女童雙手順著腰際摸進中年矮哥的褲子口袋，讓矮哥更加興奮，正準備閉眼給女童一個熱吻時，女童就從矮哥的口袋裡摸出手機及機車鑰匙，並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朝馬桶裡丟進去；中年矮哥還來不及驚叫，女童就用力踩下馬桶沖水器，矮哥的手機及鑰匙瞬間被水沖走！

中年矮哥：（哀嚎）不要！

△女童趁隙機警逃離「1號馬桶隔間」，上方燈暗。

△再換成「3號馬桶隔間」上方燈亮。

△一位婦女帶著一位幼稚園女童進入「3號馬桶隔間」，輕輕把門關上。

婦女：乖！等下阿姨帶妳去兒童樂園喔！

△這位婦女一講話，觀眾就會覺得不對勁，明明是男人的聲音；再仔細瞧，這位婦女的臉，跟中年矮哥長得一模一樣，只是沒有戴眼鏡，並畫上口紅、身著女性洋裝、戴上中年婦女熱愛的經典捲曲假髮。

△披著婦女外皮的中年矮哥，溫柔地拿著棒棒糖給女童吃。

女童：（舔了幾口棒棒糖）我要找媽媽。

假婦女：媽咪在外面啊，我們等一下就出去找媽咪喔。

女童：（聲音更為激動）我要找媽媽！

假婦女：阿姨跟媽咪是好朋友，媽咪臨時有事情，拜託阿姨來照顧妳啊！

△披著婦女外皮的矮哥，順勢抱起女童，緊摟在胸口，雙手不安分地開始撫摸女童的身體。

△女童覺得害怕，露出一副醞釀情緒、準備要開始大哭的表情。

女童：（尖叫）我要找媽媽！我要找媽媽！

△披著婦女外皮的矮哥，用手摀住女童的嘴巴，女童不停地在矮哥的懷抱中掙扎、

踹踢，矮哥一個重心沒站好，背部壓到公廁隔間牆上的警報器按鈕，頓時公廁內警鈴大作，天花板還映照著不停旋轉的紅色警示燈光。

△矮哥把女童放下，女童飛奔離開「3號馬桶隔間」，矮哥也緊急逃離現場。

△「3號馬桶隔間」上方燈暗。

△再換成「2號馬桶隔間」上方燈亮。

△一位婦女牽著一位幼稚園女童進入隔間，觀眾可以辨識，該名婦女又是中年矮哥偽裝的。

△女童看似意識萎靡、精神不濟，中年矮哥把女童抱起，拿著養樂多朝女童的嘴餵灌下去。

中年矮哥：再多喝一點喔。

△女童進入似睡非睡狀態，飲料從嘴角流淌到脖子上。

△整罐養樂多已經倒光，女孩也在中年矮哥的懷抱中沉睡過去。矮哥從背包中取出

一瓶高粱酒，猛喝了兩口，再把女童的嘴巴撐開，把酒追加倒入。

△女童睡得更沉了。

△中年矮哥把假髮拿掉，露出原本的面貌。矮哥緊摟女童入懷，撫摸、搓揉，女童

都沒有反抗、也沒有清醒。

△矮哥興奮起來，渾身發熱，把自己身上的女性洋裝褪去，打著赤膊，不斷摟抱、親吻女童。

△矮哥再喝了幾口高粱酒，把女童平放在隔間地板上，開始拿出筆記本記錄。筆記本的內容被投影顯示在牆面，裡面寫了二十幾個累計人數的正字標記，中年矮哥拿起原子筆再添上一橫。

△此時，馬桶隔間外傳來一對男女爭吵的聲音（以下爭吵暫時只聞其聲、還看不到說話者的長相）。

女聲：快把我的書包還給我！

男聲：妳為什麼都不接我的電話？！

女聲：下禮拜段考，我要準備考試，K書中心不能接手機。

男聲：妳一個月前就不接我的手機了。

女聲：我要遲到了，早自習要英文小考，書包快還給我！

男聲：妳是不是跟那個籃球校隊的在一起了？

女聲：你神經病啊！書包送你，我要去上課了！

男聲：妳不准走！

女聲：（尖叫）啊——放開我！放開我！

男聲：妳情人節的時候，還寫信說……我送妳情人節小熊讓妳好開心，妳每晚抱著牠睡覺都會想到我，妳還記得妳自己說的話嗎？

女聲：我沒有跟誰在一起，大家都是好朋友。

男聲：不可以！妳是我的！妳是我的！

女聲：放開我！（尖叫）啊——

男聲：妳給我進來！

女聲：救命啊！

△中年矮哥跟昏迷的女童，躲在畫面中間的「2號蹲式馬桶隔間」。

△此時，畫面右邊的「3號坐式馬桶隔間」門板被打開，一對身穿制服的男女高中生進入馬桶隔間，門板隨即被男高中生鎖上。

△男高中生體型比女高中生矮小，但仍流露著陽光運動男孩的氣質，女生則是模樣清秀、有書卷味。

△男高中生一進入隔間，就把女孩的書包扔在牆角。男高中生從自己書包裡取出一

把長尖刀、作勢要傷害女高中生。

△女高中生的上衣鈕扣在剛才拉扯進公廁隔間時，已經通通被扯掉，只好用右手緊抓著衣領、瑟縮在牆角、不發一語。

△男高中生右手握著長尖刀、左手從書包裡掏出情書，開始朗讀信件。

男高中生：這些都是妳寫給我的……「你要好好來補習、千萬不要擔心身高喔！功課一起互相加油吧！」……（又一封）「男生不要擔心身高，像我的兔牙也是我的特色啊；你個頭小，每次看到你都覺得你好可愛，很想叫你『小寶貝』。」

△女高中生低頭不語。

男高中生：妳不要臉！妳明明就嫌我矮，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給我，然後跟籃球校隊在一起，妳憑什麼這樣糟蹋我？

女高中生：你瘋了！你不只自卑，還非常可悲！

男高中生：妳毀滅了老天賜給妳最好的緣分，妳才是最可悲的人！

女高中生：夠了！我沒有跟任何人在一起，快放我走！

男高中生：妳可以回到妳的新歡身邊，但我要先拿走我應得的部分！

△男高中生右手拿著長尖刀，左手從背包裡拿出一罐汽油，擺在地上。

男高中生：妳若不配合，我們今天就同歸於盡！

△女高中生企圖奪門而出。

女高中生：（尖叫）救命啊！

△男高中生從背後勒住女高中生的脖子，先用玩具手銬銬住女生的雙手，再摀住她的嘴，防止她對外求援，拿出預先準備好的牛皮膠，一邊用膠帶封住女生的嘴，一邊拉扯女生的百褶裙、裙子直接脫落墜地。

△男生把女生壓制在牆角，想進一步褪去女生的內褲，女生不願就範，不斷透過掙扎、揮拳、踹踢加以反抗。

高中男生：不要亂動！聽話！

△女生奮力頑強掙脫，男生一氣之下使用長尖刀回擊，混亂中，女生的額頭遭割傷一刀、背後兩刀，血流如注。

高中男生：不要亂動！聽話！

△女生抱頭繼續頑強抵抗，男生直接拿出預藏的鐵鎚，猛力槌打女生的頭部。

△女生遭到重擊，頭顱滲血、神情暈昏，只好停止掙扎。

△男生褪下自己的褲子、內褲，把女生的頭硬壓到自己的胯下。

△一直躲在「2號馬桶隔間」的中年矮男，在高中男女生爭吵、扭打的過程中，完全不敢輕舉妄動。深怕爭吵引來其他路人的圍觀或警方巡查，趁著「3號隔間」打鬥聲暫歇，中年矮哥抱起被挾持的女童，準備趁機逃離「2號隔間」。

△「3號隔間」內，女生滿臉鮮血，虛弱地跪在男生腳邊，只能暫時任由男生擺布。

△男生把女生的頭壓到自己的胯下磨蹭，孰料，女生張口拚命狠咬，男生驚叫、推開女生的頭，但女生緊咬不放。男生再次用力將女生推開後，下體早已血肉模糊、血流如注、痛到跪在地上打滾哭嚎。

△女生趁隙開門，逃出「3號馬桶隔間」。

△此時，「2號隔間」的中年矮哥也趁亂抱著女童往外跑，「3號隔間」的女高中生推開門時，中年矮哥已經跑到公廁門口。

△矮哥回頭看，女高中生無法站立，趴在公廁地板上向前爬行，沿路拖出長長的血痕。

△高中女生倒在地上，向中年矮哥伸出顫抖的手。

女高中生：先生，求求你……幫幫我……幫我離開這裡……

△中年矮哥愣住、手裡抱著被他挾持的女童停駐原地，思忖是否要出手援救。
△「第五首詩：身高 145cm」結束，燈暗。

第六首詩：早餐會報

場景：公廁內

時間：一大早

△燈亮，公廁內，馬桶隔間那一面轉向觀眾，隔間內的情景一目了然。

△從觀眾的視角而言，畫面右邊的「3 號坐式馬桶隔間」內，馬桶上已經坐了一個人，光著屁股，悠閒地一邊拉屎、一邊看報紙。

△突然，「3 號隔間」外傳來敲門聲，隔間內的人敲門回應，表示裡面有人。

△「1 號及 2 號隔間」的門板本來就是略微敞開，但因為是蹲式馬桶，非大家首選。

△因為畫面中間的「3 號隔間」裡已經有人，於是畫面中間的「2 號隔間」門板被

打開，一位身穿西裝的男子走入，把背包掛在門板吊鉤上，接著脫褲、屈膝蹲在馬桶的正上方。

△男子一邊蹲著大便、一邊從背包裡掏出一袋美而美早餐，先拿出奶茶、插入吸管吸了一口後，把紙杯時暫放在腳邊。接著再取出火腿蛋三明治，咬下第一口，還來不及咀嚼，手機鈴聲突然響起；男子情急之下，將嘴裡的那口三明治吐出來、捧在手心，然後接電話。

男子：喂，組長早……是，我快到了……我肚子突然有點不舒服，穿越公園時就跑進來上廁所，馬上就好。……會議簡報您沒收到嗎？凌晨五點半我弄完時已經 mail 給您啦……組長，我再十五分鐘就到公司了，我到時候印出來再跟您一起拿進去……老闆一定現在就要嗎？可是我在大便耶……什麼，客戶已經來了？！靠么，好我馬上 mail 給您。

△男子掛上電話，將一分鐘前吐在手心的那口三明治再次吞到嘴裡。

△男子有點便秘的跡象，蹲了老半天，「便意」十足卻拉不太出來。男子從背包裡掏出平板電腦、開機，順便再吸了一口奶茶。

△電腦開機後，男子手指在螢幕上滑動，男子一邊寄發 e-mail、一邊用力排便，再

抓緊時間吃了第二口火腿蛋三明治。

△男子把自己的大腿當成桌面，把三明治及平板電腦擺放其上。此時，男子的手機鈴聲再度響起，男子看了手機螢幕，露出驚恐的表情，同時情不自禁放了一聲響屁。

男子：（接起電話）喂……老闆！是！抱歉！對不起！……簡報我已經 mail 給組長了，他等下就會拿給您。……什麼，今天有要討論預算分配嗎？可是組長沒有說耶……立刻就要有數字嗎？我……我……我……我上週末有試算過，老闆，您先不要掛掉，我馬上告訴您報價！

△男子繼續屈蹲在馬桶正上方，把手機放在平板電腦上，用肚子頂著三明治、平板電腦跟手機，不讓他們從大腿上滑落。

△男子突然腸道暢通，傳來稀哩嘩啦的排便聲響，男子同時挺直腰桿、從吊掛門板上的背包裡翻找報價資料。

△數秒後，男子正要把文件抽出來、雙腳更換重心時，不慎踢到腳邊的飲料杯，整杯奶茶掉進馬桶裡。

男子：Oh - Shit -

△男子伸手要去撈奶茶杯，怎料一側身，屈蹲的身體重心左傾，放在大腿上的手機直接掉進馬桶裡。

男子：Oh - Fuck -

△男子把三明治、平板電腦放在腳邊，整个人伏趴在地上，捏著鼻子，把手伸進馬桶裡掏撿手機。

男子：（對著馬桶裡的手機吶喊）老闆——您等一下！

△男子第一次手不夠長、搆不到，男子換一個趴法、準備第二次再撈撿時，左腳不慎踩到馬桶的沖水閥，大量水的沖刷出來，直接把手機沖到更深的管道裡去！

男子：Oh - Fuck me - 老闆——老闆——（其實老闆已經聽不到了）。

△男子亂了頭緒、歇斯底里地把手臂整個伸進馬桶連結下水道的水管裡，愈掏愈深、愈掏愈深，掏了一分鐘還是搆不到。正準備起身，企圖出去求援時，老天爺再開男子玩笑，無論他變換什麼角度，整隻手臂就是卡死在水管內，怎麼拔都拔不出來。

男子：（徹底崩潰）救命啊！救命啊！誰來救救我啊！

△男子哀嚎的吶喊，在公廁內迴盪。

△「第六首詩：早餐會報」結束，燈暗。

第七首詩：少年戰場

場次：公廁內

時間：多重時態

第七之一段落

△燈亮，公廁內，一位國中女孩，被其他六位國中女孩包圍。

△大家都穿著制服，某些人的制服被改得很有型、某些人混搭便服一起穿。髮型各有千秋，顯然花了不少時間在染色剪修。

△一對多的場面，人多勢眾的一方有人率先開炮，主導局面的少女外型像個男人婆，俐落短髮、胸肩寬厚。

少女A：全世界就妳最正了！胸部最大了！全校男生都跑來看妳，很囂張嘛！

少女B：是啊，窗外擠滿了人，害我們下課要進出教室都好不方便，要不要乾脆弄

個型錄讓妳挑好啦！

少女C：每天收那麼多情書，根本就很想被幹、被插，裝什麼淑女！

少女D：說妳喜歡哪個人，我們幫妳轉達好啦，免得學長每天問我們，我們都答不出來。

少女E：她才不會說呢，她洞口超大、每個都想要！

△被包圍的少女一直低頭隱忍，但終於忍不住大聲反駁。（備註：以下為方便區隔，被包圍少女以下簡稱為「萬人迷」。）

萬人迷：他們自己要來找我，我又不能控制他們！

少女A：所以這麼受歡迎，妳也不是故意的，妳也好困擾，對不對？！

△萬人迷低頭不語。

少女A：說話啊，妳低調個屁啊，我在問妳話耶！

少女B：妳跟學長走這麼近，我們想約他出去，他都沒空耶，怎麼辦？

萬人迷：（辯解）……都是學長約我，我是被動的。

少女A：所以妳根本不希望他們再煩妳，對不對？！

△萬人迷低頭不語。

少女A：好啦，不要說我不是朋友，我來幫忙化解妳的困擾。

△圍觀的其他女生紛紛竊笑。

△萬人迷還來不及反應，少女A示意其他女生抓緊萬人迷的手臂，將其架住。

少女A：（拿出剪刀）妳一定很討厭妳的頭髮對不對？妳的秀髮這麼黑、這麼長、這麼美，讓學長、學弟看到就凍未條。妳沒有時間處理它，我來幫妳解決好了。

萬人迷：不要！不可以！

△萬人迷努力掙扎、扭動身體，對挾持她的少女們揮手、踢腳。

少女B：大家抓緊喔。

少女C：踢她的腳、讓她跪下啦。

少女D：大家一起往下壓啦！

△圍觀少女們使出吃奶的力氣，把萬人迷壓跪在地上。

△不顧萬人迷的哭喊，少女A開始用剪刀大撮大撮地剪掉萬人迷的瀏海，讓她高額露出；再大把抓住她的髮尾，直接剪掉三十公分。然後再隨意地交叉亂剪，讓萬人迷的髮型徹底進入狗啃的境界。

萬人迷：不要再剪了！我求妳！不要！啊——（尖叫、哭喊）

少女B：不要、不要……妳在演A片啊！很吵耶！

少女C：妳在床上也這麼吵嗎？

少女D：原來學長都愛這一味！

△參與霸凌少女們妳一言、我一語地冷潮熱諷。

△少女A停手，端詳自己幫人理髮的處女作。

少女A：唉呦，不行啦，妳太美了，怎麼剪都好看耶。

少女B：對啊，這樣學長、學弟都還是會來煩她，太可憐了。

少女C：我們一定要救救她。

少女A：誰身上有菸啊？

△圍觀少女有人遞上一包香菸與打火機。

△少女A抽出一把（大約七根）香菸，往萬人迷的嘴裡塞。

△萬人迷抵抗、被硬塞入嘴、立刻不合作地把菸吐掉。

少女B：喂！妳很浪費耶！

少女C：我買的耶，賠錢啦！

少女A：妳白癡喔，妳以為菸掉到地上，我就不會讓妳抽嗎？妳再吐，菸掉到地上

就更髒，我一樣塞到妳嘴裡！

△少女A把地上髒汙的香菸拾起，再次塞入萬人迷的嘴裡。

△萬人迷企圖把香菸再次吐出。

△少女A直接用手抵住菸頭，同時用力托住萬人迷的下巴，七根香菸結實地插在萬人迷的口中。

少女A：來、來、來，誰來幫她拍照。

△圍觀少女紛紛拿出手機為萬人迷拍照，還有人在鏡頭前比出勝利的手勢。

少女B：哇，好粗喔。

少女C：表情好淫蕩喔。

少女D：她到底是在爽、還是在哭啊？

少女E：一邊爽、一邊哭吧。

少女A：玉女演太久，真是辛苦妳了。妳若再囂張，全校都會收到這些照片，大家就會知道妳喜歡嘴裡插東西。

△萬人迷已經徹底崩潰，淚流不止。

△燈暗，本小段結束。

第七之二段落

△燈亮，夜晚，公廁內，兩名穿著制服的男學生在尿斗區如廁，兩者外貌各異、但氣質神似，皆屬斯文外型。

△兩人並未交談，但如廁的節奏一致，一起抖一抖、拉拉鍊、向外移動。

△兩人還沒走出公廁，門外就走進了六位少年。兩方人馬認識，停下來打招呼。

△以下為描述方便，六位少年以「少年A、B、C、D、E、F」簡稱，那兩位斯文男學生，以「斯文A、B」簡稱。

少年A：這麼巧啊，稀客、稀客。

△斯文A、B微微點頭，似乎不想延續話題，眼神閃躲。

少年A：幹嘛，急著走啊，趕著去開房間啊？

△斯文A、B面露不悅。

△其他圍觀少年笑成一團。

斯文A：（反駁）我們剛補習完，很晚了，要回家了，明天見。

△斯文A才說完，轉身拉著斯文B往外走。

少年A：喂，遇到鬼喔，跑這麼快！

少年B：老大，娘娘跟太后的月經來了，不要逼他們啦。

少年C：對啊，等一下他們當場哭哭，你來收拾喔。

△圍觀少年一邊訕笑，一邊還是將出口堵住，不讓斯文A、B兩人離去。

少年A：女孩子深夜回家好危險喔，跑這麼快，遇到色狼怎麼辦。

少年B：他們應該是想被「劫色」吧，才會故意這麼晚還不回家。

少年C：不行啊，懷孕了會醜醜耶，就不能美美的了，要想清楚啊。

少年D：他們每天都擦SK-II，才不怕呢。

少年E：是啊，他們剛才應該是一起去打玻尿酸，才會弄這麼晚吧。

斯文B：（生氣）說夠了沒有！

眾少年：哇，娘娘息怒啊！

△少年們捧腹、笑成一團。

少年A：時間還早嘛，大家來練習女子防身術好了！

斯文A：我們要走了，要錯過最後一班公車了。

△斯文A、B不耐、不願配合，仍想離去。

△少年B用力拍打斯文A的後腦勺。

少年B：沒雞巴的，聽不懂人話是不是！

少年C：立正站好啦！

少年A：快點站好！女子防身術開始上課，你們兩個現在開始互打對方，打到我喊

停為止！

△斯文A、B愣住，不知所措。

少年B：聽不懂國語喔！

少年C：開始啊！

少年D：女子摔角，卡緊耶！

少年E：不會打架，互甩巴掌、抓對方的頭髮也可以啊！

少年A：我再說一次，你們只有兩種選擇：一，你們互相打對方，打到我喊停為止；

二，我用鋁棒打你們，打到我爽為止。你們自己選！

△斯文A、B還是不敢揮拳打對方。

△少年A舉起鋁棒抵住斯文A的頭顱，然後突然揮棒、用力砸向後方馬桶隔間的門

板，門板當場破了一個大洞。

少年A：我先用鋁棒打門板作示範，等下就開始打你們的頭！

少年B：娘娘、太后，再不聽話，皇上等下用更粗的棒子對付你們喔！

少年A：幹！誰要用肉棒對付他們啊，超噁的！

少年C：對啊，他們同性戀都有愛滋病，要上你自己上！

斯文B：（反駁）你才有淋病、梅毒咧！讓我們離開！

少年A：幹！婆婆媽媽的，給——我——打！

少年B：（趕緊阻止）等一下！（急忙獻策）……老大，逼他們互吹好了，這個他

們一定很會！

少年C：幹！誰要看娘娘跟太后互吹啊！這樣不是爽到他們！

少年A：煩死了！把他們兩個扒光啦，然後綁成「火車便當」的姿勢，讓所有上廁

所的人參觀！

少年D：老大，我們身上沒有繩子。

少年A：就用他們身上脫下來的衣服啊。

少年B：跟上次把一對情侶脫光光、綁在樹上一樣？

少年A：對啦！

△圍觀少年一哄而上，有人緊抓斯文A、B，有人負責扒光他們的衣服。

△斯文A、B奮力掙扎、喊叫，隨即被痛打頭、胸及腹部多拳。

少年A：喂！不要打娘娘跟太后的臉，他們會抓狂喔！

△少年們將光溜溜的斯文A、B四肢交疊在一起，並用褪下來衣物緊緊綑住他們的手、腳。

斯文A、B：（喊叫）放開我們！放開我們！

少年A：幹！有夠吵，拿什麼東西塞住他們的嘴巴啦！

△少年們使用從斯文A、B腳上脫下來的襪子，往他們的嘴裡塞進去。

少年A：好啦，可以啦，就把他們丟在這裡吧。

少年B：等一下，老大，我們大家一起吐痰在他們身上。

少年A：幹嘛？

少年B：這樣看起來才像「精液」啊！

少年A：你很機車耶，不過這個點子不錯！

△被脫到一絲不掛的斯文A、B倒在地上，眾人朝他們身上吐痰。

△惡少們擊掌、開心地離開公廁，留下斯文A、B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發顫。

△燈暗，本小段結束。

第七之三段落

△燈亮，「萬人迷」（備註：就是本場次前段被眾少女霸凌的女學生。）再度被眾少女們推進公廁。

少女A：妳什麼意思，又被我撞見跟學長一起來上學，妳昨晚是不是在他家過夜？！
萬人迷：我沒有跟他在一起。

少女A：我忍妳很久囉，妳再說一次。

萬人迷：（語氣堅定）我、沒、有、跟、他、在、一、起！

△少女B冷不防地朝著萬人迷的肚子猛踹一腳，萬人迷痛苦不已、跪倒在公廁地板上。

少女C：（冷眼譏嘲）不要踹她的肚子，她可能懷了學長的孩子喔。

少女D：這樣可以幫她省下墮胎的錢耶！

少女E：可惡，又讓她得逞了！

△少女A伸手抓扯萬人迷的頭髮，逼她抬頭當面對質。

少女A：妳是不是跑去跟學長打小報告，說我欺負妳？

萬人迷：（搖頭）沒有。

少女A：學長說若我敢再碰妳，我就完蛋了。

萬人迷：（眼眶泛淚）……真的不干我的事。

△少女A不等萬人迷把話說完，當場賞她一個響脆的耳光。

△此時，萬人迷的手機來電鈴聲響起，她從口袋裡掏出手機，立刻被少女B搶了過去。

少女B：（查看手機螢幕）哇靠！學長來電！

△萬人迷起身與少女B爭搶手機，兩人發生扭打。少女B將手機狠砸在地上、用腳猛踩。萬人迷抓狂、朝少女B的臉胡亂揮拳，孰料正中對方鼻心，少女B當場流鼻血。

△其他少女衝上去企圖包夾萬人迷。

少女B：讓開，她是我的！

△少女B立刻朝萬人迷胸口飛踢一腳，萬人迷暈退三步，少女B再追加踹頭兩下，

萬人迷根本不是對手，只有眼冒金星的份。

少女C：（譏嘲、吆喝）第一回合開始！有沒有要下注，一賠十喔！

少女D：這還用比嗎！

少女E：用膝蓋想都知道誰會贏！

△萬人迷已經暈頭轉向，少女B先亂用手刀狂劈對方的脖筋，再用雙掌用力拍擊對方的雙頰及太陽穴，最後兩手緊抓著萬人迷的頭、狠狠下壓，同時跳起來用膝蓋骨暴力撞擊上去。

少女C：哇！這腳猛！

少女D：剛剛這是詠春拳嗎？

少女E：哇，好酷……葉問耶，一個打十個！

少女E：嗯……比較像黃飛鴻吧！

△萬人迷倒地不起，少女F蹲在萬人迷身旁，像是裁判一樣，比出五根手指頭開始倒數。

少女F：五、四、三、二、一……（大聲宣布）
K.O.！

△眾少女們舉起少女B的雙手、振臂歡呼。

△燈暗，本小段結束。

第七之四段落

△燈亮，凌晨，本場次前段嗜於欺凌他人的少年六人組，其中的少年A與B走入公廁。入內時，公廁內未有開燈。

少年A：靠！誰關燈啊？

△少年A隨手把日光燈打開，然後少年A與B一起至尿斗區、邊尿邊聊天。

少年B：老大，剛才你晚到，錯過精彩畫面。

少年A：怎樣？

少年B：剛才遇到一對情侶，男的有夠孬，我們圍上去收保護費，男的竟然先跑，

女朋友跑得慢、跌倒，男的竟然沒有回來救。

少年A：太沒種了吧！然後呢？

少年B：然後……那女的滿辣的，我們跟她要臉書帳號，她就給了。

少年A：什麼鬼啊！

△兩位少年如廁完畢，轉身要離開時，發現後方的「3號馬桶隔間」內傳出陣陣打鼾聲。

△少年A、B走過去、偷偷把「3號隔間」半掩的門板推開，發現有一位街友躺臥

在地上睡覺。

△少年A拿起手機撥打電話。

少年A：喂，你們進來，廁所裡好玩的東西！

△大約十秒後，門外又有四位少年大搖大擺走入。

少年C：安怎？

△少年A指向「第3號隔間」內席地而睡的街友。

△少年C馬上從背包裡，拿出職棒球迷使用的汽笛喇叭，放在街友的耳畔猛力按下去，剎那間發出巨大聲響。

△街友從夢中嚇醒，整個人直接驚跳起來、腦袋還撞到馬桶。

△惡少們拿出手電筒瘋狂照射街友的臉，讓街友睜不開眼睛。

街友：（張嘴卻講不出話）啊……啊……啊……啊……

眾少年們：？

街友：（生氣、比手畫腳）啊……啊……

少年B：靠么，啞巴啦！

△少年們還來不及反應，啞巴街友拾起腳邊回收來的鐵罐、朝少年們丟過去。

少年C：（用手抵擋飛來的鐵罐）幹！

少年D：雞八毛！

少年E：乎死啦！

△少年們打開公廁的置物間，拿出掃帚、拖把加入戰局。

△眼看少年要衝進馬桶隔間，啞巴從塑膠袋中掏出破鋼杯，舀起馬桶裡的水、潑向少年。

眾少年：（被馬桶水潑到臉）幹恁娘！

△少年們舉起掃帚、拖把再度進攻。

△啞巴街友把隔間裡的垃圾桶整個扛起來、打開蓋子，將裡面成堆的垃圾朝少年們拋甩過去。

少年C：（驚叫）操！沾到大便的衛生紙！

少年E：（抖落肩上的髒物）靠！用過的保險套！超噁的！

△少年們紛紛抱頭退守，但其中一位少年不甘示弱，下指令反擊。

少年A：把門關起來！把門關起來！

△少年B緊緊抓住馬桶隔間的門，不讓啞巴街友出來。

少年A：去外面撿石頭，往裡面丟！快點！

△街友持續從馬桶隔間裡丟東西出來，少年們在尿斗區不停閃躲。

△幾位少年衝出公廁，不到一分鐘陸續撿回一堆東西，開始不停把大石頭、小石頭、寶特瓶、易開罐、飲料杯、便當盒等，如同萬箭齊發一般，朝馬桶隔間拋射進去。
△還有少年丟上癮了，打開自己的書包，把教課書、考卷、鉛筆盒也全部丟進去。

△馬桶隔間的門，外面是無法反鎖的，啞巴街友不斷從裡面扯開門板想要逃出，少年B猛力抓住門把不讓他出來。

少年A：我的機車置物箱裡，還有今天廟會沒用完的一堆辣椒、排炮、電光炮，快點拿來！

△兩位少年衝出去拿東西，另外兩位少年取出置物間裡的水桶，往桶裡尿尿；兩人尿完後，將尿液往隔間裡潑灑。但尿液潑到天花板，部分反彈到少年們自己身上。

少年B：（閃躲）幹！潑到我身上了啦！

少年A：（擦臉）白癡喔！我也被噴到了！

△另外兩位少年衝進來，兩人手裡都捧著成串的炮竹。

少年A：快！誰有打火機一起點！

△少年們瘋狂地點燃炮竹，然後往隔間裡扔進去，成串的爆竹如雨落下，在隔間內炸出長達近一分鐘震耳欲聾、巨大無比的爆炸聲響，混雜著盜器、鐵器、磚瓦不斷碎爆飛裂的尖細高頻，感覺馬桶隔間裡，凡是有形的、無形的東西，皆已化為灰燼。

△馬桶隔間門板整個爆凸變形，再沒有人試著從裡面把它拉開了。

△燈暗，本小段結束。

第七之五段落

△燈亮，「萬人迷」第三度被少女們推進公廁，但這次人數變少，包圍她的人只有三個。

△萬人迷的頭髮又更加的短，而且呈現東禿一塊、西禿一塊的模樣。

少女A：妳是要告狀嗎？示威嗎？以為拔頭髮我就會可憐妳了嗎？

少女B：少在那邊裝模作樣了！搞得全世界都以為我們每天照三餐欺負妳，我們哪會那麼有空！

少女C：我們竟然被教官警告，不能跟妳一起上廁所！如果妳來尿尿，我們突然想

大便怎麼辦，我們要憋住耶，這還有天理、還有人權嗎？

△萬人迷低頭，沉默不語。

少女A：昨天全校在瘋傳一份名單，妳有看過嗎？（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打開、

唸誦）「本學期高關懷學生名單」！

少女B：高關懷名單……我還高蛋白名單呢！

少女C：超賤的！今天進校門，大家看我的眼神都超怪的，真想把教官殺死！

少女A：（對著萬人迷說）我原本以為，只有我們「六姊妹」會上榜，沒想到「妳」也在榜上！

△萬人迷終於抬頭、瞄了少女A一眼。

少女A：（拿起名單開始唸誦）「蔡怡君：出席情形不穩定、長期缺曠課，有中輟之虞。」

少女B：六妹不只這樣吧，教官眼瞎了嗎？哈哈！

少女A：（繼續唸）「林靜怡：專注力低、拒絕學習、學習成就嚴重低落。」

少女C：五妹其它方面也很差耶，教官都沒看到嗎？呵呵！

少女A：（唸誦）「張雅雯：人際衝突高、交友複雜、暴力傾向，行為問題嚴重。」

少女B：四妹暴力傾向？我才是暴力狂吧！每次都我在打，四妹頂多趁亂時補上幾腳，教官不能因為人家長得比較胖、背影看起來一隻豬，就硬說她有暴力傾向吧！

少女A：妳不要急，妳也有被寫「暴力傾向」，少不了妳的！（繼續唸誦）「許佳玲：家暴、高風險問題家庭、家庭成員關係紊亂。」

少女B：（看著少女C）哇靠！是有多亂？

少女C：（激動）不會比妳的房間亂啦！唉呦，跳過啦、跳過啦！

少女A：「李慧君：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

少女B：YA！終於有人發現我們加入幫派了！（與少女A擊掌、互相恭喜）

少女C：為什麼前面的人都沒被寫到這句？

少女B：對啊，就我一個人被寫，教官很機車耶！

少女A：（繼續唸誦）「陳玉婷，交友複雜、暴力傾向、加入幫派、長期缺曠課、貧困、單親、隔代教養家庭。」

少女B：哇！妳每一種不同的壞法，妳都有被寫到一句。

少女C：真不愧是老大！

少女A：（摔紙）幹！教官每天都沒事做嗎？！以為在電腦前面把缺點勾一勾，我們的狀況就被掌握、被處理了嗎？

少女C：他大概也只能坐在電腦前勾一勾吧，不然他還能做什麼呢？

少女A：（望向萬人迷）我原本以為只有我們「六姊妹」有資格上榜，沒想到「妳」也上榜了。

少女B：哈哈，我們班人數最多，導師應該要道歉、下臺！

少女A：（拾起名單唸誦）「沈麗真：憂鬱、自殘、人際孤立、社交恐懼，情緒困擾嚴重。」

少女C：我們班根本就是「瘋人院」嘛！

少女B：我們班可能是蓋在墳墓上面，才會變成這樣！呵呵！

△萬人迷沉默聆聽了半天，終於開口說話。

萬人迷：妳怎麼拿到這份名單的？

少女A：隔壁班導師拿回收紙印考卷，背面就是這個名單。

△少女A把名單遞給萬人迷，萬人迷拿在手中閱讀。

少女A：妳跟我們被寫在一起，沒想到吧！

少女C：高關懷名單上面的同學，不可以一起走進廁所，好扯。

少女B：這樣叫我們怎麼彼此關懷？

少女A：誰要妳們彼此關懷啊？

少女C：不然咧？

少女A：高關懷名單就是「老師受不了妳」名單，就是「同學麻煩妳趕快回火星」

名單，妳以為他們真想救我們喔，少臭美了！

△少女們妳一言、我一語的討論時，門外突然走進六位少年（備註：就是之前不斷欺凌他人的少年們。）

△帶頭的少年A，一進公廁就推開其他少女，把萬人迷拉到一旁、像保護女友一樣緊緊摟在懷中。

少年A：（咆嘯）誰准妳們帶她來上廁所的！

△原本包圍萬人迷的三位少女，經過一番拉扯，被少年們一一擒住、從背後壓制、困住雙手。

少年A：終於被我逮到，妳們完蛋了！

少女A：（無法動彈）我們想怎樣就怎樣，要你管！

少男A：（抓扯少女A的頭髮）叫妳們不要動她，不聽話嘛！

少女A：不要抓我的頭髮，聽到沒有！

少女B：我們剛才是在聊天，又沒怎樣。

少男A：聊天是嗎？那妳們應該很渴了吧，帶她們去喝水。

△少男們把三位少女分別押往三間馬桶隔間，逼她們跪在馬桶旁邊，並從垃圾桶裡撿起易開罐，用易開罐去舀馬桶裡的水。

少男A：沒有喝過馬桶裡的水吧？聽說跟運動飲料差不多！

少女A：（被壓跪在地上）你最好立刻放了我們，否則後果自行負責！

少男B：（拿出手機錄影、捉弄少女A）這位小姐，我們正在SNG連線喔，請您不要背對鏡頭好嗎！

少女A：幹！拿開，你敢拍你給我試試看！

少男B：（依然故我）欸……馬桶隔間裡好暗喔，誰來幫我打燈啊！

△其他少男使用手機內建的手電筒、幫少女A補光。

少男B：（邊拍邊佯裝記者連線）好的，夏天到了，又有許多新的運動飲料上市，我們特別請到三位辣妹來幫我們試喝，助理們可以送上飲料囉！

△少男們同時在三間馬桶隔間裡，手持留著馬桶水的易開罐，強迫三位少女喝下去。

少男B：（繼續採訪）哇！看起來冰冰涼涼的，我們來問問她們喝完的感受。

△少男B湊近少女A繼續拍攝，少女A趁機把含在嘴裡的馬桶水，通通吐噴到少男B的臉上。

少男B：（掩面閃躲）……啊……啊……啊！

△此時，站在一旁的萬人迷，突然開口說話。

萬人迷：好了！可以了！放開她們吧！

少男A：不行！她們一定要被處罰，才能還妳公道。

少男B：妳被她們剪頭髮、被她們圍毆，我們只是逼她們喝尿而已，老師不是叫我們要「反霸凌」嗎！不能放過她們啦！

少男A：沒錯！要玩大家一起來玩，大家開始幫她們「洗臉」！

△公廁隔間內，少男們將少女的頭整個壓到馬桶裡，並且壓下沖水按鈕，馬桶水傾瀉而出，沖刷少女的頭、掩沒她們的口鼻。

少年B：（拿手機繼續錄影、配旁白、模仿盛竹如字正腔圓的聲音）俗話說得好：「今天你要是不弄死他們，有一天你就會被他們弄死！」這群兇猛的少女

會有什麼下場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少女A的頭被壓埋在馬桶裡，馬桶水持續傾瀉沖刷少女A的口鼻，少女A死命掙脫束縛，右手擺脫壓制後，索性把手伸進馬桶裡，用手掌舀起馬桶水，拚命潑灑身邊的少年。

△少年們紛紛閃避，少女A起身、從口袋裡掏出水果刀、趁亂刺向少年B的腹部。

△少年B身中一刀，驚叫、手機墜地、痛苦捧腹。

△少年A立刻上前反攻，拾起同伴攜帶的鉛棒，猛力重擊少女A的頭顱。

△少女A當場爆頭倒地，渾身抽搐、血液從後腦勺漫溢而出，奄奄一息。

△眾人見狀，驚傻、發愣、不知所措。

△闖下大禍，少年們與萬人迷逃離公廁。少女們急忙上前觀察少女A的狀況。

少女們：老大，妳醒醒啊！妳醒醒啊！

△燈漸暗，本小段結束。

第七之六段落

△燈亮，白天，公廁內已被警方拉起封鎖線。

△上一段落，「少女A」最後倒地的區塊，已經被警方用白色粉筆畫成一個倒臥的人形，屍體已經不在現場。

△刑警帶著六位少男走入現場，少男們頭上都戴著全罩式安全帽。

△校方也派出導師、教官陪同出席案發現場模擬。

刑警A：（與另一位刑警聊天）我還以為會有一群家屬包圍現場、喊著要我們交出兇手呢！

刑警B：（回應）對啊，根本沒人，好扯！

刑警A：（指著眾少年）他們根本就不用戴安全帽嘛，今天安全得很，這女孩死了竟然沒人在乎。

刑警B：（轉頭問教官、導師）你們校方建檔的家庭聯繫電話，都沒有人打過嗎？

導師：（連忙解釋）陳玉婷的父母已經離婚，從幼稚園就與阿嬤相依為命。聽玉婷說，阿嬤重聽、耳聾，根本不會接電話。校長已經派人去家裡找阿嬤了。

刑警B：那爸爸或媽媽人呢？

教官：媽媽早就跑掉了，爸爸則是竊盜、販毒，大前年剛放出來，去年又被關進去。

刑警B：這些都陳玉婷自己講的？

教官：嗯，聽說的……陳玉婷經常霸凌其他同學，有些被霸凌學生的家長透過管道聽說的。

刑警A：你們靠「聽說」掌握學生狀況？

教官：陳玉婷一直都在「高關懷名單」之內，我們都有詳細列管。

刑警A：唉，你們學校今年死多少學生了，都活超不過十八歲！

導師……（低頭不語）。

教官……（尷尬、視線移往他處）

△公廁門外，有人攙扶著一位老太太走進來。老太太佝僂體衰，腳步非常緩慢。

攙扶者：陳玉婷的阿嬤來了！

△刑警正想過去一起攙扶，怎知阿嬤看到地上的人形粉筆圈，當場癱軟跪跌。

阿嬤：（掩面痛哭）哇ㄟ孫啊！

△導師與教官也衝上去扶住老阿嬤。

阿嬤：（淚流不止）阿婷啊……妳怎麼這麼歹命……從小沒有阿母……又這麼少年

就平人打死……天公真不公平啊……真不公平啊……

刑警A：（苦勸）阿嬤，妳不能哭啦……妳這樣哭，玉婷的魂魄會永遠離不開這裡，

妳不能哭啦。

阿嬤：（崩潰）為什麼不是我先死……天公伯找錯人啦……天公伯來帶我走……讓阿婷活過來啊……

△此時，原本好端端站在一旁的刑警B，突然尖叫、大哭。

△眾人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面面相覷。

△刑警B歇斯底里、開始在地上打滾，把原本畫好的人形粉筆圈都弄糊了，身上沾滿陳玉婷的血跡與白色粉筆灰，像是中邪了一般。

△刑警A用力伸手、企圖將刑警B拉離屍體血漬範圍，刑警B把他的手撥開，跑過來跪在阿嬤的腳邊、抱著阿嬤的腿哭泣。

△刑警B對阿嬤說話，但一張口，音質明顯轉化、變成女孩子的聲調。

刑警B：（突兀的女生聲線）阿嬤……對不起……對不起……（哭斷腸）我要離開了……牠們來帶我走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阿嬤被警刑B抱著，有點詫異、不知所措。

刑警B：（持續呈現女聲狀態）……阿嬤，我昨暗暝附在小鳥身上回去，在妳身軀邊一直飛、一直叫……妳都不理我……揮手趕我走……把我鎖在窗戶外

面……那隻小鳥就是我啊……我是阿婷啊……我是阿婷啊……

阿嬤：（突然醒覺、崩潰）阿婷啊……哇ㄟ孫仔……（抱住刑警B、淚流不止）阿嬤不知道那是妳啊！阿嬤不是故意的……妳不能離開阿嬤……妳卡緊醒過來啊！

刑警B：（緊摟阿嬤）牠們來帶我走了……我沒有時間了……阿嬤妳不要哭……不要哭……我來跟妳說再見的……再見了。

阿嬤：（歇斯底里）妳不能走……妳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刑警B說完再見，立刻癱軟昏倒在地，任憑阿嬤怎麼搖動他都醒不過來。

阿嬤：（徹底崩潰）阿婷啊……妳回來啊！

△燈暗，「第七首詩：少年戰場」結束。

第八首詩：出淤泥而不染

場景：公廁內

時間：午後

△公廁內，聚集了公務員、藝術家、媒體以及民眾。

△尿斗區產生些微變化，每一個尿斗上方，皆懸掛一幅裱框照片。每一間馬桶隔間裡，也懸掛了一幅裱框照片。

△記者會開始，長官首先開場致詞。

處長：歡迎大家來參加新藝術空間的首檔攝影展記者會。之前，公廁內發生令人痛心的事件，我們公園路燈管理處十分難過與遺憾。我們就思考，除了這幾年努力加強的綠美化工程之外，我們還能為公廁作點什麼事情。正巧我們社大的退休教師李老師，要捐贈一批她這幾年拍攝我們公園蓮花池四季生態變幻的蓮花照片。於是我們靈機一動，把公廁設定為新藝術空間，辦理首檔攝影展，展出主題叫作「出淤泥而不染」，我們掌聲歡迎李老師！

李老師：謝謝管理處給我這次機會，展出這三年來累積的作品。

記者：請教老師，您生平首次個展，居然被安排在公廁裡，您不會覺得不高興嗎？
李老師：不會啊，我也很常來這裡上廁所啊，大家一邊尿尿、一邊欣賞蓮花，我覺

得很有成就感。

處長：而且，這次我們跟紙廠特別合作，用雷射方式把照片印刷在特殊的茅草紙張上面，藉以呼應我們的展出空間特色。

記者：老師，您希望民眾看到這些相片，能有什麼體會或收穫呢？

李老師：就跟這次的攝影展主題一樣，我希望大家都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謝謝大家。

參觀。

處長：好，我們旁邊的女廁也有另一批照片，我們現在請記者朋友移駕到女廁繼續

△大批人馬開始移動，走出公廁。

△記者群中，一位攝影大哥肚子疼，大家都離去之後，他留下來躲進3號坐式馬桶隔間內，把門板關上。

△舞臺基座旋轉，馬桶隔間區整個從後方轉到前面，面對觀眾席，馬桶隔間內的狀況一目了然。

△攝影大哥把背包、照相機掛至門板吊鉤後，脫褲坐到馬桶上。才剛坐下就不到一秒，就傳出稀哩嘩啦、劈哩啪啦的拉稀聲響！

△攝影大哥露出舒坦的表情。

△攝影大哥瞄了牆上的蓮花照片一眼，一邊反射性地去抽拉掛在牆上的衛生紙捲筒。

△孰料，衛生紙捲筒竟然是空的，清潔人員忘記補充了，攝影大哥當場傻眼。

△攝影大哥想了幾秒，踩開隔間內的垃圾桶踏板，看裡面有沒有還能勉強使用的「二手衛生紙」。結果，垃圾桶裡竟然也是空的。

△攝影大哥開始翻找自己的背包，興喜地掏出一包面紙，但裡面沒剩半張，攝影大哥生氣地將之丟進垃圾桶內。

△攝影大哥繼續翻找自己的背包，抽出三張發票，他盯著細細長長的發票，鐵了心拿它們擦拭自己的屁股，然後丟到垃圾桶內。

△因為是拉肚子，攝影大哥的手指頭都沾了黃渣，他左看右看、順勢就用手指去抹牆壁，企圖把黃垢抹除。

△攝影大哥起身，準備穿褲子，臉部表情突然顯得一陣痛楚，趕緊坐下後，立刻又傳出霹哩啪啦稀哩嘩啦的拉稀聲響。

△屁股再度沾滿大便，攝影大哥苦著臉繼續翻找背包裡的寶物，找了數十秒什麼都沒找到，坐在馬桶上發呆。看看手錶、左思右想，從皮包裡掏出一張千元大鈔。

大哥盯著紙鈔猛瞧，還在空中比劃了擦屁股的手勢，躊躇半刻後，他還是把紙鈔收了起來。

△攝影大哥決定脫下自己的內褲，用內褲去擦屁股，然後不捨地把內褲整個丟掉。

△攝影大哥趕緊起身、把褲子穿起來。孰料，肚子再度抽痛，痛到他彎腰捧腹，立刻脫褲再次坐回馬桶。不到一秒，又傳出一陣陣屎水噴發的聲音。

△攝影大哥臉色慘白，拉到有點體力透支。發票、內褲都已經壯烈犧牲，大哥手邊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擦拭屁股。此時，他再度從皮包裡面抽出僅剩的千元大鈔。

△攝影大哥盯著千元大鈔猛瞧，思忖半晌，準備將紙鈔抹向屁股，他一彎腰，眼神正好對著那掛在牆上展出的「出淤泥而不染」蓮花照片作品。

△攝影大哥手持千元大鈔擦屁股的姿勢瞬間停頓，已經離肛門口距離不到零點五公分的千元大鈔立刻被搶救了回來，收入皮包內。

△攝影大哥起身，將懸掛在牆壁上的蓮花相片取下，拆開相框背面的卡桿，取出框底的木板、墊紙，最後取出印在特殊茅草紙上的蓮花照片。

△攝影大哥仔細端詳那張蓮花照片，蓮花盛開、色澤豔麗、荷葉似綠傘迎風搖曳。攝影大哥給了照片最後一次注目禮，隨即把它抹向了自己的肛門，將屁股上的黃

渣一次擦乾淨。

△攝影大哥露出欣喜的微笑，甚至有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攝影大哥沒有立刻起身，他坐在馬桶上，享受這片刻的謐靜。

△燈暗，「第八首詩：出淤泥而不染」結束。

劇終

評審評語

奧地利劇作家許瓦布（Werner Schwab）有令人跌破眼鏡的《糞便戲劇》，書寫底層人物的可笑與辛酸，這個劇本卻不讓前賢。第一個場景彷彿自蔡明亮《不散》衍生出來，而後七個場景卻用兼具諷刺與悲憫的手法，呈現瘋狂而荒謬的社會百態：霸凌、性侵、洗腦教育、官樣文章……左右開弓，尺度全開，細節卻毫不馬虎，寫出了屎尿的詩意。有些情境雖略嫌刻板，卻因劇情推展的速度凌厲，以及人物塑造的巧思，而引人入勝，不見冷場。有的劇本適合案頭閱讀，這個劇本卻挑戰當代劇場的表現能耐，勾引讀者想看到真實演出。除了作者建議的旋轉舞臺，或者也能用上近年熱門的即時錄影，開啟了導演的無限想像。（鴻鴻）

得獎感言

每次都是在人生低谷的時候得獎。人生第一次失業時所寫作品獲獎，人生第N次公務人員文化行政高考落榜時所寫作品也獲獎。很高興當時毅然決定不浪費時間去準備地方特考，全力衝刺撰寫《獻給公廁的情詩》，而最後在新北市開出了一朵花。投稿後，發生在公共廁所的社會新聞仍層出不窮，每位市民持續在廁所裡創作，盼望能有劇團願意將此劇呈現於舞臺上。

榮耀歸於愛護我的父親許從心先生及所有家人，願他們永遠康健、平安、快樂。

進步空間仍大

時間：一〇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三〇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記錄整理：洪尚鈴

會議開始，第五屆新北市文學獎總召集人向陽報告收件情形，本屆舞臺劇本組共收到八十件來稿，由許榮哲、許正平、陳朝松三位初審委員選出十一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由紀蔚然、耿一偉、鴻鴻三位擔任，並推舉紀蔚然為召集人。

其中進入決選的《早安主婦》因獲國藝會與廣藝基金會的「表演藝術華文地區推廣平臺」計畫之「劇本演讀會」候補，經討論後三位評審皆認為並無違反本屆文學獎規定，理由有二：其一、「劇本演讀會」計畫是「讀劇」，和「演出」並不一樣；其二、「得到補助」和「參賽獲獎」不同，且《早安主婦》名列候補，未曾得到補助，因此仍舊列入討論。

三位評審首先針對決賽作品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紀蔚然：這次的舞臺劇本決選作品，相比去年水平、質量都下降了不少，甚至有些作品還混淆了電視劇和舞臺劇，對舞臺劇本的認識需要再加強。

耿一偉：這次的作品讓我滿意的很少，有一部分不是舞臺劇本，少數幾個較好的作品想法不錯卻無法貫徹首尾，較為可惜。目前，我比較滿意的大概只有兩個，剩下的今天就和兩位評審討論。

鴻鴻：其實我認為當代劇場的表現手法已經非常多元和豐富，所以我不會太追究劇

本的形式，而是從主題、深度、自己的觀點及執行力度等幾個方面來評比。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勾選三篇，結果為：

一票：《月光下的曼波魚》、《遺忘造冊》、《一個關於吳爾芙的偽劇本》
兩票：《獻給公廁的情詩》、《愛滋味》、《早安主婦》

召集人紀蔚然議決，未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

一票的討論

《月光下的曼波魚》、《遺忘造冊》、《一個關於吳爾芙的偽劇本》

紀蔚然：這三篇都是我選的。這裡面我比較喜歡《月光下的曼波魚》，雖然太小品了，但情感處理的尚可，然而整體看來三篇都不是很好的作品，所以我不堅持。

鴻鴻：《月光下的曼波魚》在我的排名屬於中等，大概四、五名的位置。

兩票的討論

《早安主婦》

紀蔚然：在我心中的排名先後是《早安主婦》、《愛滋味》、《獻給公廁的情詩》。但我對於這篇設定的「可作為廣播劇，也可作為劇場演出」這點，嗯，覺得還是瞄準一個就好。我認為是它的缺點。

耿一偉：我想補充說明一下，這篇是有進化過的版本，當初投「劇本演讀會」計畫時的版本相當複雜，現在刪掉了許多枝枝節節，我認為是更精簡完整、更好的版本。

鴻鴻：廣播劇在臺灣並不盛行，也沒什麼人在寫，如果最後獎項裡有選出一個廣播劇劇本，可以讓更多人對劇本有不同想法，並進一步願意嘗試廣播劇本的創作。就這點而言，我樂見其成。

紀蔚然：是的，歐美很鼓勵劇作家寫廣播劇，因為廣播劇特別講求語言精準，好的作品不需要視覺畫面就能傳達，這篇的確是做到了這點。

《獻給公廁的情詩》

耿一偉：這篇看起來是突破之作，但我對它的突破並不滿意，偏向態度的突破，但想法並沒有給人太多新的啟發。我對這篇並不堅持。

鴻鴻：我心目中的排名是《獻給公廁的情詩》第一名、《愛滋味》第二名、《早安主婦》第三名。原本我剛開始看也感覺還好，但越看就越認真起來，滿佩服作者。《獻給公廁的情詩》分成八段，每一段都呈現了瘋狂而荒謬的社會百態，如霸凌等，有些段落雖略嫌刻板，但它的速度感極佳，無論是舞臺上的進出、人物的語言、性格等都相當準確地展現，是篇勾起我的導演慾的劇本。如果要從三篇選一篇來執導的話，我最感興趣的是它，但技術難度也最高，因為舞臺上尿尿會噴來噴去。

紀蔚然：天哪。

鴻鴻：其實如果拿英德劇場的標準來看，演出執行上並不那麼難，或許可以使用近年熱門的即時投影，探索劇場和電影媒介的可能性。這篇在我心中排行來到第一名的關鍵是它的最後一段，寫得相當好，作者將骯髒的公廁發揮到淋漓盡致，諷刺的意味相當濃厚。不過我也必須承認，正如紀杯所說，比這篇好的劇本應該頗多，但今年其他的作品較平，因此它稍有點創意就脫穎而出了。

紀蔚然：這篇實在是碰到了我個人的罩門，很怕這類東西，但也不禁覺得還真能寫。

《愛滋味》

耿一偉：我滿喜歡這篇。就「完整性」和「突破性」來說，我會更偏向「完整性」，這篇完整性較高、可演性極大，且我認為內容較有深度，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鴻鴻：就演出效果來看，我認為是相對較悶的，因為《愛滋味》的節奏較慢、描寫很完整細膩，儘管討論的議題是新的，寫法卻是較為傳統老派。但我也承認它會是接受度較廣的劇本。

紀蔚然：這篇的問題我認為在於太耽溺，而且把話說得太清楚了。有些段落過長，例如有段對話就寫了整整十頁，十頁相當於三十分鐘的戲，不曉得作者有沒有注意演出的時間。建議劇本創作時也要注意在演出時的可行性。

最後結果

所有得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三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3分，

最低1分。結果如下：

《早安主婦》7分：耿一偉2分，紀蔚然3分，鴻鴻2分

《愛滋味》6分：耿一偉3分，紀蔚然2分，鴻鴻1分

《獻給公廁的情詩》5分：耿一偉1分，紀蔚然1分，鴻鴻3分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由《早安主婦》獲得首獎，《愛滋味》與《獻給公廁的情詩》並列入選。

早安主婦

第 5 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黃金組

・舞臺劇本組

主 辦 單 位 新北市政府

發 行 人 朱立倫

總 編 輯 林寬裕

企 劃 編 輯 于玟・紀淑娟・翁玉琴・王錦華

行 政 編 輯 蔡美治・常曉雲・陳孟穗・黃蓓馨

校 對 潘治嘉

出 版 者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編 輯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葉麗晴

封 面 設 計 捕捉美術設計工作室

排 版 潘治嘉

出 版 日 期 2015 年 10 月

定 價 新臺幣 280 元

I S B N 978-986-04-6176-3

G P N 101040195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早安主婦：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
5屆，成人組，青春組；林寬裕總編輯 --
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2015.10 --

ISBN 978-986-04-6176-3 (平裝)

830.86

10402058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